

自流井

曼

因著

曼 因 著

自 流 井

執 中



序

才幾年呢，那時候四川一省好像早已不在中國人記憶中，似乎長久地把它忘却了。外面的報紙，很少刊載着關於四川的新聞，有之，在標題上必然動輒加上個不大愉快的名詞：「魔窟」。——如富貴中人對於不幸者一樣，眼光所及，立刻會皺起眉頭，決不肯奢侈地給與過一點半點同情。於是「魔窟」就讓它永遠成其為「魔窟」而已。

「魔窟」之內有一塊小地方。地方真不大，約莫不過五百方里。而且是滿天煙塵，匝地喧聲，空氣裏擾和着大量的鹽滷氣味；——地上農產不豐，飲料都帶了幾分鹹味。對鹽，正因為那裏出產鹹鹽，鹽的產量特別大，約莫有三萬萬多斤，年徵稅款達三千萬元，於是遍地都是鹽井，井裏有水又有火，將水打汲起來，用現成的火煎煮。原始的方式，幼稚的技術，幸虧憑借着驚人的豐富經驗和集體的人力，居然也能達到生產的目的。二十萬以上的人在此工作，川滇黔三省以及兩湖大部分人民的食鹽因此得到充足的供給。這是多麼值得注意的一個地方呢？但是她的名字——自流井。幾乎不見經傳之中！



116943

中學以上的地理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到關於她的記載，便是大部頭的地理志之類，雖有記載，也是語焉不詳，錯誤百出，其它更不用提，譬如鹽源，可憐自流井根本還沒有列名的榮幸呢！

然而自流井在四川省內倒是頗有地位的：四川人的心目中第一想到的自然是省會的成都，第二便是號稱「小上海」的重慶，第三，算來算去，便少不了算到這個自流井。——「好地方」，他們會唾沫四濺地點頭稱贊；心下明白那「好地方」有的是錢。而就爲了這錢，省內每次戰事發生，爭奪自流井便成境其中最重要的目標。誰要佔自流井，誰就可以從此發財，一直發到下一次因爭奪而失掉了她的時候。

這是舊話。

現在可大大的不同：「九一八」以還，國難日趨嚴重，東三省之外，還加上熱河，而冀東，而察北，而蒙古綏遠，逐漸擴展到冀察平津。——平津多學者名流，這就不免恐慌起來：「友邦」竟至於不顧道義，且寧願一再吞下炸彈去，別的還小，自身可貴的安全，不也就失掉嗎？保障麼？……想到這，背心上也不禁會沁出冷汗的。空出冷汗沒有用，要緊的還該趁早找一個安全地方，那便是所謂我們的「堪察加」。舉眼一看，看着了：四川省。

四川，位置偏遠，有險可守，不怕大砲軍艦；地方富庶，不怕沒有享受；滿眼太平

景像，住下也覺安全。

「我們的堪察加啊！我們的堪察加啊！」聽聽吧，到處都喧騰着這樣的呼聲。

輪船公司的廣告說：「蜀道不難」！航空公司的廣告說：「千里江山一日還」！都似乎在笑着向人們招手。不等招手，大家早就想動身前去了，前去看看我們這個新加封號的堪察加。

人同此心，情形顯得擁擠；甚至於還有點兒爭先恐後。堪察加不僅以先覩為快，光景還以先覩為榮！——脚剛跨進夔門，一大堆讚美的語句，早就安排停當。身到巫山，便說風景偉大，甲乎天下；船行半日便說土壤肥沃，出產豐饒；偶然翻翻統計報告，死記着幾串數字，便說蘊藏至富，真是天府之國。可不是，一個結論：「印象甚佳」。

「印象甚佳」，憑這一句，在四川，昔時之所謂「魔窟」，而今立刻變做了天堂。人在天堂中行，由重慶而到成都，大概總被迎送着，被歡送來，被歡送去，一切都歡笑中。盡歡而散，跨出夔門，自是另一番氣派。以後提起四川，談鋒就覺頭頭是道，儼然成了一位頂瓜瓜的「四川通」咧！

不怕辛苦的更西遊峨眉；別懷大志的又遠遊自流井。——啊，這個不見經傳的小地方竟也叫人當做「新大陸」般地發現出來了。於是從此也就引起了重大的注意，並且也還打定了主意：將來這裏來投資，最是容納過多的資本的妙策，一朝開發，表面上收

了振興實業的美名，暗地裏又可以得到腰纏萬貫的實利。如此一來，那就又不止生命得託於安全，而且與命同重的錢也可免虛擲，而得有以利用之道了。——多麼聰明的主意呢？

但是，無論如何自流井因此才能名滿天下。遊四川的人，成都重慶之外，第三處必到的地方也便是自流井。當地情形，報紙都爭相記載，長篇通訊之外，有時還刊登一兩條專電。——最近登載的一電請中央設立直轄行政院的自（自流井）貢（貢井）市府，便也是其中一條。這樣看來，然則辭源的沒有自流井一名字，倒不是自流井之羞，應該羞的反是不知道她的人們。說來真是怪不好意思的。

四川在變動中，自流井也將隨之而變動。本來嗎，「魔窟」與天堂，那有生成的定論呢！

二

當人們驚異地注意到自流井的時候，我便也記起了自流井，因為我生長在自流井，自流井原是我的故鄉。對於故鄉，我自信比較別人知道的多一些，不僅知道，而且認識了解。——關於當地的特殊出產和特殊的社會情形。

那嗎，我所認識的自流井是怎樣的光景呢？

要明白這一個，第一須說那地方的那種大宗出產的鹽。鹽是人類生活中的必需食品之一，本該自由買賣，供應需求；而且在中國自明代以來，就一直分岸派引，由商專賣，將日用所需的東西一變而為商品，少數人把持其間，借此牟利；多數人苦受壓榨，至於淡食。這種不容存在的制度，居然流傳至今，也就未免太奇怪了！其實倒也不是為怪的。為什麼呢？鹽商賺飽了錢會分一點出來，買來一個保障。得了鹽商們的厚惠的人，自然換給他們以保障，什麼民命不民命也就一概不管了。這裏，有文為證：

「鹽務為國家之大政，而分岸派引實為非善法，故鹽分官私，亦因之起。……天下盛地，人民殷富，皆行奉公守法，不為私梟，故私鹽尙少。民間雖有食貴之虞，然鹽商大有盈餘，不但不致虧短課銀，而且每遇國家有事，餉不敷用，尙能報效，是雖無益於民，尙能有益於國。厥後鹽商愈富，奢侈愈甚，遂致資本日虧，不徒不能助額外之輸將，而且不能完納額內之歲課，鹽務因此大壞。……」（申報六十年前的議論。）

自流井是個產鹽的地方，自然也產生了不少的鹽商。——我的家就會是其中較大的一個。他們先用錢榨取井窰工人的血汗來吸水熬鹽，再用鹽去吸消費者將血汗掙來的錢；循環不已，焉得而不太發其財？可是時代既然不會永遠停滯不進，凡事終究總有個

變遷？六十年前，僅因「奢侈意識，導致資本日虧」；六十年後，奢侈已成了最小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呢？其在自流井。我曾在一篇自流井的雜文中略略提到過：

「鹽在自流井，和別的事業一樣，應該有一定的步驟；第一步是「產」，包括打井取水熬煮；第二步是「運」，第三步是「銷」，即是所謂的「引岸」。若干年前川鹽銷楚時，我家還包辦着產運銷三者，在宜昌沙市都設有商號，那情形當然可觀；後來楚岸被兩淮爭去，運銷又被江津幫渝沙幫所把持，自流井的鹽商們的頸子便給捏在別人手裏，壟斷居奇，一任別人擺佈，不崩潰往那兒走？——兼之還有戰爭捐稅種種關係咧！

何況自流井的製鹽事業又是種冒險行爲！打井取水熬煮，一切仍襲用舊法，從每家井供着井神，每家竈供着竈神這點看來，他們也是明白這種土法是不足恃的。

而今呢，一般都是危急萬分，連天叫苦。銷路停滯，形成生產過剩，雖有鹽水公司的組織，平均分配當地九百口鹽井的吸水時間，以維現狀，但彷彿還是不成；川鹽成本重，運費又高昂，根本不能與人競爭，儘管節制生產，銷路依然疲滯。現在又忙着組織什麼統一運銷的機構，再圖挽救。——而我的家，却早已無法挽救了。

我的家正是一個縮小的自流井，請看我的家（見我的隨筆：家）；

「在我第一次離開家以前，關於祖先們的『光榮』往事，傳到自己的耳殼裏已經變成了不可憑依的神話。然而人們還是在熱心地傳說着。一個叔叔用金子來打一套鴉片煙具，人們便說他的一切家具都是金子鑄的；一個叔叔死了，叔叔母搬出幾箱名貴的皮貨，金玉，煙土燒給他，也被人們欣羨了一年之久。家是個大家庭，青年子弟慣在當地胡行霸道。至於養兩三匹狗，四五匹馬，十來個轎夫，一兩個跟班，或者只躺在家裏燒點鴉片煙的，真就不能不稱他一聲『佳子弟』了。

『不姓王不姓李老子不怕你』！這是當地人一種口號。而我，父親既然姓王，母親恰又姓李。

第一次回家是在離家五年之後。那時候，稍稍看到一兩隻緊皺的眉頭，固然穿布面綢緞鑲邊袍子和粉紅或翠綠色腿褲的人仍然不少。重慶。宜昌，沙市的債團派來坐索的代表們已建築好高大的洋樓，雄踞在井區中心，板起了威嚴惡毒的面孔。官司打到省城裏，結果是一切企業交由債團監督，所有的餘利，儘先還債。

『必然的，時代逼着你崩潰』！我並不惋惜，對着家，我只有冷笑。

從此又經過了八年！

簇擁在一大片森林前面的大廈，掩不住體面枯骨立的衰顏。一間間寬大而幽暗的房屋中，總使我感到股陰森森的冷氣；不知道在那裏掘提過多少次蟋蟀的花園，

於今變成了荒地；不知道從那裏翻跨過多少次的圍牆，於今變做了一堆瓦礫土堆！飢寒二字畫上了幾乎是全家人的臉。——全部企業抵押給債團，押期二十有一年！

用金子打鴉片煙具的叔叔已經死了，他遺留下的十幾歲的兒子只得捉住四隻他所豢養的鴿子，親自送到街市上去賣了四塊錢來做他小學裏本期的學費。這就是我的家！——也就是自流井鹽商的一般的情形。

三

因此我就準備了寫這自流井。我也曾在一篇隨筆裏說過我的動機：

「自流井以產鹽見重於當地。以產量論，足夠供給西南五省的需要；以鹽質論，也因海水鹹重的關係，鹽的質味特別純潔。所以凡是吃過自流井的鹽而沒有到過自流井去的人，對於那地方，都懷着有神秘的欣羨。

然則我是回去研究鹽礦的嗎？
不。

自流井因為出產食鹽，那天然的產物引誘得一些擁有資產的人盡方向地下挖掘

，挖出水，引出火，轉瞬間便使自己的財富激增，面團團作富翁；因而人們一提起自流井，就不禁翹起大拇指，連連點頭道出：『好地方！好地方！』

然則我是想回去圖謀發財的嗎？
不。

無數的無線電台般的『天車』，高聳雲際，每支煙，不斷地吐出濃烟的黑柱；機器的喧聲，輪軸的激響，不分晝夜地連續着。鹽井的主人們，乘着碧綠的藤小轎，飛一般地進出於他們擁有的井竈間，鎮日家吃喝嫖賭抽之外，一方面奔走軍閥權門，壟斷當地公事，坐在茶館裏說女人，曲着指頭挖鼻孔；一方面削減工人的工資，增加工人的工作，蔑視工人的利權，拒絕工人的要求。

在先，人比牛賤的時候，鹽井汲水便都用人，其後牛比人賤了，又才改用牛；現在，機器的成本雖是昂貴，但是汲水的速率來比較，並無損失，於是過剩的牛與過剩的人都摒棄了。

僥幸沒被摒棄的，也被壓墊在生活的大力之下，一天十幾個鐘頭的工作從不敢間歇，呼吸着煤灰，苟延殘喘的掙扎於辛勞的苦工和滿佈烟塵的氣團裏，而結果還不得一飽！

我深深受到異樣的感觸，可也高興於此行不虛；原因是搜集得許多不可多得的

珍貴資料。我將提起筆來，寫出一部『自流井』。

這樣，我就提起筆來。

提起筆來之後，原來的計劃却有了變更，我雖生長在自流井，但離開甚早，對於當地人羣的生活，並不十分熟悉。凝想，凝想也只能得一個模糊的輪廓；及是別一些支配着一切的井主，比方就是我家裏的一些人物，我倒不僅清楚地看見他們的面貌，而且清楚地看穿了他們的內心，——他們的習性，他們的見識，他們的信仰。他們也有信仰，他們的信仰只有一個：錢。——爲了錢，我看到他們各種不同的面像：笑臉，哭臉，半笑半哭的臉。臉皮之下就埋伏嫉妬，怨恨，輕蔑，謀害，仇視，爭鬥，傾軋……除了自己之外，無所不用其極；弟兄間，叔姪間，以至父子間，不分親疏，一體待遇；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一生的生命，便這樣消磨在一個家庭裏的自相殘殺中。

所以我應該轉寫我的家！

我的家本是一個封建的組合，而在資本觀念逐漸加強的今日，所謂道義，——那便是封建思想裏面的精英，委實已不能維繫人心，只知自己，不知有家，家的形式已沒法顧全；加之習於安逸，不懂得生活的艱難；缺乏知識，睜開眼不曉得世界有多大；不但不能和人競爭，而且不能自謀保守；所以一經打擊，便立刻崩潰而不可收拾，自是理有固然！

與封建組合的家對立的，最可注意的便是債團代表。他們代表了新興資產階級那一面。資本主義要了封建組合的命，所以他們也就毀了我的家！——這便是我寫這部小說的第一義。

第二——這在我前面已經引說過：鹽業的整體應該包括「產」「運」「銷」三步驟。我的家只佔着一個吃力不討好的「產」，輕而易舉的「運」和「銷」都落在別人手中，即是新興資產階級的債團手中，「運」「銷」可以制「產」的死命，所以我家的命運也被他們絞殺！

第三——「產」屬於工業資本，「運」，「銷」屬於商業資本。在中國，外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內而生產方式很少進步，也被壓迫着不能改善，國民經濟以殖民地為基本性質，工業中心，不在國內，而在國外。商業資本則還可以在仰人鼻息的情勢下分潤一點餘利，故而比了工業資本較為有利得多。鹽的生產雖與帝國主義交涉尚少，而因生產方式的窳陋，成功與失敗，却仍付之淪運，怎能比得了應付裕如的商業資本？所以他們賺了錢而我的家破了產！

總之我的家之破產是必然的。——我便從這裏開始寫起。努力地寫！並且寫出在變遷天堂以前的「魔窟」中的一角，那一角，正可以反映出中國今日內地的一般情形。

此外我還介紹製鹽的方式。製鹽的方式很特殊，頗值得介紹一下的。但我又憂慮

因其特殊，單憑文字，或者不易使人了解。補救之法，就只有收集些材料，作一概略的敘述，比較妥當。

在敘述之先，却又想起一件事；最近出版的小說家上，有人批評我的寫作，說之太『文』。這『文』，我自己早已感覺到，但這與其說是我積習難除，故意造作，還不如說因我生長在自流井那地方習慣了半文不白的語調的原故。這種語調，便也在這部小說中保持着。恐怕再引起誤會，故此預先聲明。

這以下便是自流井的概略了！

自流井位置在川南富順縣的西北方，以產鹽出名，『漢江陽縣有富義井鹽』，便是指的此地。井裏有氣能生火，在蜀漢時即已發現，清代道光初年才拿來應用。開頭很少，到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應用的人漸多，到同治年而更盛，造成一個特殊產鹽區域。民國以後，漸漸衰微，這衰微，這部小說裏就說得明白，茲從略。這裏只說說目前情形，自然目前又跟書中所寫的十四五年間的情形不甚一樣了，好在大致不差，是供參考。

(一) 產鹽區域 富榮場(即自流井貢井)共分八區。東場五區：涼高山，大墳包，東嶽廟，豆芽灣，郭家坳。西場三區：苟氏坡，黃石坎，蔴草田。——除蔴草田一區因河流隔開，屬於榮縣外，其餘七區，全屬富順縣管轄。——東西兩場的分界處，係以土地坡爲界。

(二) 產鹽種類 兩場分花巴兩大類。花巴中又有火灰之別，(民十九年後，鹽運署取締炭爐，便已無炭花鹽，只存炭巴鹽。)火花鹽行銷引岸的，分爲楚鹽計鹽兩種：楚鹽顆粒最大，計鹽次之。行銷票岸的有頭粗，二粗，三粗，大市，細鹽等名目，不過現在已經很少有頭粗二粗了。火巴鹽中，分草白巴鹽與火黑巴鹽；炭巴鹽中，也有大市炭巴，改良炭巴等名目。引票岸都有行銷。

(三) 鹽井種類 有鹽崖水井，黃黑水井，火井，水火井(兼有水火)各種。鹽產井清最鹹，約佔百分之三十強，黑水井次之，佔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強，黃水井又次之，佔百分之十至十五強。東場有水井六十眼。火井二百二十眼，水火井一百二十六眼，共四百零八眼。西場有水井十八眼，火井一百二十八眼，水火井十五眼。共一百六十一眼。——但因靠運氣的關係，井眼的數目，是隨時都在變遷着。

(四) 竈戶種類 分火竈炭竈兩種。東場火竈戶八百十五家，炭竈戶三十三家；西場火竈戶二百四十八家，炭竈戶五十一家。——竈戶之增減，情形也和井眼同。

(五) 探油(即推水)方法 探油方法係在井口上豎立「天車」和「地車」。天車高二三十丈，頂上架一圓輪，名「天滾子」。汲水的繩索便搭在輪上，以便升降。繩的一端，銜接汲水筒，另一端纏在地車上，放則繩降，入井汲水，收則繩升，纏在車上，筒汲水出。天車的作用是因為汲水的筒太長，特別架高，以便筒出井口時懸掛之用。故天車高度相當於筒之長而強，筒的長度，相當於井水的深而弱。舊式地車係木製，直徑一丈二三尺，用牛推挽。新式即鋼質機車，直徑不過六尺左右，安置在距離天車六七丈以外的地方。舊式係左右旋轉，新式係前後旋轉。汲水繩索，舊式係麻絲搓成，新式鐵絲扭成。天車地車之間，有一小木輪，名「地滾子」，高與地車車身相等。汲水繩索，自井中引出，直引上天車之頂。經過天滾子，捋下來，經過地滾子，然後纏繞在地車上。滿水汲出後，輸入大木池內，木池名叫棹桶，可容滿水千担。

(六) 製鹽方法 用徑口約三尺，厚約四寸的鐵鍋成排地安在窠上，然後將滷水慢慢倒進鍋中，又將豆漿滲入滷水，提淨污穢雜質，使滷水澄清，熬成細鹽。成鹽後，鏟到篋兜中，等到鹹汁瀝盡，再把乾淨滾開的滷水(名水花)，向篋兜潑下，鹽顆遂成凝結，顏色亦就漂白了。火力雄的，每口鍋一天一夜可熬鹽一百四十斤，(即每口十分之七；叫做「七分鹽」。普通的以五分爲最多。)弱者不過八九十斤，甚至還有少到三四十斤的。——這是熬製花鹽的情形。要是魯巴鹽，則先將細鹽渣舖在鍋內，用火將鍋熬

成透紅，再把鹽水慢慢灌入，必經四五天或七八天才成鹽一餅。（火力最雄的也需兩天半或三天。）鹽如鍋形，厚五六寸，重八百多斤（新市斤）。鹽色或青或白，因銷岸各地的需要而定。白的係用豆漿提淨，最純潔；青的加有鍋煤，殊有礙於衛生。——只是邊岸人民，誤聽傳說，多說青的才是用黑水熬製，鹹味重，白的反沒人肯買了。無論花鹽巴鹽，其灌水之多寡和鍋口之加蓋與否（巴鹽根本不用鍋蓋），都有一定時間，非工夫到家的不能製造佳品。至於熬煎炭巴的，係舊破鍋的鐵塊鑲成，徑口約一丈，每三天成鹽一餅，重二千斤。

（七）運銷岸別 兩場銷鹽有引票岸的分別。引岸分爲三大岸：一、濟楚岸——即湖北的舊荊州、襄陽、鄖陽、安陸、宜昌五府及荆門一州轄地，共計二十八縣，又湖南的舊澧州屬地計六縣。二、計岸。——即瀘西岸、涪陵岸、渠河岸，共計四川二十六縣。三、邊岸。——即仁邊、棊邊、涪邊、行銷於黔省的舊貴陽、遵義、仁懷、郁勻、大定各府及平越州共計五十三縣。除此之外則是票岸（鹽販以牛馬馱載及人力負擔者）。行銷富順、內江、資中、隆昌、榮昌、永川、榮縣、璧山、瀘縣、南溪、宜賓等十二縣。票花鹽東西兩場都可出售，票巴鹽則由西場專售。

（八）運輸方法 滴水自井內汲出，用篾竿連到竈上。篾竿係用口徑三四寸的南竹，打通，外裹麻繩，再糊以桐油石灰，「橫連接」根而成，將篾竿置流到一處石缸（

名寬窩），再由另一寬竿流送別處。如要輸送到高處，便須建一寬樓，俾水到樓上的寬窩中，再由寬竿送出。水熬成鹽後，引鹽則抬送到官倉（西場有正副官倉各一座及正附公倉二十二座）或公倉（東場純係公倉，正一百五十二，附三十九。）暫存，等到秤放後，花鹽（係以籃包裝好）用馱馬運或小船裝載，一律運到關門前，再交井河槽船。每五支爲一張，每張計裝鹽一儼。（運赴鄧井關，洪水約需二三天，枯水須半月才能運到。再從鄧井關，改裝長船（長行之船），每儼分裝二船，名對子船，或分裝三四個撥船，運到瀘洲。到此再圓儼，分運到合江、江津、重慶等處卸儼。瀘南岸之行銷瀘州的就在瀘州卸儼；仁邊岸在合江卸儼，另寬船入仁懷，轉至貴州各縣。邊岸在江津所屬的江口卸儼，轉到綦江，運至遵義貴陽等處。至重慶以後，如係楚鹽，則用輪船裝運宜昌；如係渠河，涪萬、涪邊各岸之鹽，則仍用木船裝運，分輸各地。至於票鹽，則係各販挑運米料油紙等貨來井出售後，即利用空窰，裝鹽回去。

（九）鹽商組織 兩場鹽商概括分爲井、灶、窰、垣、行五種。井商即產瀘者；內分鹽崖井商，黃黑井商。灶商即製鹽者；內分火灶商，炭灶商。窰商係居井窰中間，代其轉送瀘水由井至窰者。垣商係居窰戶鹽販之間，主轉進出鹽斤，以便公家管理。行商即運銷各岸的商人。五種之中，井、窰、寬、垣屬於場產，行商屬於銷產，都各有公會統率。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運署宣佈富榮引鹽暫行辦法大綱八條，其第三條內規

定由鹽墮各商組織場產總社。運銷各商組織運銷總社。分別於二十五年一月成立。最近又因楚岸疲滯，復各商總會組織鄂統一組織，以圖挽救。

(十)工人種類 兩場工人據二十四年十月調查，總數為九千五百十七人。內分井戶僱用，竈戶僱用，寬戶僱用，其他運轉方面的工人還不在其列。名單如下：

工人名稱	人數
詩機	八九
生火	九三
關車	九三
扶篋	一三〇
山匠	二四七
管事	三〇三
大幫車	七一二
半牌	三三〇
轎子匠	一三三
白水挑夫	五〇一
井上雜工	一〇二〇

共計	三四五〇
燒鹽匠	一九七七
鹽水挑夫	九一七
桶子匠	一〇二三
灶上雜工	一七〇三
算山匠	二五八
車水匠	一九五
巡視匠	一〇〇
算上雜工	一七四
共計	六〇六七

以上總共九五一七人

十言工人生活言工人中待遇最高的爲司機，因爲是從下江請來的。月薪約在四五十元。其次爲山匠管事，多者爲二百串（不到十元），少就不過三四十串。其他則都不過此數。而白水挑夫，拭篾，牛牌，雜工等，更有少到幾串的，合起來還不到半塊錢。聽說有紅利可分。這家人要吃的，奈何他們不餓肚子呢？

自流井

一

冬至頭一天，宗祠右邊的王氏私立樹人兩等小學堂便放學假，因為明朝祠堂舉行「祭祀。」

清早起，迎着暖洋洋的太陽光，職司看守祠堂的叫化老太爺早啣着葉子煙桿，拄着拐杖蹣跚出來咧。指揮着四處來的佃客，起身打掃大門外的大壩子。（一）——大壩子是用整塊的石頭鋪成，乾淨光生，很少塵土，只疏疏落落地積留着片片枯敗的落葉。

陽光將人們的影子零亂地丟在地上，影子都非常的頗長，兩條腳桿更彷彿踩着高蹠。祠堂門外的八字粉牆，西明東暗，恰恰以大門為中心；西邊那隻石獅子，便絲毫不差地投影在粉牆上，像發光的白紙上用濃墨畫出一幅石獅的雄姿。石獅石座後，平排着兩張方桌，圍坐着一圈人。方桌上雜亂地擺着些瓊喇，鐃鉢，小鑼，簫笛，茶壺茶杯，水烟袋之類，桌旁却安放着一面大鼓。——這時圍坐在方桌四周的人也哩哩啾啾哀而不傷

地吹打起來哪。

在學校那邊，隨着吹打引出一羣大小孩子們，孩子們有高有低，但年齡大的頂多也不過十幾歲。笑着，叫着，拉着，跑着；一色的新衣裳，儼然是預備要參加個典禮。或許天氣有點冷，或許正對着陽光，白白胖胖的臉頰上同染着兩團柑子皮般的紅，一窩蜂像剛出籠的鳥，提起腳跟東跑西竄：吹鼓處是他們第一目標。圍上前去，瞪着眼珠張開鬚嘴，大氣不敢出一口地揪着自己的衣角，——小一點的還含着指頭，在那裏發呆。吹打完就想散咧。却又不肯，試呀試地側身挨近，摸摸瑣唸，弄弄笛子，乘人不備地抓起鼓槌，狠命地在鼓上敲打一下：「咚！」然後拔起腳就跑。跑遠要，回過頭來，得意地哈哈大笑。一羣都跟着大笑。

聚而復散，散而復聚；又圍着去看人朝鐵砲裏裝火藥，看人在竹竿尖上繫鞭砲，模樣都參與，模樣都覺得新鮮，只有一位那裏他們不敢去沾惹他，那便是叫化老太爺。都曉得老頭兒的脾味，誰沾惹要他算誰背時。（二）

「還不跟我滾開些！」老頭兒啞着喉嚨大吼咧。

一羣直嚇得鷄飛狗跳，四下逃跑，跑出圈子以外。連接着壩子的是一條石板大路，大路一直彎彎曲曲地穿過前面對山。大路兩旁，淨是水田，冬天田水乾涸，一些地方已經露出田底的淤泥。孩子們唯一的去處只有那條大路，而今大路上却沒有可供他們玩弄

的什物：馬馬丁（三）早就看不見飛，吃鷄子（四）啄母哥（五）也藏躲起來；田塍上草都變黃，毛狗兒（六）也找不到一根咧。心裏有點嘔氣，手脚更覺發癢；用脚尖踢踢石子，或者撿起石子向田裏摔。

石子落在田裏發出的是清脆聲，不像落在水中，倒像碰着玻璃。奇怪，看遠處，看不清楚；看近處，水面上結着一層皮。

「啊，快來看，結凍冰！」

結冰，一年難得見一面，比啥子都希奇，大家立時高興咧。跪在大路邊，捲起袖子，手伸向田裏。鼻涕流到嘴唇邊，臉蛋更變得通紅，然而不覺得冷，反倒有幾分驕傲。

——向年紀小的一些驕傲；他們的手膊短，胆子小，他們弄不到那麼珍貴的冰。

冰被一片片地拔起來，還沒有最薄的玻璃厚，可已覺得很厚哪。手拿著是不便當的，就在手裏融化，又怕打碎，戰戰兢兢地把它平放在石板上，拔起一根管狀的草莖，就在嘴裏，對準一個適當的角邊用力吹，熱氣吹在冰上，被吹處穿透一個圓圓的小孔。一根細軟的小草穿過孔眼，提在手裏，照在眼角上：

「幼宜，這，好不好？」

叫做幼宜的便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年歲小是一層，最使他拘束的還是等於纏在那身上的衣服。他才十三四歲，身上就穿一件灰鼠皮袍。母親說小孩子容易長，衣服就難得

長一點。長一點不好穿，便在腰身上打個褶，打個褶不受看，長袍上就加一件腰襖。長袍馬褂的怎樣好弄冰？別人問他，他抬起眼睛，透透冰，那面也有一隻眼睛正對着，他真是有說不出來的得意。

幼宜自己想哭。

「你給我，大哥！」他帶着幾分哀求。

大哥的嘴一撇：

「你老子做學校長，淨拖我到祠堂裏打屁股！」

「不給算咧，」（七）幼宜紅着臉想走開去找他的春十三，邊還說着，「我也會做

，我做得比你還好！」

「你會？你會？」大哥橫着袖子擦掉嘴唇上的鼻涕，「拿給你，你做給我看看！」

幼宜接過來。他吩咐大哥找浮萍，找花瓣，找草芽，先在水裏打濕，貼在薄冰前後

面。看起來的確更好玩，彷彿一塊刻花的玻璃。

大哥一手乘勢搶過去。幼宜一聲嚷，一窩蜂跟着圍攔攏來，不問青紅皂白，懷着野

心也預備在暗中伸手。

正在一齊橫眉豎眼的時候，恰好山後飛跑過來一頂轎子，大班直喊：「讓開讓開！」

「大家才都慌張手脚；躲避轎子事小，怕大人喝斥事大，一個個馬上轉身。那位大哥，

心忙意亂，手裏心愛的寶貝，也顧不得順手捧在懷裏。

轎子追上前來，大家不能再跑，只好垂手直立，站在路旁鞠躬行禮——

「八公！」

「八爺！」

「八哥！」

大鑼一響，地一響，吹鼓手就跟着吹打起腔。叫化老太爺站在轎前，請一個安。

「學八公來得這麼早！」

學八公下轎，回頭等着規規矩矩走來的那一羣。

他的年紀並不老，可是滿臉淨是煙容。身上穿着狐皮袍子，外穿小坎肩，坎肩角下

露出一條淡青綢帶，綢帶緊緊繫着，因此腰身更見其細，而兩肩也更見其弓，沒想到兩

三年光景，學八公就變成這麼一幅形像，兩三年以前，學八公還在東洋留學呢。

他問那一羣：「磕頭哪嗎？」

「……」

「跟我來！」

三進的祠堂，中門都已打開，站在大門外就能望見神龕前的燭火香烟，祭堂兩旁的

對聯更看得清清楚楚，他心裏便默念着：

「弟兄叔姪，須分多潤寡；

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

便不禁肅然起來，低着頭，慢踱上祭堂。叫化老太爺在祭堂內一下一下地敲着磬，他便一跪一拜地磕着頭；三跪九叩。那恭敬的神氣直引得身後的一羣有的堵着嘴要笑。

在命令之下，他們也都磕頭。

隨着走進祭堂，學八公又該來考問大家咧！這就我推你，你推我地誰都想落在後面，且又不約而同地都將最小名叫幼宜的朝前推，——幼宜是他們之間的學問家，八歲就能看三國，曾經得到過不少親戚家門的推許。

學八公的問題仍然不出老套：祭堂內有一副長聯——

「襲青緇世澤，爲學豈在鶩詞章？湖前庠，詩播旂亭，賦垂魯殿，文徵登篆，策獻太平，頌上賢臣，序登高閣；煌煌鉅製，要皆本經術得來。善學者欲承四傑芳徽，須知書重山陰，畫摹輞水，琴鳴洲渚，棋爛斧柯；但不過藝林餘事。勿但效；鶴壁威儀，麟脯咀嚼，蟲談豪放，塵柄清狂；便謂烏衣賢弟子！」

具玉樹英姿，立志當戒園飽！想先達：將授西征，相推江左，功震吳船，名頌蔡履。道傳粉里，德化良鄉；炳炳奇猷，孰非從倫常做起？有志人思續三公令緒；務使忠堪訛取，義慶彈冠，孝感躍魚，友全去鳩；方可稱適種佳兒！莫教

墜：龜齡品望，鳧鳥仙風，鳳尾聲華，龍塲氣節；好綿丹語答宗親！」

「唸給我聽聽？」學八公回轉頭，第一便看見幼宜，他也曉得只有幼宜最勝任，便叫一聲：「幼宜！」

「八公，我認不完！」幼宜紅着臉。

「你唸，認不得的我教你。」

幼宜唸下去，碰上不認識的字便斜着眼睛望八公，八公接過來教給他。橫豎幼宜不認得，八公教的有沒有錯誰也不曉得；「四川人生得頂，（八）認字認半邊」，學八公並不一定就例外。

唸完還要講。講，自然是學八公的事。起初他的興致很好：原因是最近才聽得那位老翰林宋國總說起，這對聯裏面，每一句都包括着一個王家的典故。「那樣的麼！」學八公如夢方醒。老翰林燒飽了學八公的煙，不待請求，便把每個典故都講解一遍。學八公這才猛然慚愧自己的孤陋寡聞。可是現下就高興哪：孤陋寡聞的已經不是他，而是在眼前的十三四歲的幼宜。

幼宜轉着眼珠聽學八公講。

沒開口先咳嗽兩聲，咳完嗽，呵嚕又來咧。學八公記起自己是在燈旁邊學來的。煙呢，啊，一大早還沒有過癮哩。癮一發，便又回復到孤陋寡聞，把典故忘記得個一乾二

淨。

跟班最知趣，在旁邊輕輕提醒：

「燈擺屏咧。」

他就三步併做二步地跨出祭堂，走向安好舖位的屋子，無心賞玩院中花草，被追趕般地躡下台階，下廳台階，才又忽然想起地揚着嗓子向幼宜：

「一會你爺來，請他來找我。」

「是，」幼宜答應着，如釋重負。

他去找他們那一羣，不見一些蹤影。轉回學校，也沒有人。只有幾個外姓學生，像馮山陪田家駿他們，躲在寢室裏下禰襪棋。

外姓學生來到這裏讀書，無異寄人籬下：學校是人家辦的，權利只有人家享受；全校七十多人中間，人家一家就佔去四十多，平常自然不免還有吃虧的時候。由羨生妬，由妬成仇，幼宜一個人便在中間玩不起興趣來。

孤孤單單地好容易推到吃『少午』（九）那一羣才回來咧。每人懷裏揣着好些柑子，原來他們去麻鶴子偷柑子來。口吃着柑子邊表揚戰績：怎樣誑住看棚（十）的李老么，怎麼樣下手偷，怎麼樣跑……大哥最出力，一人獨偷到三十七。

少午過後，太陽漸漸偏西，人越來越多，騎馬的，坐轎的，牽連不斷；鑼聲，瑣喇

聲，響聲，從沒停歇過。喝茶，抽煙，咳嗽，吐痰。每間屋子都排鋪着床，每張床上都點着燭燈。年青一班的則擺下方桌，擲骰子，打麻將。廊簷上懸着宮燈，祭堂裏燃着紅燭，廣庭深院，燈燭輝煌，燭影搖搖，燈光朶朶，人影幢幢，笑語哄哄；一派富貴豪華的氣勢。

幼宜他們一羣，既不會吃煙，又不敢賭錢，便羣集在祭堂外的蒲團上，擺龍門陣，（十一），翻跟斗，打架。

子時行禮，大家都沒準備睡覺；但是燈光搖曳，夜色漸深，眼皮滯重，都有些支持不住的光景，仍然不能不被人叫起上床去睡。只有一班癮者，癮既過足，精神亦振，手抱烘籠，（十二）談鋒更健，其間，和學八公在一起的，則有幼宜的父親迪三爺，和廣五爺椿大叔，思二公，野三哥，作七公等等，他們算是一派。他們是這人家的維新黨。他們圍住個火盆在討論着這一家的興亡問題。

「迪三哥，你看怎麼樣？」學八公坐起來，吐出一口痰，問着那樹入學堂的校長。

「事不宜遲！」校長壓低喉嚨，身子微朝前傾。衆人的身子也跟着微朝前傾，都望着他那雙炯炯的眼睛。「他們勾結『債團』，要把全部基業送給『債團』抵佃，只圖自己營私舞弊，可不想從此就斷送我們三畏堂的生路。當然反對！」一停，右手握拳頭打在左掌上，「而且這事不宜遲！」不過——不過——大權在他們手內，張

「他得讓他們的包袱，這就不免有點棘手！……」

「七爺，還是請你到瀘州去一趟吧！」他轉向作七公。

「真的，」學八公也接着，「找鹽運使得勞七哥的大駕。」

所有的眼光又都朝着作七公。思二公愛跟野三哥「扮燈，」（十三）這就伸出在頸子上抓癢的手按着那個的後頸窩，朝下一按，裝做厲聲命令：「還不跟七公跪下！」引得大家都哄笑起來。

作七公摸着嘴上的仁丹鬚子，只微微點點頭。

「這就好辦咧，」校長迪三爺加以解釋，「自運使署借款還『債團』，『債團』無所借口，一般賣家奴也就好收拾咧。七爺儘管跟鹽運使訂約，我們作內應，強迫如四簽字；不然就硬推翻他，如四當家，做總理，到如今民國十五年哪，這麼多年幹這些陰咧？還不應該請他下台嗎？……」

撒攔（十四）幾句話最刺激人，大家更加興奮起來。這時候，遠遠傳來響第一聲鷄聲，一陣冷風過去，窗上轉成魚肚色。

註：

（一）大場子——廣場

（二）背時——晦氣。

- (三) 馮馬丁——蜻蜒。
- (四) 叫鷄子——蟋蟀。
- (五) 啄母哥——蝗虫。
- (六) 毛狗兒——狗尾草。
- (七) 算咧——拉倒。
- (八) 預——蚤。
- (九) 少午——午飯。
- (十) 看棚——柑子林中，搭一草棚，派人看守，叫做看棚。
- (十一) 擺龍門陣——講故事。
- (十二) 烘籠——一種竹編的手提小火爐。
- (十三) 扮燈——玩笑。
- (十四) 撒攤——末了。

幼宜從睡夢中驚醒時，耳邊只聽得遠遠一陣暴雨樣的鞭炮聲——劈劈拍拍，劈劈拍拍……之後：轟！轟！轟！三聲鐵砲。「遲學，」鼻尖一酸，熱淚就在眼睛眶裏滾。

他仍然立刻從床上坐起來。棉被一半蓋住壓他的頭，而兩腿自膝頭以下，反而全露在外面。幸虧昨晚睡覺不會脫衣服——做啥子睡覺不脫衣服呢？他一點也記不得哪。記得的只是昨晚和那一羣擠在祭堂外面蒲團上聽龍門陣，那時一合眼；現在，眼睛睜開，睜開眼一看：却睡在床上。

「是那個弄我上床來睡的？」心裏問着也在恨着那個人；那自然，如果一直讓他坐在蒲團上，即是睡着咧，也會給人叫醒的，決不至於『遲學』，但爲啥睡在床上就沒人來叫他呢？事實上是因爲他向來跟他爺一起住在校長室。他爺的床在前，他的床在後，前面的床大，後面的床小，隔着蚊帳，不留心幾乎想不到後面還有張床；而他爺昨夜也沒進屋來睡，不比別的那些住在學生寢室裏，人多，驚醒容易，叫起來也容易。——可是幼宜決不這樣想的！他總疑心別人欺他是校長的兒子，加上講堂裏分數的競爭，他們一定是不肯來叫他。或者不是故意而是忘記，——春十三就最沒記性——那也一樣，可

見他傷心他毫無足輕重，只有無足輕重才會被忘記。

夫一越越越傷心越越傷心越要哭；邊擦着眼睛邊穿鞋子，身上的長袍馬褂到處都顯出皺紋，好像剛從鹹菜罎子裏面抓出來的泡鹹菜。這就更悲哀，轉而自己恨自己；不爭氣，哭聲壓不醒走禮的時候，不是先要「鳴金」(一)麼？「發播」(二)麼？「奏樂」(三)麼？……「其來與哪嗎」何以都沒聽見呀！——再也忍耐不住，鼻管呼地一吸，兩粒圓圓的熱淚落下來會趕忙低下頭直翻過長袍的衣襟偷偷擦拭。——看嗎，這下子「遲誤」！——遲誤！有哈關係呢？幼宜却不管。不過別人都沒遲而偏偏自己遲，他不願意叫自己丟這個臉。還有一件要緊的事：鞭炮放完之後，那些沒有燃過的小火炮，搶還搶不到哩，「遲誤」還揀得着麼？

不錯這事不是鬧耍的，臉也不洗，拔起腳就朝外面跑。然而「遲誤」那個恥辱總橫在心上，便又像做賊心虛地不敢抬頭看人，躲躲閃閃地繞着灣子從大人們的腋下或身旁側身鑽過穿出院子，走向外廳，眼睛却直望着大門外面壩子邊上的一排樹蔭處——

廳邊是在那裏燃放的。

冷不防外廳旁邊一聲乾鈔的聲響把他喝住。

出喝聲正在找你，來得好！——這裏來！——這裏來！——

幼宜轉臉看，原來是叫化老太爺。拄着拐杖，叨着葉子菸桿，大概因為早上天冷

，頭上還戴着一頂大紅風帽。大紅風帽之下，嘴上的鬍子愈顯得亮白。

四周圍着一圈人，正是幼宜他們那一羣。都反背着手，而每隻手裏都緊捏着幾個大大小小的火炮筒。——心裏不免就一跳；轉而又一喜，從衣袋裏伸出兩隻空手，表示檢火炮筒的沒有他。

他走攏去。面對着那老頭子，斜着眼睛朦朦這一圈人；凡是站在老頭子面前的都只好面面相覷，而站在老頭子身後的則可以自由在地做鬼臉。

「……所以李老么」，叫化老太爺接着說，又咳嗽兩聲，望風流淚的小眼睛望望人圈子外。幼宜也跟着他。便發現外廳屏門角上，頭包藍布巾的李老么兩手交叉地抱着，把身子靠在門柱上，臉上現出幸災樂禍的笑影。

叫化老太爺收回眼光，再咳嗽；

「李老么來稟報漁大哥」，而且有點喘，嘴裏直冒熱氣。「漁大哥叫我跟你們說，你們都是少爺，陰事要去做強盜，像柑子？……」

「唉！這是一木腦壳」說的嗎？不用看人，幼宜聽得出發語的是永八叔。「木腦壳」是漁大哥的渾號，他是這家裏鄉莊的經管人，而頭銜則是一鄉莊專理。

「是他說的，怎麼哪？」老頭子的拐杖用力地拄一下，乾沙的喉嚨儘量提高，提高得嘶啞而發顫，對着永八：「嘻嘻嘻嘻，怎麼哪？哦，你是叔叔，他是姪兒。他管不得

你？他可是當家人呀！那個叫你當強盜呢？『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字輩高有卵用！你看嗎，裏面神龕上坐的那個『長鬍子』的字輩才高哩。信不信，我就敢管你！』

口水星子隨着熱氣朝外濺，直濺得永八爺滿臉都是。他的上半身不得不朝後仰，老頭子的上半身却跟着朝前傾。那個勢不得已地退半步，這個就顫抖地進半步。

大家都笑咧。——連靠在屏門柱上的李老么也笑咧。他們之間原來都是很熟的好夥計。（三）

永八雖然捏緊拳頭，終久伸不出手，只好再朝後退。老頭子却不肯放鬆；但畢竟力氣不繼，氣沒喘完，喉間又乾澀，張開嘴直咳嗽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滿臉急得通紅，頸子上青筋暴漲，眼淚鼻涕一齊流，頭垂掛在胸前，顫抖着的身子漸次地弓下去。自顧不暇，當然無力再管永八，永八便一步閃開，却也笑咧：

『老太爺，我服你管，『木腦壳』可不配；在這裏讀書的時候，不也是偷柑子送蝦蟆的好手？才幾年呢！』

老頭子伸出枯枝般的手指頭指着他，却仍然不住地：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咳聲稍一停，彷彿預備張嘴咧，話還沒出口，可又咳嚥起來。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幾次幾次，大家都不禁地動着嘴替他着急，而他依舊咳個不完。大紅風扇一顫一顫地，在人圈子裏活像要把戲的老狗熊。

好哪，到底叫他咳出一口痰來哪。吁地一聲，痰上嚙嘴裏。然而沒見他張嘴；反而咯地一聲，那口痰又叫他吞回去咧。

挨到台階邊，坐下來大口地喘氣。抬起臉來，眼淚鼻涕糊裏一滿臉，樣子非常可憐。誰決不可怕；不過蠻不講理的永八可真怕他；不但永八，幼宜他們那一羣也都怕他。

爲啥會怕他呢？

剛才他的話裏提到『長鬍子』，原因就在那個『長鬍子』。『長鬍子』是這一家的中興之運。『長鬍子』生得恰是時候，當他當家，夔門以外正鬧着洪楊之亂。江淮區域被佔，淮鹽無法運銷，但食鹽又關係民命，於是才想到以川鹽銷楚的辦法。這就便宜『長鬍子』兼之他又能幹，有心計，有手腕；一轉眼間自己成爲當地的頭腦之外，這一家的產業也隨之增加上兩三倍；整個的自流井被他佔去一半去，田地買到威遠，榮縣，隆昌各縣，鹽號設到宜昌沙市；自己推水，自己熬鹽，自己運行，自己銷售，單是扇子壩處的非窳，每天的收入就有白銀一千兩。錢多得無處用，便堆積起來，每一間樓上都堆積着錢，樓板加上木柱，起夜（四）的人不小心就會碰着錢堆子。

有錢便有勢，川南一帶，誰不知道自流井有一個王四大人？

而且『長鬍子』王四大人立刻變成『真理』！別家井戶起釁爭執，不找官府評判，只找王四大人，王四大人一句話便可以解決別人的糾紛。有一個老陝（五）到自流井

來辦井，井沒辦穿，錢已用盡，只得將井佃給本地人，回家再弄錢去。老陝一走，井可辦穿咧；老陝再來，佃井的人翻臉不認這筆賬。大概是手續不完備吧，老陝有點無可如何，官司便打到王四大人那里。

王四大人理着長鬚子；一邊是老陝，一邊是本地人，他默忖其間的輕重，只說出嘍三個字：「不曉得！」

老陝就這麼失敗咧，一怒之下，抱着帶來的銀子朝着省城跑，買來一個縣知事——指明要富順縣。上得任來，第一先拿王四大人。

王四夫人在大堂上就和縣太爺倆吵起來咧；知縣發威，把驚堂木一拍：

「本縣潑得（六）我這烏紗不要！」

「我潑得我的扇子把兒（他的意思就指扇子場）不要！」他搖着扇子，那當然正是夏天哩。

「你知道官官相衛嗎？」

「你曉得錢可通神嗎？」

當時知事就把王四大人丟監；一面叫師爺擬稿申文上省。而王四大人呢，第一嫌監裏髒，化錢叫人把監獄修過；第二見囚犯們沒鹽吃，吩咐每月捐鹽一包，永遠成爲定例。在外面，則有人替他打聽罪名。師爺晚上正在燈下擬稿，房上忽然有陰聲嚮，抬頭一

看，隨着繩子吊下來一個紙包，封紙上寫着幾個字：「要稿子」；裏面是白銀二百兩。稿子隨繩子扯上去，才曉得人證是一個小孩。小孩也在監裏。送五百銀子給他媽，一付藥把他毒死滅哪口。然後派人上成都，另外買來一個知事，也專要富順縣，當着老陝知事面前，架搭天橋歡迎王四大人出獄。

王四大人吃過這次沒有「功名」(七)的虧，便捐襲一名道台；而別一方面彷彿更懂得錢的力量：只要有錢，幹事不可以幹呢？

以後他竟有胆子率人去打毀官運局。官運局是總督新近奏請設立來統制鹽的運銷的。產品不能自行運銷，自將影響到井竈的紅利；況且因官運局的設立又加多項限制，更是直接對於鹽商的一種剝削。「長鬍子」明白這個。先之以反對，不成；便不客氣地動起武來。

打毀官運局那一天是在晚上，打完嚶坐上轎子就走。這是預定的計劃；他上成都去。成都離自流井六百多里，普通的行程需要六天；他都沿途安下人，十里一換轎夫，拚命地趕，趕到成都才不過兩天兩夜。到處便四處拜客，裝做沒事的樣子，等到井上行文到省，果然大家還不相信，說：「那里行的事呢，他又不會飛」？

事情到底瞞不長久，惹得總督也發變威風，派人火速到井捉拿，解省審問。他在省上原也佈置得有爪牙，爪牙便馬上派人先趕一步，將這消息送給「長鬍子」。送信人一

跑到便暈過去咧，嘴裏直吐白沫，而「長鬍子」却神色不動，只吩咐提轎子，帶着一名跟班一直走咧。

總督捉人不到，重復下令通緝，外加上一個「就地正法」。『長鬍子』在省內藏不住，便一趨跑到貴州。差人們也追蹤着，並且同時在一家鄉場上的飯館裏碰頭。他這時幸虧改變裝，僥倖逃過差人的耳目；等到他走後，終於又從他轎子的式樣上被人注意到咧。跟着追下去，經過一處廟門外，一個小和尚正在那里掃地。便問他會否看見那麼的一頂轎子。

「看見的」，小和尚說，伸手指着前方，「從那里過去哩」。

其實呢，「長鬍子」還正藏在廟裏！一時保全靈性命，不住稱讚小和尚的機靈。叫他還俗，帶他同行。後來由西大人委託他的同鄉京官，先後報効皇家兩次銀子；前一次是二十萬，報効訓練海軍；後一次是十萬，報効賑濟災民；又拜當權的一位親王做老師，求賞一把扇子，這扇子由四川總督轉交。又在朝房開點心，請當朝的官員代說一句話。總督萬沒想到自己反而栽贖一個跟頭，當然不舒服，在一次的奏摺上便加上這麼兩句：「……富歷全川，交通京外……」。『富歷全川』不要緊，「交通京外」可遭叟衆怒；挨叟一頓申斥，還幾乎丟了官。至於「長鬍子」的通緝令和信運局也。也就同時跟着取消，但爲免除後患着想，到底用黃金打成一支水烟袋，送給總督的姨太太，代他求情。

「你弄得人家破人亡，人家就不傷心哪嗎？」這一場大亂子才從此結束，而長鬍子才敢於帶着那個小和尚回井上來。

當年的小和尚，便是如今戴着大紅風帽坐在台階上喘氣的魁化老太爺。因為叫化老太爺曾經救過「長鬍子」老祖宗的命，成爲習慣般的，全家男女三四百人口中間，沒有一個不看重他，年紀小的還有點怕他，——真要挨他的打和罵，那是無處申冤的。叫化老太爺自小出家忘記嘍姓，便也跟着姓王，等到他上學歲數，又變成一個孤人，當家人想着他是和尚出身，便派給他一個看守祠堂的差使。他便安心地在那里過着日子，只是一年一年地舉行祭祀，看一批批的小的長大，大的變老，老的死去，而同時也明白這家裏的糾紛一天天地加多，家境一天天地下落，在他安靜的心上，也引起一派深深的感觸。常常在法門外靠在石獅座上獨自搖頭：

「唉，精靈精靈，左邊那一排松樹假如不叫那背時的兵大爺砍去，保住風水，家怎麼敗得了呢？明擺着的：前面有雄厚的向山，右方有一條土埂接着龍脈，惟獨左方缺巖口，所以才栽一排松樹來補上。背時的大兵不講禮信，估住砍得只剩兩三根！風水破壞，家也快敗完哪！氣數啊！氣數啊！」

這般地自己跟着自己已經說過不止一回咧，但除他自己以外，還向誰說去呢？——

小的雖不懂，也不肯信；老的雖然相信，可又都很忙！行完禮，睡一覺，再起來過足癮，吃飽飯，便每人轎子後邊掛着一塊祭肉，紛紛自去咧。

三層大院落裏，仍然只留下這麼一個白鬍子的叫化老太爺！

註：

- (一) 鳴金——祭祀儀式中把敲鑼叫做鳴金。
- (二) 發擗——同上，打鼓的意思。
- (三) 夥計——朋友。
- (四) 起夜——夜裏起來大小便。
- (五) 老陝——陝西人。
- (六) 潑得——豁出來之意。
- (七) 功名——官銜。

校長迪三爺吃過早飯才睡覺，下午睡醒，轉過學堂來跟職教員們商量好學期試驗和年下放假之後，便又彷彿發氣般地把幼宜叫到跟前，鼓着閃光的兩眼，連叱帶罵地吩咐他一些關於功課的事情。——幼宜習慣地默聽着。父親的態度，永遠是那麼威風；父親的愛護，永遠是那麼周至；怕是不如此便不像個做父親的，然而可害得幼宜直在發抖。

等到幼宜再高高興興地跑去混在他們那一羣裏時，從操場的矮牆望出去，他爺的轎子已經隱沒在山後咧。迪三爺將身子靠在轎裏的靠背上。一種疲困漸次朝他襲來；昨晚一夜沒睡覺，又陪着別人燒燻幾口烟，當時人多事忙，倒一點不覺得冷；現在獨自靠在轎子裏，閑咧靜咧，反而橫身都不對勁咧。嘔嘔嘴，舌尖辣辣地，滿嘴淡而無味。趁此假睡一會吧，便收斂起眼光，合上眼皮。精心，閉上眼就看見滿多的人：如四，凌二，木腦壳，大和尚，伯二，恩哥，冬瓜，叫鷄五……一班賣家奴！還有文二大人，那怕他是陰東西親哥哥，他也是！他們勾結『債團』，他們支使『丘二』，（一）他們賣哪家，他們發哪財……迪三爺一下更冒火：自問是正人君子，就見不得這種喪心病狂的人；既然受過外國教育，現今又是一個嚮德（二）的教育家，豈肯同那一般奴顏媚膝的人同流合污？那三個人不尊敬他迪三爺？他迪三爺原像天生高人一等；早上吃

坐雞蛋，冬天洗冷水臉，講究居處通空氣透日光，每天須大便一次，唱得出一串歷史故事，弄得清楚世界至少也是中國的地理，精讀出師兩表，堅持教育救國……可又要說，也許正因如此，故爾反而弄得不妙！雖然留過學，到底還是中國人；儘管慷慨激昂，心裏却又疑神疑鬼。留學在十年前，那時的經歷，一直以為還是新知，對着當地人，儼然英雄豪傑；而拿起夔門外寄來的報紙，又難免自傷不合時宜！——於是滿肚裏就只剩牢騷！牢騷有啥用場？大丈夫自應該建立出一番事業，得學『長鬚子』！好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把那一般賣家奴捉來宰喫他！……

幢幢人影便又在他眼睛前閃耀，閉上的眼睛睜開哪，閃着炯炯的光輝。肚裏的怒火更加盛旺，胸口脹悶，窒塞得彷彿吐不出一口氣來，不禁抬起手來將轎旁的綠綢窗扉推開，坐直身子，掉臉向着轎外：原來是一個陰暗的天氣！微微一陣冷風吹來，吹去疲困，立時精神又為之一振。

抬眼望前面，石板路長蛇似的彎彎曲曲爬伏在大地上，盡頭處直立着一顆黃桷樹，迪三爺認得出：轉過黃桷樹，下巖坡，便望得見大安寨咧。

黃桷樹下面停着一乘空轎，三幾個大班（三）坐在道旁樹根上吃葉子煙，說話，歇息。其中一個穿得比較乾淨整齊的，忽然站起來，向前搶一步，筆直垂着手，招呼迪三爺；

「三老爺！」

三老爺認識那人是素二公家裏的跟班秦桂；便從喉間「哦」出一聲，同時，炯炯的眼光又落在那頂空轎上。轉頭向秦桂：

「打轎子去接那個？」

迪三爺在說話；抬着迪三爺的大班便停住步子，都滿臉流汗地張開大嘴應和喘氣。「去學堂接我們孫少爺」，秦桂故意笑，但馬上就收斂，換來一副哭喪面孔，「老太爺不行哩，早晨翻的病，恐怕過不這今朝！我們老爺叫去接孫少爺……」。

「唉，」這個嘴裏嘆出一聲，也彷彿關心而且焦急。「那麼就快，你趕快去。——好哪，走吧！」撒攔一聲是在指揮自己的大班，轎子便轉下坡去咧。

這才自己冷笑着：「過不去今朝？應該的哪！」——腦筋裏映出一張老太婆型的面孔；小眼睛上看不見眉毛，臉蛋上的肉向下垂，牙齒脫落，只剩一張癩嘴。家就從那老不死的手上敗下來！非竈賺哪錢，夠還債的，啥事不還？——是呀，他曉得還清還債就有人奪他的位子，他如何捨得！所以他外面總裝窮，總說沒有錢還賬，誑住大家不跟他為難，而安安穩穩地連任着總理，每月支銀四百兩！後來老實連任不下去咧，非竈也真不賺錢咧，好容易才肯放手。他放曠手，仁丹鬚子的作七公接着上台，才揭穿這大秘密

「該死！」迪三爺恨得切齒咬牙，抬腿想頓腳，才意識到身子是坐在轎子上！而身子的一次挪動，轎子也就跟着幌蕩起來。此時高峙在遠處山上的大安寨，已經映入眼裏；錫形的城牆繞在整個山頂，城圍房屋一層比一層高；房瓦一片烏黑，在烏黑中，高高聳出兩層樓，這是他哥哥文二大人早年建築的更上一層樓。文二大人是這家惟一的秀才老爺，現任公堂的審專理，兼自貢兩廠商會會長，看起來彷彿倒也是個場面上的人物。不過，幾年打戰，廠市蕭條，一般地都在向下低落。雖是文二大人，手頭也竟漸漸感到周轉不靈。和那成爲大安寨上最先有的新式建築物的高樓一樣，黃金時代已過，已厚厚地蒙罩上一層灰暗色咧。却在那一堆灰暗色下的左端，緊鄰着三畏堂的鄉莊櫃房，鮮明地露出一塊粉白色，——那是一塊粉白的牆剛才修好的洋房子，不錯，是洋房子。跟圓門前的稽核所，南台山的教堂，八店街的渝沙債團代表事務所是同一式樣的。然而大小各有不同，可總算是洋房子哪！——偌大的自貢兩廠還只有這麼幾所洋房子呢。這一所新修成的，在一堆烏黑的瓦房間透露得最鮮明的洋房子的主人是忽然出嚶大名的紳糧李二爺云甫，這李二爺云甫却又是隔壁鄉莊櫃房的總掌櫃。要說呢，總掌櫃終究是個「丘八」，變成紳糧的李二爺何必還幹這個？但是不幹不行，他是自小就在鄉莊櫃房裏做學徒，由學徒而寫賬，由寫賬而收租，由收租而管賬，由管賬而當櫃，三十多年，一步一趨，漸漸成了總掌櫃，然後才拿權，然後威當她去過，與的賬目他經手。產業的界域，租佃的

他這家子由少爺公子出身的當家人是沒有他熟悉的。怕客們只知道有李三爺而不知有真家，東家們不能不也學不得請李三爺幫忙的呀。沒把他當作「丘二」，只把家當成客鄉；只消由他負責，不敢使他操勞。而李三爺呢，據他自己說是跟這一家的客人情面好，不能丟下不管，便慨然地仍然坐在洋房子裏安心供職，吩咐連封巖縣的佃客們每年親到李府上去完租結賬。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太極旁落，反受要挾；真真作難！」迪三爺靠在轎子裏面又想頓足哪？心裏無法消滅那一腔燃着的火！裏外都是壞人，世界怎麼這樣壞呢？要重新振家業，一面得推倒當權的賣家奴，一面得應付債團，一面得挾持住那些「尾大不掉」的「丘二」自然，最要緊的還是自己的陣勢團結堅固。——這就不容易；作七公公就想以首領資格，利用這一羣力量，擦他重新上台。可是他上臺台有何功績？前次的主任總理，就只在兩山台教堂地界裏蓋一所私人別墅！……

「還上寨子去幹啥，不如去扇子場算哪吧」。滿肚子的大火，陣陣燒出迪三爺的牢騷；便吩咐大班繞過大安寨的山下，轉向扇子場。一邊嘴裏仍不住囁咕：「人心怎麼這樣壞呢！地方上的人只曉得錢，淨都沒受過教育，沒受過教育，所以人心都壞哪！」

迪三爺的老太太住在大安寨上，而他和太太帶着兒女們又在扇子場組織一個家。扇子場是他家鹽井基業的重區，井櫃房便也設在那裏。井櫃房的右邊是寬櫃房，寬櫃

房的右邊是外務處，這是交際應酬的所在，也是熱鬧的中心。迪三爺的家本來相離很近，却仍然在那裏佔樓一間房，擺設一個舖作爲過夜的地方。

這一天他先回家，看見迪三娘正坐在高脚火籠上，忙著指揮備辦過年貨，便沒多停留，匆匆又進外務處去咧。他還要在那裏會幾個人，商量大事；看看明天就是這月的會期咧。

在外務處等到吃過晚飯，約好要的人一個也沒來；等着反覺有點無聊。櫃房裏的小丘二本來不少，但他們都不是談話的對手；一致地只恭恭敬敬地答應着「是」「是」的，不是的也「是」，那會叫說話的人越說越沒精神。迪三爺更討厭他們，他們簡直是一條條的應聲虫——却又不然；背轉身他們也會一齊做鬼臉的。那有啥意思？倒不如一個人關上門靜靜地坐下來烤烤火。

幸而不久跟班富來報，樁大爺從號上回來咧。迪三爺便立時站起來，跨過天井上他屋裏去找他。

那床已經擺好煙燈，地下火盆裏的火光正燃得雄旺，樁大爺却站在桌前，伏下身子聚精會神忙著做事。他的跟班幫着他，在屋裏轉來轉去。東張西望地像三匹被追逐著的兔子。

三哥抬頭看見走來的迪三爺，只叫聲一聲「三哥」，仍然轉注到自己的工作上。三哥走

近桌旁，原來他又是在糊風箏。

「沒過年就忙着糊風箏，椿芝，你真還是個小孩！」

「『屎脹才挖毛司』，我不幹」，椿芝答着仍沒抬起頭，「就完咧，三哥，你請先燒兩口煙」。

那位退到舖着狼皮的床上，一轉身這才看見牆上掛着一隻大蝴蝶，兩翅張開，足有四丈來大。

「喝，好大的蝴蝶！怎麼好放得上去呢？」

「就是呀；難，難；一個人休想，頂少要三個人才拉得住」。

「虧你有本事，陰地方找那樣大張的紙去？」

「紙？嘻，三哥，那是綾子綁上的。那麼大，紙糊上去會破」。舉起手裏半扇翅形的東西；「這個才是紙的！」

「這又是啥子？」

「老鷹。跟真老鷹一般大。線用白絲線，斗線也只用兩根，一樣放得上去，放在空中跟老鷹一樣地盤圈子，就只飛不高」。

「噲」！迪爺一下從床上坐起來，放下烟槍，吐出一口白烟，兩眼閃着光，一隻手拍床沿，「椿芝，你真聰明，可惜你沒好好受過教育，假如你去學機器，你一定比

非上那些工程師高明得多——唉，其實我們家裏的子弟誰不聰明，都是自小當少爺，享福享慣例，我看將來家裏破墮產怎麼辦，沒有一技之長，窮墮只好討口！」

椿芝紅透臉，可是那位三哥是教育家，是自己素常最佩服的人，怎麼敢反駁一句？何況這沒有受過教育又是真的。雖然全家弟兄叔姪跟自己一樣的很多很多，倒底因為自己今年才二十歲，是其中最小的，講道理怎樣也講不通。當然，即使講不通，輸墮這口氣却不甘願；求其次的就是只有推；不是自家沒出息，而是——

「素二伯害墮我！」

「對哪，我聽說他的病又翻變哩！」提到素二伯，迪三爺記起在路上碰着秦桂的一中曉得呀，管他的！「老而不死是爲賊」——三哥，你聽我說：原先我也想上省讀中學的。我去找素二伯商量，他却把我教訓一頓——他跑去站在迪三爺跟前，嚙着嘴仿效素二爺當時的模樣，「一哼，上學堂，上完學堂又沒有功名；一哼。椿芝呀，家裏又不是貧家小戶，缺柴少米，啥事還要讀書？讀書是苦事，年青人，享享福多好！」喂，三哥，這是老輩子教的話嗎？我冒哪火，不等他說完，抽身就走咧。……」。

這時也一抽身，接過跟班打來的熱手巾，拚命擦着臉，然後伸了個懶腰，打出啊嚕，一屁股坐在烟燈的那一邊，躺下去，接着說：

「那還不爲出奇；瞎糊眼睛他却去告訴我娘。我娘守着我哭嚶三天三夜，逼着我燒烟，逼我上癮；——這也是二伯大人的計策；——上癮癮就癮子都不想幹，別說上省癮書，就是嫖賭兩門，也都無心沾染；不錯，倒着實給家裏省嚶幾個錢」。

他記得因此人家曾經稱他爲「佳子弟」，不過終久不好意思說出口，好在明白迪三爺也曉得這個。便把話頭轉到另一方面。恰好跟班收拾完學桌子，轉而替他燒烟，烟池是已經打好嚶來裝在一個玻璃瓶裏的，只將斗門烤熱，再將烟池的一端也稍稍在燈上烘燒一下，便栽到斗門上。兩支烟槍交換着，燒五口，換一次，只聽着「串嚶嚶」聲，每支烟槍好像用過第三次了。然後端起宜興小茶壺，歪着嘴喝過幾口滾熱的釀茶。轉向迪三爺：

「三哥，你莫要多心；說真話，我們家裏該有不少讀書人呢；秋維在比國送嚶命，鹿鳴在巴黎斷嚶兩隻腿，剛回來也就死咧。到日本的更多，總有三十多人，去嚶，病一泡尿，又回來哪。三哥，除開你哥子，那個又讀得着學問，白糟塌那些銀子罷咧！這樣看起來，素二伯說的光景也有三分對！還有，家裏的事還仗你哥子維持，真就沒有辦法嗎？討口總不至於吧？你莫多心，兄弟是佩服你的！」

又接着燒他的烟，迪三爺却沒有言語，站起來，又背着手，圍着火盆繞圈子。繞嚶幾圈，忽然站住；那時候，椿芝又在說話：

「只有看你們幼宜，他是有出息的。你一定會叫他讀中學讀大學，將來我還要沾他的光呢。……」。

「哈哈哈哈哈……」！不等那位說完，兩眼閃光的迪三爺接過來就笑出聲。他愛聽這個，不由得他不高興。

註：

(一) 丘二——僱傭性質的掌櫃管帳之流。

(二) 響鑼鑼——聲名響亮。

(三) 大班——驕夫。

四

月會在陰曆每月十五日舉行；族大人多，分散各處，這倒是大家一個團聚的機會。參加者並不限定字輩和資格，任誰都可以到這里來大吃一頓；不過須年在二十歲以上，才許領用與馬費。——與馬費每月每人十塊錢，由總理開給發票，向總櫃房領取。十塊錢本不算少；每名大班的工錢頂多四吊錢，而每塊銀元却可以換三吊零；四名大班，合起來才五六塊錢。跟班的工錢比大班高一點，却也不過兩塊錢，就算要來個『雙飛燕』（一）也足夠的咧。至於馬，馬伕只需一個，開銷自然更少。而且，照例大班和馬伕都在鄰近的井灶上吃飯，伙食也無須私家擔負。每人每月有十塊錢與馬費，光景應該是很夠的。然而不夠！除非簡直不僱大班不養馬，要出門時只沾光井灶上的現成轎馬而外，誰也不夠！大班是挑選過來的，不怕工價高，要緊的是抬得好；講究上坡不打點子，下坡轎頂上能夠攔一碗滿滿的水而不浪出來。四個大班多丟臉，那家沒有兩三乘轎子？養馬也一樣；好比穿衣服，『四季不下班』豈不笑死人？要是又有轎子又有馬的呢，老實的，這樣才夠派頭呀。——十塊錢夠個屁！

遠遠聽得馬鈴聲，或者廳外響出歷亂的脚步聲，不錯又來了一個。來的如果是老輩子，便一大羣出去迎接着，摻扶着，讓進來高高供在上而，每個人恭恭敬敬地過去招呼

儼然于地地表出一種世家風範。字輩雖然矮，私家却有錢的角色也不寂寞；那會使得年老的老輩子也要放下身分，有意無意地舐兩句肥。(二)最倒霉的當然是窮光蛋兼小輩子；窮就有罪，誰叫他窮呢？不去招呼人肥，說不定一會就要捱喝叱；招呼人肥，鬥人家討厭，只會看見人家翻白眼。白眼向身上打量；如果身上穿的是布就糟心，有誰看重穿不起綢緞的人？打量完嚙面子再打量裏子，再不能又是布！穿布面子還可以說是「自奉儉約」，遵守「勤儉治家」的古訓；爲啥裏子也不帶一根絲？嘖嘖，又不是死要人穿孝，難道兩塊錢一尺的華絲葛也買不起一件！

然而也竟有面子裏子都穿布的人真又並不是在穿孝，那是他私家真正沒有錢。沒有錢就是沒有勢，他拿不動公家絲毫走。莫說公家的境况現在是一年不如一年，就是井窰年年賺錢，他也不過只聽到當家人報告一個數目，錢呢，他看不見，更沒有支配處理的大權。柱自也叫「丘二」們鼻子裏稱呼着半聲「東家」，真是受之有愧，疑心他們是在跟自己「扮燈兒」。——吃飯雖還不發生問題，鬧派(三)就未免不夠資格哩！

真正計算計算起來，其實這種人才是全家的大多數。他們生怕窮下來，他們特別急的慌；他們管不着家務，他們却最關心家務。——不關心不成；沒有公家他們馬上沒飯吃了！眼看着水井一天天地乾枯，眼着火井一天天萎弱，眼着熬出來的花鹽巴鹽一天天地減少；又聽說川北天天在打仗，食鹽的銷路天天在退落；蓋金捐稅層層加重，閩津

卡子處處加多，賣出去的價錢還不夠成本；重慶宜昌的鹽號早已撤銷，運輸售賣的大權都落在江津重慶兩幫手裏。——打井熬鹽拿錢去做生意，生意攪開，說賠就賠，自己毫無把握；而運輸銷售，不整木錢，事情也極活動；可做可不做，可多更可少，不受人支配，反可以支配人。所以人家發財而自家該墮——現在，賬主子的債團代表已經在這裏修好一所洋房子來等着要賬咧。究竟該墮多少賬呢？當家人不肯說，此外誰也說不清楚。越說不清越糟糕，不倒則已，一倒精光，倒墮下去永世也休想翻身！……

形勢明明地擺在這裏，所以越窮的越急，而且越關心家務；都想「趁混水打蝦蟆」（四）地在這時候摸摸弄幾文。當然曉得自己沒有資格當家，求其次的便只有投在當家人旗幟之下，當一名嚶嚶，分管一點殘湯剩水。可是這也得碰運氣，名額有限，擠不上去的依然會掉下來。掉下來的誰又肯干休？不肯干休就乾脆轉而反動，投到反對派的那一方去。於是雙方的勢力都同時增加，陣容更見整齊，而裂痕也越大，糾紛也越多哪。

比方冬瓜，叫鷄五他們的頭腦是當家的如四，木腦壳漁大哥和文二夫人一派，履五爺，野三哥他們則是屬於反對派的維新黨；——其中包括仁丹鬍子作七爺，東京留學生學八公，校長迪三爺，以至於風箏專家椿大叔等人。特別是那班嚶嚶，無論「保皇」或「維新」——「保皇」和「維新」兩名詞是教育家的迪三爺在日本讀書時聽得慣熟的，不想在十多年後的今日還借用嚶它。因此他更將國來比家，他說他們的家就是縮

小的中國；閃着炯炯的眼光，彷彿還有幾分驕傲：「看還是中國的事先解決嗎，還是我們家裏的事先解決呢？」

在雙囀們聽來，更覺起興。這樣一比，人顯得自己這個家是非常重要的，當然自己也要跟着重要起來。既然重要，越該正勁，與相繼而下不餓，難得趕上這個分裂的機會，便各出主意，各顯神通，各搬是非，而各向各人臉龐磨話，頭腦們固然都不算是小孩子，却都愛聽些胡說八道；記在心裏，掛在臉上，一處相逢，大家瞪眼。

所以這個月會，表面上看來是團和氣，熱鬧可觀，實際上則成哩擺阻陣勢，各逞威風的場合。本來領得與馬鬣的支票，先吃一頓，而及碗之外，關於家務如果有嚙問題，也應該在這時候提出來報告或者討論的。但能夠討論的，除非存心打架，不惟各人名義各人的雙囀，或者名衣包圍各人的頭腦，顯露着陰謀，打幾句官話，揭出人家銀私隱，以表自己的清高，再不就大羣人圍坐下來，東邊打撲，西邊抓麻，這中間敲子手那間打一六胡兒，一三五手氣好的，喜笑顏開，腰牌運背的汗流浹背，真要是百場錢底子將要輸盡時，一切公仇私怨，家業興旺，都因忘記去開，誰要還提起討論問題，滾他娘的蛋。

這樣又該輪到趙三爺發着牢騷。而今他的牢騷似乎更特別多，甚至於感傷地慨歎着世上沒有一個有良心的人。這使得就是他的雙囀的聽衆臉上都不要發燒，獨自

已滿臉紅暈，有幾滴汗。閃着燦爛的眼光，一時接不上話來。空氣陡然沉靜，火盆爐上的水壺直吐白氣，壺裏的水翻滾得作出響聲。眼光收回來，歪着身子靠在床上。床中擺着倍大越的煙盤子。椿大叔手裏端着煙槍，直癡癡望着迪三爺。迪三爺靠下去，從煙燈罩上看出反映着的椿大叔那副面形，便把眼光轉向他。——轉向他，他顯得畏怯，縮一縮手脚，急急低下頭，把煙槍送到嘴裏，呼呼嚕嚕地燒吸着。圍着火盆四周坐着三個人，靠窗床的那面留着個空位。三人中間一個在燒水煙，一個兩腳踏在火盆架上，低頭弄着次子人，火光照得他滿臉通紅，還有一個則也是年青小夥子，那是野三哥。——他雖是挨近火盆，却好像沒有烤火的心意，光景只懶弄弄陰東西。火筷子在德四爺手裏，幾次揮舞，伸手去接，終於不好出手。沒有可弄弄的，便坐不穩，搖動着腿，兩眼不住東張西望，以解悶。迪三爺的眼睛正望着他，他才怔怔地坐直身子，停住搖動的腿，不得已又作個苦笑。

會出此外，屋裏還坐着好幾位。迪三爺炯炯的眼光都和他們接觸過，在每次接觸間，大家就感到一種不自然；自己卻明白自己的弱點，而在這位教育家跟前，好像這些弱點，就是出處大，被罵的也就不能否認；不但不能否認，還得跟着人人說「罵得對」，才合於流行的風氣，也許反而算是一種光榮。

迪三爺仍然沒有說話；閃光的兩眼看完僕人又坐起來轉到這屋裏的陳設，彷彿這間屋子是別人的屋子，仔仔細細一一地打量着；牆上掛的岳飛所寫的前後出師表的拓本字屏；書櫃裏的資治通鑑；案頭的地圖和近由省外寄來的報紙；以至於花瓶裏蠟燭紅珠般的天竹，花盆裏根根翠玉般的水仙，花鉢裏水肌玉骨般的素梅。……轉向屋外：一個晴快的殘冬天氣！芭蕉綠色仍濃，雖稍蒼老，而幹心抽出的新芽，儼然可比一捲剛經織成的錦緞。芭蕉行外，一片無霧的蔚藍天空叫人的心意開展。——迪三爺的心意便開展咧。

而眼光一回到屋裏，這開展的心意復又凝固起來；鴉片煙水煙葉子煙的煙味攪和得頭腦發暈，橫在當前的事件又伴住纏着自己的心與身。辜負好時光，他只有歎息。跟着歎息，又立刻嘆聲地自言自語嘆一句。這一句，挨近火盆旁邊五心不作主的野三哥却聽得很明白是：『永遠不來！』

其他的眼睛並沒有離開被抓在藤四爺手內的火筷子，却接過快說：

「一時，這兩個好老輩子才學八公一定叫養四妖給迷住咧。思二公呢淋三杯黃鸝酒，看嗎？天倒下來也不會曉得。昨晚止就沒來吧，今天恐怕也不會來哪！」

「正說曹操，曹操就到！」一陣腳步聲使得藤四爺抬起頭，忽然笑開哪，丟下火筷子就拍手——

野三哥第一先搶過火筷子，第二才回頭看；果然兩位都來咧——學八公和思二公。來不及弄二招呼，臉上都還閃着不定的神色，嘴裏氣喘吁吁。

「素二爺滅場（六）哩，三哥」——舉八公迎頭就向迪爺報出一句。——大家不禁汗驚，顛撲半晌。——思二公從野三哥身旁擠過去，伸出手在火盆上烘烤着，見旁邊那個汗裏拿着火筷子在發呆，回手就去搶，却被野三哥發覺咧，左手將火筷子攔住，右手狠狠狂思三公手上打響一拳。原來思二公和野三哥之間雖然差着兩輩，却還在「割禮子」（七），舉出真名的「公孫丑」（八）和「公孫醜」（八），所以這些舉動，大家不但不奇怪，反而會惹起助興般地哄笑的。——現在却也沒有起哄的工夫，都尖着耳朵在聽學八公的報告。

而學八公只說讓那一句就跑去拍拍椿大叔的脚桿：

「椿芝賢姪台，讓我先來兩口」——

椿大叔讓學八公，知道學八公一時來不及說話，便追問着思三公，大家也跟着他，野三哥還摸摸他的屁股一下；追問得思二公烤着火的手縮回來直抓鬚子——他衣領上那個扣子是永遠不扣攏的。

「要得，等我說」，抓弄半天才開腔。（九）——「昨天——」
 「素二爺是昨天晚上死的嗎」？德四爺伸長鬚子截住他。

「你既曉得，你就說吧！」

「莫打插，呀，等二公說下去！」有人止住德四爺朝他送個眼風，又問思二公：「昨天怎個呢？」

「好婆，你就『昨天』你的好婆！」野三哥舉起火筷子在他眼前一提，他真個伸手去搶，仍然撲個空，只得縮回手來再抓頸子。

「昨天」，這才接着，「迪三哥叫我到號上去找八哥怕他給賽四妖迷了，就誤大事。三哥」，他伸手拇指向迪三爺，「你真是諸葛亮，料事如神，我跑到號上，丘二個都跟我歪嘴，指指裏頭，我冒者失也地掀開門簾撞進去！」八哥別害羞，我給你說讓出來吧！——好嗎，屋裏就只有他跟賽四兩個人！賽四還一雙驕，上頭妝。跟在台子上唱戲一樣打扮。我要他走，他還肯走嗎？但是迪三哥有話，不走不行。他沒法子，答應喫着夜飯走；嚇嚇，我却上邊他的當咧；吃夜飯他灌我的酒！」

「三哥，是他自己要吃的」，學八公不等一口煙燒完，就換過氣來駁他，得意地笑。

「莫信他的」，思二公不抓頸子，直朝迪三爺搖手，迪三爺只閃着羞惱的眼光微微一笑。「我吃醉哪，一覺睡到今早上。曉得誤壞事，拖起他就走。」——這又沒想到將將跟素二爺送暈終！轎子走他門前過，秦桂正在門口放火炮，那還說啥子？我們只好下賤

轎子進去相幫（十）；——相幫到現在。……」

他描畫着素二公斷氣時候的情景，大家都聽入神。野三哥不知不覺地將火筷子插在盆邊灰裏，竟自放開手。思二公斜眼看見，却也不去拿起牠，只輕輕將牠動嘍一動，將牠直插進灰裏燒着，一面仍然接着他的話！

「總有一場熱鬧的喪事吧，素二公當那幾年的總理，弄錢不少的錢！二婆跟我說，她不光請道士和尚尼姑唸經做道場，還要請兩台山的牧師來唸洋經理。這我倒還沒看見過，不曉得怎麼樣唸法呢？」

「你還忘喫擺他們分家那一段啊！」學八公烤着煙泡提醒他。

「對哪」，思二公抓着頸子就忍不住笑，「老漢兒才落氣，兩兄弟——斯謙跟斯誠只乾嚎一陣就分家！先分銀子，抬出一罈來擺在屋當中，兩個人閉着眼睛用手摸；哥哥先摸一封，弟弟後摸一封；哥哥又……弟弟又……摸完再抬出一罈；忽然又壓低喉嚨，「我曉得斯謙的心；他想把來福井分過去，那個井就要「建功」（十一）咧！」話就轉到來福井上面。野三哥仍然出着神，不知不覺地手又找向火筷子，再拿起來；却剛挨着就縮手一跳，大叫一聲——

「你弄來燙嘍老子！」

註

- (一) 雙飛燕——兩個跟班。
- (二) 砒肥——捧拍。
- (三) 鬧派——擺闊。
- (四) 趁混水打蝦扒——同於趁火打劫。
- (五) 六胡兒——一種紙牌的打法。
- (六) 滅隔——落氣。
- (七) 涮鐘子——開玩笑。
- (八) 公孫丑——諧公孫醜音。
- (九) 開腔——開口。
- (十) 相幫——幫忙。
- (十一) 建功——鑿井達到目的。

五

迪三爺他們目前進行着的是調查債款的確實數目。這，在他們的估計不過三十多萬，而在債團和如四一黨的宣稱則達一百萬，相差幾乎一倍，無論如何，其中免不了弊病。最要緊的自然須先把這筆賬弄個清楚。然而弄個清楚，難！難！迪三爺也連喊出嚶第三個難！連當讓一任總理的仁丹鬍子作七公還莫名其妙呢，別的有誰曉得？其間他也想到李云甫，但肥頭大耳的李云甫却笑而不答。迪三爺警滿一肚子的火，可是警破嚶肚子也沒用。搔搔頭，閃着發光的兩眼打主意。好的主意已經沒有，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其次就只好潑倒工夫去查賬，帶領着人馬，每天上大安寨的鄉莊櫃房，大墳包的竈櫃房，正街上的號櫃房——廣生同，以及扇子壩的井櫃房，寬櫃房和外務處，一處一處地轉，不惜以一大堆時間和心力換來一點點資料，也許這點點資料反而是毫無裨於實際的。不過，到底不算枉費；如四他們營私舞弊的罪狀，多少倒查出嚶個水落石出了哩。迪三爺高興着；並不灰心，不分晝夜地進行着這項工作。

幼宜有兩個星期六回家都沒和他父親會過面，而他父親也沒到學堂去過。只聽學監先生說，校長有信來，吩咐照章按期考試。考試，幼宜是不怕的，不是「衝壳子」，（一）早就拿定嚶第一名！看嚶榜，裝做不在乎，然而仍然忍不住伸手捫着嘴，抿嘴抿嘴

動笑哪。一番快活，心上直碎碎地跳；遇見人，轉而不好意思臉人；——除嚶春十三。原是春十三同春十三是學八公的兒子，高他一輩，可亦他兩歲，和他特別有交情。在永八和大哥的臉臉之下，他們兩人便攬聚起來，說嚶春話話，說得投機，樂與摹仿學堂裏最流行的話換帖，稱起兄弟來，然後才分手。

家裏派大班抬轎子來接。幼宜坐上轎子問「攬頭」黃大興：

「么母舅來哪嗎？」

「早來哪，三少。」黃大興粗聲地答着這癡大點的人，在他是毫不吃力的，只要不太吃力，就已心滿意足哩。便不斷地和幼宜談着么母舅。——他曉得這三少是癡心望着他的么母舅李么公來家裏要的。李么公真和氣，是小孩子都巴他。么母舅少爺小姐們聽得三娘做好年貨，去接么母舅來嚼新，便都拍手直跳，一次一次地跑到大門口去等。不光這些孩子，連大人們也歡迎這位貴客的光臨。周表娘高高興興地做着豬兒糞，于姨婆小心小意地切着碟子菜，其餘丫頭老媽子，跟班伙房都起勁地忙亂着，而一邊還在笑說着有關這位李么公的趣事。

幼宜心裏，除嚶一半歡欣，更還有一半發急；剛過麻鷄子的擺渡就切盼着快快到家。他猜這時家裏一定十分熱鬧，一座煙燈擺在床中間，熱鬧的空氣便浮漲起來。或者他前已經吃過一道甜食，或者他們已經吃過一道黃糞豬兒糞……簡直不敢想，想起嚶裏

就要流清水，屁股上也像長着刺，在轎子裏面坐不穩。

「三少，坐轎子要坐得穩，坐不穩的人家會笑你是頭一回『玩格』」。——(三)黃大與這麼哄住他，原因是他在轎子裏一動，轎子就沒法抬。

只好靜下來。可靜不得，一靜就睡着哪。

黃大與聽出嘍寡聲，便又：

「你莫睡覺呀，睡！睡着嘍回頭下坡還不滾下來嗎？」

「唔，唔，」幼宜被叫醒來，茫茫不知所措。

「我們擺擺籠籠陣吧」，那大班攬頭接着說：「你看，前面不就是大墳包嗎？」——(四)大墳包離扇子場不過半里路，那地方幼宜是熟悉的。

「要你說」——他哼出一聲，發洩發洩剛才被叫醒起來的氣。

「你看『三少』，黃大與轉而笑咧，「那裏有點啥子新東西吧？」

新東西——幼宜努力睜大嘍着眼睛。天開始黑下來咧，景物墮入嘍模糊；近處，遍野遍地淨是牛屎粑；(四)遠處，寬桿爬伏在山嶺間，中間大墳包扇子場一帶，天車林立，夾雜着無數的煙囪，黑烟繚繞，更成嘍昏暗一片。啥個新東西？不錯，有那麼一點點在昏暗中越顯分明；那是幾條火光。不像燈，不像燭，倒有點像亮筒子，(五)却比亮筒子亮得多。——的確是新東西，不用思索，幼宜配得不曾看見過。

「那是噫子？」便不禁問。

「是新東西不是？該是的吧？」黃大興又大聲說着，一直抬擡七皮里，嘴裏還不會喘口氣呢。三少，我料想你也不曉得，那是新建樓功的火井，嗚，人家有福氣，那麼大的火力，說少也可以燒二百口「圍子」。（六）不消說將來銀子朝家流，如像流水一般

「火井是那家的呢？」幼宜聽着，心裏也不禁羨慕起來。

「這道也曉得？」三公家的，名叫來福井。老山匠看出這眼井在山尾的轉折處，地裏漲是油礦石，石頭帶像浮在土面上，咬住一定是眼火井。便慫恿二公買過來。那井的東家，家裏最發財人，想不到辦這眼井辦了三年，家私都辦光咧，一點火星也沒看見。過窮哪，沒法子，只好將井出賣。雖說是賣，求爹爹拜奶奶地，還好像承嘍二公老人家一個大人情。三公接過手來，你說怪不怪，沒下兩錐就辦了出這樣大的火。賣井的背時鬼，只有巴巴地光眼看看，實在也怪不得他；地下二三百丈深，又不是神仙，那個曉得一定有滾有水跟火？人人看着辦井眼紅，却不曉得是拿身家性命換來的；「一眼井與家，「一眼井敗家」，簡直跟賭錢一樣。誰保得定輸贏！三少，你們上學堂唸書，怎樣辦書，書上總都編得有吧，你擺給我聽聽！」

「沒有一！幼宜叫黃大興給問住哪；本不願意這麼答應，却又不能不這麼答應。真

的自己在高小就要畢業，滿多功課連手工圖畫都學過，就沒學過辦井。——沒學過，是多丟臉的事呢。

「沒有」？那個黃攬頭倒奇怪起來，「我還以為上學堂，啥事都學哩！我們非上出鹽，學堂裏幹啥不教辦井？不說不曉得，昨天我看見來福井建嘍功，我只說是素二公的六孫少爺顯的本事，他不是也在學堂裏讀書嗎？」說着碰上一「換肩」，（七）便落在轎後，話也轉而說給同伴們，但幼宜仍然聽出他的語意，他似乎是在諷刺如此說兩上學堂又有啥用場。

「格格格格格……」幾個人都有勁地笑哪。

這次更笑得幼宜難乎爲情。

而他們又交換地嘆息着：

「就可惜素二公早走嘍一步，沒享到這份福……」

「是呀」，那個高小學生接着，「他家祭的時候還要請我們全體學生去『歌詩』哩！上學怎麼沒有用？他想到有這個用。得意地表白着，故意說給黃大興們聽呢。」

跟着他也介紹出黃大興所說的六孫少爺，他是他的松六哥。他看不起他，說是幸虧他爺爺那國家沒來考試，如果來考背榜，必定是他。——自然，他沒忘記吞吞吐吐地說出第一名便是自己。

關於第一名的事，其後又說過數不清幾多回：朝着母親，朝着么母舅，朝着周表娘，朝着于姨婆，朝着丫頭春桃，朝着請的大娘們（九）張嫂和倪嫂，朝着跟班富來，朝着伙房李二，朝着弟弟們和最小的妹妹；告訴給所有的人，却不等別人誇獎幾句便自己先紅腫臉跑開咧。跑到大門外，看看剛貼上的紅色春聯和秦叔寶尉遲恭兩幅門神像；又跑回來，在堂屋客廳，書房，臥室，每間屋裏亂躑。堂屋外開始點着三官燈，燭光透過紅紙，彷彿在向人發笑。客廳裏的雙火洋燈更顯得明亮，照着四面牆上掛着的字畫，張張字畫顯得更有光彩。書房臥室也全部掃過揚塵，一切擺設完全陳列出來，煥然一新，自然叫幼宜寫意得不得了。

而且還有：學堂裏放學假，么母舅又來兩，眼着着就要過年，過年貨裝滿幾櫃子；……么母舅的爐燈擺在床上，他在對面陪伴着，不肯離開一步；即是到曉深夜，啊啼連天，睡眼朦朧，也不肯好好上床去睡。么母舅不比父親，父親叫人看見就發抖；而么母舅不僅含着種力量誘人親近，幼宜感覺到甚至連他的本身就是一個「趣味」。

他會說笑話，他會講故事，他會唱曲子，開過午齒兩點鐘起來，可扒着幾口飯，便攪着眼睛過一道癩。過足癩癩，不知不覺的精神就來咧，邊逗着笑，邊煥着煙，耍着表情舉動，言語無一不是一「請薄」。（十）腳上烤着烘籠，懷裏抱着烘籠，身上還蓋着皮褥子。枕頭墊得高高的，連肩膀都枕在林頭上。挑起煙汁，放在火上烤，任烤着的，一面替下藥。

將三鞭心髓滴在火苗上。然而不，就手輕快地搖，垂下的釜給撥在爐杆上。且不泡在爐石上搓揉，故意送到鼻尖上聞聞，皺皺鼻尖假裝地噴出鼻氣。——人家替他吮嗅，他反而做出來讓請人。烟泡栽在半門上，花樣翻新：「借母懷胎」，「猴子猢兒」，又叫人佩服他手段的巧妙。整個生活寄在烟燈：他可以在那上面煎茶吃。烤栗子吃，烤洋餅吃，又熱又香，大家吃饒只嫌少，正因其少，滋味更加鮮美。

「自家小心，莫慌裏慌張地連舌頭也一起吃哪饒」——他是一點不肯放過人的。

他真是滿身都是趣味，可也僅只是趣味。他在當前的社會和自己的家庭間都沒有地位；承受着祖宗的遺產，每天每天沉溺煙燻畔，社會上的一切與他無干；家務也由么舅爺主持，大事小事全不管。落得清閒，爽快地將自己比做一隻豬。——他把第一代辛苦起家的人比做牛，第二代坐着享福的人比做豬，第三代連吃帶扒的人比做鷄。

所以他還笑着勸迪三爺莫做牛。

而迪三爺則不憚煩地向他宣傳教育。看他聽着聽着就像睡着咧，這個空自兩眼閃着光，只好改喚口：

「么舅，我們合夥來辦井」——說得起勁，乘勢坐起來，揮舞着客人的象牙煙槍，「喂，你曉得來福井的事麼，這個眼睛建就嚙功，弄得好，創基立業多容易呢！我早打定嚙主意；我們公家的事是完咧，人家說是氣數將盡，我不迷信，我不信這個；可是我曉

得我家裏的人太多，羣龍無首，啥事都號召不起來。中間又沒人肯注重教育，個個變成『绣花枕』。依我看來，家不敗則已，一敗是不可收拾的；——說不定我還要遭他們的拖累哩！因為這樣，自己不能不早早圖謀發展一點個人的事咧！我知道西洋人都取小家庭制度，真的，這才合乎潮流，大小塲台越簡單也就越好辦。井上新起的幾家，他們都是獨斷獨行，計劃周到，組織嚴密；他們有喫這點好處，興起都很快，像我們這樣的大家庭，一家家地差不多都給他們吞併喫。我們勢不能不起來防禦一下！自問我還成，我信服科學，辦井就是關乎科學的事，那就先以辦井做基礎。怎的，你也來？」

客人沒言語，幸而沒瞌睡。

「我還有個秘密哩」，迪三爺不等回答又說着，「近年來大家都用『火龍車』（一）推水，喚個『火龍車』，其實就是一種極簡單的蒸汽機。——這說來你不明白，直捷了當，還是叫他『火龍車』吧。『火龍車』既然可以推水，為啥不可以也用來辦井？利用『火龍車』下鏟，比用人用牛豈不快得多？——快得多豈不是省得多？可憐沒有人受過教育，連這點也想不轉。么母舅我們合夥幹一回！」

「要得要得」，么母舅毫不游移，「不過請你去跟他們么舅娘商量」。

到此為止，他就告辭回家過年去咧。臨行時，又約好幼宜上街去看燈。

幼宜難耐此時的寂寞！去喫一個么母舅，同時帶走喫這家裏的熱鬧；屋裏冷冷清清

，並不太大的屋子也顯得過於空闊。有誰能和自己說一句話？爺是永遠板着臉，娘也不喜歡人時時刻刻纏住她；丫頭老媽子，跟班伙房整天忙個不了，而且爺也不許自己跟他們廝混；周表娘子姨婆是在家裏寄食的親戚，巴望着她們將自己當成子姪，她們偏好意地把自己當成小主人，禁受不起，只好走開。走開去找弟弟妹妹。可是他們都太小，最大的才不過七八歲，除喫教教他們唱歌下榻，要想打架就找不着對手。無可奈何，瞥着一肚子氣看三國。

生在教育家的家下，幼宜沒感受到一絲溫暖；便是在除夕，得喫壓歲錢，本也想守歲，却因寂寞難耐，反而睡得比平時更早。

註：

- (一) 銜亮子——吹牛。
- (二) 巴——依戀。
- (三) 玩格——擺闊。
- (四) 牛屎犯——以牛糞做成圓餅，晒乾，可作燃料。
- (五) 亮筒子——井火初出，先用竹管引出，名爲亮筒子。
- (六) 圈子——熬鹽的火灶。
- (七) 換肩——換另一人來抬。

- (八) 歌詩——家祭行禮時的一種儀式。
- (九) 請的大娘——老媽子。
- (十) 請薄——請皮。
- (十一) 火龍車——採鹽機器。

六

「大年初一」起來吃饅頭，幼宜便又被命令穿上那件灰鼠袍子和馬褂，帶着弟妹妹跟爺娘上大安寨去給祖母拜年。爺娘坐轎子先走，自己領着弟妹妹跟富來一路；離開大人就顯活潑，在頭裏走着，蹦蹦跳跳地直像一匹猴子。

一路上幼宜想着：看見祖母伯伯伯娘叔叔嬸嬸，自然先拜年，朝着每人磕一個頭。雖然一定要磕，他心裏可不喜歡這個，學堂裏都改成嚶鞠躬，啥事回家還是要磕頭？

——光景家裏沒有一個人反對磕頭的；伯伯頂不贊成鞠躬，他罵那是洋禮，不恭敬；爺儘管說伯伯的不是，甚至還射出發怒般的眼光警告過自己：「他們是黑心子，莫跟他們一起耍，他們會害你！」但對這件事從來沒開過口，而且看他在應該磕頭時，也不會改過鞠躬。這就曉得不磕頭不行，不喜歡也沒法子咧。磕就磕吧，好在磕頭的不只自己一個，——還有哥哥嫂嫂，姐姐弟弟妹妹呢，還有專來拜年的家門（一）親戚呢！

想着他們，幼宜便高興哪；他就要加入他們那一羣裏，他們也應該在等着他。人越多才更熱鬧；年紀越差不多才耍得起勁。彷彿他們就在眼前，着急得又開始請跳起來哪。

大小一羣都圍聚在大門外吹「過山號」，（二）「嗚都都，嗚都都都……」看

見幼宜，便喊：

「來囉，那一位！」

「你們等我，我就來——」。來不及說下去，進門就找祖母。「祖母吃了飯哪！」習慣地這麼叫一聲，領着弟弟妹妹，撩起衣裳，磕下頭去。

幾乎見人就得磕頭，直磕得頭腦發昏，總算磕完咧，便被追趕着似地跑出來。

「幼宜」，大哥第一個迎着他。無論逢年過節，或者家門中有紅白事，幼宜記得一定看得見有名的「老好吃」漢二娘，而且漢二娘必然帶着他的兒子——這位大哥！

「又是你」——句話湧到嘴中，幼宜仍把它吞嚥回去。

大哥自然不明白，還把手裏的過山號送過來，表示親熱：

「給你吹，幼宜三弟！」

「要得」！大家都拍手。其中有陳二孃的陳大老表，陳二老表，周衣娘的白文老表，伯伯的四弟，叔叔的五弟七弟九弟等等。

幼宜接過來，使勁吸足嘍氣，揚着頸子紅漲着臉用力一吹。在他轟然感到天地都旋轉一團的瞬間，別人却彷彿聽到一個大皮球洩嘍氣：「卜——夕」

「哈哈哈哈哈……」大家笑得他恨不得就將那東西撇斷。

「三老表，你不會；我才會！」周白文老表伸手就想拿過去。

「你」？大哥一撈手把他攔住，嘴巴一撇，「莫亂摸，摸不得！你配，學徒娃兒吃」！你「行市」（三）「學徒」？」

「學徒娃兒怎樣」？那個紅雙臉，向地下吐出一灘口水，「呸！我媽又不是一考好吊，眼角朝下扯，嘴吧一歪，捏緊拳頭走上一步。——這就預示要打架，於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退開；幼宜拿着過山號不曉得怎麼好，論自己的責任應該兩方面勸說，他可又不願意向那位大哥開口。

那位大哥就更吼得利害，吼得喉嚨發出嘶聲：

「老子就行市，幹哈的——老子不行市，你學徒娃兒還行市嗎！「行市，糖食出內江」——陳大老表陳二老表，你們家裏不是開得有糖房」？撒攔兩句，故意轉向陳家兄弟，因為陳家兄弟正是內江人。

「對嘍——陳二老表搶着答，瞟瞟周老表半眼，「我們的糖房裏也有學徒娃兒」！「喂，那一位，聽見沒有」？大哥的拳頭又在周老表的眼前一揮。

周老表這時竟不知不覺地朝後退咧。他本來心虛，心虛自己家裏窮，窮便比不上人家。人家是有錢人，有錢人錢多勢大，打起架來更是自己吃虧。一向被上頭的掌櫃管賬

呼叱慣咧，野性已經馴服，剩下的便只有自己把自己看得非常卑賤。氣都洩盡，如何還敢還手？含着一包眼淚，躲開裝做不理。

大哥其實也不敢打架，打架必吃眼前虧。——街上「合二流」就沒有這一着。對方退讓讓，正好趁此收場，自認勝利，十分快意。幼宜把過山號交還他，他沒工夫留心到別人的神氣，只兩手拿起，又很熟練地吹出——

「嗚——都都——嗚都都——嗚——都都都都……嗚——都——」
幼宜暗中拉扯一下周老表，兩人悄悄走進大門，走進一間客房裏認讀牆上對聯上的篆字。

「我認不贏你」，那個總記着自己學徒娃兒，不免胆怯，每說話還得先打諒打諒這位「學問家」，「聽說你又考嘍個第一名？」

「有啥希奇」！幼宜謙遜着，「還有人罵我不曉得米樹子有多高哩」！
周老表鄭重地連連搖手：

「你莫聽那些挖苦話，讀書才是頂好的事：『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我爹在世的時候，抱着我坐在膝頭上，常常教給我；可惜他死得早嘍一點，我沒錢上學讀書」——說着眼眶又紅咧。

「有嘍錢還何必讀陰書，白文老表，我爺說的」。這個也提起他父親，並且引出他

父親的一段話：半爲安慰那位沒得上學的人，半也爲吐出口不平之氣。——這不平，歸根還是爲了周老表。「在井上，連斗大的『一』字也不認得，『紳糧就多得很啊』！」

「有學問到底好一點；免得叫人看不起」。

「有錢更好一點，更免得叫人看不起」。幼宜套着他的句法。其實對於錢的魔力他並不怎樣了解，這些話都是從他做校長的父親嘴裏聽來的；聽的次數太多，應用起來倒也非常便當。

周老表可深深受喫感動。

「你說的也對」，他點着頭，「今年——哦，到嚙今朝，又是一年，今年丁卯，去年丙寅，該說是去年咧，有些還用牛推水的井上，因爲牛價漲到一百兩，東家不肯化錢買，便僱人來代替牛，人沒有錢連牛也不如」！

「是真的嗎」？聽的人驚叫一聲，他從來沒有聽到過這樣的新聞，「連筒帶索子怕差不多千萬斤重，牛要用七八條才夠，人呢，該用多少」？

「四五十人推一筒水，可是比牛『相因』（五）得多呀？唉，人家還不是因爲窮才拚命來幹，沒幹幾天，就累死哪五個人」！

「嘖嘖嘖嘖……」幼宜只有嘖着嘴。

「你沒聽說過」？周白文老表先還奇怪，馬上也就想過來咧；「我忘記嚙你是在學

堂裏讀書的人，井灶的事當然沒我清楚：我是門門懂得的」。

「你曉得怎樣辦井嗎？三老表」？他於是表現他這「門門懂得」。

「不曉得」！幼宜自覺慚愧。

「你曉得怎樣燒灶嗎」？

「唔——」勉強想說曉得，却「唔」不出來。

「搭天車呢？——該曉得吧」？忘其所以地，這個自己沒記着自己是卑賤的學徒娃兒，而幼宜是他所羨慕的有書可讀的學生，反而教師似地考問着他，自然而然地也顯出幾分得意。

不得意的這回是幼宜：怎樣陰事都不曉得呢？也稍稍有點生氣：索興只搖頭，不開口。

「坐下來，三老表，我慢慢地告訴你」，長年侍候着東家掌櫃的周白文，小小年紀就學會觀察言觀色：他看出幼宜的臉色有點發青，便馬上堆出一臉笑，親親熱熱地拉着他的手。「也很有意思——比聽龍門陣有意思得多」！

這，幼宜又是願意的。

「先說辦井吧」，他開始說，「辦井得先選地方。——這也是套本領，這套本領老輩們才有，在書上是找不出來的。他們說地下的水火跟着地上的山脈走：在山脈尾巴

的山坡下，地下一定是黃水，山脈尾巴如果轉一個灣，下面就是黑水。山脈如果盤旋盤去呢，那就應該是鹽岩咧。地而上火井多的地方或者油礮石多的地方，辦下井去，就可以出火。——油礮石浮在土面上的火一定多，沉在土裏的一定少。聽說水井辦到一百七十丈開外也都有火哩！地方找好嘍，這下就該說到辦井咧：開頭先叫石匠打大口，大口有一丈來寬。大口打好加上井口，在井口外面架立綵架，預備下鏗，鏗跟井口一般大，名叫「取大口」——取六丈，大井取十幾丈。這是頭一步。第二步呢：把合抱大的樹對劈開，挖空須夠尺半大，再合攏起來，插下井口，一根插定，再插一根，一根一根地連接着。插到嚶底，才從樹洞中下鏗；將下面的石頭砸碎，泥巴搗爛，又一回回地用竹筒去把爛泥巴碎石頭取上來。——這就叫抽小眼。小眼一直抽下去，水井要深到二百六十丈，火井要到三百丈。你看嘍？這件事情誰也拿不定呀！碰得巧兩個月，三個月，頂多半年便成功；碰得不巧；三年五年十年八年都不成；梗着塊石頭，一天休想開下半寸，地下有水有火算好，怕就怕傾家蕩產一場空，賬主子上門，逼着——「他想說「上吊」。猛然覺着今朝大初一，不吉祥，沒敢出口，只不明不白地嘆息一聲：「三老表，那才叫慘」！

三老表聽得出神，嘴巴直跟着別人動，眼睛可瞬也不一瞬。想像着那下鏗的光景，兩排滿手污泥滿臉流汗的工匠站在井口綵架上，中間橫着一根活動的木條，前端便繫着

壓下井裏的鐵鏈。兩排人同時向橫木後端一站，叫牠的前端翹起，井下的鏈便隨着往上一提，很快的兩排人又分頭跨下來，前端落下，井下的鏈也跟着落下，落下去砸刺一下泥土或石頭，這也許加深了一分。接連不斷地一分一分地加深着，然而須得深到三百丈啊，將一分和三百丈來比，相差該是多麼大呢！橫木後端，上下都有外包鐵皮的木條圍擋着：橫木被工匠們의 腳跟壓下，碰着下面木條上的鉄皮，輕輕響出一聲——「叮」——但被放鬆時，突然上翹，撞着上面的，便焦雷似地響出一聲——「統」——一處還沒建功的井，「叮——統」——「叮——統」！……便是日夜這麼敲響着。

也在幼宜此時記憶裏敲響着。難——三百丈與一分，難——有省事的法子沒有呢？

「我爺說他要用火龍車辦井，行嗎？」

「是呀」？範圍溢出周老表兩「本領」以外，也就只好大睜着眼睛：「我還沒有聽說過呢——那是怎樣辦法？」

「我也不清楚」這個坦白承認，「還是你說你的吧」。

「讓我想想看」，白文老表接着，「這下該講燒竈咧：燒竈的火源來就是井裏的氣，擦根洋火去點才變成燻火。——這是你所曉得的。可是竈爲啥佔地方總比井口高呢，那因爲氣向上昇，不在高處就引不上來。把氣分成一朵一朵的火，才安上一口一口的鍋。不管燒的是花鹽或是鍋巴都要用黃水和黑水。黃水佔一成黑水佔三成，一鍋鹽要用

水八石，——一石三百二十斤，一天一夜燒，火大的出鹽三百斤，火小的出鹽二百斤。

幼宜耳朵裏傳來一片數目字：一成十斤；三成十斤；八石；320斤，一天一夜24小時；300斤；200斤；……拼命想把他們記住；一眼望着窗上的玻璃。窗外，樹影後襯着一片青灰的天空，央央央……一羣鴿子在天空上飛。——他的神思也跟着那羣鴿子在飛。

驀然間一個人影擋着他的視線，他看見那玻璃窗上壓平嚶的鼻子尖：

「叫我好找，三少；小姐請你，就來啊！」

咯咯咯咯……足音遠咧。

聽聲音，聽脚步，這是菊花，她是伯伯的三姐的丫頭。既然三姐叫，心上一動；「還不快去！」丟下嚶那個說得正起勁的學徒娃兒周白文老表就跑。

穿過更上一層樓跑進內院。耳側小牆上映着鴿子的三姐，抱着「金鞭掃雪」(六)已經在那里支起窗子等着他。看見他便笑着招手。

他跑過去。

三叔跟伯伯在隔壁房裏說話，莫進去，就從窗子上翻過來——

翻過來，豐盛的「香香」(七)早送到面前；另外還有一大把親手給剝去鹽皮的小

子仁。

這是一片溫暖——正是他在家裏所感到缺乏的。三姐愛他，他也愛三姐；三姐懂得他，他也願跟三姐親近，三姐有許多地方都和他不同，他就愛着這不同：三姐穿紅衣裳，他愛那衣裳紅得鮮豔；三姐穿裙子，他愛那裙子的輕飄；三姐穿繡花鞋，他愛那花鞋的式樣；三姐梳辮子，他愛那辮子的光采；三姐因愛搽胭脂粉而得喚「三花貓」的外號，他偏愛那脂粉的香味……

三姐咬着下嘴唇笑着向他瞪眼，小聲地：

「你沒有跟『老好吃』的大哥打架吧，三么弟？」

「你管我做啥！」

「小聲點兒」，伸出指頭指指隔壁。

隔壁果然響着老二大人和迪三爺的談話聲，這時剛聽到迪三爺示威般地一句——

「……如四，賣家奴，打倒他！」

便叫幼宜記起那對發怒似的眼光和「……莫跟他們一起耍，他們會害你」的警告，望着三姐，低下頭，心裏不禁難受。

註：(三)

(二) 家門——本家。

- (二) 過山號——年節中一種玩具。
- (三) 行市——了不得。
- (四) 合二流——流氓。
- (五) 相因——便宜。
- (六) 金鞭掃雪——貓名，白身黃尾故名。
- (七) 香香——糖果吃食。

過了一破五」，（一）幼宜便急着去跟么母舅拜年。理由嗎：跟么母舅約好嘍的，怎好失信呢；實際上則是難耐家裏的冷寞。么母舅家裏多熱鬧；而且離街上又近，在新廟門外豎立起十來丈高的燈杆，頂上一盞大燈，下面兩條繩子分穿着兩串小燈，從大燈處分開，斜斜地一直牽引到脚下，遠看如像一座燈塔。燈係紅紙裱糊的，火光透過紅紙，便越加顯得嬌艷。雖比不上煤氣燈光亮，却比煤氣燈更多風趣。

幼宜最喜歡這許多的燈：在高山的古寺外，燈杆上掛着朵朵紅花似的紅紙燈；在廣場的人叢裏，打着亮筒子在地上翻滾着的長蛇樣的獅燈；在繁華的街道上，照耀得耀耀光輝的煤氣燈；在深庭大院中，圍繞着對對紗燈排演起來的「車車燈」（二）……尤其是車車燈，幼宜在自己家裏是一輩子也看不到的；因為迪三爺是位教育家，這同「講聖諭」的等等，都認為是「下流」，不准進門。

而這位世家子弟則不能恪遵父命：他愛聽故事；那種入迷的程度遠甚於在學堂裏讀教科書。車車燈和聖諭之類都是以故事為骨幹；雖然簡單，却有趣味，在我不過這當代替物的幼宜，父親的嚴厲的訓誡對於他是沒有一點效果的。何況到學堂時，他家裏，更該建

勝山響喚的野馬；——所以頭一晚上就出主意要那位滿身都是趣味的公母舅，請求當家的公母舅派人去叫一班車燈來。

第二天，甥舅更約好去沙灣河壩看玩藝，然後到下河街老陝館吃牛肉粿下削麵，晚上到王爺廟看燈杆，繞着走正街，順便買一點花炮回來。

沙灣河壩的玩藝多，——比離家不遠而又常去的大墳包扯說壩的玩藝多得多，有說書的，有打拳的，有賣藥的，有耍把戲的，有算命的，有寫春聯的，有擺假子攤的，有賣『香香』的……好遠好遠地就聽到賣西洋鏡的鑼鼓聲，在坡上望見全河壩上這裏一堆，那裏一堆，一堆一堆的淨是人頭攢動。

於是他也不顧公母舅，一頭跑下去，一頭攢進人叢中；等到被公母舅一把拖出來時，天色已經昏黑，四處早已點上燈籠咧。

他們沿着河壩走向河街子。轉過河壩嘴，這河流在那裏有一個轉折，他們看見：轉折處停泊着一排歪頭歪尾的大木船，河岸且堆滿鹽包。少見的幼宜，到此又像發現喫新奇事象；硬不肯走，反而轉向船頭去。噫！船篷下還有房間，房間裏還有櫃子還有床；房間外面還有竈，一個女人在淘米，兩個小孩在擇菜，一個男人蹲在船頭上燒葉子煙。他們一定是一家人，一家人以船為家，多新鮮！家裏還這麼齊全，多洽意！自由自在，要去那里就去那里，幼宜想不出還有比這更美滿的生活？——他安心去探問究竟。

聽着腳步聲，船上的人都回頭望着他，蹲在船頭上的那個男子，雖然在昏暗中看不出是怎樣的臉色，幼宜已經感覺到他的眼睛似乎正在緊釘着自己呢。

回頭望么舅舅，么舅舅站在坡上沒下來；進退兩難，只好低聲下氣地冒叫一聲——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少爺！」船老板莽聲莽氣地回答。

「你們的船是不是載鹽的？」他指着河岸上堆着的鹽包。

「是呀，少爺！」

「哦，你們停在這裏過年！」

「過年？窮人過啥子年！」船老板有意地使勁吐出一泡口水，「不餓肚子就算福氣！年是給你們少爺們過的！哼，過年！」

從嘴裏摘下葉子煙桿篤篤篤地在船邊上打得怪響。

篤篤篤地直像打在幼宜腦壳上，那嗎——

「又做啥子不載上鹽走？」

「東家不准呀！——媽呀東家！」那個又吐口水，用的力大，落在水裏也聽得出響

聲，「說是到重慶要上十八道稅捐，生意不賺錢，再要人家竈戶減價。不減價就不准載着走！他們鬥法，我們遭殃！——你曉得這堆起的鹽有多少？」

「有多少」？少爺隨着他手指看嘍一眼，看嘍一眼仍然不曉得。

「頂少也有五十儼」。船老闆張開一隻手，大聲說，「你算算；一儼九張，一張五十包，一包二百四十鹽斤。像我們這樣的船，四條裝一儼，載到鄧井關，運價二百塊，一條船很可以分到五十，——少爺，是不是有人在喊你？——偏偏東家不准走，媽家東家——該當窮人沒命過年，還背嘍一屁股的賬還不清！少爺，你聽，是像有人在喊你！」

「幼宜」！

「來哪」！答應一聲轉身跑搖去。

「王爺老輩子，人家的纏發登嘍堂（三）咧，快快走吧！」那位氣喘吁吁，眼淚鼻涕一齊流，兩腿像棉花，幾乎站都站不隱咧。

便先找家煙館過嘍癮，然後才依照原定計劃進行：吃削麵，買花炮，去王爺廟的進燈杆。中間，外甥把船老板的一席話告訴舅舅，舅舅沒聽完就：

「那個喊你聽他的；他說的話有養四妖唱的戲好聽嗎？明天我們去看他唱情探。

外甥是戲迷，舅舅是「戲包袱」；這個高小學生心理剛才想起的問題，馬上就叫煙燈旁邊引起來的一團興致統壓散哪。興致是發生於這麼一段唱詞——

梨花呀落，杏嘍花開；夢繞長安十二櫛街。夜深啊和露立窗牖台；到啊曉來，櫻轉齊的齊外；紙兒，筆兒，墨兒，硯兒哪……件件般般都似郎君吻在，淚酒動

空靈，只落得望穿秋水，不見喚一書喚來！……」

幼宜低聲和唱着；幻想出一對「才子」與「佳人」，願意自己也變成才子，不知不覺地就彷彿看見三姐，也彷彿看見春十三……却終於自己心虛地紅了臉。

快樂時光容易過，眨眼便到元宵，母親和弟妹們也來喚，母親是特別像本來着街上的元宵燈的。

從十三夜起，街上熱鬧到頂點；打鼓鑼遊街的也來哪；一撥緊接着一撥。前面燈火成行，輝煌而整齊；後面鑼鼓的敲打者，使勁地敲打着，這條街遊行到那條街，遊行過夜，毫不疲倦。平日走不上三五步便要學騎馬的公爺些，這時竟也能夠在人叢中擠撞着。可憐自己身上還要扛着或者背着大鑼或大鼓等樂器。上樂器裏面，小鼓碗鑼小鑼還好辦，最怕是大鑼大鼓和鉢，身上緊緊裹着腰帶，一棍竹片插在身後，從左肩上一引過來，尖端上懸着大鑼，扛得久，左肩上的骨節便感到折斷般地疼痛；右肩布帶套在肩項上，胸前是一面大鼓，走起來蹣跚可笑，人多時更寸步難行，鉢的重量全寄託在前隻手上，難免連兩手，敲打一回，手上會感到有千百斤重。這些事又還不能使喚班。自然不行，即是難與鼓，如果叫跟班代扛着或者背着，敲打起來都覺不應手，以至於節拍錯亂，弄得不歡而散。爲什麼樂班得忍受這一勞苦？只爲了「拉稀」。(四)百分忍耐，百分

燈籠，直遊行到那條街，直遊行到東方書局。

人陣瘋狂地湧着，像洶湧的浪潮，喊聲叫聲震天地響起。幼童他們安坐在街旁商店裏，伸長頸子期待着那些遊行的鑼鼓敲打過來。等到一股浪潮洶湧過去，人流讓開，才走來一對對的燈火：頭裏一定是一對大紗燈，然後是四對或五對圓的，然後又是方的小紗燈；每個紗燈上都寫着朱紅扁字，標明某姓某某堂。母親對於這些堂名是熟悉的，她告訴他這是那一家；是家門或者是親戚；是某房的某一輩……一大半是熟人，因此也就更有意思。紗燈之後應該是高筒子，近年却加添嘍馬燈，也是成對走着。緊接着高筒子的便是一撥鑼鼓：打小鼓的走在中間，四圍的人都望着他的「點子」；（五）那人將兩根竹籤子，一齊用力在鼓心打出一聲「巴」！急速伸出右手的竹籤在鼓面上三個立，跟着便是一段急驟的樂節——

「巴——鏗鏗——撤鏗鏗拱鏗，鏗撤鏗鏗拱鏗拱鏗拱鏗……」

這就暴雨般地激蕩起來，而結尾於一大聲鑼：「鏗——」！

一撥與一撥連接着，前而一撥走過去哪，後面一撥又走過來，這一撥敲打的必然又

是另外一套——

「巴打巴巴打鏗撤鏗鏗鏗——撤鏗鏗撤鏗鏗鏗鏗——鏗鏗——鏗鏗——鏗撤鏗鏗鏗拱鏗拱鏗鏗

鏗——」

然後敲鑼的輕輕敲着鑼邊，打鼓的輕輕播着鼓邊，慢慢向前走。

遇上兩撥競爭起來，便誰也不肯讓誰：前邊打的唸『名堂』，（六）後面的也必打出個同樣的來回敲；後面的由這一套轉到那一套，前面的必也花樣翻新，一唱一和，彷彿要挽一個你死我活，自然也不肯歇一歇罷認輸哩。這於幼宜他們那樣的觀衆是對勁的；他將才正在梅癩着愈年並不熱鬧呢——理由是街上的人並沒擁擠到將那家藥鋪門外千斤重的石確欄（七）擠動一移。

大鑼大鼓之外，間雜着一兩撥清音細樂；清越的笙簫聲，隨着春風吹過來，好像洩洩的波濤一下變成涓涓細流，叫人緊張的心境也忽然歸於平靜。

漸漸地夜闌興盡，吃過元宵，三五成羣，四下散去，走過街後山土邊順手偷點青，拔起幾窠青菜，菜心點着蠟燭，帶回家去，煮熟喫吃。

年下淨吃油腥，此時肚中又餓，白水煮青菜，清香而甘美，熱氣騰騰的湯飯，越覺吃得香；眼睛儘管請神（八），仍然不肯放下筷子。

母親招呼幼宜：

「快去睡吧！明天早早回家，椿大叔叔喊你去找他，一齊去放風箏。」

「椿大叔叔在那裏？」幼宜吃力睜開眼。

「秀才再坐轎子回來時碰見他媽，母親說，『他將從作七公家裏來，你爺也在那裏……』」

迪三爺他們果然都在雨山台作七公的別墅裏，借着靈靈元寶。他們在那裏圍着火盆開個「會」議決：在最短期中作七公就下瀘州去找財運使，接洽借款還債。如果成功，這方面便強迫如四爺承認。(八)

「七哥」的學入公的嘴巴離開煙槍才挪出空夫來說話：『頂好你在索二公家祭。』以前來電報，那天如四一定到，我們便好下手。』

「還有一點該注意」，迪三爺接過去提醒大家，『莫要走漏風聲，晝虎不成，叫他們先有準備。』「炯炯的眼光最末落到椿大叔身上：『椿芝』」。

不僅椿芝，大家都覺担着干係，空氣一時沉靜哪。

內院傳來應亂的牌聲和女性尖銳的談笑聲；院子裏響着孩子們的「子，時不時」的一聲，一痕冲天炮的紅光，透過窗簾，直冲天土。

思二公抓抓鬚子，咕嚕起來，咳嗽一下：

「再完哩吧，我想走咧！街上那麼熱鬧，坐在這裏就跟「貓抓心子」一樣，我老實坐不下去哪哩！」

「三公屁股上長噴刺」，配成一對「公孫丑」的野三哥決不放過，『好，我跟你亦

老人家後頭」。(九)

「我們都去」，德四爺跟着提議，「新年原是應該熱鬧熱鬧的啊！」

「不錯，應該熱鬧熱鬧！」作七公翹着仁丹鬍子，叨着一隻栽在象牙煙嘴上的香煙，「天公是最平等的：不分貧富，都一樣地有年過，快樂幾天，有錢的不用說咧；就是窮人，多少還可以得點零錢，吃幾頓『油大』，(十)酒醉飯飽，歡歡喜喜地耍上一場。一年的辛苦叫他忘記掉，給生活裏留下一點想頭；這是有道理的。要不然：只有苦，沒有樂，天天愁眉苦臉，沒有一點樂趣；老弱的愁死苦死，年青力壯的就會忍耐不住，起來作亂咧。時事提倡過年，我覺得真正的道理就在這。這幾年政府忽然改行陽春，却不曉得爲什麼名堂？我們莫管，我們儘管熱鬧熱鬧！——你們都去吧，可惜我的咳嗽病將好，吹不得風，不得陪你們！」

「我還有別的事，也不能去，不過七爺」，迪三爺有意地轉向作七公，兩眼仍閃閃光，「這一回爲公堂的事，已經到嚙短兵相接的時候，興亡勝敗，在此一舉。我頭一個掏出我自己的良心來，天地做證，決沒絲毫自私自利。但願七爺此去馬到成功！將來公堂家業，還仗七爺大駕管理。全家兄弟叔姪都希望七爺出山，七爺必能勝此重任！趁大家都在這里，我代表大家表一表擁護七爺的一片誠心！」

衆人都拍手；一齊站起來；而作七公，承受着這番話語的重量，叨着香煙，一時竟

忘嘆抽吸。

註：

- (一) 破五——陰歷正月初五。
- (二) 車車燈——年節中一種游藝。
- (三) 登堂——極點。
- (四) 拉稀——此處意謂示弱。
- (五) 點子——所以指揮樂調的音響。
- (六) 名堂——名目。
- (七) 石碓窩——石臼。
- (八) 請神——藍睡。
- (九) 跟在後頭——語意雙關，是當地流行的挖苦話。
- (十) 抽大——葷腥肉類。

一夜春雨，幾天快晴；大地立地變暖景象：雨點洒遍原野，原野染上新綠，新綠照得人眼睛發亮，長久悶秘着的胸襟，到此也感到開展。天將發白，小鳥便在枝頭上叫噪起來；金色陽光，佈滿紙窗上，預示着一天的晴朗。晴朗的天空明靜深遠；高懸着一輪太陽，洩出無邊的融融暖氣。暖氣烘着草莖樹枝，便烘開暖草上枝頭的花朵。

暖氣烘着幼宜，使他不僅收拾起灰鼠皮袍，還不得不脫下扛過一冬的厚實綿襖；脫下綿襖，身上斗然覺着輕爽。輕爽得走路只想跳；更跑得快，更跳得高。春風在身前身後追逐着，吹翻衣角，有意鬥引得靜不下去的心更加狂蕩。

他這時的伴侶就只有樁大叔。他老早就去等候着那位風箏專家，——等候他起床，等候他吃飯，等候他過癮，然後叫跟班背起「蝴蝶」或「美人」向野外走去。

仰看天空，白雲在天空飛，風箏搖搖盪盪，乘風直上。漸上漸高，彷彿已然撲向雲彩，驚得雲彩飛跑。風箏本身這時候也縮小成一點，一點黑影，貼在天幕之上。看不見蔗線的痕跡；即是順着手上的線車看出去，着不多遠，蔗線便隱遁得無影無蹤。——無論怎樣傳住嘍呼吸睜眼眼睛並看不見，倒是無意之間，也許隱隱約約地現出一段，而一定曠，仍舊不可尋。

這雙子像舊舊疼，腿也站得發軟，索興坐下來，躺在草地上。草地如鋪着綠氈，躺下也舒服。泥土內蒸騰出瀰漫的氣息，氣息裏孕着無限生機。拔起一根草芽出放進口中咀嚼着，舌尖儘管酸澀，齒牙間仍留着芳芬，不單這春的滋味啊！

看菜花大幅大幅的春派新黃，看桃花李花對人含笑，看花白蝴蝶展翅紛飛，看成陣蜜蜂，作出嗡嗡鳴聲，撩人心亂。比方心亂如中酒，嚼一根草芽滿嘴的芳芬可解沉封。

却不可站起身來，遠處望得見林立的天車和騰騰的黑烟，機器的喧聲隱約可聞，心就變哪；儘要想到那些地方，井和窩，想到家想到自己，想到學堂。——想到自己還坐學堂讀那不自在的書。

可不是，眼看着就要開學咧，那裏去籌備哩來。那呆坐講堂上，冷板凳坐的，道，說不說也能，說起來叫人打冷顫。

空就七分憂，到曉學堂才曉得頭兩個星期並不上課，只天天練習唱歌；那是去應奉公家祭時，「詩歌」一約的。由唱歌教員將詩句譜入歌調，配着風琴，全體合唱。也許爲唱歌教員並不懂音樂，或者還有其他原因，總之三十多支歌調，沒有一支是經他新，全由已教過的歌曲中選擇借用。——於是迎神詞便譜入饅尊孔歌，洗盤詞便譜入饅去尾的蘇武牧羊，而最長的一二十四孝則是借用的雪中行軍。——幸虧恰好都是七字

「句，歌譜的」5 6 5 3 2 1 6 5 6 5 6 1 2 3 5 6 5 6 5 3 2 1 6 5 6 5 6 1

……唱起來便成……

「……大舞舞田賽二親……子路負米為家貧……」

「……說起唱歌最喜歡，從早到晚只聽到一片叫嚷；年紀小，大半的聲帶還不會變過來，那些尖銳的高音拋出來真覺刺耳。那裏用得着兩星期下三天就幾乎把房屋震倒。」

「……學監會監招待不過來，皺着雙眉直搖頭；可是他們對於這一次的參加並沒感到……不快……相反地更紅着眼……」

「……到底底是世家，才有這樣的風光啊……」

「……真呀不得哩……張從龍也歎息着……朝着學監杜庇初……杜先生，聽他們祠堂裏的叫化老爺說光是「拿祭」……就有七八隊……其中一隊……爭着要面子……不……金錢……找過去……兩廠……買來……一條大肥豬……重八百多斤哩！嘖嘖……」

張舍監說得非得得意……搖頭擺腦……口水簍子……直朝外濺……十分高興……因為他專利……採得這樁新聞……太張着兩片厚嘴皮……等待着聽話的人報答自己……一分敬……

「……大……的……學監……奉……眼……」

「也該當的，也該當的。世家啊，有幾個世家呢？我們是快樂的，教着一般世家子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松那學生也是頂聰明的啊！可憐他死嚷祖父！」眼睛忽然一睜，肚皮更加朝外挺，焦慮而鄭重地：「我們得弄得整齊點啊，事情跟學堂的名譽大有關係哩！張旅長彭知事，上下兩廠的紳糧，（三）還有兩台山的楊牧師牛教師，那一個不到？看他們眼裏，總要買來他們一個好哇！」

其實這一分焦慮是多餘的：隊伍排出去，一色穿着制服；前頭走着體操教員魏長子，指揮刀練有意無意地做出叮叮響聲；身後兩面大旗，國旗和校旗，隨風飄動着，大旗掩映之下，銅鼓咚咚，喇叭笛笛答；然後是全體學生七八十人，依着高矮一個跟着一個，形成一字長蛇。道路是彎曲的，長蛇也隨着彎曲，活像牠在地上梭走的時候一樣。一邊走一邊唱着歌；——幾個大的在前而提頭，一羣小的在後面應和。不然也得高聲喊出「一二三四」！因此便引出許多人海道旁擠着看，非常熱鬧，光景丕下於看「祭堂」。

「惟有讀書高，有錢送子弟讀書多好呢！」竟自有人不禁瀟出這樣地羨慕言語；幼童他們聽得清清楚楚。於是熱氣一湧，精神百倍，步子也驕傲地踏得有勁，脚跟踏腫腫也不覺疼痛，恨不得立刻揪着黃大興的耳朵叫他來看看；上學有啥用場？且親耳聽聽那些弄錢弄權們的誇獎。

還沒有看見黃大興，黃大興發跡計早已擠在素二公家大門外白孝衣的人羣中，他們先拉着素三爺前來，連三爺預定地早來一步等待着。等到學生隊伍到齊，在一片銅鼓喇喇，鑼聲震雷交響中，率領全體職教員走向靈堂，自己第一個先跪下去行禮。第二是教員。攔才輪到學生；學生們身穿制服，只好改叩頭爲鞠躬。五人一起，依次上去，俯身隨着響聲：「鑄——」再鞠躬！「鑄——」再鞠躬！「鑄——」三鞠躬！

幼宜年輕人小，被編在最後一排。態度很大方，不像別人沒有見過世面地把臉吓得青青白白的；輪到自己時，邁步上前，不慌不忙，還有心腸旁及一切；靈幃裏傳出雜亂哭聲，他辨得出其中掺杂着有三娘的在；躲在幃裏朝外偷看的眼睛中，他也找到一隻像母親的，從「那不是你們幼宜」的情情話，恰好證實自己的發現。一低頭，松六哥正伏在旁邊，又不住把眼睛向自己這一羣偷瞟，眼睛裏流露出孤獨的懊喪。眼睛，到處都掃着些眼睛！——其中有一對最惹人注目的，那是安排在身任「治喪」而挺身站在旁邊的伯伯文二夫人的臉上。臉上罩着一層霜，兩撇鬍子也似乎凝成僵凍；眼睛不轉一轉，白眼珠多，黑眼珠少，大概寒霜已將一部分黑眼珠給隱蔽咧。伯伯做啥子生嘆氣呢！——應上眷借過來；伯伯是頂不贊成鞠躬禮的。

鞠躬完畢，轉身退下。轉過身却叫他吓壞一跳：身後原來正站着兩個洋人！——沒錯，的確是洋人！再向他們翻翻白眼：可不是，高鼻子，黃眼睛，各人手裏拿一本書。

他還向自己笑哩。一個滿嘴落腮鬍子的伸手就想摸摸自己的臉，幸虧躲得快，沒給他摸著。

遇到伯伯身邊，斜眼看他的臉；他臉上的嚴霜忽然消散；黑眼珠重新出現，眼光落在洋人身上，反而浮出幾分侷促。

洋人自然只行鞠躬禮。行完禮還不走，站著翻開手巾的袋，放在左膝上，右手則先擡起，指頭在右脅旁和心間額上點幾點，然後五指伸直，掌心向地放在胸間。微閉雙眼，低下頭，鼻子幾乎碰著胸前伸直哩的食指；嘴裏喃喃地背誦念些陰字。

好像全世界都斗然寂靜咧；銅錢喇叭，環喇叭早已早已會閉；便是四圍上上下下五裏表外外，竟也聽不到一息呼吸和半聲咳嗽；靈幃幾條止雲雲兒却卻爭先恐後地把紅腫的眼睛從幃簾縫隙處偷窺出來。——她誰也吃那喃喃的唸聲給吸住哪。

誰也不明白洋人喃喃些啥東西，幼宜雖然聽得撒擱兩字是「阿門」而「阿門」又是什么意思呢？

睜開哪眼，抬起哪頭，放下哪手，合上哪書，光景是完畢哪。在世界上又恢復嘈喧，響亮，嗚呼！一瞬間，職居「治喪」的交子大不臉，上便堆滿雙二臉的笑，抱着拳頭直騰騰著，衷心盡心！——抬手表示陪著到客廳去。

這章正裏轉身入行列，冷不防從靈幃裏湧出三頭來，大一把將他拉進去。通通響。

偉，走進一間房子。裏面坐滿人，認識的少，不認識的多，只感覺到彷彿走進一片廣
森林，森林裏吱吱喳喳地叫嚷着各種雀子。

「這是不是表嫂的幼宜，喲，快長成嘍呢！」

「幼宜今年又考第一名哩，真有本事！」

「三母舅三舅娘家教有方，教子成名，等着享福吧！」

一個個都摸摸他的頭，母親就推着他行禮。而三姐依然拉着手不肯放，微噙着嘴像
是在生氣，趁勢推開別人就關切地搶着問：

「說是洋人摸壞你一下臉，豈不是嗎？」

「沒有，沒摸着」，幼宜忙搖頭。

「阿彌陀佛」，這才放下心，「那才好哩！快莫叫他」……

一個聲音又插進來：

「三妹你在說洋人？你曉得不曉得辦才洋人在做國？哈哈嘻嘻！……笑死人！那是
在吃外國經！」這就鼓着嘴弄弄弄氣的：「噫哩呱呱叫噫哩呱呱哪！」……「名堂」
……「半根香沒點完哩，就是一百兩銀子！哈哪嘻嘻……笑死人哩！」便又盡興
地放聲大笑。幼宜看見她的眼睛笑得合成一條縫，人好容易才收斂住，正佳！雙腿翹腿
……「哦，三弟媳？洋人有尾巴？你將才站在他們身後邊，你看見他對



「尾巴沒了，哈嘻嘻嘻嘻……尾巴哪！尾巴……」

「死醜厭！」三姐幾乎罵出來，「不懂規矩！人家辦喪事他這樣喜歡！」翻呀翻白眼拉着幼宜就要走。

「真就走哇！」那個睜開眼又閉成一條縫的眼睛叫住他們，「我告訴你們一件事：今天晚上寒祭之後燒袱子，——哎呀燒袱子有幾希奇咧！你聽着吧！哈哈嘻嘻……」趕緊止住並且小聲地：「素二婆裝了三口大皮箱，一箱皮貨，一箱烟土，一箱金銀珠寶。要一起給素二公燒去，給在陰間好使用；——秦桂開的清單，說三口箱子要值一萬多——一萬多！」哈哈嘻嘻……」

這回沒等再睜開眼睛那兩個已經不見咧。她也沒去找他們，因為別的許多人圍住嚷嚷爭着搶着地追問他關於「尾巴」和「箱子」的事，驚異着，嘻笑着，歎息着。

幼宜領受了三姐諄諄的囑咐，才又走出靈堂，三姐叫他莫挨近洋人，他緊記住，但還不肯不去看他們一眼，——那里會就真長有尾巴呢！

從這個客廳走到那個客廳，怕遇見尊長，直低着頭，比方別人不叫他，他就裝沒看見，於是看人便只好從腳下看起。那不是嗎？——他終於找到咧：那裏有兩雙穿着皮鞋的脚！唔，不對；還有一雙也是穿的皮鞋；唔，還有一雙！——哦看錯哪，那不是皮鞋！是木板鞋！對哩，木板鞋！不過皮鞋仍不止才兩三雙，加倍還要多，大概有五六雙

吧！——其中還有一雙皮靴，長統子，還沒喫半截。靴子有兩雙，另外一雙是滿清式的粉底烏靴，那正是——怎麼樣樣都有呢？躲在一些身背二尺來長上繸紅綾帶子的手電筒的勤務兵身後，不禁微微抬起頭，順着粉底烏靴膝上去，幾乎又叫他吃一驚；那原來就是伯伯交二大人皮鞋有五六雙，不錯；除哩兩個洋人之外，還有一個穿洋服的，是那個？是恩哥。恩哥去過東洋，這一身洋服恐怕還是當年在東洋做的。他穿的洋服却跟兩位洋人穿的不同：上身後幅特別長，吊下一塊半圓形。——這倒只覺得新鮮，不覺得難看；可是頸項上就不敢領教：頸子小，領子大，像朝花瓶嘴裏插進一根趕麵棒。頭上戴著倒叫馬桶式的高帽子，許有二尺高，黑裏發亮，閃着一條亮光。——猛然記起，恩哥常說他有一套「大禮服」，「大禮服」像就是這個呀！可憐，他好像在那裏受着洋罪呢！

穿皮鞋的還有，那都是穿的中服，非上沒有皮鞋店，從穿得起皮鞋這一點來講，那些人必然都是場面上的人；不是家裏有錢，便是本人在做官，本縣的知事或者就在其中，或者還有債團的代表哩。那麼，那個腳穿長統皮靴，身穿軍服，胸前掛滿勳章呀哈的，一定就是張旅長哩。——身背電筒的勤務一定是侍候他的。

「木板鞋，東洋人才穿木板鞋！非上哈時光來哩東洋人！輪眼看過去，」格格格格格……」一下忍不住笑，按住嘴，提起腳跟就跑咧。

跑去找着同學們。附在春十三的耳邊，「卜」的一聲又笑出來，連笑帶說的只吐饅句：「你你你去看你爹去！」

下午點「主」。晚上家祭。家祭的時間非常長，等不到「終獻禮」，這一般學生都嗜連天地睡起來咧；歌出來的詩遠不如在訓練時唱的整齊；有的更忘其所以，從「四孝」又唱回雪中行軍。接着風琴的唱歌教員直急得額上出汗；顧着給他們示意便忘記琴上的鑰子，手法一亂，只聽得一串嗚嗚嗚……倒恰和着喪家應奏的哀樂。

行完禮，迪三娘坐轎子帶着幼宜回家，約定明天再來參加整隊送葬。但氣喘吁吁地跑來喚學八公；——幼宜這回看見他没笑，因為貴客已去，自然他這時脫下和服改穿服。他招呼過迪三娘，便說：

「我陪嘍一會客，三哥就不見咧了。三嫂回去說，我在這裏等他！」

迪三娘答應嘍才坐上轎子。轎子抬出大門，門外石壩子上一片火光冲天。堆成一堆似的袱子燃燒着咧。火堆裏響出爆炸聲；隨着濃烟，也傳出噠焦糊的煙土和皮毛的氣。——幼宜記起白天同三姐聽來的話。

註：

(一) 堂祭——將祭品排成行列送往喪家。

(二) 上下兩廠——上廠即貢井，下廠自瀆井。

三、紳糧——紳士。

學

迪三娘回到家，並沒看見迪三爺，問問屋子黑漆漆的。頭一脚跨進去，眼裏發黑，只看見朵朵紅圈飄來飄去，她心裏不禁一跳。迪三爺的形像，不用思索就浮在眼前。首先閃着一對炯炯的眼睛，然後是森冷的面孔，然後是嚴厲的氣色……集合起來形成一個「暴戾」，這暴戾，足可以惹禍而有餘。——她永遠這麼耽心着。

她的推測沒錯：迪三爺那天施展出嚙平生的威風。——自從作七公從瀘州打來電報，他早按捺不住咧，却還得按捺住；不是素二公家祭的日期就要到嚙麼？

然而如四沒來！

「椿芝」！滿腹的火燄斗然發作，從眼裏從鼻裏從嘴裏一齊發作出來，「哼！你走漏消息」！

椿大叔蒼白的臉上立刻變壞顏色。

「沒有沒有」，他期期地說，「我們不如到他家裏找他去」！

「那嗎就走」！

「還有學八爺呢」？

「他特別穿起和服來陪「高鼻子」，不勞他的大駕嚙！——叫德四哥他們替他到號

等信，你我同思二公到如四家裏去！」

三乘轎子趕到如四公家裏。如四公的房子現在已經改燻模樣：牆壁一色刷新；旁邊空地正在大興土木，從搭起的規模上看來，規模光景並不小。大門外，老媽子帶着小孫少爺在吃肉包子。

思二公抓抓頸子，朝着迪三爺搖燻搖頭，椿大叔却跑過去摸摸孩子的頭：

「小雲兒，爺爺在家不在家？」

「在家」，小雲兒坦白地答，却害怕般地一手將咬剩半邊的肉包子藏在身後。

大門內狗在汪汪咬，走出來一個管家，看見迪三爺，臉上便顯出嘆一分張皇：

「老太爺……」

「小雲兒說在家」，椿大叔截住他。

他只好擺出一副不得已的苦笑，頸上瘦骨棱棱的喉頭一起落開，連話帶口水，一吞回去。

不必等着請，三人便朝裏走，直走進院裏的內容廳。

內容廳裏的陳設也大大地改觀咧：一堂紅木椅，椅披椅墊全是朱紅緞子繡團花。方桌上懸着一塊紅色匾額，旁款是：「大總統題褒」，一方紅印，四字篆文：「榮典」。正在匾額之下，擺着長條桌，條桌上排列着的已不是江西流製的八輪，而是說似

新的新製古表，其中有銅鼎，有香爐，有花瓶，有生疏；每件必較變，所以保險秤量也。兩架鐘線是在賽跑，步調極不整齊；同時相差的距離也彷彿越來越遠；等到慢的跑到五點半，天色漸晚，房屋深處張掛出一幅黑影，快的已不知跑到多遠哪。

黑影也包圍了兩個人；迪三爺的眼光更加顯得明亮；椿大叔本來心虛，自然開不得口；思二公幾次伸手抓鬚子，却連咳嗽也不會吐出一聲。他們都沒響出一點聲息，任壓亂的鐘聲敲着自己的心腔；他們在等，等候他們所等的人。每一秒鐘都在想像着那由遠而近的足音，緊張，緊張到說不出話來。即使有所表示，也不過假借於一瞬的眼風。然而一秒一秒地連續着，也一秒一秒地增加起來，時間積成一大堆，那所期待的是音，一直是渺無消息。思二公抓鬚子愈抓得勤咧，迪三爺的滿腔怒火將熱血燒沸，一陣陣地往上湧，兩眼却直釘住椿大叔；一直釘得椿大叔的臉色忽紅忽白。

椿大叔簡直有點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總彷彿聽到有足音在外面響着。可不是，越越近，那腳跟就像踏在他心上。更偏着頭，集中起心力縮聽着。足音已響到窗前，再一下，就該看見那架着金絲眼鏡，下巴尖上一撮鬚子的大白臉咧。却不料這時間足音又由近而遠，而且變成得得地跑跳着；這才悟到老媽子帶着小雲兒回來，不禁吐出一口

果然是小雀兒，一會裏面就傳出嘍他的叫喊——

「我還要吃包子——包子！」

「要捱打哪」，另外便有個女的聲音喝叱他：「將才不是給你吃饅三個哪嗎？」

「哇——」好一陣沒聽見出第二聲

「沒事哭呀，乖，媽房——沒有錯，聽，這不是如四？」

「啊——啊——啊——」哭聲更變得有勁咧。

「媽房，乖，不要哭哩，夜裏跟爺爺吃燕窩，吃鴿子蛋……」

三個人聽得清清楚楚，這裏思二公又抓頸子：

「燕窩！鴿子蛋——真該罵他「媽房」——當了幾年家，就跟皇帝老子一樣玩起格

「哩」——

「二爺你這話不對呀——」迪三爺故意擺着正經面孔，「生意不賺錢，當家人還敢」

「雷」嗎？」

「那嗎他那里有錢來玩格呢？」思二公居然信以為真，又想抓頸子。

「有乾老子的債團呀——」迪三爺提醒他，「羊毛出在羊身上，我們有企業，債團還

不肯借錢給他化嗎——」

「噓——」樁大叔跳起來，用手表示着，一步跳到門口，高聲叫出，「四爺，我

們候你半天哪！」

「唔唔，對不起對不起哩！」

隨着這聲音，這才走來了身弓得像蝦米樣的如四公，雙手捧着仙鶴形的水煙袋，見人直作揖，鼻管裏不斷呼啞啞，說話全用的喉音。

「四爺，素二爺今朝家祭四爺你都沒去啊！」

迪三爺霍的站起來，這位四爺滿臉的肉就哆哆嗦嗦一下。老鼠似的小眼睛，透過金絲眼鏡片，然而只在睜着自己的鼻子尖。鼻尖下是兩撇鬍子，像用濃墨寫出來的一個「八」字；筆太飽，「八」字寫完還滴下一團，這就是下巴尖上那一撮。那一撮又像刮臉時用的肥皂刷，雙十銅元般大小，兩寸來長，硬刺刺地。自己非常愛惜牠，便不時伸手扯扯牠，年深日久，長着那撮鬍子的那塊肉也變變形像，彷彿是一個腫起來的肉包，——這就更像肥皂刷咧！肥皂刷必須栽在一支柄上，肉包便可以說是那支柄的頭。

「唔唔……」

他明白他們的來意，尤其是對於迪三爺。前幾天冬瓜叫鷄五傳來的風聲是不錯的，他們這來定是有意在挑戰哪。沒有法子，遲早總有這一天的。但是眼前呢？——他瞭着自己的鼻尖，扯扯下巴尖上的鬍子。心意一轉：「到陰地方黑，在全地方歇」，怕他們？他們又不是啥子債團代表！

所以就眼睛一揚：

「今天人不舒服（三）哩，本來打算晚上去上一柱香。——客人多吧，當然你二哥在陪客哩，你二哥——眼睛又回瞷着鼻子尖，記起文二大人告訴過自己，叫他提防着他們老三。現在那老三就在面前，便不禁：「唔唔，你應該幫你『二老者』（一）的忙呀，媽——唔，我沒有想到你們來——」——接上去應該是「你們來幹啥？」却終於改口：「難得幾個人聚在一起，擺擺龍門陣（二）也好。——迪三哥你辦學校很操心的，那真是操心的事哩！可虧哩你把它辦出個名，知縣跟我說的，他也久仰你這位教育家哩，格格格！」

迪三爺微微一笑，並沒有答言，於是主人又轉向椿大叔：

「說真的呀，唔，椿芝，你得跟着三哥學哩，素二公死哩，年青人得自己學好啊！」對椿芝無須答氣？如四公直拉扯下巴尖上那撮鬍子。

椿芝當然也不願意聽教訓的，可是他是叔叔，他的輩數高，奈何他不得。這是一禮，全家表面得在這禮字上做工夫：叔叔可以打姪兒，哥哥可以罵弟弟，迪三爺除事要把思二公抬出來？就因為他是如四的哥哥。要把如四壓下去，就得思二公親自出馬。思二公儘管不是當家人，私家也沒有錢，在地面上也沒有名氣和勢力，比那樣都比不過如四。然而一家法嚴於國法——無論怎樣厲害的如四也怕這一手。不得不拿定主意，橫豎

「好！好！好！二哥請安去，說起來真太不成話咧。」

「二哥，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然後才低下頭來，燒水煙。」

光景話頭越說越遠，迪二爺的炯炯眼光就在他們兩方的臉上轉來轉去。衷心焦急着。向思二公示意，思二公不；甚至就將水煙袋轉送給他，只能阻止他的抓頸子，却不能改變他野馬般地談鋒。

「公私兩面都不如從前」，公堂的事，恰好是我們想明白的」，便只好代他勸轉馬頭，捉住如四公的話這樣問着：

「四爺請給我們聽聽好壞？」
如四一怔，但馬上就莊重起來。

「虧你聰明一世」！他咬格格地笑着，「總而言之：內憂外患，公堂的事就壞在這上頭。沒有內憂，外患不叫人害怕。怪那個？還不是怪我們自己！全家兄弟叔姪，人人

都該負這責任」——比方我，唔，說來真是慚愧，德薄能鮮，內不能化除意見，「致而結，外不能清還債款擴充營業。」——不過」，抽回扯着鬚子的手拍拍胸前，「天地良心

，我沒有一件事不曾公開過。二哥，兩位賢姪台，就是這樣，僻地里都還怕有人罵我哩

。硬又笑着，「起二郎腿（四）不住搖擺，「求全責備本是人情之常，我不跟他們分辯。說起來也是牢騷，媽——野心家正要造出謠言叫弟兄叔姪來反對我啊！求之不

得，只要軍部允許，我是軍部加委的，早就想退位讓賢咧。迪二哥，大校長，我們家裏的人就缺少受教育，這責任還在你身上呀！

眼光從鼻子尖上拔起來一閃，猶如一支利箭，直向迪三爺臉上射來。迪三爺一偏頭，過嘍他。再將話頭引到本題：他追問着債款數目。

「差不多一百萬，唔，」手扯着鬍子，眼光又落回鼻子尖上。

三人同時吓嘍一跳——椿大叔更連連打着啊嚏，受不得驚，受嘍驚便要犯癡。

「四爺，這就不對咧：從前債團代表親口說過，債款三十來萬怎麼一下就變成一百呢？」說話像吵架，迪三爺露出嘍他的本來面目。

「唔，不止不止，」主人直搖頭，「人家有眼為憑，本就是四五十萬，還有利息呢？從辛酉算到丙寅，利上加利，又是四十多萬——不過，唔，不過，也太多嘍點兒，我一定跟他們商量去，要他們讓步，非讓步不行。說不得嘍，我們的家產才值五十多萬。」

「我們不承認——」椿大叔眼淚汪汪，却並不是在哭；連天啊嚏打得橫身鬆懈。心直像虫子爬着；爬得他心煩，他恨着主人如四公：一分為嘍他斷送家業，九分爲了他明知自己有煙癮而不給煙燒！——恨裏帶毒，比方他這時手上有刀，他可以一刀將他殺

「人家有眼可查啊！」如四公向來沒把椿大叔放到眼裏，這時仍沒把他放在眼裏。『要嘍，我們就查賬』，迪三爺接過來，「想二公幾位老輩子的注意，我們沒法

債。

到哩這裏，思二公不能不開口吻，於是抓着頸子，將迪三爺早先教過他兩遍的話重
 嚼出來：

「……我們的主意，叫作七公到鹽運使那裏借錢。借哩四十萬，以便還給債
 ……合同訂得很公平，頭十年不取息，後十年也只取三釐……作七公打電報來請
 你蓋章……」

「簽字蓋章」！樁大叔跑過去抓住如四公的左手，張着嘴咧着牙像一條餓狗。
 「幹哈哩」！如四公的臉色一沈，右手就想給他一巴掌。

右手又被托着水煙袋的思二公抱住。

「二哥」，他軟嚶勁，喘着氣，「這是怎麼說的」？

「請四爺簽字蓋章」！前面站着迪三爺，手裏捧着合同紙，兩眼閃着光。

「也要大家開會商量呀」！

「不必哩，全家都是同意的」

「唔，我可不敢……」

「不敢也得做一回」！虫子爬着樁大叔的心，樁大叔真有萬夫不當之勇。

「媽戾」！如四公又斗然嚴厲呀，「我不簽字蓋章，你敢把我怎樣」！

「我們是想穿咧，四爺」，迪三爺攔住他，「你不簽字蓋章我們就不走」！
 僵住。——形勢對立起來：強與弱，衆與寡，優賤與劣敗，憤怒與難堪，興奮與緊張，稱心與失態……

眼睛落到鼻尖上。天色已黑，鼻尖看不見哪，看不見鼻尖，心意就無所憑依。——
 「來者不善」，先把他們打發走。

「格格格」，勉強笑幾聲，「唔，你們放手，你們放手，我簽字蓋章好哪。——其實，你們這辦法我也非常贊成的，格格格……」

「點燈來呀」！然後朝外高聲叫。

在燈光下簽字，蓋章，一切完畢，三人才告辭出來。思一公像歸自戰場，頸子已忘記，只嘴脣還不住發抖；樓大叔勇氣已至使盡。這時幾乎連腿也邁不開呢；其中只有三爺得意，一種勝利的得意，兩眼炯炯地閃出一派光彩。


趕到號上，擬好電稿，交給德四爺叫他馬上去拍發。

別一方面，如四公也在債團代表辦事處擬好電報給鹽運使。

「……合同簽字，事出強迫，誓不承認，祈勿付款……」

註：

(一) 二者者——本地稱兄又稱老者，二者者即二哥。



(二) 擺擺龍門陣——談談天。

(三) 不舒服——病。

(四) 二郎腿——一隻腿架到別隻腿上。

事情第二天就揭穿哪！在清早的晨光熹微中，在長蛇似的白色孝衣的行列間，誰也沒顧到這時在舉行莊嚴的殯儀，儘管手裏舉着一根香，而三三五五紛紛議論，光景反跟出『皇會』那樣的熱鬧非常。

問題被拉着孝圍之一的學八公提嚶出來——

「賬目不清，借款還債又不許。欠嚶多少債呢？——一百萬！還有多少財產呢？」

——五十萬！把五十萬償還一百萬，夠嗎？」

「不夠」！孝圍裏的人齊聲叫出。

並且一個個輾轉傳述過去，每一個聽到的也都立刻回答——「不夠」！

不僅屬於自家人，乃至於親戚朋友，非寵夥計，雖是事不關己，心裏仍自明白——

「不夠」！

鑼鼓停止敲打，鑼喇停止吹奏，銅鼓喇叭也消失嚶音響；接受這個問題，跟隨着「片騷擾」——

「不夠」！

整個行列間都被波動——

「不夠」！

「不夠」！

波動成爲一種力——一致的力！這裏不容分辯，一百萬與五十萬，恰好是二與一之比，不夠，當然不夠！

「啊，會這樣的麼！——但是不要緊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呀！——這是惡意的同情。

「不會，一定不會；故意弄玄虛，裝窮！——也許把我們看做傀儡客，（一）怕我們想他的主意哩！——這是善意的譏笑。

而凡是三畏堂的人，每顆心上都壓上嚙那個沉重得跟千斤石般的問題。到底是自家的事，不能不關心，公家還債不夠就得私家攤派，這可怕的「不夠」啊！

然而不夠是事實，硬是不夠嘛！

一樣晴朗天氣，馬上彷彿變壞顏色；雲彩停滯不動，空氣沉悶到使呼吸發生困難；於是每一個人都不得不費力地長長吐着氣。那倒反而打破曖空間的凝團；因此剛爬出山頂的太陽，也不免吃上一驚，悄悄躲入雲層去咧！

大地斗然陰暗，情形更見嚴重；行列間，連那班事不關己的局外人，也戴過間道的心情，扳起「作古正經」的面孔。

「當家人怎樣弄的呀！」明白喫不夠，第二自然就找到那「弄成不夠」的責任者。

「這話只有去問那些當家人去！」首先開口的又是學八公，「說『咬牙，發白的嘴唇上帶留着幾個紫色齒痕，』他們只圖巴結債團；賣哪全家！」——恭送大明江山一座，可好哪他們自己；沒聽說他們又買哪新井麼？沒看見他們又在新修房子哪麼？」——這都是巴結債團得來的！所以債團說一是一，說二是二，說債款是一百萬就是一百萬哪！一百萬也好，橫豎出在大家身上；他們當家人呢，早發財哪啊！我們跟鹽運使借錢，借來償還債團，人家好心不要利息，他們死不承認，是呵，還清哪賬，他們就收『雷』可『吃』（二）噠啊！——我們全家的性命呢？却就死在這上頭噠哩！……」

這些話——被傳送着，行列又騷動起來。每一個人回頭向後望，目的在望望那位發難的學八公，而實際上則只望得見那給松枝柏葉所掩護的靈柩。靈柩的頂上站着一隻紫的白鶴。展翅伸腿，好像要飛。

「硬又增加噠談話的資料，誰是當家人？誰是鹽運使？誰是債團？怎麼樣欠噠一百萬？怎麼樣借錢來還債？怎麼要借又不借？……外人不明白，一部分家裏人也不清楚，小孩子們更是一場糊塗！比方幼宜他們，他們曉得自己有兩個家；一個公家，一個私家。私家近而公家遠；私家有幾股地方，收多少租子，推幾眼鹽井，燒多少圈子，自己都算得清楚；也特別覺得關心；賣掉一眼鹽井，就跟着大人傷痛，彷彿從身上挖去一塊肉

；深買一腔地方，便也會喜歡，儼然是一腔肉漆，這在家的盛衰，而且決定暖他價在公家的地位，然而對於那個公家，他們便沒想到跟自己有啥關係。關係倒有，只就是好像相隔得太遠嘍呀！公家的存心會給他們以怎樣的影響？在他們看來，還不如私家的嚴重！一百萬，五十萬，數目倒都不是小的數目，搬起指頭算：單，十，百，千，萬，十萬……五十萬應是六位數，一個「5」字之後五個零（50000）一百萬就還得加一位，「1」之後六個零兒；五個零兒也罷，六個零兒也罷，心裏才一點也不着急咧。

一天扣下來自然有長漢子去頂住中

並不是置身事外，實在因為他們沒弄明白自己私公家之間的關係。沒哪公家就沒飯吃麼？下決不會的，算二算三；私家還有幾股地方，收多少租子，推幾眼鹽井，燒多少圈子，油油油，不該算的也間的算；心裏又對着個公家，想個公家，想個公家，想個公家。

然而公家總是自己的，這自己却又樂於承認，有這麼大一個家，公家裏才學得別人許多奉承；如今雖說是欠債，而一次就是一百萬！一萬萬，誰欠得起？——外姓學生們都含着羨慕的眼光向自己這方面，原來正是大可驕傲的事呀！

欠債一百萬既然是可驕的事，也就不管他內容如何咧。昂首向天，得意洋洋，見將從雲層裏滾出來的大陽幾乎沒笑出來。脚下更加輕快。只是這在運急行急止的行列中，

時時北風吹的更響了。

只隨這大隊一隊隊，因為據說是一事關校譽。苦心沒享食，他們確引起路人的重視和讚揚；那些人寧肯不看前面的儀仗和金童玉女，金山銀山，輓幛輓聯，和尙道士；也不看前面的送喪賓客，孝子孝孫，朱漆棺木，老小女眷……一大羣都跟着那一隊僅有的沒穿白色孝衣的學生跑。

那嗎，他們怎樣不貫徹始終地保持原來的紀律呢？幼宜自恨一個人沒有那麼大的能力。同時也經不起整個行列間的波動；心裏又盤據着關於公家的問題，眼睛便忘記雙腳下的起落，一個不小心，正踩壞前面一脚。

「哎喲！」前面那個叫出一聲，回過頭來。回過頭來想發作。等到認出身後的人是誰，滿肚子氣都消嘍；却不禁說脫嘆口。「哦，原來是小校長。——你們人多，惹不起！」

「莫說挖苦話，馮由階」，幼宜還沒開口，同走在—排的春十三在幫着他，「他又不是『挑身』（三）踩你的」。

「看嗎」，馮由階便故意笑起來咧，「是不是，你們的人多。喲，喲，惹不起，惹不起！」

心裏明白的確「惹不起」，真多只好做做鬼臉，用肘撞撞身邊的田家駿。——田家

是實名的炮性性。

「老子就不怕人多！」火炮果然點着哪！「輸事了不得，眼看要討口喫哩！」

「討口！叫化鬼！哈哈！」馮由階助着威直拍手。

「你說那個討口！」幼宜最聽不得這個，他認爲是一種難堪的侮辱。

「你說那個是叫化兒！」春十三也接着嚷，他和幼宜好似穿着連檔褲。（四）

「新說得大聲！連前面的隊伍也聽見咧。便來喫回響！」

「那個討口？那個叫化兒？」

「陸陸續續都轉頭。」

「馮由階這馮由階！他在罵幼宜！」幾個聲音此起彼落。

「既然是只罵幼宜一個人，大哥便放心，歸入隊伍。」但春十三却補充上一句：

「他不只罵幼宜，他在罵我們全家！」

於是兩旁的眼光都投射向馮由階一瞥。

「不是說！」他發聲慌，「是相家駁，是相家駁說的！」

「西門子的給老子幫出來！」馮由階一聲吼着。

火龍燈的陣法已經撤消散滅，勝利完全歸隊八佔去。還幸好因為永八纏着體操教員魏長子的精插，不使狂性在第三次受到勸告的眼風之後，只得歸入隊去。然而一面走着，一面還喃喃道：

直罵得天氣忽陰忽晴。真利害得好些人打噴嚏。

她還在罵。罵這個，罵那個，連自家裏的人也罵在裏頭。這就有以應酬着他。都不是真消所怨恨，多半還是得意地表揚，誇張地敘述出一大堆事實，夾七夾八地夾雜着些閒話。

漸漸地罵也分不出曉流源。永八他們自然罵的是賣家奴，但又一些相反地罵着搗亂鬼；鬍子就對這起來，一來一往地賽鬥着。弄得『看風轉舵』如大哥樣的人也無所適從，開不得口。這情形對外姓學生是聽不懂的，而幼宜和春十三却聽得懂，聽懂嚶反而叫臉上掛不住。自己跟自己吵，山頭上的狗屎越發越臭，叫人多笑話呀！

還幸而僅止於吵，沒等打架就到墮墳地。

墳地在時埡小山後，割去青草，泊灰砌糊成穹窿狀的墳牆。這時墳地上已經圍滿喫人，除了看熱鬧的之外，有些家門親戚還沒參加。這葬事却先來這裏等候。離墳地不遠排列着一林綠竹，綠竹掩護着幾間茅屋，那便是附近佃客的住房。主人早就命令打掃出來，準備上煙茶酒席，作為臨時的招待處。先來的人便在那裏歇息。

冷地到羅鼓裏，瑣喇聲，銅鼓喇叭聲，他們才走出來。這就在幼軍這裏不安，因為他在火裏中看見護他父親的人。

周三固然他怕見父親，而且他又想他父親跟如四他們已成仇人，——如四萬一回來喫屍，仇人如何能見面？

但他父親好像毫無其事，閃着炯炯的眼光，談笑自若。他過去叫慶二爺，——便退下來。做賊般地看着四周，沒看見如四他們；數數行列間的賓客，如四他們，也不在裏面。慶二爺看見伯伯文山笑人。幼軍總算放下嘔心。

靈柩下坑，停在矮凳上，棺材上的朱漆映着太陽，閃耀着鮮紅的光彩。靈前設好香案，依次行禮。磕頭起來，脫下孝衣，轉向綠竹林後去。

鵬鵬關入籠裏，農具塞進屋角；主人家裏有事，佃客敢不應承，任它活路（五）就擱，團裏還不敢多說一句。秦桂秦二爺說得不錯；「蓋都是兩廠的紳糧，要是你，請還請不來哩。」

可是紳糧會做時呢？光會吵架！

這就是說的油三爺在大堂朝着大家報告出如四他們跟債團勾結的秘密，作七公向鹽運使方面借款的理由，和昨天跟如四交涉的經過。……撒擱提出個意見——

「查賬——」

「查賬」！立刻有人響應。

「組織查賬委員會」！學八公將意見變成方案，

「選舉三個人或五個人」！

「好的，頭一個迪三爺」！

大家齊拍手。

「學八公」——拍手。

「思二公」——拍手。

「二哥，你也參加」！迪三爺問文二大人。

文二大人的臉色像一塊鐵。沒做聲，瞠眼望呀望大家。

大家的目光都射向他，却沒拍手。

「三個就夠咧」！反而有這麼一聲。

這一聲却激怒嚶文二大人，他忍受不下去，頓着穿着靴子的脚，他發嚶話——

「這個，這個，這像啥樣子嗎！這個這個，這成啥體統嗎！這個這個笑話，這——

個查賬，笑話！這個這個，當家人不是大家選舉的嗎？這個這個，又要查賬呀嚶！這個

這個，查自己選出來的人的賬，——這——個笑話！豈不是笑話嗎？這個這個，族大人

多，不好辦！這個這個，我看只有分家吧！這個這——個分家就該沒人鬧嚶吧！分嚶

家

「要得，分家我贊成，二哥」，迪三爺喊。學八公急咧，直給他「送點子」，（六）

「但是哈子，這個這」

「但是——先查賬」

大家轟笑哪，還夾雜拍掌聲。

文三大人只好假意地跟着笑，然後大搖大擺地却也知道地悄悄退後兩步，在那裏咳

嗽。

於是第一個坐上轎子走了的便也是他——文三大人。

註：

（一）棒客——土匪。

（二）吃雷——舞弊。

（三）撈身——誠心。

（四）穿連襠褲——意謂一心一腸。

（五）活路——工作。

（六）送點子——使眼風。

(六) 幾位——謝烈恩。

(正) 謝烈恩——王珪。

「今朝到哩，我開門——」謝烈恩閃着瀟灑的眼光，揮舞着兩手，在屋裏轉來轉去，朝着他所率領的總教黨黨員們：「分家，要得！——可是怎麼分呢？如四凌二他們是么房，大和尙末腦壳他們是長房。兩房的人數有幾個？加起來還沒有我們二房一房的人多。分家，要得！——我問你們：能按房數分，我們得按人數分，按人數分才算公平！——比方以一員錢來說：按房數分，多的可以分得一百六十六六六……；少的只得到三個錢；一百六十多錢三個相地，七兩差該多少？——按人數分就每人都可以分到十二三文，一律平等！——平——」

「要得！」

謝烈恩忽然自悔失言，維新黨裏雖然大半是二房的人，但也有屬於長么房的，安知他們心下不快？沒講個明白，以免團體分解。於是一笑，笑自己想得周到：——畢竟是受過教書來的，揀着閃光的眼晴搜尋在座的人，專搜尋長么兩房的分子，果然發現幾位臉上顯得不自然，心裏預備好喫一番話，專來對付他們。

「總辦！」他接着將話頭一轉，向我們的家無論如何是不應該分的。——這理由留——再說。按房分按人分其實都不應該分，分家的話本由我二哥提起的，他的意思，

只顧算我們的查賬，却沒想到如何他們會取巧。分家就分家，分家雖然再不能乾雷，總總而自己名下分得特別多，又何嘗不合算呢？我二哥只想鬧分家，沒想到怎麼分止而去未細想他們平日收定照井上各家的習慣，按房數分。偏偏我二哥生在二房，他們房中不願和他咧，不只我三哥，他們中間還有不少的三房人，狐羣狗黨，有利可圖時就幫他空嘴，偏遇利害不同，仍然自家各顧自家，反倒辱負我二哥一番深心，好嗎？我們就舉人這道，這道始其人之身，分家，要得計，像我早先說過的，按人數分，以並同他個分家的諱，然後賬是變查的！我們的目標在查賬，不在分家，大家要明白這一點，別生全。

191

直說由來等我再說不應該分家的理由，又接着又便給自己出理個題目。這理由不應該呢？「家不却盡家」；「家必還嫌那班買家奴，保皇黨沒刮夠，還要把家務交給他們，叫他們辦個一乾二淨嗎？」「不是的，不是的，照現在的光景看，倒不如分家的好與分家呢！每天例，自家去經營，誰不強過他們？經營得法，還愁不能發一筆錢？末末這點賬，不過說說，經營一二年，這錢邊就包括我們不應該分家的理由：井井燒鍋，按生靈運氣，一半靠本錢，一半靠井井辦成，雖有水沒水，水多水少，井井裏出噴火，火強火弱，也許火力壯然增加，也說不定百計利火，旺火熄滅，都運氣，運氣好，氣好，固然不消說，第一運氣不好呢，錢化完，還沒幾劫，那

養也無用。這就得拚本錢；本錢越多越不怕，這裏不成，還有那裏；拚着幾眼井或幾
 毫的出息去辦新井，賠本也算不了啥。這樣才有發展的希望！看井上的神糧，與家難得
 有十年的，就是這個道理。而我們巡良堂，支持幾十年，也全靠著資本雄厚。——近年
 家業不振，那跟辦井燒窰無關，那完全壞在連年打仗的丘八和自家沒出息的賣家奴手上
 去。但是如果分鹽家，每人頂多分個一萬八千，一萬八千夠做啥呢？辦一眼井決不夠呀！
 大家儘情結論：「所以，我們的家是分不得的！」

這篇分家論做完，太陽已經偏西。過癮的癮已過足，到商會去，是時候咧。

由知四等當家人發出通知，假座商會，召集全家大會，討論「分家問題」。

除鹽全家弟兄叔姪外，並且邀請鹽當地的軍政兩界，兩廠紳商名流：算起來便有軍
 官取緒於鹽稅的張旅長及其部下的要角，有肅刮地皮營生的縣知事「老圈兒」，（一）有
 包庇私鹽和專吃私鹽販子的鹽場知事賈胖子，有鹽務稽核所秘書的「轉窩子」，（二）有
 學人李約翰，有不識一字的學董汪沛學，有滿口京腔的省外鹽務代表張子高，有渝沙債
 團代表崔子奇，陳季農，陳綿初，皮畏陶，有胡團總，朱團總，梁團總。有大紳糧李去
 齋，朱沛青，雷正華，魏紹秋……一般明地或暗地吮吸着這一家膏血的人，而今夫知
 道請陳許到這一家辦家務。這在鹽老爺一派雖然不願意，甚而至於根本反對這開會，
 但大權抓在知四他們手中，沒法禁止他們；還不能一步放鬆，或採取不出席為抵制的舉

段——那樣，他們更可以假借公意胡作非爲。

開會就開會吧！

商會會議廳正中順着安置下長發棹，上端品坐着張旅長和縣知事「老圈兒」，兩旁依次是軍政紳商各界賓客。再朝外，左右兩旁各分排着十來把椅子，佔據那些位置的是主人方面雙方頭領。椅子背後則是長條板凳，約三四排，較前面的盡被各派的嘍囉佔去。無所謂的屬於中立者只好坐後排，在全場的緊張空氣籠罩之下，也只他們最悠閒，似乎在看熱鬧，幸而這樣的人數並不多。

大都是磨拳擦掌，一觸即發。

會議開始，會場空氣斗然一靜；連半聲咳嗽也聽不見。這適足以顯出萬分的嚴重！第一個站起來的是如四，他以主人代表的資格發言，姿式表出嚶官場中那份氣派。眼睛眯着鼻尖，一隻手拉着下巴尖的那撮肥皂刷般的鬍子。

簡單地致過一段歡迎詞。意思是自己一家人的家務事，一向厚承各位長官，各位親友，不曾見外，格外關心；故此這回才敢驚動各位的大駕，懇求作主。各位賞光，榮幸得很，感激得很；只是招待不周；粗茶淡酒，萬分慚愧，還望原諒云云。

拱起手來，連連作揖；並且大白臉上深帶笑容地搶步上前，恭恭敬敬走到餐桌頭上，首先向着張旅長一拱手。——張旅長也起身還一拱手。——然後揭起盞碗茶的碗蓋。

在冒著熱氣裏一盪，仍舊蓋上。退後一步，手叉一拱。那個也還他一拱，才再坐下。

依次輪下去：而縣知事「老囤兒」，而鹽場知事賈胖子，而「轉窩子」洋人李約翰，而學董汪沛學，而鹽務代表張子高，而債團代表崔陳陳皮四人，而胡若染三團總，而大紳糧朱李雷魏等等……

回到座位，端起自己的茶碗，高高拈過鼻尖，以鼻尖為起點，朝外畫個圈子；提足嘔氣，從咽喉裏冒出一聲「請」。

茶另外換哩一次。

這才開始敘述出自己家裏的情形。放輕內憂外患的煎迫而偏重於自身德薄能鮮的責任；勢不能維繫人心，上體祖宗創業之艱難，輩輩代代，合力共守。乃至於分家折產，貽子孫莫大之羞。從祖宗敗到子孫，言語間流轉出只有自己這一代沒有出息，然而又是盡心的。因此結論倒也圓滿，分家的話，悲哀彷彿是盡衷到頭，幸福却又好像人人都該幸福！

揭開茶碗蓋，茶色變成深黃，已沒有一點熱氣。跟班再來換一遍。

話轉落到來賓身上；因為食鹽關係民命，歷次的當家人且由軍政當局加委；又因非易，多承諸親貴友矚目。如今辦此大事，自然不免要勞動各位，從旁做證。族大人

多，恐怕糾紛亦復不少；好在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分家也是世間常有的事，只要存心公正，大概沒有啥子枝節問題。

抬出兩字「家規」，意思就包含着按房分配。

茶換到第三次。

緊張仍然繼續着；沉靜却已被咳嗽聲打破。

話說完畢，替代話聲的是笑影，笑着將眼光從鼻子尖抬起來，抽出拉着腮兒似的新子的手，打着拂，向着一一來賓，直到每人也還以上揖，才半直着腰地坐下來。接過跟班送來的仙鶴形的水烟袋，兩眼重複落到鼻尖上，——彷彿墮入沉思。

每個人都彷彿墮入沉思！

特別是張旅長，他最聽不得這個「分家」。——「分家，分家，省內的軍隊才又要分家哩！——一家人的分家算得個啥！分家倒好，派起款來得叫他一個個地掏！」

縣知事「老圈兒」當然是擺出一臉的仁義道德，心裏可快活非常；衙門裏就靠着他們的「家人打官司」，如果沒有他們打官司，上上下下早晚餓死哪。分家不下，趁早告狀去！」

鹽場知事買胖子打嚙個啊嚏，他可並不賤，他正在思慮他們分家對於他的販賣私鹽和吃鹽販子的事業有無妨礙，他一時沒計算過來。

鹽場所辦的私鹽「轉窩子」洋人李約翰在書試着翻譯「分家」，據他所認得的生字似

「*Dr. Ho's Home*」，對不對呢？自己可沒有點膽子，不替補起眼光嗎？」

身旁的學董汪沛學。

學董汪沛學是不懂洋文的。他雖然講「新學」，他却不贊成白話文——常對人說：「不贊成白話文讀洋文幹啥？」人家分家，他倒高興；人家辦得有個樹人學堂，偏偏樹人學堂又不受他汪學董管。分家學堂必然停辦，那才稱心呢！

省外鹽務代表張子高，一個高長子，便是樹人學堂的老畢業生，論理也該關心那學堂，——也就是那一家興亡的。然而不——他在二十年前畢業，跑出省外，已經加入鹽除子會，現在，只消籌足旅費，他就要參加革命去咧。分家也好，不分也好，橫豎是接井灶攤派的。

滄沙債團代表崔子奇，陳季農，陳綿初，皮畏陶四個人當然是一個鼻孔出氣。做這代表，原來就是兩面吃；一面吃債團，——糾紛日多，賬沒法收，要想收賬，得先兌款接濟；一面吃債務人，——有一文收一文，收一文算一文，儘管讓他鷓蚌相爭，撒攤才有這漁人得利；最好是全家都給吞過來——分家，究竟許他們分不分，這權利還操在自己手內，先叫他們關去罷！

胡團總跟胡四是親家，心意自然和如四完全相同。

朱團總是前清的翰林，讀過不少的書，書上却沒有獎勵分家的話；不過這麼大一個

家私的存在，只有叫自己嫉妬，分毫倒也未始不可。

梁團總毫無主見，倒是感慨於興衰的氣數居多。

李云甫雖仍身任這家的鄉莊櫃房總掌櫃，却已並不在乎，自己已經是大紳糧嘍呀！分家頂多丟掉那份差事。可是在這裏他微笑咧：問他們老老小小，那個曉得自家收多少租子呢？分家，做夢！

朱沛青，雷正華都是新興的井戶，也都是場面上的紳糧，紳糧們志在兼弱攻昧。二位正嫌自己魄力小，正利於人家的化分，事情又來成全他們。噉着茶滋味，滋味甜如蜜。

魏紹秋沒先替自己打算。他明白內幕不會這麼簡單：意見鬧嘍幾年，到今朝忽然會變做一條心？他信抬眼望兩邊，黑壓壓一大羣人；便是兩排椅子上坐着的也都在怒目而視。——其間發現嘍兩朵爛爛的光，他認識那是屬於迪三爺的。

果然，迪三爺霍地站起來咧。

青着臉勉強笑着；同樣地致出幾句歡迎詞；同樣地拱着手，爲各位來賓看茶；同樣地敘述着家裏的情形，惋惜於不能不分家析產。——甚至同情於如四公的意見；同樣地請求各位來賓做主……

不同的只是結論：

「……敵族各房人數，多寡懸殊，按房分配，顯得不平。既然同是王氏子孫，似乎不該過於厚薄；分家的標準，當然按人而不按房。——這是大多數的意思……」

大多數，自然是大多數；二房一房多於長公兩房之和。利害關頭打破嚙派別，界域因房而分，焦點也算集中在「房」，或者「人」上。

新的陣勢就擺開來——

「當然按房分」！

這是長公兩房的意見。說明理由：第一……第二……第三……

「當然按人分」！

這是二房的意見。說明理由：第一……第二……第三……

畢竟是二房的人數多，——人才也多，辯論的終結那一羣啞口無言。

頭一個，首領的如四公就已然無力矜持，滿嘴「媽呀」，話不成理。文二大人自覺面不討好，頓着粉底靴的脚，直朝人們身後縮，惟恐別人看見他。凌二結結巴巴地說：「半天，却沒人聽懂他說些啥。大和尚，伯二，思哥隨口罵人：『媽呀娘連帶着祖宗，——決不想想祖宗原是大家打夥的。立時叫罵喧嚷，秩序大亂，一班小將，（三）由冬瓜叫雞五領頭，擦衣作勢，似乎便要打架。這就把賓客們都吓呆哪！虧得木腦壳，漁大哥，他是他們的軍師，伸長頸子，好容易才把那『羣』的氣箠給壓下去。」

迪三爺一點不放鬆，趁勢又提出要在賑委員會。

「贊成」！

「通過」！

像一陣暴雨。

暴雨打在幾位債團代表頭上，交互地送迭一個眼光，心上都同時感覺到：該另打主意。

便不等掌燈入席，就一齊站起來，告辭咧。

註：

(一) 老圈兒——彭姓之隱語。彭諧爲盆，盆爲圓形，故呼老圈兒。

(二) 轉窩子——冒充的之謂。

(三) 小將——年青人。

十一

保險洋燈下，問題在圍着一張麻將桌子轉。問題兩：如何應付債權人和債務人。

須得應付才成喫問題。問題可真重要；實把握着一家人以上的榮辱興衰！

麻將桌上擺好文具，却還沒人動動牠們；只有一些文件被傳觀着，和提出來的問題一掃；圍着桌子轉。

每一方坐着一個人，都攢聚着頭。四隻眼睛對看着；——那怕對看得各自難爲情。回想從前，債團方面，只因債款的年限過長，而連利息也多年未付的原故，人隔兩地，大家正在焦急中，忽然接到債務方面以負責者署名的如四公的來函。函約前去清算本利，共圖善後。於是一度會商，便產生出四位代表，——崔，陳，陳，皮；便是此時各佔着桌子的一方的幾位。

來到井上，第一他們先發現這一個秘密；如四不錯是當家人，而如四發信的用心；乃不在對外而在對內，「挾債團以自重」，這才可以穩定或者甚至於延長他的地位。一個秘密，的確是一個秘密！秘密將原來一切計劃都推翻咧，失望，那才不，心裏應該笑，麼難得的一個好機會呢？

稍稍擺出點臉色；「本利應該一百萬，不行就把秘密給你揭穿」——頭一步收降樓如

「公。」

「該如四等說請好巧，非長期坐索無以奏功」，這是給債團去的報告；換來樓常年經費，而且洋房子也蓋起來咧。

豈止修蓋洋房子，最終的目的簡直在那一家的產業上，——儘管放心，可以玩弄如四於手掌之中。

「這不過不能說就沒問題！」

問題在這裏——

「如何辦？並不能統一天下，有反對派——」最要留心那位迪三爺，聽說他是個教育家，很有學問。

「怎樣消滅反對派，——包括那位迪三爺在內，這就是問題。」

「離間他們，叫他們團結不起來。」

如何離間法呢？

「用錢」，跟着就想到，「用錢去收買」！

於是其中一個提起筆來給如四寫信，約他明天來商量此事。——此事原是要由他去執行的。

「我們辦好，好逼着他，趁早把事情解決；不然，老板不是又在說閒話哪麼？」

被騙騙着的文件在手上一揚。——問題還是。

後台老板的債團來信，代表們所負的使命在收賬，不在化錢；如果還要叫他們拿錢出來給代表們化，豈不等於「偷雞不到反蝕一把米」？誰肯幹呢？代表們既然跨下海口；一定能夠收清。大家看在那面上，忍痛一時，籌款接濟。却必須有個限度，頂多以一年為限，一年之後，就只有相應不理咧；本來嗎；處在這種戰事連綿，金融枯窘的年月，自顧不暇，還有力氣來幹這種沒指望的事？

信上末不客氣；說債款收得到收不到倒沒關係；只要不再從荷包裏掏出錢來！

「這成啥子話！我們不也是債權人？我們不想早早收賬？」——我們還在這裏挨人牽的罵呢！」

「是呀，要跟小孩子一樣的鬥氣，我們也莫幹哪！賬收不着，我才不着急哩！——真是好人難做！」

倒底不是小孩子，「好人」終也得「做」下去。——所以問題還須得應付。

保險洋燈光下四顆額顯上的眉毛都攢集起來；憤慨着感嘆着；而又焦思苦慮着的。有啥子更好的辦法呢，只好暫時委屈點，先復一封信！

「寫得懇切切地：這是大家——大家啊——權利所關，維持大家的權利，代表等決人。良心！良心！敢對燈賭咒！」

「莫忘記說那家人的派別，他們人多，他們不講理，他們想賴；一會要分家，一會要查賬；——這都是事實呀！寫得熱鬧點，橫豎是事實嗎！」

「以下就一轉：代表等當然不負所託，假以時日，賬一定能收回來。這個時候大家無點款，將來仍當壁趙。——先安着他們的心。」

「必要時親自回去領教！——恐怕總得有一個人親自回去走一趟呢，沒法子！」

應付這事情真困難；因這困難，不免驀然感到孤立。如四害人不淺，弄得大家騎虎難下；內不能邀債團的歡心，外不能壓債務人以威勢；一塊肥肉，誰曉得時候才會落到嘴裏？難道就能了不成！心問口，口問心，不能夠！天下沒有便宜事！稍稍受點困難更不算得啥！看人家張旅長，不是他老板也不給錢，人家依然很弄得法呀。那天縣知事「老圈兒」說起上頭每月要報效三千，人家也得幹下去。——可不都是困難！

困難只要會應付；四個人就不算孤立。——問題，這就解決哪！

明天發出兩封信：一封回債團，一封給如四。——如四應召而來。

如四怎的不來？正是求之不得，還想從這裏取得點啥呢。他的為人兼有老虎，兔子，狐狸三種性格，往往兩種同時應用，對迪三爺他們，他是老虎而兼兔子；——強中帶狡猾。如今對着債團代表，便變成兔子兼狐狸，——狡猾中又帶着卑恭咧；說啥是啥，就是不負責任；認得清楚的只是對自己有有利的事。所以提起「化錢收買」，他大白臉

上的眼睛又從金絲眼鏡裏落到鼻尖上。一手拉着下巴尖上肥皂刷樣的一撮鬍子。

「不錯的，唔，我早想到咧，只是錢呢，錢呢，可恨井老水枯，出鹽一天比一天少；鹽市蕭條，堆着還賣不出去；實在沒辦法，唔，唔，媽——諸位幫忙幫到底，先墊一墊，將來一總算賬，我先道謝！」

他滿臉都在笑，朝着這四位，這四位直氣得吹鬍子，目瞪口呆，喉裏堵塞着好像換不過氣來。

那一位停着眼光，拉着鬍子；倒像一尊扯着把勢的泥菩薩。

四人面面相覷；每位都有一股子氣從胸口朝堵塞的喉裏冒，可不能叫它吐出來，吐出來局勢就僵咧；只好一口口地吞口水，將它給壓回去。

慢慢講道理：迪三爺他們鬧起來，吃虧的還不你如四。這些人替你想主意，也是在爲你打算。——大白臉止仍笑着；也是爲你們打算呀。——錢是省不下來的，——並沒想着錢呀！——得化點運動費。——沒錢呀。——是你的事呢，怎麼一點不着急呢？——你們更着急呀！……

橫豎如四公已經看穿哪；家倒是自己的，要答應抵個，行；要抵個二十一年，行；得化錢！——起碼二十萬！二十萬不爲少；就說「化錢收買」，還得化錢呀！人家裁認，自己昧心賣哪家，爲的啥呢？反而化錢，誰幹？要得，誰會出主意誰就得化錢！

代表們受着苦，他們正苦於老板的逼迫：不給錢。——實在說，比方此時有錢，爭這口氣也要慷慨給如四看看。——不過這僅僅是比方罷哪。

於是好像解決嚙的問題，又幾乎無法解決咧。怎麼辦呢？如四公是毫不表示意見。人是活的，大家不能死在這裏。——沒錢不是？那就乾脆打沒錢的主意；由如四公以當家人的名義，向維新黨發出聘書，大的聘做高等顧問，小的聘做低等顧問。聘書上管定出薪水，給不給呢自然那是後話。

「該行禮吧？」

「不錯的，唔，我早想到咧……」如四仍然拉着那撮鬍子，沒抬起眼光。

「聽清楚！不叫你化錢！」這些人大聲截住他。

不化錢就好辦；坐下來就起稿子，開名單。

迪三爺收到聘書就——

「陪名堂呢？我豈是能給人收買的嗎？好不好我是受過教育來的，賣家奴，我不做——真豈豈有此理！」

閃着兩隻炯炯的眼光，當着來人，三拳兩把就把聘書撕成粉碎。

並且立刻去找學八公，思二公等，掏出撕碎的聘書給他們看。他們心裏驕地稍一遲疑，但那一雙眼睛未免鋒利得太利害，也就不得不扯開喉嚨——

「這簡直是侮辱！」——那個的眼睛裏沒見過錢，才幾個錢呢？」
各人的聘書跟着撕碎咧。

儼然造成一種風氣：凡是聘書都被撕碎哪，無論撕碎之前捨得捨不得，撕碎之後惋惜不惋惜，總之撕碎咧，而且都有幾句硬話——

「莫看不起我人小，我却有我的入格，我寧肯要入格不要錢。錢，沒價值！」

「如四真肯給錢？」迪三爺提醒他們，同時也安慰着他們，「這是他的鬼計！先給你一個名義，封住你的嘴，叫你不反對他，他好平平安安的將家業賣給別人。家都賣掉咧。你們的錢在那裏去拿？我們莫信他這一套，自己管着自己，依照我們的計劃進行。我們的計劃不是在復興家業？家業復興之後何愁沒錢？」要多少有多少！莫呆着哇！我們查賬的事還一點沒摸着頭緒哩！」

轉而他也注意宣傳。如四會假借名義請客，他也會開公賬請客；約集起親友來，鼓吹自己的道理。

最大的道理在這裏；怎麼債團代表將來的時候親口說過債款三四十萬，而不幾個月就變成樓一百萬？——所以賬是應該查一查的。

事情雖有個「是非」，賓客們却都不判斷這「是非」，也不理會這「是非」；他們只去「調解」的任務。「都是一家人有事好商量」，他們抹着油嘴。「這是誤會，這是誤

「他們笑。」木木水源，應該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們表出他們的熱心。

主人的迪三爺不滿意這些，冷笑着眼裏閃出光。

幸虧張子高，那位自己推選出來的省外鹽務代表，一把抓住迪三爺，打着京腔，傾瀉出他滿腹的同情。

他是一個高長子，高長得像一根竹竿。臉也長，中間擺着一個酒糟鼻子，就彷彿一個哈子用具的把兒。他喝幾杯酒，鼻子愈見其紅，吃得也很飽，咯呀咯她連連不斷打着噎。

「校長」，他這麼稱呼迪三爺，因為他是當年樹人學堂的畢業生。「我挺佩服您，我挺佩服您。」脖子一伸，臉朝上一擰，拍拍胸脯，又搔搔酒糟鼻子。

「豈敢豈敢」，迪三爺謙虛着，「家務事，說起來慚愧！」

「不，略」高長子做出個正經。「府上得（的）企業關係民命，救家就是救國，略！府上又好比中國，一個南政府，一個博（北）政府，南政府是革命得（的），略！」

南政府已經出兵北伐，所以您也應該趁早起事，略！」

他是哈子會的會員，他沒忘記國家大事；而這位迪三爺又恰是時常將家比國的人，從來自然更加理解。於是一響一應，談得格外投機。

談到革命就要成功，北伐步步進展；談到省內暗潮激烈，恐怕不免演成大戰。別

自然衝突起來，兩者都是戰爭，一在省外一在省內。孰輕孰重，兩人的態度上則顯然不同：在張子高，他是重視省外而輕視省內，他屬於哈子會，他希望北伐成功，北伐成功就是他的天下。在迪三爺，則重視省內而輕視省外。省外距離得太遠，省內的戰事會直接影響到他井竈的營業，就不免又慨憤地嘆着氣：

「又是打仗！」

「四川那一年甬打仗呢？略！鹽務代表搔着鼻子，「請您說說這年年打仗得（的）原因！」

「自然是教育不普及，那個毫不思索。」

「不錯不錯，略！」其實他心裏另有答案，沒法子，只好自己說出來，「不過這是一二，還有其二哩，略！其二，交通得（的）不便利；——就是沒修鐵路啊！沒修鐵路，兵不易，往往叫戰爭不易解決，略！再說，我們四川這麼大一省，沒一條鐵路，晦！丟人！」

提起鐵路迪三爺也懂得：

「我們有川漢鐵路，可惜沒修成！」

「川漢鐵路，略！太長，不容易！現在就事論事，我們應該修非富鐵路。略！校長也該做一位發起人。將來隨便入點股，——那是很有出息得（的）略！」

「當然當然」，校長滿口應承，以謝他同情的盛意，我正想辦點實業，辦辦井燻燻
「準成，略！憑您辦學校的成績就能看出來！要是我這幾天不走，我還想到母校去
參觀呢。略！」川音的京腔說得費力異常，但是很響亮。
這才告辭，主人送着他！

「好的，改天請張代表過去講演」。
分手時鞠躬又鞠躬，彷彿依依不捨。

十二

迪三爺一天比一天忙，忙得個不亦樂乎。這還是不久的事；原因是他忽然出曉名，自從他號召曉囉，專跟如四公作對以來，就有不少的新聞漸次在上下兩廠的紳糧口中傳遞着，他便成爲這新聞資料的主要人物。平時他自以爲「新」，紳糧們也把他看做「新」；自己是借「新」自重，別人却偏偏看不起這個「新」。——於是他滿肚子裝着淨剩「下牢騷」幸而並不會灰心，並且組成勢力；勢力改變曉人們對於「新」的估計：「光景總有點道理」，名，也就這麼賺來咧。

人們尊重名，因而也尊重名所寄託的人，迪三爺成曉名，便馬上也被人們重視起來。宴會上歡迎他光臨，凡有會議也敦請他參與；都忘記曉他的「新」，忘記曉和「新」的不相容：「光景總有點道理」，異口同聲地這麼稱讚着，便以至於早上吃生雞蛋，冬天洗冷水臉，講究通空氣透日光，每天須大便一次，得出一串歷史故事，弄得清楚世界至少也是中國的地理，精讀出師兩表，堅持教育救國……一切都是——「光景總有點道理」！

有點道理的人便應該有個頭銜，迪三爺是現成的校長，校長便是迪三爺的頭銜：「校長，我認識他的」。校長，那位就是校長」。我與校長在一處吃過飯」。我與

校長還是不遠的親戚哩」。

從來校長能夠跟譚議，顧問，副官，會首，團總之類相提並論的，當以迪三爺爲第一人。

所以迪三爺的忙上加忙並非偶然的。但他却不會受嘆感動而肯屈身相就：既然受過外國教育，現今又是一個響鑼鑼的教育家，豈肯同流合污？——「這下才認得你迪三爺！滾開些！你們這些不學無術，滿身銅臭的造糞機器！」

「造糞機器」，他得意地笑，閃着眼睛向張子高，「對不對？」

「挺對！挺對！」張子高搔搔酒精鼻子。

窗外傳來一片叮噠，叮噠，叮噠……的鈴聲。

鈴聲送來一位特別穿上馬褂的杜庇初，右手一揚，恭而且敬地只在喉裏報出一個字：「請！」

那酒精鼻子是被請來講演的。

講演不難，在省外就不曉得聽過若干次。聽得多，記得熟，先打京腔背出一段「子曰」——

「兄弟，旅居省外，歷有年所，略有見聞，願一陳之。今承母校校長之約，參加盛會，不勝榮幸之至！」

後者便應談入題。題目是幾天以前就想好哩的；鐵路與國家之關係；層次也分得極清楚：第一，鐵路與軍事之關係；第二，鐵路與政治之關係；第三，鐵路與經濟之關係；第四，鐵路與教育之關係；第五，鐵路與實業之關係。然而這時候全不跟自己發生關係；也像有些話要從嘴裏爬出來，哽哽嘴，却不會吐出一個字。搔鼻子，搔鼻子也沒用。

誰在咳嗽一下，使他吓嘍一跳。——心就從此咚咚跳個不止，而鼻子愈見其紅，紅得似一根紅蘿蔔。

自己不開腔（二）便聽不到一點聲音，聽不到一點聲音便立時沉靜，約莫沉靜半分鐘，在他就如過嘍一年。——這才明白講演並不如聽人講演的容易，有點後悔，却已經上嘍台，還不能不想主意。眼睛不敢看下去，只好朝上翻；翻上去瞭着房頂。——好熱熱的房頂，當小孩的時候，這房頂是自己天天瞭着的；一個記憶驀然喚起；自己原來是這學校的老學生。

千百句話爭着從嘴裏迸出來，而迸出來却只仍一句；

「兄弟在這兒上過學……」。

上過學怎麼樣呢？——又過嘍賽似一年的半分鐘。

他記得上學的時候還是小孩子，天天在下面的矮凳子上坐着。——不敢朝下看，却

敢斷定下面必然排着一排排一行行矮桌子矮凳子，每個凳子上坐着一個跟自己當年差不多大小的小人，掄着漆黑的眼珠，或者在偷笑，或者在做鬼臉，微張着嘴端坐不動的必居少數。儘管不看，却比看還清楚！

自己不著人，人却着自己；萬分無奈，只好轉一個身。

身後是黑板，黑板架上放着兩支「白墨」，（三）看見白墨才想起講演應該先寫題目。——得嘍救便放寬心，然而也不禁失聲叫出：（然而忽略瓊京腔）「陰事這也忘記」

白墨打着黑板響，一字一字地被寫出來。

聽着下面齊聲悄悄跟着唸：

「鐵——路——與——國——家——之——關——係」。

這就不禁更寬心，連酒精鼻子上的紅色也略微減退咧。興致勃勃，更在旁邊畫上一條線，又畫上一線和它平行，然後分做若干小截，每隔一小截全把它塗白咧，變成一截黑一截白，黑白和間的圖形。

「這是鐵路」，下面便有人切切私語。

「真的，跟地圖上畫的一樣」，也有人接着。

於是那高長子拋下白墨微微笑。轉到本題就好辦：小孩子們沒去過省外，誰真親眼

看見過鐵路呢？他鄭重地解釋那就是鐵鑄的路。他再三明白表示出他對於鐵路知識的豐富。他講演鐵路的形狀。他比劃着；抬起左手，手心向下，平伸出三個指頭，然後中指朝下落。凹的，車輪就沿着凹處轉，不過這是舊式。——手勢另變一個樣；中指抬起來，二四兩指朝下落。——凸的，車輪卡在凸處轉，這才是新式。舊式多危險，新式才安全。輪子轉着，火車跑得飛快，一踏鐘可以跑一百里，非富鐵路修成，不消一點鐘就可以跑到。火車上樣樣都有；有床有桌子有椅子，講究得很，外國人也稱讚不止。只是三等車仍然憐，因為坐三等車的都是窮人，窮人沒一個曉得注意衛生的。

坐在下面的學生，像幼童他們那一班人，盡都聽入雲裡。滿口京腔，聽來原不甚了解；嗒子凹的凸的，他們以為跟本地的石頭路一樣，完全作用鐵條鋪成。可是又有嗒子火車，——他們從來就沒看過任何的車，近年井上推火倒有的用「火龍車」，（四）只是能轉不能跑。究竟火車跟火龍車一樣不一樣呢？他們心下自問着。兩字相同，只少個「龍」字，光景是差不多的。於是就幻想着有朝一日火龍車在鐵條鋪成的路上飛跑起來。——還有床有桌子有椅子呢，多新鮮！

——小心裏也曉得羞慚，只有四川一省沒修鐵路，想起來就覺着難過。那酒精鼻子先生提倡修井富鐵路，為四川人爭一口氣，真值得尊敬。他又進過北京，去過上海，親自坐過火車也叫人羨慕。尊敬和羨慕變成信仰，小孩子天真坦白，他決沒想到大人家反而是

善於扯謊的！

雖然扯謊許多說，然而在高長子的酒精鼻子張子高等到走下講台，肉皮心覺得仍然出過幾通汗水。

「太忙，沒一點預備，真是」，搔搔鼻子，他還給自己留地步。眼睛不看別人只看着迪三爺。——迪三爺出過洋，一定會坐過火車。

迪三爺懂得他的心意，便也成全他：——那是當然的，既然自己請他來，丟臉自己也脫不掉干係，而且那種裝模做樣誰討厭，他張子高到底出過幾門，曉得一點國家大事，總算同是一個新人物，把他揭穿，就無異於長他人的志氣，激自己的威風。所以說，反應該客氣一點！

「——跟小孩子講話本來很難，說得太深咧，他們聽不來。」——「辛苦！辛苦！」——閃着炯炯的眼光，故作笑聲以消釋那人的窘迫。那人這才深受感動，心裏認真覺到這位校長可交。

由學監杜庇初在前面帶路，他儘在學校裏走過一園；從禮堂到講堂，穿出寢室，飯堂；折出運動場，走上花園；再轉風雨操場，進儀器室上新教室。……路上都引起酒精鼻子的回憶；建築雖有變遷，形勢却仍依舊；而自己呢，奔走半生，終不曾謀得一官半職。光陰過得真快，不得意時。細想起來，人生真如睡夢一般。

處處都散佈着大小學生，也都掄着漆黑的眼珠，迴送在他們身後。他們羨慕他，其實他才真羨慕他們。可愛的童年，在他心裏仍留着鮮明的印象在哩。

校長和學監交換地爲他解說着當年的景物，十分看重他，招待得也非常周到。一席豐盛的筵席，委實可稱盡歡，——否則他不會又打起噎隔來。

參觀學校照例得問學生的成績；想到便做咧。

杜庇初首先舉出幼宜：「他是校長的令郎，年年考第一！」

「難得呀！難得呀！咯！」他直搔鼻子，「請他來讓我見見，咯！見見他！」

迪三爺還在謙虛着，杜庇初已經傳出話去。

一片歷亂的足音，窗上便顯出學幢幢人影。在舍監厚嘴皮的脹從龍和體操教員魏長子捧風風般地簇擁之下。幼宜規規矩矩地走進來，紅着臉兩手死揪着衣插，不等吩咐對客人深深行禮。

「叫張老伯！」迪三爺教着他。

「張老伯！」他摹仿着十分恭敬地叫出一聲，然後走到父親身旁，垂手侍立。

「真規矩，咯！」張老伯搔着酒糟鼻子讚嘆，認真得要叫人相信不是出於虛假，「有其父必有其子，生長在教育家的家庭裏面，咯！沒錯兒！校長您甭發牢騷，井上約老腐敗嫉妬這新人物，自然有您這位令郎給您出氣的！咯！」

這些話說得他門兩父子都喜歡；兼之杜庇初又在旁邊添趣的補充着；他敘述着幼宜不但人品好，功課好，天資好，而且最難得的又最用功；不貪玩，總看書，連小說……說滑嚙嘴，自覺失言，急忙打住，再把眼睛偷偷瞭一下迪三爺，眼睛閃出一分可憐。

而迪三爺才不經意地笑着，炯炯的眼光轉向客人：

「他就是這點不長進，死愛看小說；可是我也不禁止他。讀書不光求精，還應該求博呢！照潮流講；白話文也必須學學的，不是省外早就提倡白話文哪嗎！兄台以為如何？」

「咯」！酒精鼻子不贊成這個，所以先打出個噎隔，「這——也沒錯兒，不過要求白話文做得好，還是得先做文言。——令郎得（的）文言一定做得不壞，咯！那是最要緊得！（的）他們提倡白話文得（的）人就都是文言有根底得（的）人，我滿懂得。咯！」

「世兄瞧過些什麼小說兒呢？」這句話便問着幼宜，搔着鼻子的手更加起勁，「三列國？咯！水滸……」

「都看過」，幼宜回答，仍然紅着臉，「現在正在看紅樓夢」。

杜庇初第三次加入補充：

「他的記性真好；書上的詩詞回目他都背得下來！」

「啊，咯！」那個故意表示驚異，「沒錯兒，沒錯兒，瞧完紅樓夢就該瞧聊齋。聊齋才是好書哩，咯！校長，杜先生，咯！說起聊齋，我還跟他多少有點關係！去年我到青島，遊勞山，瞧見一座荒墳，認得便是做聊齋得（的）蒲留仙得（的）。人家都不理會，只有我在那裏憑吊了半天，咯！我壓根兒可以算他得（的）一個知己！哈，哈，哈！」

「幼宜才真吃驚一驚：萬沒想到這位『老伯』如此非凡！自己愛看小說，——因為小說說的是真話，也就崇拜着做小說的人。——一些說真話的人！幼宜把他們看得特別重，更重於國文堂上讀着的『八大家』，不曉得他們怎樣寫得出這濼好的書！猜想他們應該與衆不同。可惜他們都死咧（活着的都沒看見過，本地沒有一家新書店。）沒法子會見他們。現在只有看看他們的墳。這不過是自己藏在心裏的慾望。而這位老伯已經做到哪。吃驚的是竟跟自己存着一條心而又勝過自己；難怪他在那裏誇耀，也真值得誇耀！」

「聊齋還沒看過」，自己不如人，說話也有點吞吞吐吐。

「不可不瞧，不可不瞧，咯！」那位老伯就等在示威，拚命地搔着額上鼻子，「却是，深得很，很難瞧懂哩！」

「他能夠！」杜底初接過去，語調充滿悽不服氣，「他的國文最好，每次考一百分

「那世兄您就試一試」，客人並沒成見，而且十分慷慨，「我明兒個送您一部，略做爲見面禮」。

「不必嘍，不必嘍」，迪三爺埋應客氣。但客人一定要送，只好揮着手叫幼宜道謝。這隻謝便在他炯炯眼光照臨之下，揪着衣插規矩地退出來。

外面站着一大羣人，可是每人都只投射他一瞥冷眼。

自己是：寂寞，冷落；人家是：嫉妬，譏嘲——

「喂，算哪呢，不過就只是校長的兒子！」

「人家的命生得好嗎，誰叫我爺不做校長哇！」

話中有刺，刺得幼宜只管跑。人孤勢單，也不敢跟人打架，然而實不甘心；父親沒當校長以前自己不是也考第一麼，做一子現在來說這些現成話？

他本要哭，結果沒哭，因爲他找着春十三；春十三親親熱熱的安慰他，安慰得他流到眼睛裏面的淚水也陰乾咧。

註：

(一) 帽子——引子。

(二) 開腔——開口。

(三) 白墨——粉筆。

(四) 火龍車——汲水機車。

十四

因爲受喫譏諷，幼宜也就賭咒發愿（一）從此不理人家。——這情形已不止一次，但這一次居然支持得相當的長，一直支持到星期六回家。

總覺得人家對他不懷善意，看那一對對的眼睛！其實沒看；沒看比看還難受，一肚子淨裝不舒服。好像「不舒服」實在有那麼一塊東西，重重地壓在心上。心給壓得跳個不止，胡思亂想，一刻不能安靜。

長遠的事都一椿椿地想起來咧；某一回考試，他曾幫過大哥他們的忙；某些時候，永八他們也都吃過他從家裏帶來的「香香」；家門中的人跟馮由階田家駿他們打架，他總幫着自家；而這些人，這回都和他過不去；叫他又恨又後悔，恨着悔着就咬牙。講道理應該是自己對，却是跟誰講道理去？人家的爺都沒當校長，人家就可以站在一邊；自己一個人的爺當校長，這邊就只有自己一個人；人家人多熱鬧；自己一個人孤孤單單，寂寞還得自己受。雖然有個春十三，春十三更不中用；說話先紅臉，活像個小姑娘。從他那裏，除喫安慰，並得不到啥；吵嘴罵架，還須靠着自己。無奈自己只有一個人呀！所以最好的方法是淨給他個不理睬。

說得容易，做起來才真難；講堂裏，操場上，人家是「成羣打浪」，非常起勁；而

自己固無事在太陽下在油燈下都只有身後一條影子，直如處在另一個世界，處在另一世界，這哪裏備備又聽得見他們嘻嘻哈哈的笑鬧聲，——這聲充滿得意和誇耀，使得壓在自身身上那塊不舒服不知不覺間更增加它的分量。

這事不過十四五歲啊，就開始感到人間的冷落。他搜求其中的原因，却茫然一片，一點道理也想不出來。想他爺是教育家，三天（二）去問他爺，說曉得。這裏他嘆口氣：「敢去問麼？不敢！不敢！——自己真是天下最可憐的人，在家裏得不到絲毫溫暖，在學校裏又要受到別人由嫉妬而發出來的奚落，——原因找着咧，都只因爲有着這麼一個父親陛下。——」陸怨忿又轉移到父親身上！枉自是教育家，難得辦出這樣一個學校，教育出這樣一班學生！

一切都在心裏，心裏仍然感到孤寂。不理人家。最好和人家隔絕，得藏躲在擺着自己的床鋪的校長室裏，翻着些所能看得懂的書；——大半是早年留下來的教科書。在書上尋找圖畫，結交幾個朋友，將自己也置身在圖畫裏，加入那些書上的朋友羣中，任一片對象從腦筋浮起，在幻象中享受一點空虛的快樂。

這樣子好容易將撐持到星期六。星期六家裏來人接，並不因此而忽然喜歡；家裏也是那麼的冷落，回家去又有啥子趣味呢？

叫人奇怪，家裏這回沒打橋子來，只派個黃大興。天氣有點熱，黃大興滿頭流着

，我心上還纏纏繞繞一大塊。

「三少，我指你回去！」黃大興擦着額頭，接過他預備帶走的衣服包。
「誰請不，我自己走」。

本來是自己走好，話聲裏却像在生氣。又一想真也該生氣，這樣熱的天，啥事不打，轎子來了黃大興滿身臭汗，誰肯要他指？——彷彿黃大興出瞭汗也犯着他，他只顧大踏步地向前走着，話聲不響。

遠遠沒走到麻鴿子，脚步就漸漸遲慢下來，只穿袂衣裳，身上也發熱，自己實在走累哪。

麻鴿子靠着一條河，兩岸擁着一片竹林。穿進竹林，火熱般的太陽被擋在竹林外；河上吹着風，風吹到身上叫人遍體生涼。竹色翠綠，好像綠汁浸衣襟，浸染土綠色的衣襟，一寸也退掉瞭剛才的火熱。下面一河清水，更顯明澈，竹色流溢，滿河皆綠。

到樓那裏硬不想走。恰好對岸有人喚渡，渡船正向對岸撐去；等到撐回來，總有一會就攔。硬我好一塊陰涼處，坐瞭下來，默默望着河水。

對岸喚渡的只有一個人，頭上包着一條白布帕；光景是一個青年小夥子，隔得太遠，聽不出長的怎樣的模樣。也無心去管他。反而低下頭，扯下根草莖撥弄着在落滿乾黃竹葉的地土飛着的大黑螞蟥。

風一陣陣地向身上撲來，帶來嘩嘩船的竹竿落水聲，水浪打船聲，船上人語聲，船頭泊岸聲，光腳蹣跚聲！……

正待抬頭，那人已高聲喊出一聲——

「三少」！

原來是李老么！

在長久孤寂和長久沉默之後的幼宜，比方送來一個解救的機會，自然是決不肯放過的。這時正是機會——作成這個機會的就是李老么，幼宜見李老么直如見着一個久別的親人。

本想站起來走，便也不願動一動咧；何況竹林上這般清涼，實在叫人捨也捨不得呢？

「你上街去嘍來」？拋下草莖他便問。

「不是的」，李老么搖着滿臉熱汗的頭，停下步子，「我現在在井上做事」。

「啊」，這是一個意外，幼宜不覺失聲叫出。「你陰事放下莊稼不做，跑到井上去做事」？

「三少」，那個嘆氣，「一年辰不行嘍！我家種着兩畝地方，都退還給東家哪」！恨恨地向地下吐出一泡口水。

「好好的莊稼爲啥不做」？幼宜帶出一種教訓的口氣。他們之間原是熟人，所以說話不消客氣；而且幼宜大小到底是個東家，又在學堂裏讀書，雖是年紀小，身分可不低，對着李老么，當然更用不着謙虛。於是話裏居然帶出「渣滓」（三）：「到井上去混，種種你真是意馬心猿！」

「沒法子呀」！李老么却不服氣這個。雖然幼宜是東家；——有錢；雖然幼宜上學讀書；——有「學問」；但是大家都是人，各人有各人的道理，要誰服誰管可不行。幸好大家相熟，不則他簡直就可以掉頭不理。既然不能夠掉頭不理，便也一屁股坐下來，正坐在幼宜對面，說，「三少，做稼莊，沒出息；收成繳嘍租就只夠喂鷄，飽不嘍肚皮」！

「怎麼地嘍」？那個抬頭直望着他。

「你不曉得」。李老么苦笑，「天時不正，起風落雨拿不穩。——這還可以說是天災，人力勝不過天，陰子錯處都推給老天身上。那嗎還有呢，兵大哥們天天拉夫，那個舅子敢不藏躲起來！藏躲起來，好哪，莊稼就給耽誤哪！年辰儘管好，耽誤嘍還不是只有單眼看」！（四）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黃大興蹲在旁邊，也這麼地插入一句。

「不錯是不錯的」，幼宜斗然軟嘍勁，頭又低下來，接着，「你們哈事不跟總櫃房

「說說，商量減點租？」

「你是東家，三少」，李老么更敞開喉嚨，「你曉不曉得總樞房裏當權的是那一個

「漁大哥」。

「漁老大，他配？——舅子李云甫李二爺！」

幼宜的眼光落到地上，李老么的眼光便跟着牠。牠們看見地上鋪積着的乾黃竹葉上爬動着無數的螞蟻，黃的黑的，大的小的。像是在尋找啥子，急急忙忙，慌慌張張；又像迷失了路途，東一頭西一頭的亂闖。走不多遠稍稍一停，便又轉身，偶然間兩隻碰在一起，如係同族，略一交頭，各自分手；如係異族，扭着咬着，便打起架來。這時候，牠們的眼光正同落在兩隻打得翻滾的螞蟻身上。那兩隻，又正是一黃一黑而且一大一小；黑的太，黃的小，打起架來都還不會分出勝負。

都看入嘍神！李老么兩片厚厚的嘴唇直在那裏便方地動着；幼宜却還沒忘記時才的驚訝，順口說出：

「那你們就去找李云甫！」

「他」！李老么咧開嘴。「他是好惹的？我去，向他先入板板！」（五）他家裏修洋房子，請問他的錢是從那裏來的？這裏——他用手拍拍自己的腰袋，「這裏——」

都是從我們這裏弄去的！他的心比鋒子還毒，他的手段比長虫還狠；提起減租，活像要他的命。他裝什麼樣子呢？三少，你怕他真衝向（六）你這東家？他要的是這個，又比手勢；拇指跟食指做成一個圈，圈兒象徵洋錢。『他裝我們送他的『私包袱』，（七）送個『私包袱』才可以講講減租。即使減租，却賠個『私包袱』，還不是一樣吃虧！』

幼宜又羞又愧：李老么說的正是自家的事呢，豈曉得自己一個家竟鬧得這麼糟！該死的如四公，該死的漁大哥！自己是一個東家，自己也像負有責任，羞愧是應該的。

羞愧變成忿怒，一時無可發洩，隨手掣下一條細竹枝，想要做嘴。可沒啥可做！眼光重落下去。兩隻螞蟻的戰爭已到終結，終是黃而小的打敗咧，被咬翻在地，掙扎不起來；那黑而大的，那勝利者，扭呀扭肥大的屁股，揚長而去。他看着心不平，一邊撥着細竹枝將黃而小的扶開，然後翹起鞋底，一脚將那黑而大的勝利者踩死。

李老么要笑；他正是贊成這樣。接着又說：

「少種田地少吃虧。鄉下熬不過只好朝非上跑，實在說非上哪裏住得慣呢？滿天是煙塵，遍地是鬧聲，鼻子裏塞滿塵鹽清氣；時時刻刻直想家，——想我那間茅草房，想我那片土和田，想我那座柑子林，三少，柑子林最叫我捨不得！」

「啊！柑子林！」柑子林也最叫幼宜捨不得。他記起他們那三少跟李老么認識，也

是由於那麼柑子林；他們去柑子林偷柑子，李老么却是看守柑子林的人。現在柑子林當然還在，而李老么却已離開咧。李老么多麼可憐呀！——心上那塊不舒服又忽然地沉重起來。

「在井上總還混得好吧！」這麼慰問着，也這麼希望着。

「好個屁！」李老么第二次發恨，第二次朝地下吐出一泡口水，「媽個屁，跟做牛馬差不多！」

大家呆望着。

風吹着竹林，吹得竹枝微微搖，低低唱出沙沙聲。從竹葉隙縫間篩漏下來的點點陽光，跟着跳躍，點點像珍珠。河下的渡船，從這邊撐到對岸，從對岸撐回這邊，已經好幾次咧，他們才覺察出這裏耽擱個不短的時間。

瘋犬興首先着急起來：

「天色不早哪，不快点走還要摸黑哩，走吧，三少爺，世上的怪事多，都是命，一天一夜也說不完。那位老兄弟，是不是呢？」

「是呀！」李老么兩手撐着膝頭，跟着站起。才一站起，幼宜看見他的頭臉又浸浴在竹林的綠色中，發紅的臉上薄薄染上一層淡青。他又接着說下去，「世上的怪事多！怪事年年有，沒有今年多！三少，我看天下要變咧，看來看去，沒看見一個真正快活的

人！在鄉下，大財主變成小財主，小財主變成光棍一條；在井上；上萬的家財，說倒就倒，馬上掏不出一文錢。聽說又在打仗哪，打仗就拉夫，莊稼做不成，鹽又沒有銷場哪！這是命嗎，我不信；命也是人給安排的。誰給我們安排下來的命呢？我們啥事不給自己安排好呢？三少？」

三少一句話沒有咧。莫看不起李老么，李老么所曉得的不比他幼宜少；講起道理，他就講不過人家李老么；比方有個「命」，幼宜原也不相信，不相信的原因只是父親說過那是迷信，却不知其所以然。李老么就曉得，曉得是人給安排的等等。看將起來，枉自學讀書，到今朝才稍稍懂得一點道理。——而這點道理也是李老么教給他的。

他不敢輕視李老么，而且對他更表親切；黃大興只在旁邊催促着，分手時仍覺依依不捨。跳上船，回頭望；下樓船，還望望；明白他已走遠，望也是望不着的。

轉而想到自己，自己何嘗勝過李老么？雖不愁穿吃，却過着冷落的日子，那裏又說得上絲毫快活！李老么可憐；李老么會自己打主意，自己呢？……自己有啥主意呢？父親說過：「發奮讀書！」——「發奮讀書」，多麼空洞的一句話啊，所以自己始終只落得個空洞！

春雖未歸，太陽却晒得跟夏天一樣燥熱；沒有一點雲彩，於是火熱的太陽連陰也不陰一下。葵花黃了，時時飄來一股悶人的香氣，引得蜜蜂嗡嗡的吵鬧。蜜蜂吵鬧，又跟

蝴蝶起動地比賽翻飛。蝴蝶從身邊掠過，掠到田腔的小花上，但停也不停，一扭屁股，一飛翅膀，又飛跑哪；又從身邊掠過，遠遠飛走，飛到那些紅的桃花白的李花之間。莊家人在田裏忙碌着，田中開了水，這裏那裏，水車唧唧唔唔地叫。田角上，蛤蟆揚起了頭：「呱！呱！」像是在跟他幼宜打招呼。太熱鬧哪：在太陽照臨之下，黃的菜花，紅的桃花，白的李花，紫的葫豆花，紅的白的豌豆花，還有五顏六色的花蝴蝶！太熱鬧哪：在太陽照臨之下，蜜蜂嗡嗡聲，蛤蟆呱呱聲，還有水車的唧唧唔唔聲，唧唧唔唔聲！看不完，聽不完，叫人懶，叫人困，叫人就想倒下睡覺。比方幼宜，眼皮遲重，即使努力，也不易睜開咧。

再不能跟黃大興耍氣，終得騎在他肩上叫他背着走；而且他又意外地報出一件新聞

「你么母舅又來哪，三少」！

註：

(一) 賭咒發愿——發誓。

(二) 二天——過天。

(三) 渣滓——話中的罵人字眼。

(四) 寧眼看——乾瞪眼。

(五) 禽先人板板——最惡毒的罵語：先人板板係指祖先的神主。

(六) 衝向——袒護。

(七) 私包袱——賄賂。

十五

么母舅這回來家，表面上並不是來閒耍，而是奉囑么舅娘之命來商量辦井的大事的。但是幼宜，——這時已將滿身的不快忘記咧！——就在竊笑他有負商量的使命，說啥子商量呢？話淨叫父親一個人說；他只在旁邊燒着煙，應聲，點頭。

計劃和辦法都已說得明白，迪三爺又閃着兩隻炯炯的眼光。解釋着這新井的名字：「新井叫做昌福井。『昌福非』原來是素二爺——現在分給斯謙的來福非的名字。他們嫌『昌福』跟『娼婦』同音，故所以改喚『來福』，我是個新人物，我不在乎這些，我偏要用這『昌福』做名字。么母舅，對不對？」

「對」，么母舅應着又點頭，「娼婦們的水多，昌福非也該是，那個舅子說不對呢？」

撒攔一句話引得幼宜直捂着嘴要笑。——么母舅正是爺的舅子咧。

「還有」，迪三爺也收斂起點威嚴，笑着，「我的意思還是在希望它跟來福非一樣，很次就建墾功，出嚶那麼多的火」。

「不錯」，那爛吐出一派濃煙，露出滿嘴黑牙，「來福非的火真多，我却是一瞎子見鬼」——聽到說「來」

「多，多」；這個也點頭，「你明朝去看看，那裏離昌慶井不遠」。

「幼宜，我們去」，么母舅便向幼宜。

幼宜喜歡得答應不出來。

第二天早晨，在要醒沒醒之際，却已察出窗上照進來的光亮，忽然一條黑影掠過，搖搖一塊。眼睛睜開，原來是周白文老表站在床前。

他是來看他的母親周表娘的，同時也是來探聽新井的消息的。——幼宜老早就明白。在他好幾個星期回家，當父親不在家的時候，便見周表娘總捧着一件像鞋呀枕帕呀等子由她做好的東西，交給娘，紅着臉說到關於他兒子的事：「表嫂看照，他爹只留下這樣一點骨血」。

當然在這時候來等機會是必須的。而且幼宜也歡迎他：自己多一個伴侶，又還可以從他那裏得到許多知識。

便起身穿衣。兩人談談說說，一直談說到「少午」。(一)

么母舅還沒起來。

他們去叫他，叫他不醒，抓着他的手，拖他起來。他像死屍一般地彎着背，歪着頭，順着髮顛，眼睛仍然閉着，微張開嘴，口水吊下一尺多。手一鬆，又倒下去咧，直一

斷一。(二)

再過一盞鐘，鬧嚷三四才把他鬧醒。臉輪擦着臉，還在眯迷睡。

燒煙，化喫一個鐘頭，吃飯，化喫一個鐘頭，再燒煙，又化喫一個多鐘頭。等到走出門，太陽又快下山去咧。

從外務處翻過一列山坡，轉下去便是大墳包。——來福井和昌福井都在大墳包。山坡上，最高處有一座寬樓，低處也有兩座寬窩，四面八方的寬竿，兩根一排三根一排地一同伸達寬窩，好像無數的長蛇，伸直身子圍集着一個水缸吃水。另外又有寬竿從寬窩裏伸出來，伸達寬樓下面，寬樓上用牛馬推車，將水車上，倒入水槽，再由寬竿運走，運過一疋山，兩疋山的山那邊去。

路旁爬伏着寬竿，幼宜和周白文他們都愛在寬竿上走。走兩根並排的還不算，要一走就單獨的一根。走一根，那自然比走浪橋還難，簡直有點像走索橋。雖然寬竿外面，纏有細藤，糊有桐油石灰，不怎樣滑溜，然而面積到底只有巴掌寬，幾乎沒有下足之處。自然而然的平端起兩手，眼睛釘住腳尖，一瞬也不敢瞬，兢兢業業地，微抖着腿，一步一步地往前邁。——這是將走幾步的話，走呀走地就會跑起來，反而不易掉跟頭。么母舅却吓得目瞪口呆，直在旁邊吹喝；而他們不聽，一直跑上山坡，一直跑下山坡，一串熱鬧的笑聲在這邊那邊響出。

眼前就是大墳包，天幕緊密得像森林；黑煙騰空，像一片濃霧；機器單調的喧聲。

聽得人說話都要放大喉嚨，——却也使人興奮；轟聲正表示出生活的掙扎，如萬馬軍中生死存亡的決鬥。

一帶瓦房連接，不是非房便是灶房，却一律行將破敗，迎着偏西的太陽，瓦房上沒閃出一點光彩；房簷下的粉牆，白色轉成灰，塗上陽光，又成黑紫色，彷彿是年深月久留下的血迹。房子裏面，每個角落擠滿嘔疲困，飢餓與髒污的人羣，他們不曉得有白沫，也不曉得有晚上；他們做着工，工作也逼着他們。他們身上永遠沒穿過一件完好乾淨的衣服，甚至於只圍着一塊破布遮蔽下體；但因此才露出嘔他們結實的身子，叫人羨慕他們的力氣。

在人羣中，幼宜妄想尋找李老么，他記起了他告訴自己的一切。這一切，這時他又轉告給周白文。

「三老表，你啥事可憐他們？他們都是下賤人，永世不會有出息的！你結交他們，豈不有失你的少爺身分？你是少爺哇？快莫那樣做！」

熱突突的身上潑下一盆冷水，幼宜再沒有話說咧。

六條腿一齊邁進來福井。臭汗氣味，牛屎氣味，鹽瀆氣味……同時迎接着他們。先走到井口去着火井盆。火井盆埋藏在地下，地面上却啥也沒看見。么舅舅和幼宜兩隻雖然都擁有一些井灶，而對於這些情形，儘管眼睛鼓得像雞蛋那麼大，都是一摸頭

「不知」，還不得不請教那位學徒娃兒。

於是這位學徒娃兒就得意非常；揮舞着手像是在講演，提高喉嚨，弄得口水星子直濺。

他講演這個火井盆。說是辦井辦到一百七十丈之外，也就有火，見火之後，在井口下面一丈多深的地方，挖空。安一個木盆，就叫火井盆。盆有丈把來高，周圍三丈大——這周圍，是就盆底說，盆頂却小一點。在盆頂的邊沿上，插入竹筧，少則幾根，多則十幾根。——像來福井，就有十來根。然後將盆封好。但是盆在井口下，所以正對着井口的地方先要留下跟井口一般大小的洞，以便下筒推水。火氣上升，聚在盆內，由筧運出，這筧也是埋在地下，只是隆起一條土埂子，倒也隱約分辨得出來。

他們就沿着土埂子走上灶房。達到灶房處，土埂子突然隆起一堆。——其中必有講究！

「那是出山盆」，講演者不等人問便開腔，「出山盆裏再分竹筧，筧頭上安一鐵管到火罈子，火就由火罈子的口上冒出來。

灶房裏蒸騰着熱氣，充耳一派沸騰聲，鹽鹵氣味更加濃烈，幾乎換不過呼吸。地下行地安置着鐵鍋，鐵鍋裏滿鍋白色泡沫在那裏翻滾。

「好熱——幼宜首先叫出。

「好大的鍋」！么母舅却忽略饒熱，端詳着鍋，「一口怕有四尺大」！

「不」，周白文搖擺兩下頭，跟着就報出：「大，四尺多；厚，四寸；深，二寸，重兩三千斤，有雙七百鍋，溫鍋，牛頭鍋等等名目」。

腳踩在灶房裏，隔着鞋底腳掌也感覺到燙熱，叫人無法停足。幸而在有幾口鍋前面，好像火已熄滅，而鍋內已鋪着一層水晶石子樣的顆粒。這是花鹽！幼宜馬上認識出，在一切都不懂得中忽然認出這個，心裏便有說不出的高興。么母舅呢，一直伸頭張着嘴，光景他還不曉得鹽原是這樣熬成的。

「這是花鹽」！周老表應着幼宜，「三老表，花鹽跟巴鹽不同。……」

「我曉得」！幼宜截住他。和周老表比一比，自己原沒他曉得的多，可是決不肯鬆這口氣。背着人，可以佩服；當着人，——那怕是么母舅，就只剩下嫉妬。表示嫉妬是含着嘴；「花鹽鬆脆，像冰糖，好看，乾淨，却是容易化，風吹也化，見水更會化；巴鹽細，結得緊，硬得像石頭，却啥都不怕。好，自然是花鹽；但如果運到遠地方去，花鹽就不如巴鹽咧。——嚇，我也懂得吧」！

周老表碰到一鼻子灰，才斗然驚覺，習慣地視察着那位氣忿不平的臉色，連忙改變

「你說的這一點也不錯，你到底是個有學問的人，我沒讀過書，那裏比得上你呀」！

單。

幾句話又說得幼宜怪難爲情，一時便僵在那裏。多虧么母舅，還是由他來解圍這個

「莫生氣」，他拍拍幼宜的頭，「裏面這鹽熱，生噁氣更要上火，上噁火緊防大便不通，——痢不出屎來」。又招呼周自文：「周老表，你說你的，我還要聽哩！」

「我說，我說的是熬鹽的事情」，周老表漲紅臉，聲音變得吞吞吐吐，而臉不時眼光還瞭着幼宜，「李么母舅，（三）你看，——哦三老表，你看，你們看這一鍋花鹽。那邊將灌滿一鍋水，灌下水去，就把火點着。熬到水裏現出鹽花，再加上一點水，另外再熬。另外，另外再加豆漿，豆漿下去，將水澄清。再熬，再熬，熬呀熬呀，水面上就會浮起一層黑泡子，髒的東西會浮上來，浮止來。這時候就要將黑泡子打出去。再加豆漿還有母子渣鹽；——母子渣鹽是用溫鍋熬出來的。加過幾回豆漿之後，把火口蓋上一半，減小火力，讓它小火慢慢地熬。熬成鹽。熬成的鹽跟雪花一樣，又白又亮，跟雪花一樣。以後就鏟起來，裝進竹篾筐中，使它的鹹水，鹹水濃淨，濃得乾乾淨淨，又把滾開的乾淨鹽水朝竹篾上淋下，鹽就成結晶，顏色也變得更白，更白，么母舅，三老表——」

「一鍋鹽要熬多少工夫？」

「整整一天一夜，一天一夜」。

「有多少斤？」

「不一樣，不一樣：多的一百三四十斤，少的八九十斤。巴鹽只有七十來斤」。

「噫，你還沒說巴鹽的熬法呢」。

「那就省事得多哩」，幾乎又情不自禁地放肆起來，幸虧馬上收斂着。仍然變做吞吞吐吐地，「在鍋裏鋪上，鋪上一層細鹽，把鍋燒得飛紅，加一點水，加一點水，慢慢地加水，噉地一聲結上一層，噉地一聲結上一層，慢慢地結成一塊，像一塊鍋巴。鍋巴一塊鍋巴四尺大，厚五六寸，那就名叫巴鹽」。

幼宜聽得出神。無論如河，周老表曉得的比自己多得多，到底比不過人家；心裏一虛，氣忿也就平息，忘記將才的嫉妬，便又開始和他說起話來。這在周白文，自然是求之不得的。

天色已晚，灶房裏離亮筒子較遠的角落都張掛起夜幕。該回家咧，又一齊跨出灶房。

跨出灶房，頭一眼看見廣闊的天空，心境也隨之而開闊，聞不到濃烈的鹽滷氣味，大口吐出一口氣，胸間才覺斗然舒暢。心境開闊，心間舒暢，精神也活潑得多，說話也更加有勁咧。

「鹽鍋裏還有一種用處」，幼宜連跳帶蹦地大聲告訴他們兩個人，「去年子爺在外

務由叫人找出一個鑲鐵桶，用火酒燒去那桶上的洋油味，裝滿鹽牛肉塊，裝滿鹽蘿蔔片，又把蓋子蓋上去，鏗得清絲嚴繞，（四）叫它不透氣。然後丟進鹽鍋裏，跟鹽水一齊煮，煮哩一整天，撈起打開，牛肉蘿蔔，炖得稀爛，因為它沒走氣」。

「喝，你爺却不請我」，么母舅直頓脚。

周白文想着那鮮美的滋味。嘴頭直湧清水；不過，他自己也曾有過得意的享受，這時就向大家擺。——他得意的享受是烤紅苕。把整條的生紅苕擺在靠近火罐子的口上，儘量烤着，只要不烤糊，那怕烤上一整天也行。烤透咧，剝開皮來，又香，又甜，又軟。——這回吞清水的又輪到幼宜。

么母舅則馬上要嚼一嚼，帶樣都要嚼！幼宜和周白文自然從憑着他，給他出主意：到完成，加快地跑回喫家。

迪三爺問他們：

「你們到井上去喫嗎？」

這「井」明明指的昌福井，三個都啞口無言。

「么母舅你真是」，這個就兩眼又閃出光，「放着自家的事不管，帶着外甥們當孩頭」。

「不要緊」，么母舅打出個阿嚏，「明朝起個早，我一定到井上去一適。可是你得

「請我吃鑊鑊桶燒牛肉！」

「鑊鑊桶燒牛肉，那個告訴你的？除非是你！」爛爛的眼光掃射到幼宜。幼宜立時打了一個抖。「你這好吃懶做的東西！明早還不給我滾回學堂去！」——「么母舅」，么母舅這時已經顧不得，一頭倒下去，胡亂地開好一口煙，呼呼地抽吸着。「你聽我說：——你回去到正街上永明五金行催催給我們代買的火龍車，告訴他，我們等着用。」——「么母舅可直搖手。迪三爺不明白他要說啥子，耐着心等他一氣燒完這一口。才聽他轉不過氣來似地掙出幾個字——

「你先請我吃鑊鑊桶燒牛肉！」

註：

(一) 少午——午間。

(二) 扯喉——打射。

(三) 他跟着幼宜喊。

(四) 清絲嚴縫——密不通氣。

十六

抽水機器——火龍車運到井上，迪三爺一顆高懸的心才咚地落平下來。聽說又打戰火，假如火龍車給截在下江，一盤計劃便都會吹台大吉。運氣，教育家的迪三爺這些地方也不能不信服運氣咧！

除嘍運氣之外，迪三爺也信服科學：用火龍車來鏗井，這就是科學到嘍家。運氣與科學相調劑，非常容易地在腦筋裏建築起一座美滿的幻象。朝後一想，別人辦過三年沒建功的井，他一鏗就穿，——這是科學；別人賠本他却賺錢，——這是運氣；熬鹽以外還要煉石油，——這是科學；創基立業，成爲長鬍子王四大人第二，——這是運氣。……科學，運氣；運氣，科學，十分融洽，毫不衝突。

於是在大門上，「昌福井」三個大字的名字描上之後，貼上對聯，請過賓客大放鞭鞭砲，敬饗井神，安好機器，栽好煙苗，煙因土黑煙一冒，機器的轟聲加入一片噓聲裏。在匆忙中，閃着光的迪三爺的眼睛，轉而凝視的時候居多，且彷彿越發深沉咧。——深凹得跟那一鏗一鏗擊着的井眼一樣。

校長用火龍車下鏗的昌福井開工哪！他等於親耳聽到地猜想出那些熱心轉傳述着的聲譽；他微笑着任他們散佈着這樣的新聞；人家的重視，在暗示着他成功的機兆。

；雖然科學化的辦非方法，更足以顯出自己的遠見與博聞。沒有人敢於非議他，而今他已被稱做「總有點道理」的人，「總有點道理的人」是不容人家非議的。「怪」，只是驚訝着，却連頭也不敢搖。

便牽連不斷地有人來道喜，其實目的是來開開眼。異口同聲地問出單純的問題。迪三爺都不厭煩地運用着同樣的語句——解答。他高興這麼做，不講明白不能使人心服。必須解答，叫人認真地讚嘆出：「哦，原來是這樣子的，真有道理」！雖然說光是十個中間九個不懂，然而心服却辦到咧：懂都不懂，心敢不服？

其中就有學八公。——誰知其中還有學八公！迪三爺忍不住閃着炯炯的眼光，哈哈地大笑起來：

「八爺，你不是到東洋留過學？虧你連這點科學全不懂！」

「哦，科學，原來是科學。有道理，有道理；我懂，懂！」學八公弓着肩，紅雙臉，急急分辯，可是他並不懂。

那個看出他的不懂，看在同黨，不但不給揭穿，反而進一步朝他講解。便問他：

「舊式方法推水用啥子？」

「用牛」。學八公摸不着頭腦，機械地答。

「鑿井呢？」

「鏟井？」——「得分兩步」，這個就顯出聰明，「起頭用人，辦深甕才用牛」。

「新式推水方法又用啥了？」

「自然是火龍車囉，哦——」

「莫忙」，迪三爺截住他，「聽我說——除開頭一步下鏟不說，光說第二步：既是推水用牛，鏟井也用牛，啥事推水可以用火龍車，鏟井就不可以用火龍車咧，我的八公老太爺？」

「哦——」說穿不得，一說穿舉八公也覺得非常容易，「我一下子倒忘記囉哇！比方井裏落鹽難，（一）不是也可以用火龍車去打撈起來？下鏟也是一樣的呀！」

「對呀」，迪三爺拍着手，「吃過墨水來的到底不同！」

這個才覺着抓回嚙面子，暢暢快快地燒煙幾口煙；密密切切地報告出些迪三爺在忙途中忽略哩的情事。首先他提到川東川北的戰事，打得不可開交；雙方却在那裏拚命幹。旅長也聽說要調到前線去，——他怎會願意去呢？誰捨得下這個「金銀窩」？兵八們可是高興得不得了，三個月不發餉，窮得沒法子，打打仗火也好檢幾個財喜。兵荒馬亂，老二（二）又出嚙頭：剛出井圈子（三）的大山舖一帶就「拉肥豬」，（四）鹽便又堆積起來，沒人肯做這筆生意；鹽船怕搶，鹽擔子怕拉夫，除非有軍隊保鏢，定會鬧出禍來。遠處的戰爭兵禍，近處的廠市蕭條，人人又都愁眉不展。因此三畏堂的事情也

醫時停頓咧：債圍好像不大滿意如四，如四把頸子一縮，乖乖地學一回烏龜。這邊查賬的事還沒一點頭緒，光景非再開一次全體大會不成。不過表面上儘管平靜，暗地裏仍然在橫眉豎眼……

「三爺，你該小心點」，學八公放矮嚶啾。

他說這三爺撕扯聘書，大大地叫如四他們下不讓台，如四他們就更恨得入骨。——迪三爺閃着眼睛得意地笑咧。——莫笑，安知他如四不會另耍鬼計？海縣裏告一狀，買軍隊來「掃皮」，（五）都說不定。——迪三爺不以爲然，就輕輕地搖頭搖頭。——如四的嚶囉，不是冬瓜，便是叫鷄五，看見他學八公就打聽迪三爺的行蹤去跡，說些巴結的話。其實是在探聽消息。——迪三爺一聲不響，只閃光的兩眼更顯威嚴。——總之，自從迪三爺出嚶名，他們就更覺難懂，人心難測，須要謹防他們的毒手。

「提防我總是提防着的」，迪三爺不能辜負學八公的好意，但終究驕傲多於虛心，「好在我自己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他們又其奈我何」！

「三哥」，學八公更顯關切咧，「常言說：『防人之心不可無』，啊，這世道」！「這世道」，迪三爺也點點頭，「都是教育不普及的原因呀」——但是我怎麼躲起來？時局這樣嚴重，我還該隨時出去打聽打聽消息哩」。

「也可以叫樁芝野老三他們替你跑跑」。

「不成，他們不成；他們曉得啥？比方鹽不能行銷，一定不光爲喫棒老二，一定中間還有人在弄鬼。你我自家都有井有灶，八爺，我們豈能不聞不問？」

「我却替你不放心」，學八公實在不放心；他躊躇一會，如有所得般地说，「要得，那就這麼辦，你啥時候上街，我們先約好，我跟你作伴，我們一路去——」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就走」。

街上，在火熱的天氣之下，充滿嘍囉緊張——連三爺却在這緊張裏看出個大大的矛盾。

鹽並不是不能銷，反而有人來兜買；鹽販子幾乎全體動員；肩挑的，背揹的，騾馬馱的，成羣列隊；沙灣河壩，一列槽船，沒裝的等着裝，裝嘍的就開走。但是，但是，鹽價一直朝下落，由二百四十塊一噸，落到一百六，幾乎一百六還維持不住。就以一百六來說，還沒合到十四塊一張。（六）這是十幾年來沒有的「相因」事，算起來簡直只有賠。

賣？井主們左右爲難。

不能——一包鹽才合到六七角，不夠本！

可是不賣就淨賠，戰火打不完，前途更沒指望，連一個本錢也撈不着！

急出幾通汗水都解決不下來。

自然最好是由商會出面維持鹽價。他們找着會長文二大人，文二大人神氣活現地摸摸兩撇鬍子可說得好：「買鹽的只有一家，鹽價只好由買主賣主兩方商量。又不是幾家在競爭；——對鹽，幾家在競爭，價錢只有朝上漲的，大家也就不會來找兄弟我囉！唔，這回兄弟却管不了，你們大家曉得收鹽的是那一個？」

有人說是在下江新開的公司。

有人說是淪沙債團的代表崔陳陳皮四人的把戲。

有人說後台老板其實就是張旅長。

三種說法都不全對，合起來才對：公司是新開的，股東是崔陳陳皮四人，負名義以資保障的是張旅長。

「唔，辦法是有一條的，只好大家齊心。價錢不合適，大家可以不賣呀！」

低頭想想，頭一低便只看見自己，自己的事才最要緊，自己的事應該自己打算。「大家齊心」，誰管這個？自己不賣自然有人賣，不如先賣鹽爲是！——人同此心，都怕落後，情形倒變成擁擠不堪。

一切都像四位股東所預期的一樣，這一寶又叫他們押着咧。他們有先見：戰火一起，道路不通，別的地方缺鹽，鹽價必漲，井上鹽不能運出，價錢必落；本錢少，利息厚，一筆好生意。可是路上阻碍多，得借一支旗號來保鏢，這就想到鹽張旅長。

張旅長正在抓腦壳：

「真分壞家咧，我可拉下嚙不少的虧空。叫我開拔我一個錢也沒剩下哇！」

「我們倒有個主意」，四人乘機而入。

主意是：趕緊成立公司，收買存鹽，運出銷賣，趁別人都不敢幹的時候來做一回獨門生意，有賺無賠，他們拉張旅長老官兒加入一股。

「加入一股」——張旅長把兩眼一閉，「我沒錢」！

「這不過是名分上」，四個之中的一個急忙改嚙口。

對咧，只是名義，並不要他出錢，只要他打出旗號，以便一路通行。

「這個成」——張旅長才答應。「收鹽歸你們去辦，鹽收嚙來交給我，我包給你們運出去，包沒有事。話先說明白：我可要佔一半」！

「一半」？就皺眉。

「幹不幹隨你們」！

「旅長的吩咐是應該的」！

那麼他們又提出要求，要求免上捐稅。

「就有些捐稅捐呢」？

「正稅每包四塊八」！

「不行，正稅是我們上頭要的。——還有呢？」

「馬路附加三角，官府印花二角」。

「行，算我的。——還有呢？」

「稽核所提款兩元」。

「喝」——張旅長直搖頭，「稽核所歸洋人管呀，洋人老子那個敢惹他？我不管，我不管」！

不管也沒法，生意總算做成咧；轉來只等着對付井戶們。對付井戶是容易事：橫豎井戶們只會熬鹽，運行和銷售都靠着別人，三步工夫只做到一步，而且是最不上算的一步，——運行和銷售，純粹是商業性質，掏錢做生意，可幹則幹，可收則收，賺錢賺個飽，賠起來也有限。不比辦井熬鹽，辦井熬鹽名義上說是辦實業，辦實業就第一需要大本錢，本錢下得大，賠起來就沒有底。本錢化去幾，半路上想不幹也不成。就算井辦成功，有水有火，熬出鹽來，運銷還得仰人鼻息，等於頸子被人掐住，說好是好，說歹是歹，乖乖地不敢撒下嘴。四位代表看得清清楚楚，自然沒把他們放在心上，於是開頭標出來的價錢就只有二百，以後一百九，一百八……：一百六，直朝下落。

其間他們也顧慮着商會，商會可以團結井戶跟他們作對。一個人的力量小，團結起來的力量大，——他們害怕這個力量。

話。

於是他們又不得不去拜會文二大人。果然文二大人踢着腳上的粉底烏靴跟他們打官話。

他們又拉他入夥，外加一份厚禮。

禮物沒自送，禮物全替文二大人說壞話。那些話，使得井灶戶們各顧各，爭先恐後地忍痛賤價將鹽全賣給以張旅長為號召的新公司。

毒熱的太陽在天空上發出威風，彷彿倒下一盆火。火烤在鹽伙子身上，他們長着紫泡的兩肩正壓着重担，因此更是汗流不止。嘴裏大口喘着氣，忍不住吐出一嚇——嚇呀！的呼聲，却不能也得不着一點歇息的餘暇。時間是那麽短促，道路是那麽遙遠，那裏敢休息一會兒？只消路旁有一根黃楊樹，遮住一片陰涼，能在陰涼之下走上三五步，也許就換得過一口氣來。然而沒有，四下淨只佈滿火熱的太陽光，有一點陰影，也只是自己隨身的影子！——將血和肉帶力氣，一起賣給壞新公司。

新公司用錢收買鹽，又用更賤的價收買鹽人們的力氣，把鹽運上船，沿途派兵保護，一船一船地朝鄧井關運送，分銷各地。然後股東們搖着扇子，坐下來敲着算盤，計劃着他們賺來的『花紅』。(七)在高樓深屋裏，喝着香茶，吃着糖果，擦着額上洩出來的細微汗珠，仍然不免歎息着：真的，好像花紅還太微薄一點兒！

迪三爺弄明白這其中情形，忽地恍然大悟：

「光是辦非燒窳還不成，還得撲殺這一班寄生虫，莫輕視這些寄生虫，牠們吃喫你的血還不承情的！」

但是軀深處想，寄生虫憑借丘八做保障，丘八有槍桿，有槍桿就有勢力，這勢力是可以壓制教育家的迪三爺而有餘，不容自己不打一個冷瘡，悄悄嘆出一口氣。

那嗎，惟一的希望，只有希望將來教育普及，造就幾個模範軍人。

註：

(一) 落難——汲水筒之類落入井中名落難。

(二) 老二——土匪又稱棒老二，老二係略稱。

(三) 井圈——井區。

(四) 拉肥豬——綁票。

(五) 掃皮——搗亂。

(六) 十四——爲一儼。

(七) 花紅——紅利。

十七

雨。天上落着雨，地下跳着雨。

空中堆積着爛絮般的雲；不但爛，而且髒，一塊裝過一塊，找不出一點白淨光輝的。叫人看見就惡心，滿肚子裏警着的淨是不開味。

雨從爛絮般的雲堆中漏下來，滴滴達達，沒有個止。一陣大點，一陣又小，大的時候像亂箭齊發，嘩啦嘩啦，聲勢如萬馬奔騰；小的時候像斜掛一幅竹簾，沙沙潺潺，彷彿窗外有人在低泣低訴。

雨縮小嬰幼宜他們的世界。地下積着水足有寸把深，低窪處還看得出來水流的紋綳。青草半沒在水中，樹葉和花朵萬分憔悴，憔悴得幾乎不帶一絲生氣。——看看多難受！而且下嘍課又沒地方走。平常在操場上跑慣了的，眼前就只好擠在屋簷下，巴掌那麼大的一塊地方，想跑也伸不開腿，索性成排地坐下來，雙手抱着膝頭，或者抬着下巴，癡癡望着。

望着天：天上仍滿鋪着絮雲，在那裏滾來滾去，空氣潮濕，滿天飛着馬馬丁，馬馬丁飛得急急忙忙，東一躡，西一衝，慌裏慌張，失掉平時的安閑消適。

望着地：地下淨是稀泥和水坑，大顆雨點落到水坑裏，激起一個個的大水泡，炸蠟

蟻蟲都藏躲起來，稀泥地上只跳着三三五五的小蝦蟆，停好久，才跳一下，似乎一點不精神。

這樣就使得人，尤其是幼宜他們，個個像在害着病。不跑不跳還不算，還要聽着那不堪入耳的連綿不斷的雨聲。不聽不行嗎？不行！越不要聽，雨聲就越在耳旁打得響；便是夜間，保不住也會從夢中驚醒，滴滴雨聲真如落在心頭。

雨，一天一天地接連着。落上三天，不僅像害變病，更像失靈魂！好久不曾看見太陽明，好久，真彷彿隔了一年半載。閃電倒是天天有！一聲焦雷，噼噼半天。

委實再也幹不住；不能跑，不能跳，跑和跳的勁頭全用在嘴巴上，用嘴喊出鬱在心裏的悶氣，屋簷下堆滿噴人，每個人喊出一聲，聚在一起更勝過奔騰的雨勢。哭哭笑笑，打打鬧鬧，像侵早起的一林麻雀，像夜晚間的一池青蛙。

雨聲不止，鬧聲也不止，雨聲鬧聲都使教師們一齊頭痛起來。

說，不聽；罵，不聽；扣分記過也不聽；拍桌子揮教鞭，也不聽。——到此為止。學堂裏的刑罰不能再進一步。不是爲變『新式教育』已經廢止打手心，而是爲變來此任款，無異於『陪太子攻書』。誰敢惹他們，——前一任的學監帶着點『貓兒毛』（一）脾氣，抓着松六幾個人，在寢室裏打『鬥十四』，（二）不管青紅皂白，一律責打屁股二十板。說打就要打，一點不講價錢。（三）小鬼遇閻王，『班竹筍煎腿精肉』，（四）

是定要吃的咧；只好各自預備一刀草紙，塞進褲襠裏，墊在屁股上，來它一套「偷天換日」。板子打在屁股上，撲撲亂響，幾聲乾，倒是裝得也很像。可惜事不過三，第三次們的松六就被識破了；那學監先生更加冒火。一個個地檢查一遍，搜出夾帶，重新打過，直打得齊聲叫喚，涕淚交流。

捱打事小，丟臉事大，人人羞愧難當：這回輸給學監先生咧。哭一陣還么不喚台，（五）一直嘴裏都喊着，「——明天老子回家告你龜兒子狗學監去」。第二天果真就回喚家，搬來爹和媽，新請陪着他婆娘，馬上坐轎子來找學監先生算帳。

終於那位學監先生不得不鞠躬而去，機會，這才落到大肚子的杜庇初。

他杜庇初儘管頭痛，念到自己的來歷，又怎敢發作呢？「覆車在前，殷鑒不遠」，熟讀聖賢書，所為何事？這個乖早是學得曉的。

不過他到底是學監，校長不在，他到底是一校之長；不能教厚嘴皮舍監張從龍和體操教員魏長子他們說閑話，樣子總應該擺點出來；而在學生方面，實在並不會做到「道可而止」：大的，爬上窗子，或者堆着雞漢直上房簷，伸手在瓦溝裏面去掏捉麻雀蛋。下面一羣人助着威。「給我」！「給我」！「給我」！小的就仰頭捧手圍着嚷。給得不平勻，翻臉就開搶。打！打！打！尖銳的哭聲高浮在一片喧囂上，——這就不能裝聾作啞。大睜着眼睛硬裝沒看見。

忍耐幾次，沒法子再忍耐下去。光景總得去示威。沒跨出房門，先就大勝咳嗽兩聲。僅僅咳嗽還不以爲足，在挺起大肚子踱着四方步時，老遠就在說着話咧。預料話聲可以吓跑幾個，等到他們的足音漸遠，然後現身於那仍留在屋簷下的一羣當中。不必仔細看，那些千翻鬼（六）又必是機靈鬼；惹是非的是他們，望風而逃的也是他們。跑就等他跑，不可深究是最妙的辦法。趁他們不在時高罵幾聲；罵着跑走的，吓住留下的。既顯威風，又收實效；跑走的一時不敢轉來；留在這裏的大概也再鬧不起來咧。——看看他們，靜得連鼻孔裏呼吸也聽不出聲響。

他們靜靜地等着他來，又靜靜地等着他去。他剛一轉身，適才逃跑的又折回來，而且帶來嘍個叫人興奮的消息——

「外邊大路上在過兵！」

果然隱約地聽見軍號聲，全體不自禁地一齊轟然大叫，一齊拔腿就朝大門外跑。——杜庇初聽到這一聲呼喊時，還沒走回自己辦公的學監室，喊聲太意外，他疑心是出禍事。——連忙又轉回來。——莫非是牆壁倒塌？莫非是打架傷人？……

屋簷下沒剩一個人影。——他們早跑出大門外去咧。

在大門口，推着循着，透過雨絲，望着爬伏在門前的那一段大路。

大路外屏障着一列山崗，滿山崗上叢生着翠柏和蒼松。樹經雨洗，更顯蒼翠。只是

蒼翠之中，別有一番喧染，儼如一幅水墨圖畫。四周雨氣溟溟，在低矮陰沈的天空下好不叫人悒悒難受哩！

大路盤曲得像一條長蛇，一直爬過山口。——頭在山那邊。尾巴呢，望不見尾巴的所在。大路經過雨洗，却沒洗掉石板上的泥，反而溶解調和，漿糊般地糊上一層，踩着踩着，那才滑溜。

於是香在大門這一羣，個個鼓起烏黑的眼睛，替人家耽着老大的心。他們看見走在長蛇背上的一行兵，微弓着腰，微張着手，兩脚一下不等一下地交換着；搖幌着身子，隨時都在預備打一閃失，這麼樣的兵，也就不怎樣叫人害怕，倒只覺得可笑而多趣味咧。

這就是「兵」，——一種處於特殊命運的人物的稱呼。幼宜他們感到彼此之間彷彿完全不同，有如處在不同的世界裏：比方人類最看重人命；而打起仗來說死就死，死跟我們跟斗樣的容易。真太奇怪咧！難道他們不肯顧惜性命嗎？不錯，真太奇怪咧！因為奇怪，這班少年人常常希望着有機會看看兵。

現在，兵們正沿着大路走着。悄悄地，連軍號也不會吹出一聲。沒有看見隊首，不曉得前頭過去讓些什麼；此刻是一列單行，一個緊跟着一個走。雨仍自落着，所以有的旂幟自然都收捲起來，扛在肩上。行列却是冒雨隨着牠。雨似乎專跟兵們做對頭，把他

們欺侮到孀家，滅盡暖感風，變得跟落湯鷄一樣；首先是軍帽遭難，帽裏灌滿雨水。雨水浸着帽沿，帽沿朝下垂，頂在頂上像一個洩暖氣的皮球。身上的軍衣，灰色變做黑色，而且閃着亮的水光；穿在身上就如貼在肉上，顯出一身瘦骨稜稜的身子。脚下或許有草鞋，就有草鞋依然不中用；泥漿子濺起來尺多高，裹腿上也糊得稀薄。顧好避莫摔跌，一摔跤更會弄上一身泥。這就卻不敢不小心，睜開眼睛只顧着地下。淺腔說句話，沒讓出一聲，長蛇般的大路上只聽得一片零亂的足音。這回他們倒真感到喫力：天在下雨，道路溼滑，脚步又不敢停下來。十之八九面帶煙容的臉上流着冷雨，也流着熱汗；腳趾緊抓着，連吃奶的力氣也拿出來咧。

行列依然照着隊伍的系統排隊。幼宜他們練過野外演習，他們懂得趨個；因此他們暗中指出那些斜背着紅帶子的排長，那些有一件油布雨衣的是連長，那些坐在「滑竿」(七)叫人抬着走的自然是營長哩。營長不止一個，更可以斷定開拔的必定是一團。這團斷定大家都覺着這分聰明，搶先報說，便又幾乎引起一番爭論——

「我早就猜着咧！我早就！」

「那個不曉得呢，要你多嘴！」

「也也也也……你雜種——這個就翻眼睛。」

「也也也也……你蠢兒——那個就撇嘴巴。」

光景要打架。好在有人直喊着：

「莫吵莫吵！你看他們揸的槍！」

這才閉住嘴，一齊轉過眼光。射出眼光去尋找那行列中的兵們揸着的槍。

自己雖曾練過野外演習，而自己去野外演習時却沒扛過槍，竟自忘記兵們也該有槍。方才沒留心，這下留心咧；怪，他們的槍並不是每人都有一支！

大概三十人中間才有一支槍。其中一個人寶貝般地揸着牠。槍尖向下，倒掛在肩上，外面還套上一層油紙。另一人則空着手。緊跟在後而保護着牠。腰間繫着一根皮帶，懸掛着一些搪瓷飯碗和線耳子草鞋（八）之類。子彈呢，却又紮在第三個人的腰板上。

這情形，只叫幼宜他們表出輕視；那算做什麼軍隊！兵跟叫化子一樣；六七十歲的老頭子也有，十三四歲的小孩子也有，眼胆白翻翻地「落隻坑」，好像生來就沒吃過飯。年輕力壯的人呢，又盡部是「煙灰」。（七）外加槍不夠數，三個人使一桿槍。這樣的隊伍，怎麼經得起打仗呢？這裏，他們記起常常聽人說的，「這裏的軍隊，官比兵多，兵比槍多，槍比子彈多」，這下親眼得見，真是半分不假。

於是，就有人提出問題來：

「兵比槍多，他們敢上火線麼？」

「他們就願意上火線呀」，年紀大而懂得多一點的就解答着。並且懂得把聲音放低

，低得比雨聲還細。「平時不開的；開拔才開的；平時不敢打一起發」，（十）「上火線哈都得由他們哪」！

幼宜聽着這些，眼睛仍是透過雨絲，望着那在泥濘中不定的不斷的行列。微妙的幻象在他腦筋裏展開，剎那變幻着無數的場面；彷彿看見這行列走向火線，火線安排在無邊的曠野裏。沒有戰壕，土堆小樹便是僅有的障庇物。忽然一聲口令，軍號督促着，行列散開，每三個人集在一起，端着槍管，弓着身子，瘋狗般地打着衝鋒。對方的子彈，像流星般地打來，噹噹噹，耳朵上還聽得出響聲。說不定其中一顆正打在額頭上。只消打着，子彈鑽進腦袋，從後腦上穿出來，穿成一個大窟窿；流出鮮紅的血，夾雜着灰白的腦漿，這個人立刻就完蛋咧。不消一秒鐘，就叫一個活生的人死去。給人打死，受着槍殺的痛苦，落一個悲慘的結局，這是安逸的嗎？吃糧當兵，一定還有家，一定還有親人。自己吃嘍槍子不算，害得一大家親人天天望眼欲穿，丟下老幼孤寡沒人照管，任人都有個肉做的心，這又是安逸的嗎？

「我不信」，所以他接過他們的話頭，「我不信他們願意上火線。人，只要能活一定願活；上火線等於拿性命去打『水飄飄』，（十一）誰願意自送死」？

「人家就是不怕死嘛」！

「一個人陪事連死也不怕呢？『我不信』，又搖着頭。

「他們信服長官騙他們的話：『二十年又是一條好漢』，就覺得『死』也算不了啥
咧！」

這是一句叫人聽來多麼難受的話呵！幼宜深深感覺到。正要將這些心意說出來，忽覺身後有人拉扯下自己的衣角，跟着回轉頭。看見是春十三，而在春十三身後，——也就是在這一羣人的身後，更現出嚙一個白鬍子；一個胖圓臉；白鬍子是叫化老太爺，胖圓臉是學監杜庇初先生！

他便縮下身子，從人堆裏擠出來。但這時已經同時聽到一個乾澀和一個洪亮的嗚吐聲，嗚吐聲下，一羣人便又如喪家之狗樣地四處亂蹣。

雨仍然落着——天氣更陰沈得可怕。

將才的幻景依舊時時浮現在幼宜的腦筋裏。他解釋不開，却又拋棄不掉，反而一直替它苦悶着。它變成一塊雲霧，貼伏在心上，弄得不知不覺地會緊皺眉頭。本來不多言，這時更沉默，坐在冷地方，一坐便是大半天；明明在看着臉，又像是啥都沒看見。——說他聰明，這樣子才真有幾分呆氣哩。

春十三來跟他說幾許多話，他倒像生氣般地一句也不答理；只是時時翻着眼珠望天。天空上，黑雲加重疊一層，雨更下得大咧。

註：

- (一) 貓毛——壞脾氣。
- (二) 門十四——紙牌的一種打法。
- (三) 講價錢——此處意謂商量。
- (四) 斑竹筍煎腿精肉——竹板子打屁股之謂。
- (五) 么台——完事。
- (六) 千翻鬼——淘氣傢伙。
- (七) 滑竿——一種担架物，兩人抬。
- (八) 線耳子草鞋——草鞋中之上用線爲絆者。
- (九) 煙灰——吸鴉片的人。
- (十) 打起發——即打秋風。
- (十一) 水烈烈——小孩們的遊戲，平摔瓦片於水面上，此處表示去掉。

十八

雨不落咧，兵還過着。

忽大忽小，綿續不斷的雨，終於在一夜勞若傾盆之後，斗然止住咧。天一亮，太陽露臉，變成一個晴朗的天氣。晴朗以外，還帶來燠熱，青色的天空顯得又高又遠；一片高遠，沒一點雲彩；只孤零零地高懸着一顆太陽，——顏色鮮紅，叫人不敢看。却也想出那彷彿的模樣：如像倒傾下一盆火。

這一盆火傾倒向地下，馬上叫地下改變個樣子；久經雨洗的樹葉和青草，綠意渲染得非常深濃，可是一天火辣的陽光，這深濃立時變做蒼老，就像已經乾枯。一片片一根根都倒垂着，懸掛着，一搖一搖地，幸虧沒有風，再遇着風真就心牠們全會掉下來。水田裏的穀子，將將在金苞，纍纍的包實也深深低下頭；長條的葉片尖上都已乾黃，而且捲折着，看來就像細草管。

院子裏的白楊樹空自發出蕭蕭聲，那裏真會吹來一點涼風呢！

要有風，只好借重扇子，——扇出的風自然並不涼快。於是滿講堂裏都只見見扇子飛。背上流着汗，心裏直發慌；耳邊嗡嗡，彷彿蒼蠅叫，不是蒼蠅叫，原是教員的講書聲。那裏曉得他講些些陰，慢吞吞地只能夠催人入睡。

打聽歸仗回來？大家心裏正在那裏亂猜，於是一羈虎瀟神祕的「生」「死」念頭也跟著展開；而眼底不子着一列正是經歷這玄之又玄的境界的人羣。他們應該是勝利者！似乎又不像！一個個勉強直着腰，更勉強拖着兩條腿；一直張開嘴巴，大口大口地吐着氣。實在說：一點也不整齊，整齊應該是他們的特色，所以第一眼就叫人注意到這個；將破爛的洗臉帕橫頂在腦壳上，然後戴上軍帽。軍帽只戴在後腦壳。手裏搖着大蒲扇，派頭倒滿頭滿酒而悠閑。他們應該還有槍哇！——就算是三個人合用一桿！有的，他們的槍都交還與別人，自然是拉來的夫，幾個人管領一個伙子，那伙子身上便揹兩三支槍，四五板彈帶，七八個背囊；臃腫成一堆，一堆之外，很難找出他的頭，他的頭是低垂在胸前，摻擠在成堆的背囊與包袱之間，隨在兵們身後，恭順得像一條狗，吃力得像一頭牛，匆忙得像一頭兔子。

在行列間找出他們，大家的眼光都專送着他們；一種氣忿浮漲在每個心頭。

「把人不當人，硬該塞砲眼兒！」（二）第一個永八就咬牙。

「那個叫他們不會躲哩」，接着說話的是馮由階，撇下嘴表示鄙視，「外面天天在拉夫，不躲也該躲呀，偏不躲，自己倒霉！你們看！」——伸手指點着大路兩旁的處處水田。

水田裏一片青青穀子，看不見一個人影兒。——他的意思便是說：人家都躲

哪。

幼宜這時候記起李老么，李老么走咧，幸虧走嘍，一半惆悵，一半欣喜。而別的又有人發話：

「躲是躲脫嘍，丟下莊稼沒法做，下半年沒收成，還不是一樣」！

「那——那——」馮由階給問得啞口無言。

永八幫他一把：

「不躲就有收成？媽的屁，人拉嘍去，莊稼更沒人做，——嚇，真清靜！這樣大一塊地方好像沒一家人煙」！

「都躲到山上去哪嗎，八叔」？幼宜又將眼睛朝四下望一眼，掉頭問着。

「你真是書呆子」，永八招攏紙扇子，用扇把輕輕敲他一下頭，「山上就不怕兵？龜兒子兵一樣會上山裏投人哩——對嘍，除非躲在岩洞裏」！

幼宜摸着自己的鈎頭，又幻像着那些行如野獸的在岩洞裏避難的莊稼漢們。

「像看守李子林的人呢，躲不躲」？

永八又如此地被松六問着。這一問是問得很有深意的，大家都曉得這問話裏包藏着陰子心腸。

他便安穩地大聲告訴衆人：「他不躲！老子怕他不躲」！

這就等於又得讓假議決：偷李子去。

大哥朝着幼宜：

「哩你，利去，哪嗎？滿幼，梨宜！」（你去嗎？幼宜）

「諾我，露不，利去」，幼宜回答，「臘大，挪哥！」（我不去，大哥）！

又怕別人見怪，先就散開。來到粉牆邊的石繩座前，偶然摸觸着，喝，晒得好燙手！

別人沒注意到他，各自分頭跑去。——沿着粉牆往東，一定是跑向後山去偷李子。這裏只剩下一班守規矩的外籍學生，外籍學生終有點心虛，覺着總不能跟這一家人相比，當然像這英雄好漢般的行徑，只有他們天不怕地不怕的有錢的世家子弟才有這樣權利的。「缸鉢裏的魚蝦要圍管」，（三）自己是外人，自己就該認命安分。學堂裏有規矩，規矩對外籍學生絲毫不容假借，不守規矩就會得到加倍懲罰；倒不如知趣識相，少去惹事生非，以免到頭代人受過，而又落得個循規蹈矩的美名，於是擇塊陰涼處，坐下來下種福棋，「餅子兒」。（四）

也有忘乎其形，跟着成羣打浪去的：那只是田家駿等很少幾個人。這須自降為「叭兒」（五）而又要為永八松六之類的領袖們所收納才成。一經收納，便也興頭，對着同是外籍學生，常常也要顯顯威風。威風過分一點都不要緊，人家除嫉妒和羨慕也沒

奈他何，因為自有領袖們做他的靠山呀。有變靠山，甚至連幼宜他們一等年小的也還不大放在眼睛裏呢。

「你帶我們去，我們去我們的，莫管他們——有他們不多，無他們不少，有啥要緊」。

堂堂正正誇海口，拉拉扯扯顯親近。臉上堆着笑，說話擠眼睛；一蹦一跳地賣弄本領，恭而且敬地表示出自己的誠服。然後才跟着人家屁股後而走。

幼宜他們就頂恨這班人；看他們那種狐假虎威，狗仗人勢的洋洋得意的樣兒，真替他們肉麻，偏偏永八松六又喜歡他們。——有時候從面子上說起來，他們之間好像比自己還親密。枉自是一家人，一家人竟叫外人離開咧。三畏堂的事全是這樣子，怎麼不弄到家業衰敗，骨肉分離！

一邊感慨着，一邊更加點不平。也還是覺着時間太早，又沒有課，現在才三點多鐘，隔吃晚飯是有兩個鐘頭，到後山走一趟還不遲，便想另外召集人馬，也追蹤前去；一定要把這口氣爭回。要不，等陣子人家有李子吃，又該叫人家『眼氣』（六）咧。

到底年輕胆小，這意思終沒實行；只是出去走走倒被採納咧。約莫十來個人，一同出發，幼宜走在行列中間。——這裏，他也做個小小領袖。

僅止於走走不臣以俯仰心中不平氣，他做個領袖便也堅持着，必須做出一件違規犯

短的行爲，跟人家比一比，看看誰能比過誰。

這其間他想起去洗冷水澡。

等於命令般地向大家提出，並且走向前頭，儼然自居領隊。其實這命令大家倒願意遵從，天氣這般熱，跳進水塘裏洗澡，那舒服還用說得？地方近，水塘就在學堂後邊，穿過兩操場，繞過新教室，走過大操場就到邊，方便得很哩！

水塘寬有十幾丈，三面被一派山領圍繞着。山上淨是樹，一面接着大操場，一列梧桐做着這邊的屏障。實際上可算是四周淨叫樹木包圍着。樹林包圍之下，水色更顯清澈，水面如平鏡，——真像好大一面玻璃鏡啊！

鏡中照出一塊蔚藍的天空，縷縷白烟不時飛過。太陽晒不到，樹色變成幽深，幽深得走進去就覺清涼。一羣人先在樹根上坐下來，聽林中的鳥聲，聽樹頭的蟬聲，聽草裏的蟲聲；揚頭呼嘯，靜聽遠處的回聲。

回聲波動着，少年們的意趣更濃厚咧。

幼宜首先脫光衣裳，走下水邊！伸足下水，水真有點涼。涼氣貫澈全身，身上集起嘩嘩水子。——自己是領袖，自己必須勇敢！便拂起水波，打濕心口，訇地一聲，跳下水去。

身子浮在水面上，翻打着兩腳，運動着兩手，左右轉着頭，蝦蟆般地向前提進。

「你們來！」

兩個三個跟着跳下去，打響着水聲，擾亂一池的平靜。水面上漾着大小的圓圈，一個套上一個，一個套進一個，漾呀漾地就變成雲零亂。——玻璃鏡子給打得粉碎，鏡裏的天空縹成一片，樹木折成無數截，搖搖幌幌，好像要倒下來。

俯着身子浮「狗扒鬚」(七)的；仰着身子浮「仰天推」(八)的；側着身子浮「烏魚晒水」(九)的；只露出頭在蹀「假水」(十)的；連頭也沒入水中的栽「汨斗」(十一)的；不管高低，各顯其能。

玩得起勁，笑鬧，喧嘩，真是熱鬧，——可糟糕，忘嚙早晚，隱隱聽得晚飯的鈴聲咧。

趕緊浮到岸邊，爬上來，來不及擦一擦身子，胡亂穿起衣裳，拚命地跑。

杜庇初已經在飯堂口等着他們，兩隻眼睛鼓得比雞蛋還大。

「到那裏去嘍來！」他看見淨是一般「小崽壳」，(十二)便敢叱咤問着。

一齊推在幼宜身上。幼宜領的頭，誰叫他領頭呢？滿臉漲得緋紅，一顆心直在那里咚咚地跳。

這倒有點叫杜學監爲起難來；不是偏心，他幼宜真是好學生嘛。好學生豈會違規犯矩？一定不能夠！然而別人都指着他，他又不否認；莫非有他在內？兩隻眼睛立刻回回

去，辦！難辦！

「好，先去吃飯！」

這句話已經說過兩回：第一回是對着永八他們。他們也才先回來一步，每人荷包裏裝滿李子。問他們李子那裏來的，他們說是買來的。

「拿來我看！」——不對！這李子不是買來的——「賣李子的摘李子，一定連着把兒摘。連着把兒摘，那枝上明年才好再結李子。」——「你們這李子沒把兒，那就是你們自己摘的，我曉得！」

曉得也沒法，他惹不起永八爺！

「好，先去吃飯！」

一時莫得辦法，暫且如此收場。趁這一頓飯的工夫，躲開厚嘴皮舍監張從龍和體操教員遊長子的眼光，口問心，心問口，好好打個主意。扒口飯在嘴裏咀嚼着，咀嚼得稀爛如泥，等到嚼出飯的甜味，心下的主意倒也有哪：永八的一案，等下交給呼化老太爺處理；幼宜一案，得馬虎且馬虎，看在校長而上，原諒他這回初犯，——他到底是個畢業班的學生啊！

將吃完飯，叫化老太爺就披起一件空心麻布衫，拖着兩片鞋劈呀叭哪地拄着拐杖走過來，將永八叫到跟前，不容分辯，一直指着他的鼻子尖——

「永八，你的皮子又在燥癢哪吧？你啥事總是舊性不改，好的不幹，專幹強盜的事呢！全堂學生，在家門中的，不是你的兄弟，就是你的姪兒；在外姓的，人家都是好子弟，你帶着他們，你把他們都帶壞咧。永八，我問你：你羞不羞嗎！你帶領他們出去跑，你曉不曉得如今是啥世道呢？如今是兵大哥的天下，外面天天過兵，你怎麼還要出去亂跑呀！兵大哥們不『認黃』，（十三）連長官，——旅長的命令也不依，命令開拔，開到大山舖，不走哪，要開餉。搶一陣，燒一陣，又開回來哪！這兩天你沒看見嗎，永八？一路上看見人就拉夫，你帶着別人跑出去，碰到他們手裏，你說他們把不把你們拉去呢？你真糊塗！你吃的飯都吃到那裏去嗎？吃到狗肚子去嗎？怎麼越吃越傻呢？第二天那個敢再出去，怕我不打斷他的狗腿！」

永八呆站着一聲不響，挺直身子却也毫不畏縮。其間却急壞了幼宜，站在人背後，料想永八過癮該輪到他。營着衆人捱頓罵，多麼丟臉！可惡的杜庇初，撥來叫化老太爺；他杜庇初寧事不自己來管呢？——心裏恨着。恨多於怕，簡直就把那學監當成喫仇人。抬眼找着他，看他挺着一個大肚子，恨得故意冷笑。眼光緊釘着那大肚子不動，心裏暗自編成一首歌，默默唸誦着。——那歌曲是：

「杜庇初，
肚皮粗。

國王拿住你，
要尔命嗚呼！」

註：

- (一) 呢噫——蟬。
- (二) 塞砲眼兒——遭槍殺。
- (三) 缸鉢頭的魚畝耍團轉——言只在本地耍橫。
- (四) 餅子兒——兒童的一種玩法，用手抓搶瓦片子。
- (五) 吼叭兒——耍囉。
- (六) 眼氣——誇耀。
- (七) 狗扒騷——俯身如狗爬。
- (八) 仰天推——仰浮用足推進。
- (九) 烏魚晒水——側身用足泗泳。
- (十) 踩假水——直身而脚在水中蹀踏。
- (十一) 泊斗——潛入水中。
- (十二) 小崽亮——小人。
- (十三) 認黃——講理。

十九

校長迪三爺自從接受學八公的勸告，在外務處藏躲起來，已經有好些天咧。看看並沒啥事；本沒放在心上，這就更放曠胆。躲着多不起勁？長天老日圈在屋子裏，坐下去又站起來，站起來又坐下去；坐不到一刻鐘，又想活動活動咧。揩着雙手在屋裏繞圈子。限定一定的步數，做出一定的姿勢，一圈一圈地漫步着。其間，他閃着兩隻炯炯的眼睛，望着牆上，牆上掛着岳飛書寫的前後出師表的拓本。他默誦着。一遍，兩遍，三遍。——到第三遍只誦讀出頭幾句。誦讀不下去，眼光自然而然的挪開，挪向窗外，成行的芭蕉做成一片陰涼，蕉葉舒展，透過陽光，翠綠得像一幅幅綢緞。芭蕉之下，叢生着指甲花和狀元紅，紅花朵朵，在翠綠陰中，鮮豔得叫人眼明心亮。石榴花也開咧。火一般地紅，在枝頭燦爛着。

長日家，呢喃聲，草虫聲；外而是多麼熱鬧啊？廣闊的晴空裏烏雀們自由自在地飛着。「豈可人而不如鳥乎？」就不禁感觸起來哪。誰使他這樣的呢？炯炯的眼光裏便又浮出幾張臉：如四，以至於文二大人……

現在老實驚不住咧，原因是沒啥子風聲；而且快到端陽，真是還有不少的事情等他解決。自己命令自己必須出去，那怕只出去一天，那怕只出去一趟。

想着就做，第一到昌福井，曉得用火籠車鏗井，進行得很順利，不久就會建功。再到學堂，決定放節假。當天下午帶着幼宜，便又回嚶家。

到家已是晚飯時候。

點上燈，擺出飯來，迪三爺正端起碗。外面忽然傳出人聲，像一乘轎子在外院裏落下。大家以爲是來嚶客，那知進來的才是伯伯名下的「哥哥」。幼宜這樣叫着文二大人的長子。

跟文二大人雖是同胞弟兄，而在派別上則成爲敵對的仇人，迪三爺透過燈看見這位姪少爺，神經過敏，心下不免暗暗吃驚；吃驚之後，繁雜的影像同時在心裏掠過。來者不善，自以爲十分明白那人的來意。

邊鎮定着在尋找應付的方法，眼裏閃着光，邊又釘住他的姪兒：奇怪，一張好難看的臉！

「三叔，我爺給他們架去咧！」

「他們是誰？」——有這樣的事！」

「張，旅，長！」

迪三爺幾乎沒笑出來。他高興。他哥哥文二大人是害人終害己，也該有今朝。今朝是他早料定慶的：巴結軍閥，沒好下場。

但一轉眼看見他姪兒。那裏擺着一張難看的臉，那是他姪兒的，他姪兒的爺，也就是他自己的哥哥給人架去咧，他姪兒來找他，他們之間當然有關聯，一方面是弟兄，一方面是叔姪，合起來是一家人。——不是仇人。

忘記喫積怨深仇，確定喫骨肉關係，關念一轉，肩上斗覺担起責任，他問下去：

「爲什麼事？」

「張旅長要商會籌款三十萬，我爺沒敢答應，他就派人把爺架去，留下話：節節不交款，他就要……」下面咽哽着，已然泣不成聲。

「如今人在啥地方？」迪三爺心裏一變而爲着急，索性放下筷子，站起來。

「說不清，大概在旅部」。

「唔，我們一路走！」

說着就走進裏邊屋子換衣裳。

飯桌上一齊鴉雀無聲。都停住筷子，都呆凝住眼睛，只有迪三娘的眼睛隨着迪三爺轉；他站起來，她也站起來；他走向裏邊，她也跟着去；跟到門邊却又遲疑着，然後怯怯地招呼一聲——

「你先吃喫飯去」。

「不哩」，迪三爺在裏面答着，一面扣着綢衫的扣子，每扣一個扣子，紛亂的思感

便也像打上一個結；這些結兒拴着他的心，心裏浮出一片豪情；他應該賣無旁貸，義不反顧地一手將他哥哥文二大人救出來。

莫非是計？——撒擱一個扣子將將扣上。

不會！——諒他們也不敢！——便邁開腿，眼睛一閉，跨進橋子。

熱鬧的街道上變做死氣沉沉，家家關門閉戶，看不見一盞燈火。天上漆黑，景物都落進漆黑裏。憑借自己轎前的燈籠，發見到處放着步哨，一個個灰色人影，手上把住一桿槍。迪三爺到此，也不得不靜靜地連嗽也不肯咳出一聲。

他們先到商會。從煙盤子上，拖出當地的幾個名人如李云甫，朱沛青，雷正華，魏紹秋等等，商量應付張旅長的辦法。迪三爺把文二大人一層擱在後面，却加重於籌款問題。先例很多，不說也明白；抓人的目的就在籌款，款不交出，人人休想跑得脫。既居心在開拔時『打起發』，不應酬應酬是了不曉事的。

所以利人利己，大家籌款。

迪三爺的話一點不錯，大家都曉得。每逢軍隊開拔，出血自不能免。誰也沒敢希望免刑，只望少一點罷咧。如其少一點也不成，那自然只好拿出來。——但希望下一回沒有這樣的事就算萬幸咧。互相偷偷望着，一齊皺着眉；文二大人已經給架去哩，再不出錢，人人都有被抓的危險。怕不怕？那個敢說不怕！怕就得拿出錢。咬着牙，承認吧。

心痛而又心痛，大家只好承認。承認就好；一則饒錢免災，二則救嚙文二大人，三則圓嚙迪三爺的面子。

迪三爺謝過大家，這才再到旅部。——旅部門外，左右架起兩隻球形大紗燈，紗燈上寫着斗大的紅字「張」，紅得跟血一般。旁邊站着兩排兵，在黑夜間也散佈出層層殺氣。

他被請進去，小心翼翼地辦完手續，便去迎接他的哥哥，兩弟兄在角落處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見面，一見面，反而兩個都僵促起來。一股熱氣同在兩人身內流竄；在哥哥好像死裏逃生，羞愧難當；在兄弟，好像營救來遲，罪無可恕。一時間哥哥兄弟的眼睛裏都浮出淚光。

誰也不好意思先開腔，終於誰也沒開腔；迪三爺將文二大人交給他的姪兒，坐上轎子逕自回家咧。

鬧嚷一夜，天邊已現出魚肚白。但他毫不疲倦，而且更加興奮。儘思索着邇才做的這件事，一件偉大的事！這件事建築在仁義的心腸，英勇的氣概之上。自認在當世裏決找不出像他這樣的人，除非古之聖賢豪傑，如像書上所記載着的，那才可以相比。——他們都名垂不朽；他自己呢，也應該流芳百世哪啊！驕傲還驕傲不完，倦困自是一點也不覺咧。

只有那位提心吊胆，枯守一夜的迪三娘才老實倦困到睡家，這宵是勉強支撐着。迪三爺回來，她的心才放下咧；心一放下就不能再跟倦困講狠，眼皮千斤重，連天喇瞎，坐着坐着就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來，一切家務都等待他料理。明天就過節哩，老太太那裏的酒菜，家們親戚間的禮物，幼宜弟兄穿的衣服，家下自用的食品：粽子，鹽蛋，白片肉，雄黃酒……以至於門上掛的菖蒲和艾葉，小孩們襟上帶的絲線金錢之類。雖有周表娘子姨婆帶張嫂倪嫂春桃老李他們跟着做，那樣事不由她經心？迪三爺是「講經」（一）人，不由她做出來的東西都不合意。

最快樂的只有幼宜弟兄們。小孩子一過五月就搬着指頭算，好容易算到，喜歡得反而不曉得怎樣好。看見成堆的粽子和鹽蛋，口水先流出二尺長；新衣裳放在枕頭邊，壓壓在做着微笑的夢。明朝，就是明朝，明朝世界上會變成一個快樂的世界。

他們的父親迪三爺呢，今早天亮回來，倒在床上足足睡一覺。睡醒一整天，醒來又是晚上。白天睡得太久，這夜裏翻來覆去却怎樣也睡不着。昨夜的事情留在心上，睡不着就隨時記起唸它；越想越亂，越想越玄；屈指明天就是端陽，更叫人心裏引起感觸。他迪三爺是個新人物，所感觸的竟也是渺茫的人生問題。照科學說，人類也不過是生物之一，原沒有啥子了不得之處；偏偏人類多出一分聰明。到底還是成其為一個了不得的族類。窗外叫着的草虫，帳外飛着的蚊子，一樣是生物啊，又焉能跟人類相比？人類有

着聰明，利用這聰明創造出一切事物供人享受。人誰不願多享受，可惜事物有限，就這樣人類之間也顯出嘍不平。不平就爭，世界上從此多事咧，朝大處說，一個種族與一個種族爭，一國與一國爭；朝小處說，一家與一家爭，一人與一人爭；誰能爭勝就誰更逞強，誰能逞強就誰多享受。畢竟也只爲嘍一點享受！却叫人人耗精費神，鉤心鬥角，誣詐欺凌，結成怨仇，造出悲歡，皇皇汲汲，到死方休。細想起來，人生究竟有哈味道！但是人類決不這樣想，就是他迪三爺，比方不是在這夜裏睡不着時也決不會這樣想。人有生命，有生命就想活着，不願意死；爭，這就出來咧。有勢力的人借他的勢力，把這勢力對付比他勢力小的人，強欺弱，衆暴寡，看看四川，那一年不在打仗呢？打起仗來，吃虧的不是打仗的人，而是沒有一點勢力的老百姓！自己的哥哥文二大人從來多麼利害，多麼圓通，碰在軍閥手裏，也就馴服得像一隻小鷄：要抓就抓，要關就關，那麼，說遠一點，不是要打就打，要殺就殺哪嗎？還到那裏伸冤去呢？文二大人如此，誰又保得定沒有同樣的危懼？即如自己……可怕啊！可怕啊！人類多出一分聰明，却不曉得生出多少是非，惹下多少煩惱，害死幾多少人命哩！這樣下去，人間永遠只有不平，總該好好想個法子才是。記得一向自己很留心這個問題，常常翻看着省外出版的報章雜誌，好像都說這病根種在社會的組織不良，根本的辦法應該改造社會。他迪三爺不贊成這們，他仍然堅持着自己的主張，提倡教育。——教育的功能不僅增加智識，而且可以提

高人格，只要良心發現，分出善惡，人類自然可以同受感化，和和氣氣不相爭。集人而成社會，人類不相爭，社會那消改造，不改也會良的。——這意見只能到此為止，不能朝下追究；如果再要提出『貧富的懸殊不是教育所能挽救』的問題呢，他迪三爺也就答覆不出來咧。然而，他自信他的主張是對的。

找到自信的主張，渺茫的人生問題總算解決，依然心意滿足，漸漸踏入朦朧的夢境。

窗外虫聲唧唧……帳外蚊子嗡嗡……朦朧中殘留着稀薄的感喟，端陽節到咧！

唧唧……響着一片敲門聲。別一張床上的迪三娘因此撈開帳門，悄悄出去。

他沒睜開眼睛，一切都在朦朧中覺察出。忽然外面鬧着嘈雜的人聲；跟着就是迪三娘失魂喪魄的跑進來，躡向床前，拉他起來，兩手比劃着，慘白的嘴唇直發抖。

他從朦朧中一驚，大張着佈滿紅絲網的兩眼。

但迪三娘馬上又轉身出去咧，就在外面堂屋裏，她尖銳的叫出嘍一聲顫抖聲——

「先，先生，們，請，請坐！」

却聽出更有十來雙脚的屢亂足音浮在這一聲之上。

他一翻身跳下床，兩步跨到門邊。這才明白：外邊的脚步正向裏邊走來。連忙回身，打開另一道通儲藏室的門，側身而入。

「先，先生們，唉，裏邊，裏邊是內房，請請在外邊，外面坐」！迪三娘的聲音更加顫抖而且嘶啞哪。

回答的是足音已到內室！

形勢逼到無處藏躲，下意識地只希望這儲藏室更有別門。當然沒有，完全絕望。絕望，頂多是絕望為止！因此倒定變心，眼睛反而射出炯炯的光彩。

「算嘍，還不如出去吧」，歎出一口氣，正在這麼想，門已經給推開咧，門開處外面站着兩個兵。

「吁」！兵後站着惶然不知所措的迪三娘，顫抖着，顫抖着，低極沉極悠永地噓出這聲一聲。

隔着門檻，相互地呆望約半分鐘，兩個兵才招呼着還在別處搜索的同伴：

「喂，在這裡」！

迪三爺沒做聲，只顯出一臉悲苦的獰笑。

「對不起」！

兵們招着手，他隨着他們走到堂屋。堂屋裏另外還坐着兩個便衣人，掏出拘票，身

稱是縣裏來的。

拘票上原告是如四公，罪名是「辱毀尊長」，起訟的日期是陽曆三月二號。

「迪三爺，我們聽你三爺一句話」，便衣人伸手進衣箱，抽出一根粗麻繩。

「好辦好辦，嚇嚇」，迪三爺笑嚙，轉臉叫站在門角上吓呆嚙的幼宜，「問你娘，看家裏有沒有錢，拿點出來」！

幼宜再出來時，雙手捧着一個沉甸甸的皮紙包，皮紙包內現洋一百元。
註：

(一) 講經——講究。

東邊天上，捧出一輪鮮紅的五月燭陽的太陽。

在一家人目瞪口呆，在迪·娘淒涼的氣色之下，迪三爺，被一羣灰色的兵和兩個便衣人簇擁着離開自己的家門。

臉色有點發青，炯炯的眼光變成晦澀，呼吸促迫着；一切景物跌進眼裏，一切景物都顯得模糊，熹微的晨光，淡淡地烘染上一層哀感。

兩手被人左右挾持着，挾持着的是兩個手提槍桿的兵！現在自己完全失去自由，只有木偶般的任人玩弄；暴力所加，絲毫無可抵抗；任有多大本領，終抵不過眼前一瞥的兇殘；即使將來能夠伸張，此時也不能不忍嚙恥辱。自尊心受到傷害，感情的激忿實在無法制止；難堪的可又是不欲制止而不可能；比方孤身碰上不通人性的虎狼，那個能夠估計得出當時的危害？——咬斷牙根，依然沉默，踉踉跄跄地被人架着走。

脚步踉蹌，被迫得加速運動着兩腿；熟悉的景物在眼前掠過，任玲都分別得出來，可又任玲都不會看見，——一半也似乎由於不敢看；最怕路上站着人，掄着譏諷的眼光，撇一下嘴，吐泡口水，那才真叫心裏難受。

如此就只好假閉眼睛，或者抬眼看天；而心中揉碎肚腸，不斷在籌思應付的主意。

縣裏必須去！但要像這樣被人架着走，一百里途程，多久走得到？這就是問題，而且馬上一定得解決。

怎樣解決呢？——不禁睜開眼睛。睜開眼睛望見井櫃房外的一段粉牆。觸動靈機，於是轉向便衣人：

「諸位偏勞，到裏面憩憩，吃點點心再走吧！」

雖曾故意表示爲難，到底也就答應，一羣人便擁到井櫃房。

進門的時候，才看見身後還跟着幼宜。一臉恐怖的幼宜的身影，驀然挑動迪三爺的感情；在困厄中依然忘不掉自己的家，一家的親人骨肉：有老母有妻子和兒女……預感到一家人都陷入噁危難，不忍活生生地跟他們別離。看見幼宜，勾起傷心，失去平日的倔強，滿眼浮出品亮的一層水。

眼淚沒流下來，面子上強自鎮定着；招呼幼宜走近眼前，諄諄切切地囑咐一番：

「你怎樣也跑來咧？快回去，快回去勸着你的娘！你說他們諸位都對我很好的，我今朝就跟他們到縣裏去。我叫井櫃房給我包轎子，黃大興他們留着看家，不消跟去，——只叫富來跟去。我到縣裏就寫信回來，案子不要緊，叫你娘放心。好好帶着弟妹妹莫『千翻』，沒事就溫習功課。今朝不是端陽節麼？吃喫『少午』就上寨子去跟祖母拜節，莫亂說話，只說我有事，沒來！——聽見沒有？回去吧！」

幼宜勉強答應着，才轉回身；而迪三爺在跨進大門一刻間，還不禁幾次回頭，他打算要再看一看他幼宜的身影。但他沒望見幼宜，却另外望見一人，樣子像大和尚，神氣帶着幾分慌張，似乎躲開他的眼光。不錯，一定是大和尚，大和尚是如四的爪牙，這回一定他當的「眼線」，要不他怎麼起得這麼早，而且來得這麼巧！

這裡，大和尚看見迪三爺他們走進井櫃房，才又轉回頭，追上幼宜，故意問着：「你爺怎麼叫人家帶去哪？」

幼宜正發着急，又含着羞；過於切盼着援助與同情，即是對着大和尚，也不惜將滿腔的憂懼向他述說；抬着眼，充滿求救的慾望。

「好的好的，算不了個啥！」那個果然同情他，比劃着手勢：「老圈兒愛的是這」，將大指和食指圍成一個圈，象徵着洋錢，「你爺肯塞他一點就行咧，嚇嚇！」

說嘍就扭頭走咧，脚步輕快得像做嘍一樁趁心事。幼宜癡癡望着他，却也無可奈何；抱着憂愁，趕回家去。

母親站在大門口等望着，淚痕沒乾，這時候兩條淚線又垂下來哪。弟弟妹妹挨在母親身旁，枉自穿着一身新衣，含着指頭，神氣一樣地顯着可憐。

他說出適才的情形，首先便收拾些必用的衣物，裝入挑箱，叫富來送去。富來第二次回來說就要出發，拿着自己的包袱走咧，又惹得迪三娘哭嘍一場。外面

是一天火熱的太陽，而這一家却籠罩在暗淡的陰霾裏。

豐盛的酒菜無人享用，飯粒扒進嘴裏彷彿是咀嚼着泥土沙子，吞不進去，扒幾兩口，也就放下來。

迪三娘叫黃大興帶着幼宜弟兄上寨子去跟祖母拜節。承受着悲傷的心懷，處處都只看見無底的陷阱，她的丈夫已經被捉進這陷阱裏，她的女和兒，更當提防着這陷阱的吞噬。心裏懷着千言萬語，千言萬語都想一齊說出來；重複着，幼宜反而沒聽得一點要領。

還是黃大興，在路上再告訴這幾箇小將（一）看見祖母，切不可漏出他爺今天的事。老年人，受不住驚駭！他幼宜應該去求他伯伯丈二大人，求丈二大人想法子救出他的爺。——當然黃大興在話語間也替他們表靈魂不平。在這裏才得着得點安慰，幼宜立時感覺到普天之下，彷彿就只有黃大興一個人才算得是好人。

見着祖母，給祖母拜節；——磕頭一個頭，帶着弟妹們就退出來。去到伯伯家，才曉得伯伯全家都已躲到南台山教堂裏去咧。

完哪完哪！——心裏一陣空虛，耳裏暗暗作響，天氣也像斗然變色。

怎樣辦呢？唯一的主意仍只有到南台山去找伯伯。年紀小，心思直，既然決定要找伯伯，便把一切希望都付托在伯伯身上，想不出另外去找人，或者多找幾個人。——

而這裏離兩台山並不近哩！十里道路在幼宜看來就不算近咧。弟妹們不能跟去，仍舊叫黃大興帶着回家！去兩台山，就剩下自己一個人。一個人，有點害怕，可是事到臨頭，洗害怕也不成。自己不去叫誰去？連「說得熱鬧」（二）的叔叔還在那裏推三阻四啊！事情當然只有靠自己！自己已經長大哪，難道連一個送米的安安（三）也不如？

這就果然覺得自己已經大起來，應該做一點大人的事。許多熟習的小說故事的材料盡被吸收溶化，幻成即將開展的自己的作爲；假如忠孝之心可動神明，一定會有不可思議的仙家俠客來幫助自己渡過苦難，毫不費力地就把兇惡營救出來，同時還要把那些仇人一一弄死。這麼想着，勇氣立刻增強，伸開兩手，兩手彷彿就有千斤之力。

把心意告訴黃大興，黃大興並沒阻攔他，只講給他往返的路徑，如深更黑哩，可以先到舅舅家，再進他的家就在兩台山下，叫人打燈籠送他回來。

一天沒吃東西，連菜子也沒吃一個，肚裏感到空空，却又不覺得餓。難受是真的，要在那裏咕咕地響。沿路土牽連不斷的盡是吳，很少行人，顯不出一點過節的熱鬧景象，人們似乎都弄到無節可過咧。幼宜加快腳步，惟恐禍害落到自己身上，於是連頭也不敢抬一抬。但一顆心可沒空閑，兩隻眼角仍凝聚精會神地瞟着四處，只要一條灰色影子從身旁掠過，像觸電一般，背心立時就會縮緊，汗又流噴一通出來。

漸漸走到兩台山，已然不曉得流過幾通汗咧，衣裳貼在肉皮上，令人感到冰冷；頭臉經

過太陽的烘烤，便在陰涼處滿臉一樣燒到滾燙；張開嘴喘氣，吐出來的應該是烈焰和濃煙。

教堂高踞在山頂上，形勢如堡壘，顯出不小的威風；修造得富麗堂皇，「飛閣流丹，下臨無地」，幼童一望見便想起古文觀止上面這樣的句子，羨慕着，而又慚愧着。還是洋人有錢會享福啊！聽這教堂裏的牧師，一個原是木匠，一個原是裁縫，才來的時候那裏有一個錢，不想幾年之後，華貴的教堂也蓋起來咧。他們不做官，不經商，錢從那裏來的呢？——這就須得問問他伯伯文二大人他們。每逢打仗，他們都要在教堂裏躲一躲。躲一躲，一間小屋子，每天百塊錢，屋子還得預先租定，要不就只好住走廊，住走廊也一樣化租錢。便宜喫洋人，「不發財，那裏跑」？（四）

發財，自然就有勞，何況是洋人？看看那裏又高又大的槽門，（五）連上外泡的銅皮夠有半尺厚；門額上盤着金花，當中一個金十字，金光閃閃，光芒萬丈。門上站着守衛人，黃色制服，模樣也像兵。——當然不是兵，可又威風得多；難得身體魁梧，這「財」才買得洋人化錢僱用，侍候洋人，何等榮耀？洋人看不起中國人，他們似乎也應該看不起中國人，要要威風並非過分。漸漸地他們也變得跟洋人一樣。心思跟洋人一樣而模樣又不像兵，無怪他們不得不努力裝出驕傲，因為整天筆直地站着，所以有時竟努力得腰疼背痛起來。

幸而幼宜的穿戴上還帶着三分少爺氣，而且報出名來又是井上名人文二大人的姪兒，不會受到喝，反而慷慨地被帶領進去。

穿過幾處院落，每處院落都擠滿嬖人，走廊上，一排一排地蓬鬆着頭，拖着「魚尾鞋」，橫七八豎地倒靠在身後的箱櫃上。地下到處點綴着濃痰，亂紙果皮隨手丟，門簾斷斷陣陣飛，空間充滿汗氣，落腮鬍子的洋人走過，輕蔑地蹙緊眉頭，總用手巾捂着鼻子。黃制服的大漢看見落腮鬍子，遠遠就站住，拉扯幼宜先躲開，自己則必恭必敬地行着禮，口口聲聲叫「塞耳」(Serr)。可惜洋人彷彿簡直就沒看見他，畢竟不好十分得意，不免還發於幼宜，一下地他喝住「上」。

幼宜他闖門走進一間屋子，跟着出來的是哥哥。也脫着鞋，一把抓的瓜皮帽戴在腦壳上。

幼宜就先給哥哥拜節。問起伯伯，哥哥好像沒有招呼兄弟進去的意思。

當帶伯伯不舒服，三弟」，他阻擋着，「回去給三叔說，我要侍候伯伯，我就不去給三叔拜節咧。」

我爺爺我爺爺，我爺不在家我爺下縣去咧……幼宜的喉嚨變硬，聲音變成嘎啞。

他等着哥哥問起父親的原由。哥哥沒有，好像並沒聽見，他只得自己說哪；從前天晚上說起，——前天，哥哥不也是爲嘍伯伯被捕的事來找他爺麼？——又着急，又慌張，又打算表示懇切；而結果，一番在路上想好的話反而說得顛倒錯亂，自然更不會流暢，常常噤着嘴。

哥哥關心總算關心的，滿臉馬上露出愁苦，結結巴巴地還像代抱不平。

「有這樣的事！嚶，真的嗎？有這樣的事！如四公也太，太那個，不對咧！一家人的事一家人辦好哪，告到縣裏，叫外人笑話，成陰體統，一清官難斷家務事，家務事啊！老圈兒也糊塗；案子攔嘍三個月，這下子才像一覺睡醒嘍！……」

哥哥光景一時說不完，弟弟就更慌咧，忍嘍幾次，終於忍不住。

「哥哥，我想請伯伯。……」

「伯伯不舒服呀——哥哥截住他：「再說。再說，伯伯豈不難出去得。慢慢地看吧，慢慢地……」

「那不行！」幼宜就生嘍氣，氣從喉裏迸出來，有點像在吵架。我決定要進去，要進去看看伯伯。」

吵着就衝向前，但是哥哥一退，正把身子堵着門口；背向着門。恰巧門一開，叫他幾乎摔嘍一個倒坐。

開門的是三姐，又着手，迎頭喊着：

「啊，三么弟！」

親暱，熱愛，貼切……幼宜忍不住要哭。

她拉着他，向他哥哥翻呀翻白眼，轉身就朝屋裏走。幼宜被她拉着蹲到屋門口；忽然不敢進去咧。從門口看見屋裏的人，每人都戴着一張冷漠的臉，使他畏怯，使他躊躇。

到底叫三姐給拉嚙進去，跟每個人拜嘍節，才坐下來。

屋子不大，所以只按着一張床，惟一的床當然留給伯伯睡；其餘一大家人呢，對付着，擺下地鋪。地鋪一張連着一張，屋裏已沒剩下幾許空地；零亂與髒污，滿眼皆是。

沒有關心對於這狹隘的居處發出感慨，屈着腰身坐在地鋪上，接過三姐親手給他倒的茶，眼睛一直望着那張唯一的床。他伯伯就塞塞地橫靠在那張床上的煙燈前，閉着眼睛，彷彿是睡着咧，却難於叫人肯信他是不舒服。

只有三姐跟他說話，他說的話也只有三姐才聽。見着三姐，本想多說；當着衆人，難出口；只將父親被捕的情形和自己的來意說嚙個大概。然而這就夠叫三姐感動得哭起來的。

可憐三姐，三姐也是不能做主的啊！除嚙心上得到溫情的安穩以外，幼宜仍是懷着腔憂愁走出來。

癡癡站在教堂門外的山頂上，頂着火熱的曠陽，抬手遮在前眼，擋住陽光，掄着眼望山下，他在瞭望山下么厚鼻的住處。

註釋

(一) 小將——小人。

(二) 說得熱鬧——只會用嘴說之意。

(三) 安安——流行的孝親故事的主人公，爲親送米。

(四) 不發財，那裏跑？——當地熟語，即沒法不發財之意。

(五) 槽門——大門。

(六) 魚尾鞋——穿鞋而不取上後跟。

沿路上，迪三爺一肚子裏裝滿心事；看見每家門上掛着菖蒲艾葉就想起自己的家。自己離家一步一步地遠咧，都總像有一根繩統之類的東西，那一頭從家裏拴出來，這一頭拴着自己的心。家，必然變成淒涼與零亂；而且自己又強迫地被暴力奪失自由；有理無處講，有冤無處伸，沒想到如四他們如此刮毒，沒想到老閻兒也跟他们通同一氣；他們原來都是站在一邊的！自己粗心，不會小心提防，如今竟落在他們手裏！——徒然後悔，後悔也來不及哪！

進圍城，更像烏雀被人捉入狹小的樊籠，又像走獸被人投下深渺的陷坑；好堅固的城牆，好狹小的樊籠和深渺的陷坑啊！天色近黃昏，人們的臉上蒙罩着晦暗與癡癡；舉目不相識，每個該不都是和自己做對的仇人？摸摸胸口，自然而然地感到冰涼；兩眼的閃光也不曉得消過多少。

經過衙門口，轎子轉一個灣，和兩個差班（一）在煙館裏約好預定在高陞棧落腳，前面就到咧。出乎意料之外，當轎子轉灣的一瞬間，一張熟識的臉面在眼前掠過。誰？不須思索就認得是張子高。多麼親熱的臉面呢，可惜轎子不得停，只互相一怔，連一句話也不會說得又錯過去哪。

到樓房，將將洗臉坐下，么師（二）就在外面高喊着「有客來」。莫非就是張子高？跟着跨出去。果然，富來正引着他走進來。

「拜節拜節，咯，巧得緊巧得緊——」那高長子的酒糟鼻子直作揖打着嘴。

迪三爺則更甚似見着親人，劈頭就像求救般地慨嘆着：

「兄台，我遭孽禍事咧！」

「嗎事呢？咯——」那個努力鼓起眼睛。

這個源源本本地說出來，結尾是搖着頭：「真沒想到：老團兒每回到井上見着而都

跟我講交情，誰知，他這時候才來這——」

「您放心，咯——」酒糟鼻子趕忙安慰他，「不吃緊的，咯！——我在縣裏辦完嘍事，

正想節後上井玩幾天，到處辭辭行，咯，就動身出省去咧。沒想在這里見裏面，巧得緊

，巧得緊——」

「你哥子要出省去哪？」迪三爺只問出一聲，不禁悽然；省外海闊天空。是個多麼自

由的世界啊！

張子高看着穿屨他的心，便又關切他：

「咱們大家都是熟人，老團兒好意思？咯，寬心住幾天瞧，當面不好說，咯，託人

疏通疏通也好。府上該有不少親戚在縣裏哩？」

「親戚是很多」，迪三爺歎息着，「兄弟這回是遭壞禱事，他們恐怕這門也不會上
嚙哩」！

「不會，決不會，咯！——」這里略略停一停，伸手抓鼻子，好像在打主意，「我
，咯，我不能多耽擱。——我要上井去，咯——這樣辦，我盡一分心，我在這里多蹲兩
天，校長，我給您打聽打聽消息。咯」！

「怎敢誤你哥子的大事呢」！那自然是這位校長求之不得的，儘管嘴裏如此客氣着
，兩眼却緊釘在酒糟鼻子上，提防也說不定又改變口風。

「算不得什麼，咯」！酒糟鼻子倒顯得非常慷慨，「再多不過是不去井上罷哪」！
「是嗎！我真感激不盡咧」！迪三爺連連作嘍兩個大揖。

那個站起來就要走：

「事不宜遲，我先去打聽打聽。咯」！

「莫忙」，這個把他拉住，「就叫擺飯，吃嚙飯再去」！

爭持一陣，酒糟鼻子終久留下來。談着等到擺上飯。因為今天過節，便又預備下兩
盞酒。主人總算稍稍定嘍心，勉強也露出點笑容。將全部期望都寄託在那位自稱的盛務
代表張子高身上，許多好言好語自不容惜地盡量奉給他。順便把兩個差班約來，把他介
紹給他們，誇張地表白出他的地位和聲譽。非常有效力，居然嚇得那兩個煙鬼現出原形

本來嗎，他們原來不過是兩名極卑極賤的差班，做差另外一種勢力才使得人家跟自己買好，而且肯有禮地奉煙奉茶，讓一桌吃酒吃飯。畢竟這不是長遠的事；人家財主終久還是財主，人家做官的終久還是做官的；自己呢，終久還不是差班！何必太認真？只消人家多多少少在自己身上化幾個錢，說幾句不用本錢的奉承話也就落得送個順水人情。於是四個人吃酒，三個人一同用言語將那位高長子捧上半天，酒吃得太多，一跟斗直從天上栽下來，連打幾個嗝，吐得滿地狼藉。一頭倒在床上，百事不知地好像醉死過去咧。

迪三爺這下又着急起來，張子高吃醉就又把事情就誤咧！聽着他舒暢的鼾聲，更加重自己的焦慮，焦慮啣嘴着心，整整一夜不會合眼。

第二天吃過早飯，才好容易把他叫醒。他醒過來，忽然坐起身，抓着鼻子打着嗝，瘋狂地自己罵自己，罵自己好酒貪杯。罵自己狼心狗肺，罵自己……：……：反而去勸着他的還是迪三爺。請他吃過早飯，才拜託又拜託地讓他去咧。

還沒有等到他回信，衙裏已來提人。這時候，迪三爺不得不橫心，是好是歹，聽其自然；已經落到人家手裏，枉自着急也是沒用的。

空闊的大堂上端坐着縣知事老圈兒，偏偏他今天戴上副大墨鏡，臉小眼鏡大，兩塊黑墨晶遮去半張臉，恰似給驃馬加上的眼罩，居然也擺出個不小的派頭。

兩邊差班一聲響——

「脫帽！」

忍氣吞聲，無可奈何地迪三爺只好鞠上行一個禮。

問姓名。問年歲。問職業。問居處。——分明早相識，故意做成不相識，一問一答，好像唱戲一般。

人何嘗不是一樣的人？只是人家是現任的縣知事！「不怕官，只怕管」，人家正管着他迪三爺，國家有法律，法律有時就只是一紙空文；何況在省內，法律條文都掛在官衙的嘴巴上？說打就打，說罰就罰，有理講不清，吃虧還不是自己倒霉！迪三爺最明白這個，而所怕也正是這個；平日儘管目空一切，——自然也未必看得起老圈兒，到此却也不能不低頭。只願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得罷手時且罷手，所有的冤仇怨恨，這筆賬將來再算吧！明知這里本不是講道理的地方，任陪委曲都得忍受。講起道理來，就是老圈兒也會被他問得啞口無言，但是人家老圈兒有權哪！還是忍着吧，忍着吧，忍着不開口，而且裝出一臉的卑躬屈節。

開始被審問到案子。

案子的主角是如四公和迪三爺，如四公沒來，迪三爺找不着對手；——對手仍然是有的，那便是高坐堂上鼻架墨鏡的縣知事老圈兒。迪三爺已經默認不是老圈兒的對手。

只存心跟如四見個高下，也許如四懂得這個，學壞個乖：不來！不來！不能，迪三爺是不應該怕如四的，看準壞他，就從這裏下手——

「請求堂上稟傳原告到案對證！」

「管轄原告！本縣專要問你！」

奈何老圈兒竟維護起如四公來！如四不是怕，如四加上老圈兒，如四也就可怕。他迪三爺還得退後一步！——再退就沒路哪！這才看出眼前的利害；他着急，還來不及着急；他思察，還不容他思索。腦壳一發熱，天地都跟着旋轉；「家敗人亡」，心裏忽然掠過這樣的預感。這算到頭，完哪！可又說，頂多「家敗人亡」吧，忽覺這事情到底有個限度。——因此也就橫壞心。一切等待那預感的實現。然而他放不過如四；如四才是對頭人！那耗子似的小眼睛，那濃黑粗肥的八字鬚，那下巴下面的一撮的肥皂刷；……想起就叫人恨得磨牙，恨得咬他一兩口，爲什麼還要怕呢？

不怕他，儘管說：

「……借款成功，請他簽字帶領同去的人是原告的長兄王常思。原告因爲勾結債團，不肯償清債款，爭辯有之，『辱罵』實在不會。同去四人都可做證。這是第一。此事發生於陰曆二月，其後原告曾以族中名義，發給聘書，聘請高等顧問，被告且是被請的第一人。如前此『辱罵』屬實，何能反而僱加聘用？這是第二。方才已回過堂上，同去

的人，且以王常思爲首，今原告起訴者只被告一人，謂非挾嫌，誰能相信，這是第三。
……被告所供都是實情，請求堂上明鑒！……」

老圈兒反而給判得啞啞半天，趁着這工夫把眼睛死釘着公棹前而站着的迪三爺。眼睛透過墨鏡，映進來的迪三爺的臉也變成嚙黃中帶黑。黃中帶黑的臉上，上面浮着一層卑屈，卑屈之下，另保持着一種固執。看慣卑屈，便忽略卑屈，只注意到他的固執。爲着那樣固執呢？原告就和氣得多，化錢這慷慨！天下沒有大不了的事，只消慷慨一點就成，別人告狀，打算跟別人拚就該拚着化錢呀！不化錢講硬嘴，好嗎！

「本縣久聞你這教育家」，他忽然取下眼鏡，「本縣想曉得你的出身」。

「不敢」；迪三爺更低下頭，「日本東京高等法政學校畢業」。

「你是日貨」！就在桌子上一巴掌，「全國都在抵制日貨，本縣專門抵制日貨，本縣要辦你」！

迪三爺的臉色變成一張白紙，紙上寫着兩個大字：「家敗人亡」！

「你要知趣點」！

唔，眼前一道白光閃過，像閃電一般，又將那四個大字閃滅。

「下去」！

兩邊差班隨聲附和——

「下去！」

睜得像雷震，一聲將他從夢裏般驚醒過來。

沒有忘記向堂上深深一鞠躬，退着走幾步，到得大堂口，才折轉身。兩腿發軟，一步一步地拖着走。

在衙門外，酒糟鼻子跟富來都在那裏接着他，扶着他。他將身子靠在他們手上。

意識到人們都將惡意的眼光投向自己，便不敢正眼看人，只好抬頭看天，朝天上嘸出一口長氣。

回到棧房，那高長子第一報出嘸三個字：

「不吃緊！」

他打聽明白：前方戰事不利，駐軍一齊調走，這就是說他縣知事老圈兒的冰山已倒，保不住飯碗就將打得粉碎。趁這沒打碎之先，還想多撈幾文。——「這也是人情之常呀，咯！」他在這裏加上一句斷語，打着嗎。——於是這位老圈兒特別歡迎人們告狀打官司，不論原告被告，一律收起來。收起來再取保，三千五千，一千八百，言不二價。

——「真個有錢沒地方化嗎，咯，誰敢來照顧他呢？」他又哈哈地笑響起來。——新案子沒有，再找舊案子，這就翻出迪三爺跟如四公這樁事。迪三爺是井上的名人，他老圈兒原也很講面子，當初皇子送來的時候，還由文二大人親身來過一趟，請嘸一次客，用

如四公的名義送來五百銀子。老圈兒有義氣，並沒睬。——「要說他總算對得起您哩，咯，校長——他又抓酒糟鼻子作古正經地。——到現在實在顧不得咧，做一任官，本體也是化過的；兼之以如四公又送嚙他一千，還催着。他才出嚙那張拘票。還有一句事後的話：迪三爺向來就沒理過人家，比方早先拉攏一下，現在也不至於弄到撕破臉皮。

「不吃緊——張子高第二次重複着，「還不算晚，咯！到這兒可不能鬧着錢。——咯！事情交給我！」

好在只要錢，迪三爺也就放嚙心；謝過那酒糟鼻子，進一步問着：

「多少呢？究竟？」

「不知道哩，咯！」那個直搔鼻子，「聽說頂少也要這個數——」

放下手，伸出三個指頭。

三百——當然不，一定是三千。

三千，好大的數目啊——得進一步還想再進一步，剛放下的心又高懸起來咧。

「不，不能，不能少，少一點？」

「校長——酒糟鼻子將鼻子尖挨在迪三爺耳朵上，壓低喉嚨，「您這會怎麼說這話呀，咯！您這會是落在人家手裏，差不多關係性命咧！人家要三千就是三千好嚙，三千不算多，咯，還買來一條命哩！這不是講價的事，葦毛裏再加一倍呢，那不是想出三千

而不可得？略——三千，三千，換一條命。略，交給我——
 不錯，將三千和性命相比，三千到底是個很小的數目。——迪三爺沒有仔細計算的
 餘裕，再嘆一口氣，只好交給樓他。

註：

(一) 差班——公差。

(二) 么師——茶房。

事情交給酒精鼻子張子高，迪三爺便只好坐下來寫信給迪三娘，叫她籌辦三千銀子，火速派人送來。早一天有錢就早一天回家。

迪三娘拿起信來仍舊沒止住哭；雖說案子不要緊，可以放寬一分心，同迪三爺一樣，三千銀子，那里叫她心裏捨得呢？銀子就是命！娘家婆家都沒短少過銀子，因此更懂得銀子的貴重。只願拿進來，不願拿出去；拿出去，便成喫人家的呀。哈事要拿給人家呢？想着就傷心，覺也睡不好。除非銀櫃裏的銀子一封封地加多，多到裝滿一櫃子，光是關上門在燈下打開來數數，一片歡欣，也就隨着銀子增加。但永遠不會滿足的，自然更捨不得挪用分毫；那怕就是買田地，辦井燒灶，一旦要拿出去，也跟割下大塊肉的一樣。——沒想想置辦產業的光榮，只覺得銀子又離自己而去。她長年守在家里，那一股地方是屬於她家的，她不曉得；那一眼井灶是她家經辦的，她不曉得；她看得見的只有她家裏的銀子，銀子才是她的，所以她最看重銀子。銀子，就是她的命。

可是現在非叫她拿出去不可！多少？三千，一大堆！莫說一個櫃子，兩個櫃子裝滿也不夠！而且事還不同於買田地，辦井燒灶，這回拿出去，將來沒指望拿回來。櫃子空剩，她的心裏也空剩，就只好哭哪！——儘管是大熱天，屋裏熱得像蒸籠，桌椅板凳

摸着都燙手；她仍自一人關在屋裏，睡在床上，放下帳子，噙着嚔嚔地哭。——委屬地哭，抱怨地哭，滿肚子的冤枉，直刺傷着她的心！她恨如四，如四不要臉，借官府的勢力來欺壓他的迪三爺，害得她家裏要拿出三千銀子。銀子啊！三千啊！眼淚又流出來咧！她恨縣知事老圈兒！倚勢凌人，不顧廉恥，青天白日，伸手要錢，簡直跟棒老二牽肥豬一樣，開口就要三千銀子。銀子啊！三千啊！鼻子又酸辣起來咧！她恨文二大人，同胞弟兄，坐視不理，自家遭禍事，就曉得跑來求救；人家遭禍事，遠遠躲開，問也不問，害得人家要拿出三千銀子。銀子啊！三千啊！喉裏又硬塞起來咧！她恨學八公他們，平常有說有笑，親密得跟穿連福褲一樣，事到臨危，誰也不管，當叫人家去上，自己早躲得無影無踪，一個錢不化，却叫人家一個人拿出三千銀子。銀子啊！三千啊！心裏又傷痛起來咧！——恨來恨去，也恨到迪三爺；勸他他不聽，如今打官司，丟盡臉，完事還要拿出三千銀子去，二天受窮，阿彌陀佛！也恨幼宜兄弟；恨他們不快快長大，不能替父母分憂，只曉得吃飯，只曉得千翻，那曉得家裏拿出三千銀子，挨餓就在眼前。沒出息的東西，餓飯也是應該！——傷心又傷心，只有自己頂委屈，不由得不哭，一直哭下去，不分白天夜晚！

銀子啊！三千啊！

哭，好像沒有個夠的時候，不吃茶，不吃飯，別人來勸也勸不了。不過三天，飛蓬

着頭，歪纏着衣裳；滿臉變成蠟黃，眼眶子塗上黑暈圈；下巴尖喇，臉龐瘦喇，頭昏眼花，腰痠腿痛，肚子膨脹，心上想吐，勝如害過大病一場。

然而哭仍然繼續着。——簡直就要發瘋哪！

直到迪三爺寫來第二封信，這才不能不擦乾眼淚，打起精神，理着正事：首先打開銀櫃，驀然吃囁一驚！銀子呢，稀稀疏疏地沒剩下幾封咧！一想都已在節前用去，又急又難過，淚線不覺地牽引出來。

說不得哩，只好拋頭露面走出去。到井上到灶上，無奈井上因為下江打仗，（一）鹽沒銷路，沒一點進項，而水却不能不推，灶却不能不燒，人工織計，（二）一樣要錢，日子正在對付着過。自然東家的事太重要，勉強也得籌出來，一處弄到九百多，補成一千兩；一處才弄到五百零，找到別家通融，依舊空手而返。轎子經過昌福井，就連進去也不敢進去，那還只是個化錢的地方哇！

將從外面弄來的，加上家中櫃裏的，一共不到兩千，還差一千哩！怎麼辦呀？除非找向家門親戚挪一挪。這一步，迪三娘她却不願自己出面，太羞人呀，只好向人家關得口！又哭著，把幼宜叫來；打發他去找那幾家，教他對人如何說話，一遍又一遍，放他走。又喊他回來，抽噎着，咽哽着。

幼宜依着話一家一家的走去，坐在轎子裏，又跟黃大興仔細商量着。然滿腔的希

望，却時時漫過一層失望；文三夫人就是好例，親親的伯伯就叫寒心，還說別個什麼。果然一家家都把他碰暈回來！多半是沒找着本人，別人只說一些風涼話；小半是找着本人咧，又都是同樣的理由——

「剛過嘍節，手裏頭不鬆活；（三）仗火打不完，地面上弄得緊；馬上就要，費在沒有法子。二天看吧，有哩一定送過去，都是自家人，那有不幫忙的道理！」

這就完咧；話說得那麼和氣，難道估住人家不成？怎樣去的，怎樣回來；回來，一定要捱娘咒，咒還罷咧，最怕是她又藏在帳子裏哭啊！

悽涼籠罩着自己的家，家裏變成陰風慘慘！這是怎樣一個境界哪？外面太陽似火燒，屋裏却是死一般的靜；靜得只聽得蒼蠅嗡嗡地飛鳴，嗡嗡，飛過來，停住咧；嗡嗡，又展開翅膀，嗡嗡，飛向別處。如果偶然碰到窗紙上，那就拚命朝外撞，一直嗡嗡地叫個不住。

紙窗格上，陽光一格一格地上昇，上昇得異常遲慢，好個長長的天氣呀！

在漫長而火熱的天氣中，幼宜又苦悶着靜的滋味。身任校長的父親打聽官司，學堂無人支持，便已提前放假，實在說不放假也不行，弟兄間只有自己最大，父親出學，就不怕學堂裏的人乘勢欺侮，自己又豈能安心讀書？無論如何，總該在家裏守着哇。守在家裏幹啥？除因父親的事緒而憂氣，因母親的哭泣而難過外，或者坐下來向

人家寫着求助的信，或者鎮壓着弟妹之間的打罵糾紛，橫豎都不是遂心事，而且沒法消磨這一天漫長的日子。一分一秒地苦推着，幾乎清早起來就盼着太陽快下山，跑得像兔子一樣快，可惜太陽不像兔子，倒轉反像個烏龜，跑半天，仍在那裏，記熟哩的寓言中有龜兔競走，雖是烏龜得勝利，勝利之處並不在跑得快啊！

日子太長，總得找點事情來混；有時也下嚙極大的決心溫習功課，計劃得非常週到；興興頭頭，打開書本。打開書本，興頭却又消失咧；儘管眼睛還落到書本上，看不到三句，下面就是不知所云。換過另一本，依舊是一樣。寫字，筆不聽使；畫畫，紙又不合適。打啊啞，張開嘴；也想張嘴唱歌，到這下忽又懶得張開來。帶着弟妹們排隊下體操，走不上一圈，自己倒先坐下來咧。

坐久嚙也不行，自然而然地會倒在涼床上，就倒下去還涼快，多睡一會也覺熱；扇子不離手，睡又睡不着。天，怎麼還不快黑呢？睜着兩眼睡嚙好半天，桌上的座鐘才走過半點。閉上眼，等一會，再睜開，再看着，——又用着在講堂上的老法子，老法子本來不靈；閉眼好半天，睜開眼看，又才走嚙兩分鐘！

涼床上鋪的牛皮（四）睡得滾燙，便翻一個身，翻身翻到無數次，時間仍然望不到盡頭處。既然難捱度，不如看小說。小說成堆地擺在涼床上，然而找來找去，終也找不出一本恰合自己的心。尋都從頭到尾看過好幾遍，每一回的回目，每回的情節，每一回

的詩句和詩詞，盡都記得下來。——那怕是酒精鼻子張子高贈送的那部聯珠，看來不大懂，却也都記得爛熟，看見上句就記起下句，下一句當然就不要看囉。

拋下書，又只好張着眼睛看屋頂；聽蒼蠅在窗上飛鳴，聽呢呢在樹上嘶叫；聽呀聽的耳裏也跟着發出嗡嗡嗡嗡聲，心裏常分難耐，恨不得一巴掌把蒼蠅打死，伸兩個指頭把呢呢掐死！但是明知做不到，徒然發恨也沒用；窗上的嗡嗡暗，暗暗暗，暗暗暗……

……樹上的噓——噓——噓——還是只好讓它繼續下去。索性橫下心，專專尖起耳朵把內外一切的聲音都收進來。屋裏靜，耳朵所能收取的距離也比較遠，就隱約聽到各處混雜在一起的機器喧嘩：一片轟轟轟……像無邊的濤瀾在天外的海上洶湧。在那無邊洶湧的濤瀾中，該有多少生命被淹沒而拚命地掙扎着呢！眼前浮出無數蠕動着的又黃沙又髒污的人影。心情一轉注，那轟轟的喧嘩便又從耳朵裏逃走囉。等到覺察出，再仔細聽聽，這回却聽到嘍近處井上的下鏟聲：叮——統——叮——統——叮——統——單調而遲重，聲聲打進心裏：統——心裏沉沉地着了一下；統——統——統——統——連續不斷，一顆心給撞得非常高，井在下着鏟，井必然受傷咧，人醫好嘍井的傷，井可要嘍人的命；他們把精力交付給工作，剩下一張皮包骨，直到勞累到悄悄死去，却向來沒有誰肯去醫治他們。

許多死人被一個破鹽包（五）包着像狗一般地抬出去挖個坑窆咧，却又有入，——

很少很少，——死後還風光到嘍家，比方素二公，他那一場喪事至今還被人常常提起。世界上太不公平！……才不兩天，幼宜曾在大路上碰見過素二公的孫孫松六哥帶着一條項繫銀圈的大肥狗，耀武揚威地在路上跑來跑去。將將自己的父親遭嘍禍事，見人就害羞，沒臉招呼人，而松六哥也就竟自不理。同是一家人，這裏已分出貴賤高低，一個「不平」，那時已在心間浮起。而今朝從井下鏗想到井上工匠們的辛勞，想到他們的死，想到同是一死的素二公，又來嘍個「不平」，一切都不平。品高望重的父親也會橫遭嘍事，天下有咭道理講？

叮——統——叮——統——叮——統——

聲聲撞進正在生滿嘍氣的心，那顆心實在承受不起這樣沉重地打擊咧。忽地再翻一翻身，背向着那聲音傳來的地方；而且抬手蒙着耳殼，妄想將那聲音隔斷。單調的聲音反而切合着他此時的心意。——原來是：叮——統——叮——統——叮——統——這下彷彿又轉成爲：不——平——不——平——不——平——不——平——不——平——那嗎，還費力地把耳朵蒙住幹咭哩！

翻過身又看見那堆將才扯得零亂的小說書，最上一本擺着施公案。好一個黃天霸呵！不——平——不——平——不——平——不——平——不——平——有眼黃天霸就不怕，黃天霸原是一個專打不平的好漢子！看看他用的飛鏢，鏢尖鋒利無比，刀柄上繫着一截紅綢帶；這纔

「刷」地一聲就打將出去。幼宜好像親眼得見，幻想就從這裏展開：有一個白鬍子老漢來教他武藝；要緊的是學飛鏢。飛鏢學會，換上夜行衣，帶上鏢袋，一個縱步縱到大安寨，跑到兩台山，尋找伯伯和哥哥，脚步放輕一點，怕的是驚動三姐。下曉兩台山，再下懸去，直到懸衙門，「刷」地一鏢，正中老圈兒的咽喉。好漢做事好漢當，提起筆來，在牆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伸手推開施公案，下面是楊家將。——比方楊七郎打死潘豹，皇帝，不，現在是總統或者執政或者元帥，念在爲父報仇，特別赦免，而且封叟官。蓋的府第跟大觀園一樣闊氣。——下面就是紅樓夢咧。——府第中樣樣齊全，衣裳就有幾十箱，也不只才一件灰鼠皮袍，件件衣裳腰上都不曾打過褶。房子大得無比，凡是認識的人都住在裏邊；住得一處，時時刻刻都可以見面的就有李老么，黃大興，么母舅，春十三，三姐，周白文老表等等一批人，同享榮華富貴。松六哥，大和尚可不滿他們進門，叫他們站在門口光眼着。——想一想，還缺少些什麼東西？——叮——統——叮——統——叮——統——叮——統——那時候，辦井也不消鏗咧，用手一指，井立刻就辦妥，一層鹽水冒上來。從昌福井辦起，人人都來請自己，自己當然守秘密，不肯去，慢慢地把自流井的非窺覓號完全收買過來，替公堂還清債團的賬，叫他們滾蛋，公堂的產業，仍然交還大家，好叫一家人都有飯吃，而受一家人不盡的感激。人們看見自己，一定要驚奇地問：「幼宜，你今年十幾呀？」「滿慶十三歲吃十四歲的飯咧」，自己却要這樣志

氣昂昂地回答，於是人人點頭，嘆為奇事。……

忽然一個弟弟一溜跑進來，嘴裏還喘着氣：

「三哥，么母舅來哩，轎子已經進門了！」

「——這些都是假的！」他這才一下結束哩心裏的幻想，翻身騰起來，真正歡喜弄

常：「么母舅來哩就好麼，一定帶嚙銀子來！」

然而不會，么母舅只是空手來安慰迪三娘的。地面風聲緊，實在張羅不出來。他還根據么舅娘的話勸他姐姐不要等別人，應該自己想法子，救人最要緊；那怕是押一體把地方，只要救出人，也是理所當然。人救出來咧，頂好孫一躲。——他么母舅也決定躲上三多寨去哪，所以趁這時候，他特別來看看他們母子。沒有閑工夫，喝一杯茶，連煙都顧不得燒，在這一家人驚慘的神色之下，就又坐上轎子回去咧。

註：

(一) 下江打仗——指北伐之役。

(二) 緣計——開支。

(三) 鬆活——富餘。

(四) 牛皮——當地推水用牛，牛死後即將其皮作席子，成為特產。

(五) 鹽包——竹篾條編製的包裝物。

二十三

么母舅的話一點不假，滿眼都是搬家的人。

大路上牽連不斷，一個人挨着一個人，自然而然地連綴成條條行列。躡着路，奔向各自認為的保險地帶：住在大安塞和三多寨的搬到雨台山教堂；住在井區的搬上樓大安寨，住在街上的搬上樓三多寨；遠處鄉下人，却又搬到街上和井區。因各選擇的不同，儼然劃分做層層等級。並非胆有大小，實在也得在錢上打打算盤；一半固然要望天保命，一半却也得聽天安命哩！

但是化錢倒不會吝惜過！無論何人，到此也就非常慷慨大方咧！收集起所有的財物，原期如許財物和性命一齊保住；那就必須和性命帶到安全地方，性命容或自己能夠帶去，財物，既多而且沉重，就不能不轉求於人；——那就是一向沒叫自己看在眼裏的下力人！他們有力氣，只有他們才搬挪得動。這回算是該求着他們。求着他們便得顯出一番和氣：滿臉堆着笑，表示已經很委屈地在低下身分來跟他們講平等。脚力錢給的比平常多得多，每句話裏連二連三難得都帶上一聲：「請——！」

打起燈籠那里找呢？有力氣的窮人也明白這是該當「扯勢口」（一）的時候。忠厚的臉上裝裝鬼臉，還價高出兩三倍。

「豈有此理！」勳氣是必然的；可是重話還是不敢說出口。世亂年荒，凡事不可太認真。於是馬上還該笑笑咧，笑着再講價錢。

價錢講不下來，只好咬牙應承，應承之後形勢就一變：既然化嘍錢，就得享權利，儘量地將件數縮減，無限地將分量加重；催逼着立即起程，連呼帶叱地擺出一張難看的面孔。派人押着隊，防賊般地生怕半路被拐逃。

那些窮人們爲嘍錢，又只得出賣他們的血汗：挑的挑，抬的抬，頂着太陽趕着路，拚命給別人搬運着由於鈎心鬥角賺來的財物，被人驅使如牛馬。

牛馬般的人們作成行列，有的繹絡地從寨上下來，有的繹絡地爬上寨子，有的也繹絡地走上井區，走到街上。於是滿眼都只見搬家的人。

搬走，搬走到嘍保的地帶。似乎應該放下心；然而不！想起那些賬。是賬就該收回來，非收回來不算穩妥。用得起管事的自有管事可差遣，用不起管事的，還須自己親身出馬；換上舊衣裳，提着紙燈籠，打着陽傘，冒着危險，不辭跋涉奔走，舌敝唇焦。

不到性命交關，錢似乎仍然很覺要緊；收回來死守着，除非鋼刀架在頸子上，沒有一個人願意拿出來。這情形就更苦嘍迪三娘她們那一家！在先，雖有么母舅轉來么舅娘的勸告：「沒法子只好押股把地方」，畢竟押地方終是丟臉的事，怎好意思？多一股地方，就多一層收入，那怕一年上幾回糧，今年民國十五年已經上到民國四十二年，不過

地方到底是地方，收成終還是有的。押捧地方就失掉收成，又那裏捨得呢？哭着一想，最好當然還是希望借得錢。聽黃大興說，他的兄弟黃二順在來福井當「山匠」（二），來福井天天進銀子，素二公的根班秦桂已經燒做香草，便每天去一箇，將這銀子搬回家。去求素二婆肥，向他借來湊成三千的整數。

一念一開花，希望就結果；好容易素二婆已然掩着銀子在那裏含笑等着她呢。有這般容易，自己實在難於相信。斯謙斯謙早就分曉家，來福井分在斯謙名下，一兒大爺難管，何況素二婆還是個娘，娘就更作不了主。作得了主的只有斯謙，那就須帶着幼宜去，幼宜跟斯謙的兒子松六哥是同班哩。

幼宜心裏百分不願意。松六哥在路上看見他躲躲三躲，如今那裏有臉去求他？但是，不去也不行呀！此去是爲救善教父親，只要救得出父親來，那怕是粉身碎骨，赴湯蹈火，都是理所應該，而且才不愧於一個孝子。他正在努力做成一個孝子，所以也安心接受一切磨難。磨難越多越好。頂好是松六哥對他除罵不罵之外，還罵他，還打他，還吐他的口水，插他的皮……光是可得拿出銀子來。

兩娘母便改裝裝束，連三娘借用老媽子一身衣裳，頭上還搭上一塊布；幼宜則向周表那裏要白文老表穿過的舊衣，打扮成一個學徒娃兒。

叫黃大興他們抬上大安灘。素二婆一家原也住在寨子上的。這時候，搬上寨子

留下寨子的仍然牽連不斷。沉甸甸的箱籠櫥櫃，緊壓在下力人長滿紫泡的肩上，也緊壓在漲滿悽惶的迪三娘心裏；——心裏又添上一樁心事：軍隊開走。棒老二又出壘頭，也該趁早搬上寨子啊！寨子，地勢佔得又高又險，又有那麼牢穩的一道城牆。城堞子上架着這山砲，城門口還有團練把守；雖說比不上兩台山的教堂，總比扇子鑿沒關欄的好得多，實在該搬，搬上寨子才放心。——然而搬家又費化錢，想到錢又有點捨不得咧。關在懸裏的迪三爺正等着錢，私下裏亂想一個？要說危險，迪三爺頭一個最危險，豈有不先把他救出危險！一家人反而先躲到安全地方去住之理？要說，也應該先救出迪三爺！一時又得橫下心：除地方安全？——地方也不安全！棒老二看見寨子最眼紅，萬一又給攻破；跟丙辰年元宵節一樣，捆在裏面一個一個地捉！

似乎那樣才趁迪三娘的心。她看見守寨門的團練委還故意戰驕子停下來搜查，搜查，心裏不免更有氣；又不是歹人，幹什麼搜查？誰定的規矩？遵守規矩不就失體面麼？——叫來幼宜，要痛痛快快地把他們臭訣（五）

團練兵換屢訣，曉得這位太太一定再來。趕緊就賠禮，躲過一邊，各自繼續地去擲他們的骰子。

迪三娘進壘寨子先去給老太太請安。老太太常年不出大門，絲毫不曉得外邊的事；迪三爺的官司依舊被隱瞞着；就是地方不安靜，也還是這兩天從搬上寨子來的幾家親房

的晚輩口中得到點風聲。老年人經不起驚駭，先就慌做一團，求神拜佛，保祐平安，看見迪三娘，又想起她這一羣兒媳孫兒，顛顛着滿頭白髮，重複又重複，口口聲聲喊他們快飯上來。

迪三娘滿眼的眼淚只有朝肚裏落。

而且去到素二婆家裏，才曉得素二婆前天已經搬到雨台山的教堂裏去咧。松六哥走出來，身後跟着項繫銀圈的大肥狗。幼宜趕上去招呼，而他只一點頭；——也沒打，也沒罵；——大搖大擺地竟自走哪。

這才失望哩！失望不打緊，眼見得借錢這條路，實在已到山窮水盡咧。除此就只有押地方。押地方還要通知井灶的掌櫃們代找主子。

這差使又輪着幼宜担任。帶着黃大興，他們走向大墳包。

剛進塲口就碰見個熟人，幼宜萬沒想到是李老么。問起來才曉得李老么也轉到來福井做事。黃大興便摻進去問着他：

「車房裏頭有一個黃二順，你認得」？

「認得，認得」，那個連連點頭，「人頂好，一個老好人」。

「是他的兄弟」，幼宜給他介紹。

「你費心，多看成」！黃大興便就點頭講「禮信」。（四）

「那里的話」？幸老么連忙答着禮，「我們都是好兄弟。你不是還有個沙姪兒，名叫黃狗？乖極咧，天天檢完煤炭花都到井上來耍，我們天天見面哩。噢，我該回去哪！」

「三少，你們到那裏去？」——你們跟我走，看看新鮮把戲吧。我却不能陪你們。媽屌「活路」累得要人的命！井上賺的錢那麼多，工錢可給得那麼少。」——好生點，前面就到哩！」

「哈子新鮮把戲」？幼宜忍不住問，却也跟着走。

黃大興却理着他將才的話：

「場合（五）賺錢，你們不會求東家拿出幾個紅錢來分分」？

「他捨得」——李老么就冒嚶火，「有錢他也不肯拿出來呀！你們沒看見，連那煙肉歪得快倒下來也不換一根，二天真倒下來惹嚶嚶就好嚶咧！哼！他們淨欺我們下力人，有朝一日，下力人也要翻身……」

說着說着他們走到那個「新鮮把戲」的地方。是一家茶館。茶館裏不似尋常的熱鬧；只最裏面的兩張桌子上圍坐着十來個人。每張臉上濃眉大眼，一個個顯露出一副兇像。像是在解決些個事情，却又都不多說話，只分別地咬頭接耳，或者比劃着種種的手勢。

么師提著水壺，站在櫃台後邊，呆若泥塑木雕；女水煙（六）擰着長管水煙袋悽悽地不敢上前。茶壺外不再聚集着閒人，偶然走過幾個，也都低下頭，或者掉開眼光。

眼光所及，好像不曾看見茶館裏還坐有那麼許多個人。這算時新鮮把戲呢？幼宜正要掉頭問李老么，肘上已被黃大興輕輕一碰，眯一下眼，示意喊他走。

而也尚在這時候，茶桌上方坐着那個麻臉漢子，斗地在桌上一把擡。大吼出「志氣點——」（七）

就看見坐在下方的一個年青小夥子，抖擻着站起來。——而朝裏，沒看見他的臉色，然而從他舉動上看出他一身的高興。他站起來，霍地伸手從腰裏抽出一把快刀。左膀一翻，脫下那隻衣袖。——光膀子半端起來，趕緊拳頭；右手拾着刀，一刀劃在自己的

彷彿還看見紅光一冒。事情太出乎意外，幼宜這一驚非同小可；兩腿突然發軟，想跑實在跑不動。

黃大興和李老么連忙挾持住他，好容易把他扶到來福井。——三顆心才一齊落下。

曾經留心到街上的店舖，十九關着門，街市好像在睡午覺。儘讓一天火熱的太陽，

無下滾燙的熱氣。這地機器喧聲震響，又好像世界就要爆裂；人類幾乎絕跡。

「果不其然，去到昌福井，人人苦臉愁眉。心廣體胖的大草櫃，打着『光董董』（八

爺）著木桶擲上汗水，跟着胸腹流汗，一擦擦地，直流下肚，睇見身後還有

徒弟鬼兩兩，裝裝給他斷斷喘喘。

「聽聽，外東家，」他回答幼宜，「早幾天不好？現在上下兩版五百多眼井，一千

斤，難也沒有買賣，哪有一斤難還有空錢？你對莫多德，自然讓想法子。還有我們的

看就要建功，井上建功。何愁銀子不滾進來呀？」

「失魂已呀，不再失望；這回倒還得着點想頭，井就要建功，就不消借賬，就不消

押地方，就有銀錢，就可以放出交親，就可以報仇；捉住如四，一刀子……」

「聽着，將才茶館裏是怎樣一回事呢？」

在路上，忽然想起，幼宜便問着黃大興。

黃大興掉頭看看四下無人，才壓低喉嚨。

「聽着，李老么這回冒失鬼，三少爺你那裏曉得，他們就是棒老二哇！官兵都開走喇

，他們自然胆放出來橫行哪裏！他們有不少的人哩，槍也不少，頭兒一老擺一闊氣得很

，將身清見的不消說還是小頭目。弟兄犯壞事，自己認賬，自己動手；他喊他一志氣

一，你聽見嗎，就是要他自己辦自己呀！」

「那不精哪嗎？」這個馬生發悽慌，「大墳包」都出哩捧老二，那還了得！他們要搶那家哩呢？」

「不會」，那個一口咬定咧，「『岩鷹不打窩下食』（十）他們也還有這點義氣；再說，三少，你數數，大墳包有多少井竈？個個井竈送一點，不是比出馬動手動脚的好得多？」

「井竈還要送捧老二的錢？」

「莫說井竈，連團練局也要送，連官兵也要送！」

這又是幼宜所不了解的！他向來看不起捧老二，不是人，該殺！萬沒想到井灶團練官兵都送錢給他，尤其是官兵，還叫人說啥子呢？丟臉丟到家咧！真叫他恨，幾乎忍不住就要喊出「黃天霸何在」哪！

便猛然抬起頭。——太陽已經落下山，一片暮色漲耕起來，遠處天邊上，第一個星宿閃耀出晶瑩的光。

趕緊加快腳步，要翻過山坡，道路才好走呢。

山坡上照出一朵火，火光移動着一直朝對面走來。快要走到跟前，火光忽然停住咧。——這裏黃大興立刻做出一聲響聲。

火光才又繼續移動。走近一看，幼宜認出他是秦桂。

「三少」，秦桂驚魂未定地小聲喊，「你們幹啥不早點打個響聲呀，走夜路的事！」
幼宜沒回答他。一直望着他走下山坡去，心裏羨慕而也嫉妬地喃喃說着：

「他又是到來福井包銀子的吧！」

「來福井？那不是嗎？」黃大興回身遙指着。

在一片繁星似的燈火中，不錯，一根烟囪歪斜着。烟囪口上直冒火星，烟囪下半截
燒成通紅。好怕人，說聲倒下來怎樣開交？（十一）

「走嘛，儘站着做啥子？」那個又在喊咧，而且囑咐着：「捧老二的話，回家莫跟
太太說」。

幼宜沒說。似癡在自己心裏。懷着心事般地，把涼床搬到院中，點着蚊烟，揮着蒲
扇，睡着看滿天的星宿，看夜空的螢蟲飛；尖起耳朵聽着，聽牆根草叢裏的虫鳴。聽身畔
成陣的蚊子聲。計計猛然，在沉沉夜氣中，清清楚楚地聽到嘎兩聲槍聲。

註：

（一）扯勢口——擺架子。

（二）山匠——鹽井上的一種工人。

（三）缺——罵。

（四）禮信——禮節。

(五) 搗合——即指井灶。

(六) 女水煙——在茶館中以替人燒水煙爲業的女人，頗似現時之女招待。

(七) 志氣——硬氣。

(八) 光董董——裹身。

(九) 老擺——余姓的隱稱。余諧韻謂漁會擺尾即做稱老擺。

(十) 岩鷹不打窠下食——意謂不打本地的主意。

(十一) 開交——得了。

天一亮，世界就變得鬧鬧嚷嚷。就在這大門之內，攪頭黃大興帶着其他三個大班是起，伙房老媽子丫頭們是一起，于姨婆周表娘聚在通三娘屋裏又是一起；幼宜弟兄則分散開來加入他們每一起中，或者一起一起地輪流跑着。幼宜還懂一些事。小兄弟，小姊妹們就有點茫然。他們看見每一個人都大張眼睛，臉上死板板地連笑也不一笑；話聽得很多，每個人都在說，却又說得細聲細氣，好像在說「悄悄話」；（一）——大人家常不常這樣做，這是孩子們的把戲，於是他們感到莫大的興趣。安安靜靜地在旁邊聽着。沒聽懂人家講的啥子事，但領會到話裏的恐怖性；那個曉得呢？怕是「熊家婆」（二）又要來吃「外孫女」哩！却又不對。不對有啥意思？淨說悄悄話也悶得難受。該跳跳，該鬧鬧，打場把架，出一出氣。

「莫鬧，莫鬧」——幼宜是哥哥，他應該管教他們，「外面兵慌馬亂，你們敢耍啥子呢」！

他的年歲比他們大，年歲給他帶來不少憂愁，憂愁於現狀的動搖。保障生命財產，他的眼光還沒這麼遠，目標還沒這麼大；他只是概念地要求着：平靖，安全。然而這就沒一點把握。不曉得那裏傳來許多新聞，伙房大班播散着，擾亂壞全家，全家都陷入張

他自已更是一陣陣的心驚肉跳。

新聞像是河面上的風，悄悄地吹，悄悄地吹，頃刻間吹亂了一河流水——
「張旅長溜走咧，新的軍隊就要開來。開來之後說好要洗劫三天！」

「關聖帝君顯聖，發下勸世文，說現在應該遭劫，——這是劫數。勸人修善行好。」

「戴帽山下來個修真養性的白鬍子道人，不討錢，不要飯，只沿街叫喊，叫人那
天那妖不要出門，那天會白日無光，陰風慘慘。」

「老擺到過大墳包，說是在打大安寨的注意。」
「涼高山觀音廟的後山出哩一種仙士，跟米一樣，可以當飯吃，人家都搶着去弄點

回家。」

「街上出現一羣難民，挨家「吃大戶」，（三）吃光才走。」
「從京裏回來的幾個穿洋服的洋學生，說下江的仗火打得利害得很。外省也在弄仗

天下一定變亂哪。」

「他們又說，窮人太多，窮人太苦，窮人應該起來幹！」
「到處有逃兵，撞進人家裏，女的都跑不脫。幾個弄一個，輪着弄，弄得送命。」

「女的簡直不敢出去；有個女學生也給搶去咧！」
「逃兵却也有倒霉的：關門前就砍過兩個，割下頭，掛在竹竿頭上。天氣熱，臭得

新聞。——現在到處都在捉逃兵！」

一定地，隔不喫好久，就有一樁新聞傳來。根據這樁新聞，傳遞着，討論着，口才好的加上二點渲染，描畫得活靈活現，叫人一聽就動心。害怕是人人都害怕的：可是，越害怕，說的人越說得兇；越害怕，聽的人越要聽。伙房大班，說出來就如親眼得見；迪三娘：——還有于姨婆周表娘她們，——儘管時常哀哀哭着，不住向幼宜數說：「曉得你爺在縣裏是怎個樣的呢？」却仍要喊他出來問人：「去，去問黃大與他們，看又聽着啥風聲沒有？」

新聞有時而盡，却那裏願意答應沒有而掃興，——掃興似乎比害怕要緊得多哩。他們正在等呀，甚至於尖起耳朵，仔細聽聽聽，或者跑出大門，伸頭看看；盼望得些材料，再加播散。材料只需一分，內容就可變成十分，那就會越說越有勁咧。

「你們聽，外面鬧哄哄地，又出喫啥事呢？」

「我敢說，一定是捉逃兵！」

「對喫，昨天就聽見說有好幾家都丟喫雞，一定是逃兵幹的！」

「捉住他，莫叫他跑掉哪，是兵都該殺！」

於是新聞就如此編成：「有一個逃兵，到扇子壩偷雞，給人捉住咧，要砍頭」。幼宜將這新聞帶轉去。迪三娘也聽得外面的鬧聲，便一羣爬上堆東西的樓上，擱開

窗紙，眇着一隻眼睛向外瞭望。

望得見一段大路。大路上果然站滿着人，都把蒲扇遮在額前，擋住陽光，視線同向一方投射。那一方，——已經很遠，彷彿有人在揮舞着拳頭；幾個是一色的黃色軍服，那應該是團練兵，只有一個是穿的青色或藍色褲子，光着上身。——被人捉住咧，還像在捱打。他就是逃兵麼？有點不像哩！那樣不中用；一路叫喊着。這就引得揮着扇子的人笑笑，而且議論着。光景很滿意，議論的聲音集和起來便成一片鬧哄哄。

幼宜來報告：大班出去看嚙來，改正嚙這新聞，被追趕捉住的不是逃兵，而是私鹽販子。

私鹽販子不是兵，黃大興的心就先軟咧：

「窮人，俄慌還，沒法子，多可憐啊！」

大家從此沒興致再編一段新聞。然而新聞硬要傳來——

「外務處側邊的山坡上殺死嚙一個人！」

誰？

「秦二爺，——秦桂！」

幼宜跟黃大興，心理都一跳，連房子也像震動嚙一下。

新聞繼續補充——

「身上着了十幾刀，太陽筋上一刀致喪命。衣裳上淨是血。隔丈把遠的山坡上丟下一個紙燈籠」。

又追溯到事前的情事。——

「他擦黑(四)時到來福井收銀子，收到兩三封，吃喫夜飯，還吃喫兩杯酒才走的」。幼宜聽着不覺打個冷瘧；昨晚上碰着秦桂幸虧是在他去的時候，好險，差一點自己也碰上咧。黃大興也在如是想；他並且把他們碰頭的事擺說出來。——在這時說着，敘述更充滿詭秘性。然而撒擱幼宜却覺得奇怪：

「這事情怎樣這會才傳來」？

「不，三少」，一個大班——這新聞的播散者應聲答着，「只就我們聽得遲，實在早就傳開哩！——大安寨，大墳包，扇子壩，個個嘴裏講着這件事」。

個個講着話就多咧；聽吧，沒有一個不是有先見之明的——

「我就曉得他秦桂不得善終的；你看他臉色多不正，走路也好像『打瞞瞞』(五)冤魂冤鬼早找上他咧」。

「這也是現世報啊！素二公辦喪事，素二婆把一箱金銀珠寶燒給死人，就是交給他辦的。他那里真燒哩呢，落喫腰包，算是送給他咧。今朝才得這個報應」！

「死於非命，註定壽的，——也是劫數，前世不修，今生行善也轉不轉來，天網恢恢

「伏，誰都不滿哩！」

「他還有個新娶的婆娘呢！守一世寡，多可憐呀！這都是命啊！他的東家咧，他給東家養蠶忠，東家也該看成他的家小才對！」

東家果真看成他的家小的。秦桂新娶的婆娘穿着一身孝，腰上拴着麻，一路哭哭啼啼，哭到斯謙家，給他磕一個頭。斯謙的眼珠子從眼角下吊下來：嚙，她居然這樣好看，像一枝花，丟嚙兩三封銀子，不用生氣；賠一點棺材錢，也發陰捨不得了。

變更原來的計劃；今朝不上雨台山。叫她等着。

他轉身自去做他每天的三件功課。

第一件功課：過癮。
他在麻簷下等着。十一個手裏拿着煙杆子的「打匠」（六）從門裏伸出半截身子向他表示，叫她把孝衣脫下。

第二件功課：唸經。

他在其上。他走過她身前，又看她一眼。她稍稍低下頭。「打匠」推她一下，用手一指，叫她滾着去。

有她在跟前，他今天唸經唸得特別久，光景有半天，一直到天黑。她先下樓來，衣裳有點繃，臉上有點紅，呼吸有點喘。他却是有氣無力的拖着腿，爬下樓梯就喚丫頭倒

來接扶住。

第三件功課：算賬。

師爺管事坐滿一桌，算盤滴滴達達地響。賬須清楚：有多倒可以，有少可不行。只許收：——今天決定明天的，一天一天的全得收回來；不許放：——那怕是「閻王賬」——（七）也不放，那怕是救命錢也不捨，今朝却變喫樣子，流水簿（八）上一排裏新寫上一筆：「付秦桂之妻銀一百兩正」。

而且還連連感歎着：

「秦桂太忠心，死也死得太苦，丟下年青妻子，那個忍心呢，我所以叫他婆娘給他唸唸超生經；我也給他唸咧。我還要給他報仇哩！明朝喊人到井上聽聽信，看是那個做的眼線。——一定有人，一定還是井上的人，多半是山匠他們。他們窮，他們賤，他們無惡不作，圖財害命也敢！找出來喫把他送到團練局，叫他們償命，找不出來就扣他們這個月的工錢，全都扣。這辦法對不對；一定對！他們怕扣工錢，就只好將犯人咬出來。——再給他們一點想頭：指出犯人的有重賞！」

然而他却失敗哪：始終沒人指出犯人來。——實在他們也指不出來嘛！

工錢可就有被扣的危險咧！滿井窰大大小小的司機生，火夫，開車，拭篋匠，山匠，管車，大幫車，牛牌，索子匠，挑水夫，雜工，燒鹽匠，桶子匠，窰山匠，車水夫，

打更匠……不分大小，人人都覺得有點心虛。他們沒做過賊，可是他們窮，人一窮，就有嘍囉咧。本來應該是問心無愧的，挾不住冰冷的眼光偶然有意無意地死釘住自己，心裏就會情不自禁地跳幾跳，渾身毛骨悚然。

尤其說要扣工錢，豈不是硬要一家人的命？——同樣的感覺又在各個胸腔裏撞來撞去。口雖不言，那感覺全織在臉上；焦慮躁煩。一筆一筆刻劃着，毫無差異地刻劃上每張滿佈皺紋的臉。誰也看得出，誰也懂得，却誰也不敢表白出來。豈但在人多口雜的地方，即是兩三個知心夥計，躲在自己安身的架空在車房樑柱間的床位上，也不敢悄悄歎出一聲。一聲歎息就是證據，人家會說：要不哩，狗把心子啃去喫麼，做啥子那樣五心不做主！（九）

誰也忘記不了今朝初一打「牙節」，敲過梆梆，大碗的酒大塊的肉端上來。尋常半斤這嫌少，今朝四兩就嫌多；一肚皮的愜急，吞下兩口酒馬上燃燒着。——要糟：萬分勉強的忍耐心，看看實在忍耐不住哪！

最怕李老么，他年青，他量淺，他臉上已經變成緋紅，連眼珠子也像變成雙兩顆瑪瑙球，說話打連串，話又多，黃二順就心他一口闖出禍。守着他，一步也不放鬆；即使天黑時出去收牛屎，也叫他一路去。

天色打麻子點，（十）太陽坐在遠山上，顏色鮮紅，像一團鴨蛋黃。四周鑲滿雲彩

又醜陋，又鮮明。只可惜身邊一片，被煙塵籠罩着，烏黑一團；自己就生活在煙塵中，正過着一團烏黑的日子。李老么近幾天從穿洋服的洋學生嘴裏險得一些字眼：「光明」，「黑暗」；覺得新鮮，隨時應用着！

「黃二哥，你看，天邊上多光明，地上多黑暗！」

黃二順不懂。揭起一張牛屎粑，倒也無目的地抬頭望去一眼。他望見那根歪斜而又燒紅的鐵煙囪。——望着煙囪，他抱着一肚子的酸楚；他一家大小的飯口袋都掛在那根煙囪上。一家裏有婆娘，有女兒黃花，有兒子黃狗，連同自己一共四張嘴巴等着要吃的。自己却苦嘍一輩子！天天都天不見亮就起來，賣着苦力氣！一直賣到夜裏火龍車放出最後一聲哨子：白天挑鹽水上竈，晚上槎索子細筒，外帶場牛屎粑。——因此他的兩肩和兩手就另外變成一種形象；肩上長着紫泡，天一熱就潰爛，裏面釀着膿水，外面裂開一條條的口，現出鮮紅的肉。手板被蔗絲和竹片割得血流，割破的傷口太多，重重疊疊，變成像一塊冬天的樹皮，滿手都是厚繭。雖然如此，肚子却從來不曾吃飽過！現在呢，指望着的那根煙囪，看看就快倒咧，而且又要扣他的工錢。

「都是命！」再望望煙囪。懷着一肚子的話却不便開腔，怕勾起李老么，那青年小子，容易惹是生非。

其實李老么早就看穿那老好人的誠實的心，幫着他揭起牛屎粑，一個個地蓋重着。

齊做一墩；接着他歎出幾口氣，把他肚子裏裝着的話却替他說噴出來；

「雜種狗畜的謙大爺欺我們窮苦人，要扣我們的工錢，逼得我們窮苦人簡直活不了咧；真是黑暗呀，我們要光明，洋學生說的！」

「都是命！——年辰不好，都是年辰不好嘛！」那老好人仍然嘆歎，「大家都一樣；秦二爺呢，把命丟哪；謙大爺呢，銀子給搶哪；我們弟兄呢，可保不住工錢！我們實在冤柱啊！謙大爺該曉得我們都是好人！」

「曉得邪屁！」那年青小夥子滿口散村（十一），「他只曉得要錢，把我們當牛當馬，害得我們吃饑一年紅苕又吃一年紅苕！龜子秦二爺給他弄錢，漏樓風，叫人把錢搶去，要壞他的命，欠這條命債的是謙大爺，跟我們有啥相干？我們窮，窮人就是強盜嗎？我們不能叫他當賊看！不發工錢跟他拚命！——橫豎命只有一條！望他回心轉意是做夢，我們只有靠我們自己，大家一齊來。一齊動手，力大無窮！洋學生在扯謊爛演說過，你沒聽見？我們除事窮？我們應該得的錢都叫有錢的人搶去哪，他們才是捧老二！我們也是人，大家都是人；你可看見他那雜種松六，人不六點，就嫖『捨物兒』（十二）捧『屁娃兒』（十三）一抬花酒的錢，夠你我一家大小吃一輩子！……」

「嗨——！李老么說的何嘗錯？但是黃二順一想；自己窮，總該忍着一點呀！吃的是誰家的飯，眼睛又抬向煙囪。——立時又吓一跳：

「啊嗚！煙肉越燒越紅喇！」

「管它做啥子？」李老么挑起兩墩牛屎坩就走，直喃喃唸着，「頂好頂好！我就唯頭火龍車燒壞咧，還是用牛推水，一條牛總要用一個人，也好多有幾個人有飯吃哩！」

黃二順也挑起担子趕上他，還諄諄囑咐着：

「李老么，在井上你要少說話啊！」

「我曉得！」李老么答應着。心裏却不服：人太老實終久是吃虧的，看吧，有朝一日總會應驗哩！」

註：

(一) 悄悄話——耳語。

(二) 熊家婆——極流行的兒童故事裏的主人公。

(三) 吃大戶——飢民到大戶人家搶飯吃。

(四) 擦黑——黃昏。

(五) 打馬蹄——打閃失。

(六) 打匠——替人燒鴉片煙的人。

(七) 閻王賬——最高利息的貸款。

(八) 流水簿——帳簿之一種。

- (九) 五心不做主——心神不定。
- (十) 打麻子點——傍晚。
- (十一) 散村——說粗話。
- (十二) 捨物兒——娼妓。
- (十三) 屁娃兒——男妓。

斯謙勾搭上小孤孀，松六哥心上也別感到一種滋味：天氣熱，心裏更發火。眼角吊着那婆娘；兩個奶子像茄子，屁股圓得像南瓜；便覺從心底冒出股熱氣直衝到腦頂上，眼前這麼一發黑，房子都像打轉轉；袴下硬翹翹，褲襠裏弄上點點黏液。牙關緊咬着，就想伸出手。——却不敢真下手！她是老漢（一）打來的「食子」——（二）

自家的「食子」得自家打。於是他帶着狗瘋狂地四處亂蹶，這洞，他很有經驗，也很有把握：使一點小法術，連撈柴雞婆（三）也弄得到手。——「大姐，來，我幫你撈！」他把她引到僻靜地方，果然給她撈。撈滿一「背兜」，（四）站在高處，裝出好心替她揹上背。等她兩手將反穿進索絆，趁勢將背兜朝地下一翻。她便會給螞蟥水似地仰肚倒在背兜上，一手堵住她的嘴，借此也好按住她。然後任其所為！——如此這般，百發百中。

這時候松六哥又想起他已往的得意事，而浮現於他心上也盡是一些手執「扒扒兒」，（五）身揹背兜的稀稀的撈柴雞婆。他也在那裏選擇着。偶然記起前些日子曾經在六墳包碰到一個。那一個雖說髒，可長得真好看，因為還沒弄到手，總想越入迷，提腳就跑。彷彿那一個在那裏等待着。狗在前面帶路，直躡向大墳包。

翻過山坡，心裏一跳；嚔，這裏就是秦桂被剝的地方！連忙看天色，太陽又快坐在遠山上。不行，回來得叫井上派人送。——便又找找他家裏那個來福井。一找就找着，只看那根烟，歪斜着的就是。

煙筒幾乎整整一根都燒紅咧！

以下，鍋爐燒得噹噹響，牯原已弄成遍體鱗傷：鑪壁上漏着沙眼，到處透出紅光。大鑪大鑪的煤炭從嘴裏吞進去，滿裝着一肚子的火；也許鼻子般的輸氣管被堵塞咧，熱氣在心裏，無從排洩；年歲又太高，實在支持不住哪。一副廢廢的形骸，還要使出不能負擔的力氣；勉強使出最後的力氣，照着的人又不善於管理；真叫她一腔怨氣，恨不得全吐出來：——忿怒，咆哮，而且拚命地作出喧聲！

機樞失掉嚔控制力，輪軸加速旋轉，溫度表直朝上指，鍋爐內水已涸盡。

一片白氣籠罩着，司機一時粗心。

忿怒變爲抑鬱，咆哮變爲喘氣，一種危機顯示着，人們才慌喚手脚。遲遲，遲遲，遲遲來不及哪，比眨個眼睛還快，像天崩，像地裂——

世界大概都變哪，——一鑪燒紅的煤炭四下飛，一鍋滾開的白水四下傾；每根汽管裏的汽一齊迸洩，噹噹噹，輪軸斗地一下靜止，斗然的力加到筒索（六）上，筒索折斷

地一聲落下井裏！連着又是一聲：訃！火竈放響砲，（七）幾百口灶的火全回去囉！（八）這之後，一切鴉靜無聲，世界真彷彿死滅哪，人們都成喪失魂喪魄，約莫十秒鐘，魂魄才回到身上，而首先，耳朵裏還殘留着轟轟聲。不是殘留，是一直在響着！在那裏？房頂衝開樓一半。看得見黑烟飛騰的天，響聲在天空上，天空上好像懸着一個洋油桶！

「那是鍋鏟啊！」

一齊沒命地驚叫，沒命地飛跑，就怕鍋鏟落到自己頭上來。——鍋鏟却立時落下來，還好，剛好落在一個煤炭花（九）堆上，只打死一個扒煤炭花的小孩。

他是黃狗——開腸破肚，攤出一團花花綠綠的腸子，兩腿自膝以下都不見了咧，手裏還緊抓住一個破竹筐。

人們從死裏活過來：第一恢復喪生命，第二恢復喪感情。感情可異常脆弱：怕，怕；突然的事變給喪傷害，死的恐怖還殘存着，渾身不住顫抖。

等到第三恢復喪意識的時候，大家就忙着檢查人數，尋覓屍首。人數點不清，屍首却沒有，——只有在煤炭花堆上那一個。

事情確定，沒多死人。——大家都感到不幸中的大幸，吐出一口氣，而知更加重喪黃二順的悲哀，抱個殘缺小屍首：

「天哪，做陰子的命這樣苦啊，就只你一個小娃娃遭殘殃！」

黃二爺」！李老么在人圈子裏看見他總哭不完，便忍不住喊咧。「這不是儘哭的時候，快去給家裏報信，先收屍！」冤不頭，債有主」，誰辦的井呢，你兩口子不會找他算賬去？」

到家只見他的婆娘黃二娘。還有女兒黃花呢？

「黃花！黃花呢！」

沒人答應。——因為她遠隔着一正山。

「黃花！」

她倒也被人叫喚着。抬頭看：一個人帶着一條狗。不相識。

「人家不認得你，你啥事「無憑罷故」（十）地叫人家的名字咧？」

「我叫你嗎？好不要臉，我叫我的狗哩！你不許我的狗也名叫黃花嗎？」於是拖長

聲音——

「黃花呢——啜啜啜！——（十一）黃花呢——啜啜啜！」

「捱千刀的短命鬼鬼兒！」

「你叨（十二）那個？」便站攏去，便抓着她的扒扒兒，便扳着她的背兜，便拉着

她的手，便抱……！

她曉得他想藏陰子，拼命掙扎拼命喊，最初揮舞着扒扒兒，却輕易地就被拖過去轉

開咧；兩手不得力，連人跟背兜一齊倒在地下。——那個就趁勢壓下來。

轟！

可巧傳來這一聲！地皮都像震抖嘍一下，兩人也呆着發嘍手。那條肥狗一步蹣到高位，對着井區那邊汪汪咬。

她鎮攝住自己，冷不防滾個身站起來，拖起背兜就開跑。

他在後面追。追是追到咧。路上已經有嘍人，不比在野地裏。沒法子動手。

她才放慢嘍脚步。——他却一直釘住她。

人們的注意集中在落難（十三）的井上，沒人注意到他們；他們也各有心事，沒空理會人們。

她回到嘍家。推門喊娘，娘才不在家；追着的却已趕來。關門也來不及，狗躡進嚙門內，門口擺着張癡笑的臉。

反而無處躲！被他堵着嘴，被他強抱着，被他壓下去；狗又跳上來蹲在身傍，張開嘴，咧出牙，舌頭吊出半尺長，直在眼前顫動，一口就可咬着自己的臉。心裏一酸，眼睛一黑，落入昏迷。

他也有點昏迷；——那是又做嘍捨得意的結果。在昏迷中，猛地有人闖嚙進來！他不認得那人是黃二順；黃二順却認得他是松大哥！

「喂！」

黃二順盡量吼出一聲。——這一聲先就驚走嚶那條狗。從黃花身上一把將他抓起來，拍！就是一巴掌。

「你你……莫，莫……我有，錢，錢……錢……」

爬起來，還想走。

「你走！」又把他抓回來。

黃二順一身也像變成鍋鏟：肚內燃着烈火，將血煮到沸騰，鮮血變成氣力，滿身都是氣力。——宜洩滿身的氣力，對頭恰好就是松六哥！

松六哥的一家害苦嚶他黃二順的一家，他的老漢兒辦來福井，把黃二順當畜牲使喚；他黃二順賣命，他老漢兒却賺錢，火龍車壞嚶不修理，叫他飛到天空上落下來打死人，——偏偏打死他黃二順獨生的兒子；兒子死嚶靠女兒，女兒，又叫他龜兒子松六哥給糟塌咧！

現在他松六哥正落在他手裏！一切都想不到，叫他只有恨，恨得幾乎將牙關咬斷。一手擋着松六哥的頸子，順手就在桌上抓起一把菜刀。

滿身氣力得到宜洩的機會，一發而不可止：一刀砍下去，一刀，又一刀，心控制不住手，手直砍到發疼又發軟。

松六哥還不會喊出半聲，一刀已就要喪命，攤在地下像一條被宰的豬羊，鮮紅的血流了一地。

鮮血也濺黃二順一身，橫身還不住發抖。一不作，二不休，他又抓起他女兒。他女兒一直還在昏迷中。

到底是自己的女兒，氣力又宣洩盡淨；他抬不起手，他忍不下心；橫身更抖得利害，刀從手中落到地下也不覺得。

他像在做着噩夢。夢中事立刻就被忘記；他不記得方才做過些陰子事情。有些事情還依然模糊地在心間留着印像；他想起他有妻還有兒，兒子死咧。妻子在旁邊守着。他要去找他們。

踉蹌走出來，不辨方向，信步走去。在他，眼前一無所見，太陽月亮都隱沒沒光彩。他只是定住眼珠僵住身子，直着兩腿向前挪；而無人色，活像一副殭屍。

第一個人撞見他，就哇哪哪地喊出一聲，扭頭就跑。別的人也莫名其妙地跟着跑。跟着跑着，胆子大的回下頭，原來就是他！

他陰事滿身弄着血呢？

人們圍攔來。拉着他，問着他；他的舌根絞絆着，答不出話來。

一他名字叫黃二順，是來顧井的山匠；他有個兒子名叫黃狗，在煤炭花堆下檢煤炭

。將才來龍井的火龍車鎗鏢飛到天上落下來，落在煤炭花堆上，打死一個小孩，那就是他的兒子。可憐，他也瘋咧，他身上的血還不就是他兒子的！」

人家認出環他，都不吝惜給予他以同情；更左右扶住他，將他送回家去。

他仍自如在夢中，直到走到家門口，聽着門裏傳來的女兒的哀哭聲，夢才忽然驚醒。記起跟松次哥那一件事，他不敢進去，他想掙脫逃跑。

人們偏拖住他，使勁朝裏拖。拖到屋裏，才又揭開樓屋裏的一幕。

大家吓得目瞪口呆，他的女兒一頭撞在他懷裏，跪下去抱住他的腿，放聲嚎啕大哭起來。在他鐵青的臉上，在他僵定的眼睛裏，兩顆黃豆大的淚珠，一齊滾下。

事情傳出來，招來團練兵，一條鐵鍊子套在頸子上，拖着就走。

黃花又怕又慌，又找不着老娘和兄弟；萬分無奈，只好到扇子壩迪三娘家裏找她大伯爺，黃大興！

黃大興已先見着李老么，連忙跟迪三娘告假就同李老么出來。出來又碰着他姪女兒黃花。姪女兒說出爹爹的事；大伯爺說出姪兒的事，禍不單行，伯爺姪女的心一時都變得冰冷咧。

李老么却叫起來：

「我們窮人非聯合起來不可，聯合起來跟他們有錢人幹一下！」

但有錢人裏面也有好人；比方迪三娘自以為就是一個。

迪三娘感慨着：「真是一人運氣不好，連帶一屋；黃大興一家人也真可憐！」

幼宜則不贊成娘的話：僕人是主人的附屬品，那是專制時代的事，現在一律平等，主人的運氣也「連帶」不到僕人身上，但他却另有問題；問題是——

「機器很方便，機器却能殺人，到底機器是不是好東西呢？——將才李老么還在生氣直訣：『有嘍火龍車，窮人沒飯吃。』——他的話也有他的道理；牛推水用人多，火龍車推水用人少，自然窮人們都多半因為沒事做而沒飯吃咧。可是用火龍車又比用牛進步，人是應該朝進步方向走的，那麼，又當怎麼辦才能夠既用火龍車，又不至於剩下沒事做的人？」

這就是問題。——這問題幼宜不能解答。他只有希望多讀書，將來能夠解答出來。對於黃大興一家，他一直在關心着。誰知消息越來越壞；松六哥被殺，黃二順被捕的事也曉得咧。論理，他應該站在松六哥這一邊；他却不，他掛念着仍然是黃大興一家。事情本是松六哥不對，而且他不死是死咧。就叫黃二順抵命，死人依舊活不轉來，又何必苦苦逼着可憐的黃二順呢？

他這麼想，他母親迪三娘也這麼想，光是空想沒有用！——斯謙和素二婆是決不這樣想的！他們有錢有勢，有錢有勢的人不應該受任何委屈，何況是一個堂堂的少爺被人

殺死？

非裏落裏難不打緊，灶上的火回去燻不打緊，叫他們傷心的還是失掉他們的寶貝松六哥。固然人死不能復生，爲贖取價萬一，一定要將黃二顯處死——那還不容易？比方就像宰一隻鷄

註：

- (一) 老漢——父親。
- (二) 食子——同於禁燬。
- (三) 撈柴鷄婆——撈柴女人。
- (四) 背兜——竹織成，盛柴之物，上有索絆。
- (五) 扒扒兒——撈柴的工具。
- (六) 筒索——繫汲水筒的鐵索。
- (七) 火篋放炮——火篋迸裂。
- (八) 火回去咧——火熄滅了。
- (九) 煤炭花——煤炭碎。
- (十) 無憑罷故——無原無故。
- (十一) 發發發——換狗聲。

(十二) 切——馬。

(十三) 落難——汲水筒落入井中。

穿洋服的洋學生們又出現過兩回。

高熱度維持到交秋，直熱到盡頭。熱是沒有形象的，但人人都感到熱的存在；熱壓在頭上，叫腦壳變成千百斤重；熱罩着眼睛，叫眼皮只想合攏；熱堵着鼻子，叫鼻子孔裏呼吸不靈；熱積在心中，叫心裏煩燥得不可開交。（一）——四周圍繞着熱，人們便在熱裏生活，跟魚在水裏一樣，可惜這水也是熱水。

「該要下一場雨的」！李老么如此希望着。

仗着自己的莊稼經驗，他抬頭看天空，天空倒像低矮一層；密雲連綴着，鱗互得像一列山峯。——這就差不離咧。却又怪：捲邊的樹葉蔭中，「呢喃」嘶啞，還是不肯停歇；牆角裏的青苔不顯潮濕，蝸牛不會朝上爬；螞蟻一直忙着尋找食物，看來毫沒打算搬家的樣子。——這又不好，多半有點靠不住。

「總該痛痛快快下一場才好哩」！仍然不肯拋棄滿腹的願望。

這願望最一致；誰也怕熱而又誰也不能避免熱。如像自己這一羣：司機生，火夫，開車，拭簾匠，山匠，管事，大幫車，牛牌，索子匠，挑水夫，雜工，燒鹽匠，桶子匠，寬山匠，車水夫，打更匠……沒有一個不受着熱的熬煎，給熬煎得滿身汗出不止，

閃着水光，彷彿剛從水裏爬出來。

「熱啊！陰事這樣熱啊！窮人……」又牽扯到「窮人」，這就有點不對咧。——熱是不講面子的；不分貧富，一樣看待。那些櫃房裏的師爺們，原來也顧不得禮信，打着「光蕩蕩」，也還在唉聲嘆氣地呻喚着呢。有的師爺在客堂裏大聲表着榮耀事；他方才從東家那裏回來。——「那裏高樓大廈，該不熱哩吧！」——「是呀，不熱！唔，不一樣的，棹椅板橙都燙手！」熱起來，有錢也沒辦法。——就算耳聽爲虛，眼見爲實，看吧——

穿洋服的洋學生們也滿頭大汗！——脫下「上裝」搭在手上，拚命扇着扇子，嘴裏直哼「好熱，好熱！」

「你們也怕熱？」那麼熱當然是應該的。——意外地還可以自慰；有錢人又有啥事了不得呢？儘管有錢，還是要受熱！

「這只限於中國的內地」，洋學生們便接着，却沒向着這些人：「內地交通不便，設備不完善，近代化的生活條件，一樁沒有，也無從取給。人們可憐，算留着命，不算生活着；自然更談不上享受。聽自然的威脅而無法防禦，真是極盡人間的慘苦！」說得很高興，到此忽然停住，才對着他們，斬釘切鐵地吐出一句「你們不懂！」

他們真不懂！礙哩礙哪，那個曉得他們說的是那國話呢！——只有李老么，他才稍

稍得一點兒。

好事的就去把李老么找來。

李老么已經看見過他們好幾回，直到上回他們之間才說過話。上回，前不兩天，井上將落難，一連出嘍幾條人命案子，這幾個穿洋服的洋學生就跑來咧，說是來「研究」這件事情。——這件事情太稀奇，牽線不斷地有人來看；別的人看見他們，都把注意移到他們身上。潮水般地人羣，自然而然地讓開一條路，讓他們走過，却又在後面跟着他們。他們走，便也走；他們站着，便也站着。只始終保持着相當距離，眼裏閃着驚異的光彩。他們一抬手，眼光便釘着他們的手指；他們一開腔，眼光便釘着他們的嘴巴。但如果他們問出一句話，被問的却又虛心地滿臉漲得緋紅，進退兩難，手足無所措。——這裏就顯出讓李老么；他有胆量，他有口才；將事情的經過說得有頭有尾，中間還添打個頓。(二)

斗然一下，他竟在全井這一羣中，引起嘍傳揚，頓受嘍尊重，取得嘍信仰！——自然他也領會得許多道理，從穿洋服的洋學生們口中；把那許多道理隨時思想着。井自落難後，新買的火龍車將由永明五金行發出信，一時還運不來；下井打撈，只好先借牛力牛在那裏？也得現買。李老么們這時才得有點空閑。有嘍空閑便偷懶，頭一個他李老么敢會這一手；平日太勞累，難得恰有這個機會。好像生下地來就不會睡夠過覺，於是

多半時間，都是睡在高架在屋樑的吊舖上。任怎樣熱，也願倒着不動一動。可是實在不肯睡，只在那裏想，從很遠很遠的地方想起。

黃二順一家的慘變刺激着他。——那裏想到突然一下變成這般光景；死哩的死於非命；活着的遭嘍欺凌。就是側邊人，看着聽着也覺難受。誰把他一家弄成這樣的呢？是罪有應得嗎？他李老么頂不信服這個！人沒錢就沒犯罪的本事，何況黃二順又是個頂出名的老好人。是命中注定嗎？——他李老么也看出命的無憑！只看有錢的越有錢，沒錢的越沒錢；如果命運可以做主宰，天理人情，黃二順就不該窮困一世，到頭還遭這種慘事！算來算去，算不掉他們的東家謙大爺，黃二順一家就死在他手裏，他謙大爺陰事敢於這樣作威作勢呢？——說是有錢。原來有嘍錢就可以胡作非爲嘍啊！不行，不行，世界之上像這樣子是不行的！

「啊！陰事不下場雨呢！」

——看來謙大爺總不過是個人，黃二順却也是一個人，同是人哩！謙大爺有錢，黃二順有力氣；謙大爺出錢辦井，黃二順出力氣辦井；誰也沒坐享現成啊！可是賺錢錢是謙大爺的，穿綢又穿緞，姓雞又姓勝；黃二順呢，一家人受冷又受餓！——說不勤快嗎，實在已經勤快到墮頭；說不儉省嗎，實在沒有東西來儉省。都是一樣的人啊！世道怎樣不亂哇！普天之下，有幾個謙大爺？有多少黃二順？井上灶上，那個不跟黃二順一樣

呢。一百多人全給譙大爺一人做事，幫他賺錢，聽他使喚。做得好，有好處是他一個人的；一聲不好，——不好也就是他自己弄出來的，這些人就倒噁霍咧，黃二順就是榜樣！可是誰不跟黃二順一樣呢？井上灶上，人人可成黃二順，人人都不敢保多久會叫他害死！——這點都見不到？一樣是人啊，穿洋服的洋學生就見到噁咧！

——穿洋服的洋學生說得對！趁早打個主意。人上一百，五藝俱全，不要看不起自己。只要齊心，力量就不小！——姓李的不是一「摸不起」（三）的人！

「真該下點雨哩！」

就在這當兒，穿洋服的洋學生第二回出現，李老么又被找去哪。

「熱吧？」他和他們寒暄着。

「嗚，真是受不了！」每個都掏出雪白雪白的手帕子擦着頭上的汗。

「怕你們就不熱噁咧！」側邊就有人表示彷彿趁噁心願。——他們這裏有李老么，李老么給他們仗腰胆，不但不害怕，還敢硬幾句。

「你高興噁！」却馬上就得着回答。一個穿洋服的向着那個說話的人：「人家有錢的人才一點不熱哩！房子深，太陽晒不進；身邊還有丫頭給打扇。坐着不動，吃着甜冰冰，遍體生涼。人家那裏會熱呀！」

那人紅噁臉，大家臉上都現出一片羨慕之色；李老么更咬緊牙關：

「所以受熱的還是只有窮人！」
又抬頭看天，看看會不會落下一場雨。

「你們不也很舒服？」洋學生又開腔，「井裏落嘎雞，管他的，到底得到幾天清閑。」
「清閑嗎？」仍是李老么接着，「不錯，很清閑。可是肚子不答應呢，不做事，不給我們清閑不起啊！」

「連這也要扣工錢！」洋學生們詫異起來咧。

「那是當然的」，其中一個鼻孔裏却哼出一聲，「天下老鴉一般黑，莫看不起自流井這個偏遠地方，有個人對於勞力者的剝削，一樣的勝任愉快，天下要變終歸要變，不這樣又怎會變起來呢？」

大家又聽不懂；點着頭的還是洋學生他們自己，點着頭朝外走，又問着李老么：

「就這樣算哩嗎？」

「打算求求東家」。

「有卵用！——他不是佛菩薩！」

走出大門，回轉身，關切而嚴重地報出三個字：

「靠——自——己！」

李老么耳朵上一連轟響三聲，啞叭似地呆站着，直望着那幾個漸走漸遠的洋學生的影子。

「真不下場雨嗎？」

剩下一圈人圍着他，搶着問：

「他們說些啥子？」

「他們說些——」恰是一個好機會，李老么尋思着。不妨試一試，先把人心激動起來。他們說我們的大禍就在眼前，我們自家反轉倒不曉得！井裏落難，灶裏沒火，我們說沒有事情做，却也沒有工錢可拿，我們拿啥子來餵肚皮？他們說我們儘量盼望井灶復原，再做事情，那是不成的：這回東家受喫損失，一定要縮減人工來賠補，我們誰也說不定誰不關起！（四）我們這百多人，那個沒有家小？那個不等米下鍋？那個願意再遭這種禍事？——東家啥事馬上不下手呢？他們說這正是東家心壞的地方；怕是下手太重，犯喫衆怒，大家跟他幹。他就怕這個！他要一個個地宰；像對黃二順一樣。黃二順，那人是我們的好夥計，遭喫慘事，我們見死不救，我們對不起黃二順！我們要表出我們的義氣，我們該來給他報仇，——找東家算賬！不嗎？我們也會有變成黃二順的一天。那一天我們也會把自己的性命送掉！——所以，頭一椿，我們一定要跟黃二順報仇；要不了謙大爺的命也須要他脫層皮！頂少要他拿錢養活黃二順的家小一生一世……」

在大門口的陰涼處，人圈子變成一圈石人像，站着像生凍根。張張面孔擺上個冰冷，一直聚精會神的細聽着，沒有人肯響出一聲。就有人咳一嗽，別的眼光也都隨着他，眼光裏含着吹喝與禁止。等到這番話漸次結束，第一個問題被提出來，像一塊石頭投入水中，擾亂變長久的靜止。手裏的蒲扇又開始揮動，汗氣又重新在人圈子裏蒸騰。黃二順的影子，接連地在每人心中掠過一次，可憐是真可憐，冤枉是真冤枉，跟他交壞一世朋友，看着他死掉，沒幫一點忙，真不過心！現在提起要跟他報仇，一萬個應該，優點，大爺豈是好惹的？自己還正吃着他的飯哩……

想一想。——心裏像高懸着一担吊水桶。

李老么一看心裏便明白咧。他不等着他們贊成或反對，揮揮着手，自願說他的：

「第二椿，我們要跟東家謙大爺定好，只要我們沒犯罪，不能任意辭工……問題落到自己身上，自己的事自己當然關心。這個辦法對，大家都覺到。——給黃二順報仇，一舉兩得。」

「第三椿，還有第三椿，不許東家扣工錢，到年底結賬，要東家加我們的薪！」

似乎有點是妄想。妄想儘管妄想，只要能做到，誰又不歡喜？是自己的事啊，大家都應該賣點力咧！再說還要給黃二順報仇，報仇報到底，才對得起那個朋友。——朋友是陪客，這位陪客請得過。

想這咧。——吊水桶落下來。——那嘴怎樣去做呢？

李老么因秦望所歸而做個提調。他們暗中決定下三步辦法：一，找東家商量；不行就：二，井灶上大家不做活路；再不行就：三，潑得拚一下，將黃二順的棺材抬出遊街，走到家家井上去，叫家家井灶上的夥計一齊拆台。

「一定會下一場大雨的！」

頭一步做咧，——謙大爺不睬；第二步做咧，——謙大爺叫井灶掌櫃另外招人。

明天就做第三步哪？——李老么他們一過夜沒睡覺。天氣熱，是真的；實在他們也很忙，忙着準備明天的事。他們準備明天用他們的嘴到四處去叫，還怕有人聽不見，他們想起用筆寫出來。這就苦哩，認不得幾個字，提筆非常難；錢跟字都是一樣的東西，他們沒有錢便也認不得字。現在偏要應用這不大認得的字，汗水直一通一通地朝外流。

天氣也真熱到家哩啊，雖然在深夜，感覺到熱氣從土裏發散出來。大概熱氣已填滿空間，人們憂慮着自己的世界愈見其小。可不，星月無光，夜空裏的厚雲漸漸朝下壓；熱啊，熱啊，熱氣却烘不散密密的雲彩。猛然「火閃」（五）一閃，像一把金刀，才將雲層割裂。但火閃只眨個眼睛就過去，雲層仍自密密聯結攏來，更朝下壓。熱啊，熱啊！人們的呼吸也感到艱難咧。又是一條火閃，眼前一亮，世界都亮閃一下，雲層裏閃出一條金龍；跟着還有一聲炸雷；轟！耳朶像給震聾哪，轟聲一直朝遠處響去。好像將一

個巨大的鐵球，使力摔在樓板上，而且儘儘直朝前滾。

直扯火閃直打雷，雲層更矮，熱氣更蒸騰。如此半更天。終於嘩啦一聲，彷彿沙子撒在房瓦上，大雨下下來咧！轟！轟！——嘩啦！嘩啦！——雷聲雨聲混合着，火閃一條條，照見雨脚如箭矢。

「雨到底下哩哩！」

厚雲漸薄，天也亮哪。

天亮就起身，李老么他們決不變更已定的步驟，找來大家夥計們：司機，生火夫，開車，拭篋匠，山匠，管事，大幫車，牛牌，索子匠，挑水夫，雜工，燒磚匠，桶子匠，篋山匠，車水夫，打更匠……：：：：行列開出去，冒雨朝前走。前面抬着裝歛黃二順的「施板」，（六）走遍大街和小巷，嘴裏喊出他們的要求。呼聲賽過雨聲，雨聲也叫他們給吓回去咧。

行列走遍非區的井和灶，把棺材放在大門口，呼喚門裏的夥計們。門裏的人聽着響聲，正是自家心裏所藏着的，觸起感動，跑來加入他們，隨着行列走。行列由短變長，由細變粗，並且使得每個井和灶都好像停哩！

原來自己是有力量的，這時候就發現出自己的力量咧。將力量集合在一起，勢如排山倒海！有槍桿的團練兵，早已不見蹤影；坐在轎子裏的有錢人也吓得遠遠讓開，幾個

寨子都關上寨門，夜晚間城牆上還不敢漏出一點燈火。——世界這才是他們的咧。

事情堅持着！捕捉，格鬥都不怕；撒擱只好由官方叫商會派人出來做調人，放下身分來跟他們講價錢，價錢不減低，天天遊街，出身受的痛苦，吐出最低的價錢。

發揮所有的力量，力量不會落空，像火閃，像炸雷，像暴雨，攪動雙整個自流井！大雨一來，熱氣自然消退哪。

註：

(一) 不可開交——不得了。

(二) 頓 (音 Ten) ——停頓之意。

(三) 擡不起——沒出息。

(四) 擱起——失業。

(五) 火閃——閃電。

(六) 施板——最薄的棺木，此種棺木多為人所施捨。

自流井的這消息傳到縣裏，說得非常兇；就像整個的井廠都刮成饑平地，人跡完全絕滅。

縣知事老圈兒頭一個吓得面無人色。向來沒反過的下等窮人都像要造反咧，這還了得！窮人們那裏有這膽量呢？其中一定還有原故！恐怕不是窮人是共老二，（一）是兵！共老二只會邪說，沒有槍桿。槍桿不算多，也不要緊；要緊的是兵，兵才可怕，兵有槍桿，槍桿頂多！——如果在井上鬧事的是兵呢！

如果在井上鬧事的兵是別個隊伍裏面的兵呢！

他身上打噴一個嚏。——另外想起一件就應該做的事：走。

遲早是要走的，現在一定要走咧。慢走一步，莫說叫人家的隊伍捉住，逃不了命；就是當地治下的頑民，看見自己大勢已去，馬上就會換付臉色，來找自己算賬的。打落水狗，人人都會這一套！

走，一定走，可不甘心這樣空手走！盤川總得弄幾文！前回抓來喫好幾個人，都跟他們要贖價，却都沒交齊，現在等不得，叫他們交款吧，減點價也可以。

心上計算着，跟誰要的價錢最大呢？這便不由他不想起迪三爺。跟迪三爺要價三千

，隨後他找張子高來說人情，只出兩千，若在他也是有學問的體面人，大家講義氣，也就答應嚶他。誰知他至今只交過一千。還有一千呢，張子高說他正在押地方，只等押嚶地方就交錢來。

眼前却沒法等嚶哇！

找張子高去跟他說，叫他莫要不識好歹。別個都不會還過價，特別優待他，這就算講交情；隨他分期交款，隨他任意遲延，也就算對得起他。他好像反而有嚶主意，存心拖賴，他當真不認得縣大老爺的利害？要得，這一千銀子不要哪，要他的命！——一股氣直朝上漲，漲到頂頭。

漲到頂頭之後，却又落嚶下來。——何必呢，大家都沒有血海冤仇！還是叫他拿錢出來完咧！他也是個有名的人，說不定二天還要見面，臉皮還是不可抓破！張子高，可恨張子高，這東西好久不來咧，事情沒辦完，丟下就不管，他這個人。實在說誰也不能忘記誰。怕得不到好處？等剩下來的一千交來自然會分出一筆酬勞費。

找張子高來！——縣知事老圈兒派人四處去找，把全城所有的地方都找遍咧。沒找着。

有人說：半個月之前，張子高從高陞棧裏走出來，就不會看見過。

迪三爺還在那裏非常着急呢。

迪三爺自從端陽那天，來到縣裏，在縣裏幾乎住過一個夏天；兩三個月的光陰，在他感到意外的悠久。他雖是不出房門，光景彷彿十分清閑；實在他的腦筋裏思路糾纏不清，整天家閃着一雙炯炯的眼光，嘴裏喃喃自語，他是一刻也不會清閑的。他掛念着他的家，更其掛念着他的事業；自身雖不在井上，但從迪三娘，幼宜，么母親，以及學八公等人的信中，加以猜想，對於這些時日井上發生的事情，倒也自認爲十分明瞭。信函收存着，每天都必重新翻閱一次；某件事情寫得太簡單，自己就替他補充；某件事情寫得不合理，自己就替他糾正。這正是自己自負之處，也算得一點小小的才能。然而也就因爲有這這點才能，過甚的憂懼才終日縈擾在腦筋裏，徒自兩眼閃着光，心神却沒一點安適。

他曉得樹人學堂因他的離開而陷於停頓，便惋惜着教育的絕滅，學生的失學；他曉得井區軍隊的鬧踐，地方不靖；便念着一家處於險地，天天就驚受怕；他曉得家裏羅掘俱窮，只先送來饑餓兩千，最後出於押地方而沒人要，更焦慮着迪三娘母子的心勞力瘁。——迪三娘身子最單薄，如何經得如此風波？日夜熬煎，恐怕她已因此而病倒！幼宜來信沒提及反說她很好很好。又說她們都喜歡，因爲昌福井就要建功咧！

昌福井就要建功，這倒也是使他迪三爺唯一自慰的事。一身事業從此起，恢復公堂，中興家業，他是抱着這個宏願大志的。公堂的事是不行麼，學八公諸大叔都有信來，

作者公置廢未歸，自己這邊，羣議無首，勢力散漫；人家如四因此更毫無忌憚，跟橫團勾結得更緊，聽說他們打算把全部井、竈、寬、號押給債團呢！——迪三爺那裏聽得這信，火又在胸膛裏燃燒着，從眼睛裏冒出來，變成兩朵炯炯的光。儘管苦着手在屋裏走來走去，却恨不得身子馬上飛回井上，集合黨羽，重整旗鼓，再跟如四拚一下。

然而他終於仍是被軟禁在這棧房裏！拿不出最後的一千，休想得到恢復自由。獨自苦捱着，還不時聽着兩個差班夾耍香煙吃時的閑言淡語。

只有張子高常常打着 來勸着他。

「老圈兒也太狠一點！」他對着那細高長子就說，「給纓兩千還嫌少！一定要三千道理呀！真這般狠，他是幸而生在這無法無天的這省裏，如果在別的地方，怕他腦壳不搬家咧！」

「當然哪，略！別急，您別急呀！」張子高就直抓着酒糟鼻子，「不瞞您說，我就聽他說得好像好些的，略！我說時無數道理：第一，第二，第三，他都不聽！略！三千，一錢要！有嗎法子呢？略！」

「等您酒醒問他！」迪三爺兩眼就閃着光，「三千，要得，我拿出來，但是我非得問他，問他幹啥要敲我三千！」

「您可別問他，略！您可別問他！」酒糟鼻子抓得更利害，結結巴巴地，「您可別

問他啊！咯！」

「問不得嗎？」

「一問就得問出禍來，咯！把他問翻咧！他會更跟您麻煩的！他會權上咯！忍着點兒，捨錢免災，咯！錢交清楚，偷偷就走。交給我，交給我，咯！您把錢交給我，我去交給他，咯！您萬萬別去問他！」

「不」，迪三爺搖着頭，「我自自有道理。我問他叫他翻不了。他說不送我，我把一千銀子帶去，或許他還不好意思收我的哩」。

「您真要那麼辦？咯！」張子高彷彿有點發急，太關心，發急也難怪；鼻子尖上更加紅，滿臉都流着汗，天氣熱，也難怪。

迪三爺心下倒還想：他真是個好朋友，可惜他終久還是個老好人。

「您真得去問他，咯！」那個又抓起鼻子來咧，「問不得咧，問不得咧！咯！您瞧瞧」。

「我想過哩！」迪三爺斷然地說。

「那，那，您這事我只有不管咧，咯！」張子高斗然一冷，不再抓鼻子反而鼓着嘴。

「爲啥呢？」這個倒奇怪哪，「你不過怕問翻嚙老囤兒，叫你也受累吧！不會的？」

「你放心」！

「咯」！那個就只打出個嘴。沒說別的，似乎無話可說；靜靜坐下來，似乎倒有點坐不穩。像是耽心，又像是着急；像是惶恐，又像是吃驚。

反轉叫迪三爺來安慰他，給他解釋着。但沒多久，他便匆匆站起來走咧。

而且從此，這位自稱省外鹽務代表的高長子酒精鼻子張子高就沒有人看見過哪。

迪三爺正在那裏非常着急呢。——縣知事老圈兒派出來的人，找來找去也就找到這裏。他把前後的情形大略說過一遍。來人回去報信。老圈兒出嚙一身汗，有點像如夢方醒；忽然明白過來咧。

第二天就升堂。

迪三爺被傳來。兩人相對，啞嚙半天；在老圈兒，深覺伸手要錢，有些慚愧；在迪三爺，又因錢沒交齊，恐怕見怪。背地裏大家都生氣，當着面氣却都消嚙，還是大家有面子。

但是總不能不開腔，而且老圈兒是應該先開腔的。

「這件案子」！他只得說咧，——嘴；鼻上雖然架着墨晶鏡，到底不好意思，眼睛不會對着看。「你當然也有不是的地方。本縣原諒你，決不往下追究，你是深明大體的人，可曉得本縣的深意——？」

「是，是」；迪三爺連連答應，微微鞠着躬。也收斂住炯炯的眼光，將牠落在鼻尖上。「堂上的厚意，感激得很。只望堂上明鑒，一切願聽吩咐！」

「你可認得張子高？」

「是，認識」。

「曾經說過一筆罰款——」

「是；因為籌備不及，延誤嘍很多時候，堂上原諒！」

「唔」？——那嗎那酒精鼻子幹哈跑開嘍咧？

「是」，迪三爺再答應着；心裏却在想；要不要問他此事三千一個不能少的話呢？

.....

老團兒却又追着他：

「下剩的你打算啥時候交上來？」

「下剩一千」，那個便把眼光向上一掃，安下心，趁着這下子就講明，「家中趕緊在辦。前次已由張子高繳上二千.....」

「你說啥？」

「上次交上兩千，由張子高經手。當時盡心竭力，只能籌到此數.....」

「多少」？

「二千」！

「再說」這」！

「二千」！

「你交給那個的？」

「張子高」！

「他混帳！他吃喫本緊咧」！

迪三爺一驚：這是怎麼的「妙竅」(二)呢？

「真正冤枉啊」！老囤兒消臉漲得緋紅，簡直是在生氣；聲音斗然變硬，又彷彿傷
 噁心；連連啞着：「真正冤枉啊！我賄咒，我那裏得喫兩千呢？我只得喫一千呀！多見
 一個錢眼睛瞎！那一千明明是叫他龜兒子雜種酒糟鼻子給吞去咧！我們兩個都吃喫他的
 虧咧」！

「哦，——」迪三爺一下也就醒寤過來；那酒精鼻子不要自己曾問老囤兒，要自己
 把錢交給他，偷偷就走；都是有用意的，他是早就安噁心！可不，早就安噁心；從中做
 好人，從中說合；早就安心賺一筆。人在危急中，最容易受騙，他懂得這個；聰明一世
 ，糊塗一時，自己沒想叫人耍得溜溜轉。被人玩弄，最不甘心；丟錢還是小事；如此這
 般，簡直丟體面。迪三爺是幹樣的人，豈受得住這個？

可有啥法子？他酒糟鼻子張子高一定已經遠走高飛！飛出夔門以外去咧！這裏只剩下兩個被騙者。兩個被騙者真有點同病相憐。

於是老圈兒放下架子：

「一本縣曉得你是好人；你，你是大大的好人。開頭罰你三千，不錯的；不過跟着就讓步，只要二千。張子高那雜種沒跟你說吧，還是跟你要三千？你交過他兩千，他却與交給我一千哩！——好嘍！不說嘍！這案子算完咧！我們交個朋友，那一千，你一時籌不出來，你不要譏嘍，你看本縣義氣不義氣呢？」

真義氣！——迪三爺感動得鼻尖發癢。

他老圈兒便拿起公案上的朱筆，在這張狀子上畫了兩個字：

「無罪」。

另外抽出一張紙，下令通緝張子高。

「也叫那雜種永不回來！」他咬緊着牙。

迪三爺也就痛快咧。

接着便退堂。老圈兒把他約進後衙，款待得非常周致。還說井上情形不佳，勸他明天就趕回去。夜飯並給他餞行。而在當夜，老圈兒却就先自走咧，——追着他的老板的敗軍而去。

第二天，迪三爺帶着富來起身回家。事出意外，家裏不曾得着音信，大家見面，全都

不免一驚。

迪三娘看迪三爺：瘦了，臉色又黃又黑。

迪三爺看迪三娘：瘦了，臉色又青又白。

謹慎小心，暫時決不聲張，只自己一家，備酒洗塵，歡歡喜喜，過嘍兩天，一家搬上大安寨。

大安寨是家族中人的集中地，迪三爺的蹤跡也就不能隱瞞，漸漸傳出去，從前統率的大小嘍囉，立時都號召前來。自從迪三爺被捕，作七公還沒回來，他們全都受盡欺凌壓迫；形勢急轉，朝不保夕。便仍然慫恿迪三爺出馬，表面上是挽救公家，暗地裏是報復私仇。

報仇！迪三爺早存此心；幹！他當然幹！早出晚歸，又忙着他們救亡大業。

迪三娘却爲他耽着心，在搬家忙亂中，一顆心還高懸着；甚至於精神恍惚，有點失掉主宰，夜晚上會斗地驚醒；白天裏皮肉也常掣跳。——真不幸，三多寨被棒老二洗劫，她親親的兄弟，幼宜他們的么母舅被綁票的惡耗又突然傳來。她實在再無力支持，倒下去就病哪。

註：

- (一) 共老——共產黨。
- (二) 妙竅——秘密。

二一八

迪三娘突然病倒哪。實在有點突然！自從迪三爺遭屨官司，一家大小，內內外外，全靠她迪三娘一人支持，一個人挑着重担。在那重担之內，包括有全家的衣服飲食，佃客的繳租納糧，親戚的交際應酬，并灶出息的催收，官司用費的籌措，以及憂愁，傷痛，都加重屨不少的分量。她回來不曾担挑過，而今不能不落到她肩上。不容她推卸，她必須接過來。她就接過來咧。接過來，倒不如想像的沉重，却也並不輕鬆，只好咬緊牙，忍着忍着，——她迪三娘跟別個女人一樣，也是最能忍受一切的。

直到迪三爺回來，她才卸下這副担子。輕鬆，突然地。但反而像失掉憑依，鼓不起勁，輕飄飄地就像要倒下去。獨自勉強支持着，搬家上大安寨。——大安寨狹小的房子那叫她趁心呢？心，又還要掛在迪三爺身上。更沒想到三多寨又遭搶，么母舅給棒老二拖去做肥豬，脆弱的心更難禁受，一倒下去，馬上就病咧。

光景真有點突然！

迪三爺忽略屨這個。他本來也忙。迪三娘的身子向來多病，慣咧，也就冷淡下來。仍然出去跑他的，椿大叔他們找着他，人不夠手，他自然不能躲開。……連在濱州的作七公也還去信趕他回來哩！人少屨那裏成？如四公他們又在打主意哪，勾結債團，他們

忍心將全部基業抵個啊！迪三爺豈敢放鬆一步？主持謀劃，指揮行動，全都離不了他。

迪三娘病弱，他曉得；迪三娘的病情，他却毫不知曉。後來知曉，也就遲嘍。

「啊！不輕！不輕！燒到四十四度呢，燒得燙手！」

這麼失聲叫出，兩眼收斂嚶炯炯的光，這才忙着找太醫。

幼宜想不出四十度是怎樣個高度，但燙手是懂得的。就嚶一跳：不錯，手掌放在娘的額頭上，就像在寒冷的冬天向着火盆。

是不是娘的肚皮燒着一盆火呢？要不，怎麼沒幾天就把人烤乾嚶哇，眼睛窪下去，深深抹上一轉黑圈；嘴皮朝外捲，原來的是鮮紅，現在也變成烏黑；臉雖泛着一抹赤紫，終遮不住肉皮的蒼白；襯着蓬鬆的頭髮，越顯得瘦哪。喘氣，大口地喘氣，就像要把肚皮裏面的火全吐出來。

喘氣，喘氣，整天地喘氣……

一越頭就不吃飯。呻喚着，只要喝水，這杯又一杯，但一杯杯地終沒把心火撲滅。倒反而像加鹽油，更旺盛起來嘍。

這就連水也不再喝！

簡直墮入嚶迷糊，敲打着牙關，呻吟連續不斷，在床上翻來覆去，從清早到晚上，從晚上到白天。

藥吃不下去，全吐出來，微閉上眼睛，直在那裏「打胡亂說」。

「……啊哪呱啦，噓！啊哪呱啦，噓！……」

「……啊哪呱啦，噓！啊哪呱啦，噓！……」

舌根結縛得彈不圓轉。——不過她究竟在說啥子呢？

「……啊哪呱啦，噓！……」

哦，「去」——啥子「去」咧？

「去」，她從被條裏伸出雙手，表示着；使力地掙扎，掙扎出兩個字：「啊啊」回
去」！

幼宜跑過去坐在床邊上，抓住她一雙滾燙的手，送進被條裏，憤然地喊着：

「娘，娘，幼宜在這裏呀！」

娘把頭轉過來，張開深陷而失神的眼睛望着他，彷彿她認不得他是誰。望呀望地又
好像盪出一點道理來嘍，就忽然明白地說出：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掙扎着就要起來。

兒子仍然按住她；心裏却傷痛：一個活仙仙的人怎樣變成這個樣子呢？人到哪裏才
田，生活的味道多麼難堪呀！

「娘」——便又悽然地叫咧，「娘好好地睡着吧，娘好好地睡着養病吧！爺就回來咧」——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娘要回那裏去呀，這就是我們的家啊！」

「不，不，不」，迪三娘拚命地擺着橫在枕頭上的頭。她的心神昏昏，一片模糊，

完全不明白自己在病中。——却又依稀記得一些事情：她要回去！回到那裏去呢？要回娘家——娘家有個兄弟，給棒老二拖去哪，這是一個叫人恐怖的災禍。她記掛着這件事，所以她要回去，她以為回去仍然可以看見那個給棒老二拖去哩的兄弟。便直一聲聲喊出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她急得發慌，兄弟給棒老二拖去哩怎會不着急呀！她顯得十分清醒；清清楚楚地曉得熟知關於棒老二待肥豬的許多故事：從前大安寨給他們攻破，拖去三十多個人，牽成一串，一路上放起火炮走。迪三娘好像親眼得見，這裏面就有她的兄弟，——幼宜他們的么母舅在。拖進匪窩裏，開口就要錢，要多少是多少，回答得慢的，劈頭就是一頓打。——么母舅一定也捱哩打咧！捱哩打還是要出錢，錢不交來，三天一審，五天一問，上挾棍，坐軟板橙，鼻子裏面灌洋油，在石灰水裏洗澡……這些刑罰誰也跑不脫，么

母舅恐怕也會跑不脫。非得交錢買不了命了。最怕人人都出去咧，匪窩裏只剩下他一個人。他們看見沒指望，對付也就更自不同：扳開手掌舉起刀來。「有錢沒有？」一刀把一個指頭下來。「有錢沒有？」三刀又割下第二個指頭。問十聲，十個指頭才割完。然後不肯把刀尖插進胸膛裏，隨着刀尖抽出來，一股紅光朝外冒。在襖褂中，迪三娘斷定，那就是她的兄弟，怎麼是母舅。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便不由得翻覆叫喊着。冷不防掀開被條，翻身就坐起。幼宜吃喫一驚，但還沒來得及去扶着她，她又已經坐不穩而自己栽倒下去咧。

秋風吹着紙窗，發出沙沙聲響，像在那裏悲鳴。屋裏點上燈，燈光搖搖欲滅。一股冷氣，穿過那顆童年的心。轉眼一看，這屋裏就只有他母子兩人；父親又總不回來，弟妹都叫老媽子帶去睡哩；除非送藥端湯，別的人更不輕易進來。於是自己的神思，就時時刻刻注意在病勢沉重的母親身上。母親的病不輕，那是真的，只消看看那張蒼白中透出燒紅的瘦臉，——趕緊將眼睛一閉，他實在不敢多看哩！

「我要回去！」——「我要回去！」

母親在喊着咧。猛然提醒，心裏不住地顫跳；不辭，不辭啊！口口聲聲叫着要回去，回去，她要離開人世麼？那怎麼好呢！——橫身不禁打出個冷顛，熱淚就流下來，

一直哀求着：

「不，娘，娘莫回去！」

娘不聽，沒停過一刻，就又睜出兩聲，才又變成模糊不清。

「啊啊——回去！啊啊嗚嗚，嗚——回去！我，嗚——嗚——！」

這樣一直鬧過一夜。

迪三爺也沒主意，太醫已經不下方，全靠着參水在那裏提着氣咧。

一家臉上籠罩着愁雲，聽不出一點聲息。

一天勉強悄悄過去，預感要來的事情終於來到。——那是發生於又一天的早晨。

天剛發白，太陽剛出來，一切生命都將恢復生機的時候，那時候，一個使幼宜感到

慈愛偉大的生命忽然萎逝哪。

從昨天起，迪三娘已經不再出聲，只是整天昏迷，倘不是嘴鼻間多有一點微細的呼吸，已經跟死去沒有區別。悲哀壓住每顆心，而意外的希望便全部寄託在那微細的呼吸上。

參水和經過再三懇求才出方買來的藥劑，就望都變成仙丹，叨開牙關，灌下去一滴，就盼望立刻生效，霍然而癒。

再熬參水！再買藥去！再請太醫！

跟眯個眼睛一樣，一天一夜又過去囉。就在燈光方滅，窗上映出白影：大家奮力支撐著過分的疲勞與困倦的時候，嘵嘵，迪三娘的喉間忽地響出痰聲。

痰聲把每個人從疲勞與困倦中喚起來，幼宜更著急：痰塊就彷彿堵在自己的咽喉裏，焦慮而忍耐地直咳嗽。

迪三爺請周表娘試一試，打算用手指從病人嘴裏把痰塊給挖出來。終於沒叨開牙關。

痰聲倒自動變小呢，微細的呼吸却也跟著變得幾乎沒有哪。

大人們的神色斗然一變？

「搬椅子！」迪三爺哭聲叫出。

一陣歷亂的足音跑出去，一會又歷亂地跑進來。——帶來一張躺椅，以及香燭，紙鏡。弟妹們全部被領進來，一個個小臉上吓成又青又白。便是幼宜自己，也忽地陷入迷茫，一直打着條條顫。(一一)

迪三娘被搬到躺椅上，綿軟軟地。但剛剛落平，臉上跟着一抽痙，眼珠朝上一翻，喉裏隱隱「咯」一嘍一聲，呼吸就從此永遠停止囉。——一張白布給蓋上，唸臉。

世界斗然變響一個樣！——幼宜弟兄一齊跪下去。香燭被點燃，紙鏡被燒着，大門外傳來一片火炮聲，大小哭聲也便沸騰塵一屋。

幼小的弟妹們一多半是吓哭嘍的。——他們從沒經歷過，今天却看見威嚴的父親也直頓腳，淚流滿面，不曉得是啥名堂，禁不住，就哭起來。只有幼宜，他懂得母親已經死去。死原來是最可悲哀的，此時倒還沒有工夫思索死的可悲處，却總明白從今自己已然沒有嘍母親，他們母子間的關聯，這就一刀兩斷咧，他還能夠再到啥地方去找回這可愛的母親呢！——於是他口口聲聲地喊着「娘」，珍惜地喊着，親熱地喊着，這回喊過，更沒機會再喊嘍啊！

哭過一陣，經人勸住，磕頭起來。睜眼看着父親，看着父親想起娘，又嗚咽流着淚。

迪三爺出去辦理衣衾棺廓，跨到門邊，又折轉身。特地去揭開蓋在迪三娘臉上的白布，伸手撫着她大張的眼睛，撫着叫牠們合上來，一邊還問：

「三娘，你有啥子不放心的事嗎？你閉上眼睛罷，兒女們自有我看成他們啊！」

眼皮僅只一閉，手一鬆便又睜開咧，而且滴下嚶兩顆淚珠。

父親重新又哇哇地哭起來。幼宜就像是心腑給人挖去嚶般地傷痛。

傷痛隨時引起，因為隨時有人來。見着人都該磕頭，磕下頭去就心酸：從今以後，
是無母之人！

自己一家之外，家門親戚都來幫忙招呼，扶持着祖母，人人都曉得祖母最疼她這頭

媳和這個媳婦所生的孫兒幼宜的。哭媳憐孫，老年人最怕遭此變痛事。含着老淚看着白髮裏。穿戴齊全。在大殮之前，又再再叮囑幼宜：

「多看幾眼吧，從此就再也看不見你的娘嘍啊！」

幼宜哭着答應；又給迪三娘扣上外衣上的扣子，然後裝入棺材，停在旁廳，（二）搭起孝堂。

幼宜換上孝服麻衣，晚間就睡在孝堂裏給母親守孝。

孝堂一色素白，搖搖燭光襯出萬分淒涼。夜深人靜，睡在棺材旁邊，雖然年紀還青，却也並不害怕。棺材裏面不是外人，而且是自己的娘，豈有害怕到自己的娘來的道理？反而要問：娘啊，陪裝進棺材裏去嘍咧？才不幾天，娘還是好好的；進進出出地清理搬家後的東西，穿着些子衣裳，做嘍些啥子舉動，即便是極微細的地方，自己也記得清清楚楚；晚上坐在燈前等候父親回來，說過些什麼話語，語調和聲音，也都如在眼前。可是現在都消逝咧。僅僅留下這些珍貴的片斷記憶。死是怎樣一椿事？娘究竟死沒死呢？死後又到那裏去嘍呢？娘也出過門，有時回娘家，有時去親戚家，多則半月，少則一天，終久要回來的，如今娘就不回來哪嗎？一生一世永遠也不回來哪嗎？不回來哪；不回來哪！娘已經死咧！……這樣一想，幼宜又是傷心，無可奈何，他仍然切望着同娘相見，那怕就是在夢中，於是他願意承認人死有靈魂。「魂兮歸來！」跟平常一

樣，他們永遠時時相見。

「不」，又自後悔，「如果真有靈魂，她要看見她自己的屍身腐爛，她要看見她的親人的傷悲，那是多麼淒慘的事呢？但願沒有靈魂才乾淨哩！」

終久是絕望，他幼宜只能蒙着被條又自哭着咧。

註：

(一) 條條顫——劇烈顫抖。

(二) 停在旁廳——當地風俗，有老人在，死者不能停正廳。

木腦壳漁老大特別高興，特別起一個早，——還不到下午三點鐘。雖然睡到這般時候，其實他並不會睡着。特別高興嘛！

昨天夜裏，大和尚挺着大肚子走來。哼，又是來「唆鬆槍」！（一）口雖不言，他木腦壳却儘量將頸子伸長，烏黑的瘦臉上早擺出壞三個字：「不耐煩」。

大和尚因此洩壞氣，挺出的大肚子也縮癟癟一點；已經走到床邊，將要躺下，終於扭扭扭肥大的屁股，轉過來，一屁股坐在靠近床邊的躺椅上。裝做「作古正經」。——嵌在肉縫裏的一對小眼睛却停在煙燈上戀戀不捨。信口批評着自己這邊的每一個人：「凌二，伯二，思哥，冬瓜，叫鷄五，……以及其他，都是瘟豬，（二）成事不足，對付不了一個迪三爺。」——好容易把迪三爺關在縣裏，除去障礙，誰曉得事情還沒辦妥就叫他逃竄出來。放虎歸山，你能夠再把他擒住！擒不住他，能夠把他圍住也行呀！——「你看凌二爺，伯二哥，思哥，冬瓜，叫鷄五他們：……噴噴！」大和尚的嘴皮打得清響。心裏付度着：說哪半天，該請我燒一口吧。

「唔唔」，漁老大只答應着，自己燒着煙；呼嚕一陣，白煙從嘴角鼻孔裏飛飄出來，光景舒服得兩眼合成一條線，長長的頸項也自然地縮短一點兒。

「除開這些人以外」，大和尚接下去。聞到煙香，他的咽喉上直發癢，不斷說話，倒是一個止癢的妙方；兼之不怕舌嫩唇焦，最大的效果總須活動這個漁老大，——那才有煙燒哩。於是他捧捧挺挺出的大肚子，暫且將戀戀不捨的眼光收回來，重新努力一番；他第一推尊如四，如四是他們的首領，而且又是漁老大的親叔公，推尊如四，便跟推尊他漁老大一樣的。但他又說如四因為身分關係，不便和迪三爺之類的人做對，對付迪三爺，還應該他們這些後輩效勞，——這就數到文二二人。大和尚對文二二人表示懷疑；文二二人跟迪三爺到底是親兄弟，一本同根，他真能夠先公後私地忠心扶保如四公？

「靠不住的。——嘖嘖」——他彷彿說得起勁，不惜在腿上一巴掌，肥手拍在肥腿上。清脆地響出一聲：「巴！」大哥，剩下的就只看你我兩人。我嘛，別的不會，會的就只是一個幹，——拚命地幹，可是，上得「台盤」（三）的事，還得靠你，賢姪台！」

說完又笑：「嘻嘻」——眼睛一直看着木腦壳的臉。

木腦壳仍然不睬。心下明白：劈劈叨叨，左不過想騙點煙燒罷哪！

大和尚就沒噠主意，着急得連臉連頸子都漲紅咧，一對小眼睛縮進肉縫裏，幾乎失掉噠牠們的所在。他唯一的願望只在漁大哥能諒他燒兩口煙。自己却不肯說出口，說出口就無異於承認自己有癮，他大和尚是多麼新鮮的人，豈能有煙癮？

不過想燒兩口是實在的；要不，舌頭都快變硬咧，咧咧連天，兩淚交流，又打噴嚏

，鑽身都不自在；骨節全要鬆解，大肚子壓得腰桿發癢又發痛。再打不起精神，心裏萬分煩燥，煩燥得只想罵人。罵那個呢？還能罵漁老大，只有罵迪三爺——

「他，犯過逆倫案，——啊！——婆娘死就是報應！」

「你說啥咧」？那個突然丟下槍，昂着頭問。昂着頭，頸子伸出尺二長。

「你還不曉得」？趁勢就坐到床邊去。暗中却已後悔不及，早知他木腦壳還不曉得，幹啥不先來報上一功？

「曉得曉得」，他若有所悟地伸着長頸子點兩下頭，坐起來，又躺下去。「你說是迪——」

大和尚順便也就躺下去，躺在那一邊，裝作好談話！

「迪三娘死咧，今天早上……」

然後他詳細敘述出迪三娘的病情和死狀，好像自己親眼得見，參進一些主觀的描繪，描繪出她的病與死，全都染上深濃的『報應』色彩。

木腦壳漁老大仍然靜靜聽着，簡直像聽入禱神；槍却端在手上，煙却忘記喫燒。灰暗的眼睛凝固不動，兩頰深陷，差不多直像是『停屍在堂』。

說話的人覺察出幾分，沒法子繼續下去，嗝嗝嘴，只好止住。兩條慾望絞成的眼光，又死死地釘在煙燈上。吞回一口口水，心灰意懶地勉強抑制住一個啊哈而改做一聲低

們的歎息。

漁大爺這才急忙吸完手上那口煙，也歎息着：

「迪三爺今年運氣太不好，又打官司又死人，人財兩不利。總是自己一家人，唉，我真替他難過」。

太和尙默然。

「你燒一口」，這個竟慷慨地把槍送過去。

「我不，不想燒」，他接着槍，真真地不想燒；但手已經揀起煙煙杆子，已經揚着煙膏，熟練地燒烤着，開打着；等到一口吸下肚，一切恩仇，喜怒，難堪……立時忘得個一乾二淨。

只要主人說一句，他都圓滿地答一聲。——煙是主人的，不答應，好意思？

「再燒一口，再燒一口！——費心去把伯二爺兩弟兄請過來。——還有冬瓜叫雞五，也請他來一趟」。

「有啥要緊事嗎」？他仍然死抓住槍不肯放手。

「對嘍；不，也沒啥，我想跟他們談談」。

跟他們談談之後，木腦壳漁老大便高興起來咧。高興到特別，特別到睡不着。

他以為很早就起來哩，起來就要到總櫃房去。——那裏有很多人等着他。

「子經過一更上一層樓」，迪三爺在寨上的居處同在這個院落裏。果然，大門上新糊上白紙，一副「望山鏡」（四）掛在竹竿尖上從牆頭伸出來。抬眼一張望間，烏焦的臉上忽地掠過一絲忘形的笑影。

笑影一直停留在嘴角上，到樓總櫃房，見曉如四公，見曉衆人，並將這笑影擴張開來。

「四公」，他得意地搖幌着裁在長頸上的那顆頭，「各人有各人的主見；迪三爺他們有他們的主見，四公跟我們有我們的主見；那個不是因爲公堂的事？主見儘管不同，愛護公堂的心總是一般的。四公的高見，攙絡住債團代表，債團代表肯爲我們用，我們就沒失敗。抵佃公堂基業，雖由代表提出，在我們看來，也很合算，來不來賬是爭嚷那麼多，早點了結，早點舒心。了結呢，要還是還不起的；退後一步，就只好抵佃。抵佃雖然抵佃，基業依舊是我們的。二十年後，原物收回。那時候，賬也清咧，舊物也回來咧，何等不好？要說不好，就只是從此二十年間須吃苦。人生在世，吃點苦也好；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哩！四公——我看事不宜遲，馬上就請四公去找他們代表們商量。有啥法子呢，賬總是爭要的，將才就說過：不還又不成，要還又沒錢；忍着痛，只有這條道路走」。——人走着圈子，話也走出圈子來咧。——好在基業還是我們的，押期滿後，原物收回，債務勾消，依舊可以重興家業。這原是跟我們有好處的！道理原只有

一條，鬚鬚不是總是那麼幾句。就怕一般不明事理的糊塗虫乘機舞亂，——這個，陛下也不要緊咧：他要辦喪事，他出不來」。（多高興呢？）「快，這就是時候」！

這就是時候：木腦壳漁老太立時被那位掀着下巴上肥皂刷似的鬍子的總理如四公特任爲「抵佃主任」。

一切都是舊事重提，事情早已安排妥貼；僅只債園的崔陳陳皮四位代表帶着「低佃主任」漁老大請過一次客，——來客中的李云甫，朱沛青，曾正華，魏紹秋和如四公的魏家胡團總等便做喫當場的證人。雙方互說一些謙虛話，證人們回敬一些買好話，酒過三杯，一齊在抵佃契約上簽名字。

只消每人的筆尖一動，從此，在自流井的一大部分食鹽生產機關，——井和灶，一部分的私人喪失妻牠們，一部分的私人取得妻牠們。黑煙仍自瀰漫在涼、荳、郭等區的天空；大墳包一帶，喧嘩仍自震得地皮抖動，而事情却已發生個不小的變化！

這變化跟無數吃鹽人不相干！——不說遠處：遠到幾千里外，或者用船載去，或者用驢馬馱去，或者用人當畜牲般地背去，一粒粒地看做珍寶，在湯裏，在菜裏，僅只一剎而捨不得認真放用的那些省分，就是近處，守在這塊出鹽的地方，沒錢的人也是依舊淡食。他們都只不明白陰事人人天天必須吃的鹽竟會變成一些人的私產。至於私產歸落誰家，他們向來不去理會。——歸落誰家不一樣？橫豎不化錢買不到鹽吃！

「可是——」

「又敗壞一家」！

感歎聲，同情聲，譏笑聲，憐憫聲，快意聲……立時在當地掀起。正爲這一家是有最大的產業而又是歷久不衰的，現在落到如此光景，終覺不免有點突如其來。突如其來，使得他們中間發生好大騷動。

討論着，傳述着，搬着指頭算算：一家，兩家，三家，四家……如今輪到最大的一家！——「萬井雲連萬灶煙」，而今呢，可怕啊！可怕啊！

歡笑的自然有人，那便是起初叫人羨慕跟着叫人嫉妬的高坐在洋房子裏的債團代表們。但是究竟去少哪，他們一共才不過四個人！

而却有一百多人愁苦着臉呢！私家精窮，全靠公家生活的那些家口，這就陷入饑絕境；儘管煮家肥實，公家的存亡於他們不發生關係，不過斷送祖宗產業，說來並不光彩。——自然沒有一個人甘心情願的。愁苦的臉一變而爲激昂，七嘴八舌，鬧鬧嚷嚷，毫無計劃地一齊質問着這位負責者。

負責者的木腦壳漁老大公然伸長頸子發話咧：

「家產不夠還賬，不這樣辦，莫說家產終歸是人家的，私家還得攤上幾文」！
果然如此，肥實的便縮短舌頭，一步跳出圈子外，拍腰拍屁股，悄悄走開；心裏盤

算着，少管閑事，免得攤上幾文。

「兄弟叔姪們，莫就走——却又有人睜着，是一些維新黨。

光是着急地睜，自己可沒主意；該把木腦壳說服呀，那一個出馬呢？——這裏大家一齊想到迪三爺。可惜他在辦喪事，也沒人去告訴他。仁丹鬍子作七公又還在瀘州，不會趕回來。德四爺，野三哥，不中用；空自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地嘴皮發抖。

樁大叔的嘴皮也發抖，終久忍不住，他指名地叫出：

「思二公，你老輩子講講這個理！」

思二公聽到這一聲弄得手脚都沒地方放，喉嚨裏呼嚕兩下，伸手直到領口敞開處抓個不止。眼睛到處找，他在找學八公。

只剩下學八公，學八公變成衆望所歸。——學八公也覺得自己應該站出來。

他預備張開嘴。他似乎有很多話說，似乎又一句沒有；無敵的眼光射向他，反而叫他自己嚴肅起來。往常總和迪三爺在一起，從來不曾單人獨馬地見過陣仗，原來單人獨馬的時候，會禁不住嘴唇發抖。

「胡說，胡說——」他的牙關交打着，連樁大叔也聽出他牙關交打的科科聲，「你簡直簡直賣哪家，你是個賣家奴，滿口，——胡說！我今朝要打你，——你——抵押，抵押，我們不承認——」

說不清楚，最好的辦法伸手去抓那位負責人，——他是姪孫輩，怎敢跟老輩子交手呢？伸長頸子，眼睛命令般地掃向大和尚。

大和尚搶步上前扶住學八公。隨後走攏來喫伯二，思哥，冬瓜和叫鷄五。三四個人將他連拉帶拖地摻扶出人圈子，他仍自咒罵着，却已經喃喃地聽不明白。

一直陪着勸着，陪勸到深夜。等他心氣平和，然後才用漁老大的名義，送他兩萬銀子。——這是最高的報酬，連如四公漁大爺也只有此數。

「我倒不要緊」，他畢竟軟和下來，「我們那邊的人還很多咧」——

「那都好辦」，大家一齊安慰他，「早算好喫的；漁老大跟債團要喫二十萬，他真有本領。你老輩子請放心。只是有一樁：你老輩莫要再幫迪三爺」。

這個，學八公面子上不會表示可否，——也許是不好意思；不過他忽然感覺到：漁老大他們並沒錯處。

這個感覺，幾天之後就漸漸普遍咧！——便是特從瀘州趕回來的作七公，也直理着仁丹鬍子，發表出跟漁老大一般的意見！

「我們是沒法子跟債團對抗的，總因為我們欠喫人家的債，欠債還錢，理所當然！好在二十年後，依然物歸原主。我們所受的損失，只是這二十年中所吃的苦頭，——這也應該；我們家裏的子弟，都是習於安樂，正好借此機會，磨練磨練，作一個復興家業

的準備，我有厚望焉！」

到此爲止，二十萬通通支配完了，於是木腦壳漁老大便召集起一個全體大會，報抵佃經過，宣讀抵佃條約。——抵佃條約上說着這些話——

「……王三畏堂於民國十四年提取井、窰、寬、寬、號之營業進款以償渝沙債債務。惟現今各處井窰，洞老眼枯，時有竭火之兆。萬一王三畏堂償債之目的物漸消滅，債款虛懸如故，在王三畏堂反貽子孫以莫大之憂，而渝沙債團以數十萬債權，恪守坐索，亦終不能達收債之希望。則作正當主張，自以營業所欠之債，以營業之井、窰、寬、寬、號等限年作價抵償，庶幾鐵釘，宿累可去，而年限一滿營業仍得收回。故王三畏堂人等苟非至愚，即應當仁不讓，見義勇爲，亦決無再因循，自貽伊戚之理。至於渝沙債團之對王三畏堂產業，前本具有絕大之犧牲，據條約取有特定之權力；在情在勢，豈能再爲過大之損失？况就現在法例言之：三畏堂所負渝沙債款，原係連帶債務，即債團無論何時，對於王三畏堂中任何一子，皆有要求全部清債之權利，亦何能過爲拋棄，致與普通債權同受待遇，自失法定之利益？不過歷年鑒於王三畏堂之實在困難情形，渝沙債團爲葛藤早斷，全從人，自可忍痛吃虧，曲義全讓，旋即訂立抵佃條約二十三條——

（一）迭經王三畏堂抵佃主任再再要求，債團從寬義讓，復由蜀人函電挽留，減

歸收；議定滄沙債團實收王三畏堂自流井市銀五十五萬九千兩正。

(二) 抵佃產業——井、窩、寬、號全部。

(三) 抵佃期限——二十一年。

(四) 二十一年限內，發生有內該外欠銀錢糾葛一切事宜，與本約及滄沙債團無涉。

(五) 以實行交接之日為年限起算之期。

(六) 交接清楚後，債團責任即行解除。

(七) 日後水火發生變故，有復行下銓之必要時，應先通知王三畏堂抵佃主任知悉。下銓後，除原有火圈外，若有增加，滄沙債團佔十分之七，王三畏堂佔十分之三。銓費由滄沙債團負擔。所有年限，仍照本約原訂限期辦理。限期後無條件收回。至下銓就延日期，應由王三畏堂照日敷補，以填損失。但下銓之後，如火圈照原有減少或竟消滅時，雙方均不得發生異議。

(八)——略

(九)——略

(十)——略

(十一) 佃產所用之一切家具，均應交滄沙債團照舊使用，於限滿之日，照數交

還。

(十二) 各個井窰等所需要之物件及享有之權利，均應交由渝沙債團依照舊有規模行事，限滿交還。

(十三) 各項字約，均應逐一交與渝沙債團，以便辦理。

(十四) 如渝沙債團欲於限內將抵佃之井、窰、寬、號轉佃他人，應於成交時通知王三畏堂抵佃主任從場。

(十五) 水火井如木竹漏壞須刁下時，其用費由渝沙債團暫墊，限滿仍由王三畏堂照數補還；所有耽延之日期，亦由王三畏堂照日敷補。

(十六) 井、窰、寬、號所有其他內外各債，應由王三畏堂自行交涉辦理。

(十七) 王三畏堂從前所出借債票據，應俟全部抵佃物完全接收，限八個月內，如數調齊，交與王三畏堂抵佃主任。

(十八) 如王三畏堂人等於限期內有反對干涉或違約阻擾情事，王三畏堂抵佃主任應負責制止。如制止無效，即由雙方會同呈請官廳法辦。

(十九) 一一略。

(二十) 雙方所議抵押債賬事宜一切文件，各經手人應一一檢出銷燬。

(二十一) 本約由雙方會同呈請各官署備案。

(二十二) 本約分書甲乙兩張。

(二十三) 本約以雙方簽字之日起生效。

椿大叔聽着這些條款，記得迪三爺所告訴自己的，盡都包括在這裏面，這不是『賣身契約』是啥子？——兩行熱淚，忍不住滾流下來。抬起淚眼看其他的人，其他的人也都一個個的面無人色。

註：

(一) 峻鬆槍——揩油抽厘。

(二) 瀘豬——豬頭三。

(三) 台盤——台面。

(四) 望山錢——喪幛。

迪三娘停靈一個月。在一個深秋的早上，發軔出葬。

幼宜領着幾個兄弟，穿上麻衣，低着頭，弓身拄着哭喪棒，（一）走在靈柩前面，上坡下跪，下坡下跪，轉灣下跪，過橋下跪；連走帶下跪，一直跪到墳地。

靈柩入土，新墳堆上。磕完頭，脫下麻衣，只穿孝服，拖着疲乏的身子，帶着一番悲哀悵惘的心情，隨着衆人走回家來。

家裏冷冷清清！

看看靈堂，靈堂裏面空無一物；空，僅只剩下一個空。別的每間屋子，以至於天井外院，一切倒都如舊，也許還堆積着一些喪家用物，大半屬於白紙糊紮的，但仍然不覺得充實。幼宜深深感到，一定缺少一點啥子！——不是缺少，也許是失掉哩。

溫暖的家，反而冷落；熟習的家，反而生疏；冷落與生疏，勾引起失掉母親的孤兒們的哀痛。

不錯，失掉妻的就是自己的母親！

幼宜搬一張凳子坐下來，呆呆抬起眼光四處望。心裏追念着母親，母親的身影就顯現露在眼前：那不是娘嗎，將才走進屋裏去嘍啊！……幾乎就要站起來，追上前去。不

幸喜在一轉：娘已經死去哩！——這一轉那陣的情景，也是母親生前某一次行爲的再現，的確的，母親生前曾經這麼走進屋裏過，那却是一個多月以前的事。才一個多月呀！從此就失掉嚶母親咧！

最失望是越想念母親，越傷痛着跟母親不能再得相見。——悲哀還在其次，這種缺憾才是無法填補的。

這就叫孩子們驀然失掉生趣：儘管不寒不暖，天氣正好；鴿羣隨着白雲飛，滿天太陽湧出洋洋的溫煦；一羣穿着已經污穢的孝衣的孩子們，總挨挨擦擦地擠着坐着，不跳也不鬧，不言也不笑；就有時那個脫口叫出一聲：「娘」，別的幾個就會驚詫地看着他，把他驚覺，啞啞嘴，含包眼淚，也只有張開小嘴嘆出一口氣。

迪三爺本是一個嚴厲得令人害怕的父親，這時候嚴父也做慈母咧；孩子們忘記襲他的厲厲，都試想接近他，或遠或近地繞在他身旁。

他看見兒女們，便也念到兒女們的母親；「兒女情長」，他記起死者無數好處。這些好處當時是忽略嚶的，所以此刻得來的刺激才更見其大咧。

一切惹起他的傷感，他決心搬下大安窠，搬回扇子壩；推算着必須搬一次家，才可以將內心的痛苦漸次忘掉。

孩子們像一羣雛燕似的，跟着迪三爺，又飛回他們的舊巢。——這時的迪三爺，對

於公堂抵個的詳細經過已經從樁大叔那裏知道很清楚咧。鐵案鑄成，挽救也就無法；何況自己正當中年喪妻，百事都覺灰心？灰心倒不只因為自己喪妻！就說迪三娘因嗆病死的吧，還不是因為自己吃官司？而吃官司却因為同如他們作對，企圖保全祖宗遺留的產業。結果呢，產業還沒有保存，反而自己的人先變壞心，如四完全勝利，自己家敗人亡！挽救公堂，原是顧全大家。大家都不願顧全，不灰心，也只好灰心哪。

那嗎，還不如幹幹自家的事！打嚙一場官司，拉嚙許多虧空；公堂既然無望，自己的事業更應該建立起來。——全部希望所寄託的便只有昌福井咧。福昌井，不僅是自己事業的開始，而且也是自己才能的表現啊！

幸好昌福井就要建功咧！

幸好昌福井就要建功咧！

像秋冬之交的天氣一樣：長久的陰霾忽然透出一絲晴朗。幼宜看看天氣，又看看父親的臉，在那張臉上重新發現嚙好些時候不會看到的炯炯眼光。

一剎那，炯炯的眼光又斂咧。——同時，天氣也被復嚙陰沉。

迪三爺每天必出去，一清早就走咧。臨走必然留下話：到昌福井。——可知是不得已而去。到晚上才回家，回家總在深夜裏。——可知決不會忘記回來。

幼宜便天天夜裏等待着。

父親回來，他去迎接着。借着燈光，看出父親一張悒悒的臉，炯炯的眼光呢，仍是收斂着。非上出處爲子麻煩事吧？他不敢問。父親却也從不告訴他。只簡單地問問弟妹們的事，然後一句：

「夜深囉，你睡吧！」

自己就跟父親睡在一間房裏，爬上床，却那裏睡得着呢？隔着帳子，隱隱看見父親身影的輪廓，那已變成一條黑影，黑影一會飄掠過來，又一會飄掠過去；沉重的足音，由遠而近，由近而遠，經過床前，接連不斷。

聲音帶着感情，艱難，艱難，艱難……

幼官支持不過迪三爺，雖然放心不下，到底也能入夢。——在夢中，常常會從天空墜地掉下來。

但是早上剛剛驚醒，迪三爺等不及吃早飯，又坐上轎子到昌福井去咧。

回來自然仍在深夜。或者又反背着手若有所思地在屋裏走着圈子。或者坐下來翻着外寄來的報紙。報紙捧在手中，顯然地，眼光並沒落到紙面上，沉思，沉思，臉上加一地罩上陰雲。

說不定睡在床上也整夜翻着身，禁不住發出一聲半聲充滿憤懣的嘆息。

幼官裹着一肚子狐疑，更耽着二分不小的心，他早想跟父親到井主去看個究竟；可

是父親不許，只叫他在家裏好好帶着弟妹們，溫習功課。

他只好悄悄地問富來，——可惜黃大興因他兄弟的一家慘事逃得無影無蹤，如其不然，不消問，他早就會告訴自己的。——他問：「井不是已經建瓴功嗎？」

「是呀」——答應得真脆。

「推水哪沒有？」

「推瓴；推不起來」。

簡直是沒有的事；井建瓴功，就該推水；推不起水來，那能說是瓴功？

然而——

「井實在建瓴功。水也有的。——就是推不起來」。

「哈個道理？」

又搖頭：「不曉得」。

「哈——」幼宜就越發急咧，「你真真糊塗！怎麼這點也弄不明白啊！你看人家周白

文老表——」

「對嚟，三少，你想法問問他吧」，富來就想出這個主意，承認自己的糊塗，又不忍看見少爺的發急。

「那你明天給我帶個信去，請他來」。

「不行」，那個却說，「老爺在那裏守着不準人走開」。

「這樣辦」，幼宜又想一陣，好像如有所得，便說：「你去假傳聖旨，說是周大娘喊他來一趟，只耽擱一刻工夫」。

主意不錯，周白文老表才給賺來咧。——急切地，幼宜問着他所需要明白的事。

「三老表」，那個便開始說，神氣可顯得匆劇，「說來話長，我又馬上要轉去，只可簡單地告訴你。昌福非是用機器鏗井，快是很快，不想倒出嚙毛病：井眼打下去，不是筆直的，成嚙歪斜的！山匠們不敢放下筒，怕是扯不起來。表爺天天想法子！聽說今天一定要將筒放下去試一試，就是這樣的，我要轉去咧」。

說完就走。這裏只剩下幼宜。幼宜懷着一顆心，恰好似那懸在天車上的筒，他希望牠放下去，自然，連他自己也曉得放下去嚙怕就扯不上來。——他只得任牠那麼地懸着。

出乎意料之外，連三爺這一天才回來得異常之早，——約模剛剛吃過少午！

回來嚙也沒有閑着，忙着就寫信，一張信紙寫完又接上一張，第二張寫完又是第三張。寫完一封，疊起來，裝進信封，封好又寫另一封，——一直寫嚙六七封。

臉色仍是陰沉，事情怕是凶多吉少；可是，可是，眼睛裏閃出嚙炯炯的光哩。

寫完嚙信，叫來富來，叫來幾個大班，吩咐他們分頭去送，封封都是等着要回信。

「幼宜咧」？又叫着。

幼宜正兀坐在門外，便走進來，答應一聲：

「在」！

父親的炯炯眼光在他臉上掃射一陣，有深意地點點頭，諄諄地說：

「等會子我有話跟你說」！

兒子等着。——却等嚶個長久的時間。迪三爺又忙着別的去咧：打開櫥櫃，檢點着所有的文件，一件件地細看着。

直到暮靄爬上窗紙，才又喊幼宜點上燈來。

「叫他們燙一壺酒」！

僅止說嚶一聲，眼光又繼續落到文件紙堆上面。

夜飯時，獨自鬱悶而又好像頗有興致地喝下三杯。

打發送信出去的人陸續回來咧，帶來嚶回信。他一一接收着，不動聲色地拆開着，又不動聲色地擱放下。——只有最後的一封信，那一封信使他陰沉的臉色也變成開朗，浮出一抹光彩。

重新檢點着文件，隨口問着弟妹們。

「他們都睡哪」？幼宜一直站在旁邊。

「你坐下」——他拿着一疊文件，彷彿將要說出一篇長長的話語，不由得先就噓出一口氣。

「我有很多要緊的話跟你說，你仔細聽着」——他開始說，炯炯的眼光不住放射，「先說我們的公堂：我們的公堂原來是自流井的一個大家，『烏衣門第』四個字，真可以當之而無愧。可是壞也就壞在這上頭，人家說我們家裏『發富不發貴』，這話很有道理。怎樣講呢？公堂興家的日子長，多少代以來都是安富尊榮；家裏有錢，百事都不做，——當然更不讀書。不讀書，『貴』從何處來？頭一椿，習氣就不好。家產這樣大，人口這樣多；家產大就不免有爭，人口多就不免鬥氣，照理說，親親一家人，做陰子反而變做仇人？要曉得家產大嘍，太家就不朝外而發展，只在裏邊搗亂；人口多嘍，——加上不朝外發展，相處一起的全都是自己一家人，久之，因為利害的關係也就顯然分疏。傾軋，陷害，泯滅愛感情，心術也就弄壞嘍。不消別的原因，只說藥谷起這種習氣這種心術的一家人，豈有不敗之理？我們的公堂已經敗下去嘍，一定還會永不翻身！我會受過高深的教育，我有先見之明，可惜只有我一個。我說的語他們不信，反把我賣哪，叫我好不寒心！——完嘍，完嘍，公堂是完哪！」

他連連嘆着氣，傾瀉出一腔憤懣，兩手不知不覺地捏緊拳頭。停一停，抬起眼光又說下去。

「再說私家：祖父的遺產完全落在文二伯手裏。文二伯正是將才我說過的公堂的人那種習氣和心術的代表，文二伯就跟我們勢不兩立。——用心不過圖佔家產。家產我不要，我要創立我自己的事業，我看不起井上人的無識無知，我不滿意於辦井燒鹽的土法子；我信任科學——可惜我不會精研科學，誤用這它，把昌福井弄得不可收拾：毀壞事業，又留下個護柄！人家因為不原諒我，以至於不原諒科學，科學在自流井一時休想抬頭。我呢，打嚙官司拉嚙虧空，辦壞井又賠嚙錢，已經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捲土重來，恐怕是夢想。——眼井敗家」，不幸恰應在我的頭上。我失敗咧，完全失敗咧！——只怪我無能！」

幸迪三爺又顯出萬分慚愧，縱是對着自己的兒子，炯炯的眼光也竟自收斂。他向來是目空一切，鋒芒銳利的，現在鋒芒生鏽，盛氣消沉，頽然像一個沙場的敗將，——一番怨艾，幼宜聽來，心裏非常難受。

他將蠟筆給一點安慰，父親却又搖手止住他。攤開手裏的文件，重新閃出炯炯的眼光。

「我的一切計劃和經過全在這裏，你拿去明天再細細地看吧。」便把蠟筆文件交給他，又說道，「你們兄弟間你最大，我最後的希望就只有轉交給你。樹人學堂很難再辦，就辦也學不到啥子東西；你的娘已細故去，家裏無可牽戀，你也正好遠行。你外婆家

遠處的萌大表哥，在京裏做官，請假回家，現在就要動身前去。我今朝寄信給他，就是要他帶你一路。他回信答應咧。——一邊就抽出早先使得他現出笑容的那封信。「他信上說一兩天之內就起程，你儘管去！家裏的事都有我。你的學費我自然會按時接濟。但願你此去莫辜負我的期望；洗掉公堂子弟的習氣，改換公堂子弟的心術，精研學術，建立起一番事業來！」

語音裏洋溢着熱情，消沈的氣概再度興奮咧——

「教育，只有教育！——教育可以挽救一切：重振家聲，建立事功！——明天收拾行李，等着跟萌大表哥一路走！」

這位教育家以一種得償心願的態度結束嘍他的話語。無窮的希望在面前閃着光，漸漸漸大，漸變漸大，大到無可比擬……

駐：

(一) 哭喪棒——孝子的手杖。

十年之後，——十年，自一九二六到一九三六，時光和生活叫幼宜完全另變一副模樣。十年前，他一脚跨出夔門。將到漢口，秋空裏正飄起新換的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震天的聲勢與同奔騰的江水，兩都使他興奮；帶來嚮希望，充滿嚮歡欣。——一路歡欣着，跟隨萌大表哥到北京去投考中學。

第二年，北伐軍進展到長江下游，局勢一新，新的氣象到處瀰漫。北京城裏大捉學生。家裏來信，迪三爺因為籌辦學費，力謀樽節。——大概于姨婆周表娘以至於富來他們都走散咧。

第三年，濟南發生慘案，「革命」受墮一擊。北京雖已復稱北平，學生仍然不安靜，而且，長江一帶，戰火綿延。家裏，祖母死咧，文二伯娘死咧，三姐早就遠嫁咧。

第四年，戰事常常有，四川又打起來咧。家又一次搬上大安寨。迪三爺因為公堂的事，忙於打官司，莫奈何，還押隕兩股地方。——自己這才將在初中畢業。

第五年，翻雲覆雨，打曠大半年，死火幾十萬，流血三四省。由災官而失業的萌大表哥，困死在會館裏。在會館裏面，無意間碰見自稱省外鹽務代表兼哈子會會員的張子高，酒糟鼻子變成黑紫色，身子更顯高，他原來蹲在那裏抽白面。

第六年，家裏好久無來信，來信便是訴苦道窮：天乾沒收成，一年仍上五回糧；鹽不能行銷，大半的井竈都弄得停推停煎；商店裏洋貨充斥，依舊天天不開張。而且又不一「經事」，（一）眼睜睜作七公，凌二伯這哥哥，和公孫丑的異言公野三哥都充咧，最令人傷心的還有么舅舅，才三十多，竟也活不長。這以外黃河長江水，逼地鬧水災，舉國辦賑濟，——這之，美棉美麥大批東來；這之北平城裏虎賁賑災義務戲園義務戲沒唱完，瀋陽的炮聲越響出來，個「九一八」——丟掉遼東三省。

第七年，國難當頭，上海激起一場壯烈的抗戰。關外出現義勇軍。北平學生鬧罷課，就不免又忙壞偵緝隊，擠滿樓看守所。這其間，幼宜在困窮的生活中讀畢高中，轉入大學。——家裏不會有錢寄來，地方都押盡，正在變賣中，沒親沒叔，新卸了姊妹，因病而死。

第八年，山海關被佔，遼東變成特別區；熱河失守，到頭又引起幾番長城血戰。長城血戰，終結於塘沽協定的簽字。字簽之後，戰事又起，家鄉的戰事，更其打得激越。敵在戰雲脚下的迪三爺呢，幼宜從他來信中發覺他的斗室銷沉，——光景還變成個爛扒耳朵——（二）哩哩。

第九年，國事日非，情形更加嚴重，華北又被要求着「明朗化」咧。達官貴人，名流學者，一齊恐慌起來：請道德說仁義之不行，就該尋找一個穩妥的安身托命之所。四

川因此被選中職，名之爲「堪察加」。於是成羣結隊，前去調查。王三也就調查到鹽自流井。原來還有這麼個好地方，嘴角滴下餓涎，心頭打定主意。好在當地井竈主人，正在無法維持，勉強按家分配推煎，支撐已就不易，而原先烜赫一時的王三畏堂已棄業抵佃之後，子弟都風流雲散；春十三改行經商，永八大哥則去當嘍兵，王三永八倒還做到排長，大哥却在去年的戰場上送嘍命。那麼，像自流井這樣的一塊肥肉，當然只好等待別的更有錢的人來開發咧。遠在北平的幼宜，對於這種情形早就看得清清楚楚。

第十年，頭裏弄出個「冀東政府」，跟着還打算弄成華北自治。軍事形成包圍直隸治等於「太上」，二者之下，又兼走私。走私竟走到嘍偏遠的自流井。但是迪王爺來信說：「奈人民無購買力何！」又一反他平素的主張而囑咐幼宜道：「國家危亡，教育破產，不如歸來！」幼宜才不走呢，並非爲嘍熱心於戀愛，而是在滴水成冰的殘冬，冒着寒風，揚頭吶喊，大家的心身聯結在一起，他們發揮出他們的偉大的力！這行動簡直勇敢地持續下去。

今年一九三六年，僥倖逃脫，扼殺殿辱，困苦……在夏天，幼宜終於在大學畢業。

如今他滿臉三十五歲，已然長成強壯，但是這長成，似乎較之十年前還顯年輕些。脫軍大面無當的長袍馬褂，便等於脫掉僵呆板侷促的青少年老成氣，一身西服，那怕還

身軀硬而酸痛的西服，套在並不魁梧的身上，也覺增加一倍精神。頭髮蓬鬆着，胸脯挺挺着；只是臉頰瘦削，臉色蒼黃，同樣地染上喫同時代的年青人的病態，精神物質的磨滅永留着鮮明的表徵。嘴唇上一抹日漸深濃的陰影，稍稍過分地顯示着攢集起來的年齡。由於遺傳，眼神特別充足，一雙炯炯的眼光，十年之後的今日，又從這裏閃出嚙哩。

——可惜幾年前患嚙近視，一副黑框眼鏡好久就架上嚙鼻樑。

從外形上看，他完全變成一個具體而微的迪三爺；容貌之外，態度，口音，舉動，動氣……；以至於最微妙處，偶然神會，除嚙年齡的差別，實在找不出其它的差別來。

——關乎這，蹲在會館裏抽白面的張子高在五六年前已經打着京腔預言過咧。

迪三爺愛在屋裏繞圈子，幼宜也是。必然是碰着啥子難於解決的問題。現在他是手裏捧着一張等於廢紙的大學畢業文憑，茫然不知怎麼做。他懂得這社會是介於「封建」和「資本」之間；封建重視關係，那怕是小舅子也成，升官發財，易如反掌。資本就得講資本，單是大學畢業，也得化點本錢；要想在社會上立脚，更非化更多的本錢不可。他幼宜呢，在社會上是舉目無親，根本就失掉嚙鑽營的機會，本錢已經化盡，大學能夠畢業，本就十分勉強。「畢業即失業」，他光眼看着，枉自從眼鏡裏閃出一片炯炯的光芒。

所謂的學者放言高論：「只要有學問，自然有人請」。幼宜冷冷地笑問道：「學問

『又值幾個錢一斤呢？』

那學者沒工夫解答這問題：忙着寫文章。竭誠希望『友邦』勿爲已甚，因爲『友邦』正在增兵，一隊一隊的飛機天天飛繞在那學者的房頂上。——目的是在要求實現『華北明朗化』。

幼宜也聽着飛機的亂亂聲。便又可憐同輩間將救亡的組織改成『職業大同盟』；刀傷還留在身體上吧，又準備去應『大學生就業考試』咧。而且還有人活動到『冀東』去，據說那邊的待遇好，薪水不打折扣。

看着有些類乎所謂學者型的聰明人就會借此爬上去，情形似乎很可悲。他在屋裏的圈子便愈繞得多，炯炯的眼光連瞬也不瞬。——把握住自己！背叛大眾就是自取滅亡！一種堅決，緊捏着拳頭的指節關也發出磨響。

然而扛在肩上的『生活』立刻加重分量；暑假過完咧，一切都等着必須有個解決。儘管走私正盛，物價斗然低落，低落又怎樣？經得起自己腰裏缺乏國幣？——三十六計，再不能堅持留居國防第一線。秋風起後，問題更多，且先回家看看。看到報紙登載，自流井的紳糧們正在要求設市哩，野心不小，光景必有可觀。

不決罷咧，一決再不游移，盡其所有，變成路費，毫無留戀，馬上動身。

×

×

×

×

×

一路耽擱，到家恰好又近冬至時節。

十年遠別故鄉，如今看到眼裏。——一定有多少變遷呢！究竟有多少變遷呢？可惜時間正在夜裏，星月無光，無從辨識。一番熱望，急切不能達到，心情激蕩，搖搖不已！却又非常明白：儘管燈火繁密，彷彿當年，而冷落悽惶，已加倍地顯出曠荒涼與殘破。從眼鏡裏閃出炯炯的眼光，點點頭：世界變咧，那是必然的！

敲門進去，家裏依舊冷冷清清。已顯老態的迪三爺正坐在燈前，突如其來，十分訝異，轉身取下眼鏡，——現在他已戴上眼鏡咧。

兩雙炯炯的眼光對看着。——而父親威嚴失去，再不叫人害怕哩。

「你是？」——他似乎還不敢相認。

「我是幼宜回來咧！」幼宜感到懷然。

對看着，沉默好久，各人才交換述說着別後的事情：有時簡單一兩句，有時是囁嚅一大堆；偶然勉強笑一笑，終還是忿怒與慨歎來得多。——慨歎聲熱鬧不了屋裏冷清的空氣。

幾個弟弟走進來。頭一眼，幼宜實在有點駭怪於他們都長到那麼高。他心裏原藏着他們的舊影，將舊影跟眼前的實體一比，十年間的時光縮成一瞬，好像他們只在一瞬間就長大起來，時光真是不容情，又不禁引起深深感觸。

把他們當作小孩子，他們已經不是小孩子咧；事情懂得那麼多，曉曉的喉嚨帶着感情，——這時他們便在那裏滔滔不絕，雜亂而又詳盡，詳盡到以至於再三重複地挖苦着他們的，也是全族的，仇人——如四。

頭裏，是最小的柝十搶着聲：

「雜種如四，當初賣嘍家，斗得很，斗得很哩！」

「怎樣斗法呢？」——這，只有讓最大的杭六來敘述。那時候，柝十還不會長大哩。杭六便說：「衆人遭殃他發財。他發嘍財鬧派也鬧盡嘍頭。人家訣他豆芽裏也釀肉，那倒是假的。可也有真的，那是他吃的清蒸魚鰵。火房（四）先把魚鰵在水缸裏，吐淨肚裏的泥，餵個兩三天，天天換過幾道水。到後頭，把生豬油切成絲兒，餵給魚鰵吃，叫牠們脹滿一肚皮。然後蒸一個「鼓子」（四）魚翅海參，鷄鴨火腿，件件俱全。蒸到滾開，揭開蒸籠蓋；一邊捉起活魚鰵，一刀宰掉頭尾，放進鼓子去，再蒸，蒸透，味道鮮極咧。——他就天下酒吃」。

說得活靈活現，大家都睜嘴，清水一齊朝肚內吞。坐在旁邊的迪三爺却早就罩上雙滿臉的怒容。

「所以說斗得很肥，嚇嚇，才幾年呢，雜種如四，現眼現報，又變成瘦得很，滾得
很明。……」

「對哩——」關慶半天的檢八還時便插進來。

「我曉得，要你說！」柝十不服氣，大聲。

「看那個曉得」，檢八偏起頸子撇起嘴，一字一字地朝着他：「我乾飯總比你多吃幾斗哩」。

「也也也也……」那個小兄弟倒底輸哪。

於是檢八說下去：

「他斗的時候，煙盤子都用金銀打成，不敗那裏跑——孽錢歸孽路，不到三四年，也就敗下來咧；如今弄得精窮，比別人還不如，有嘍上領沒有下頓地苦捱着。但是他還要吃煙吃酒。說是他吃酒已經只用一樣下酒菜，——收集起原先水仙花盆裏的崗石頭（五）下鍋用油炒，放一點鹽，舐舐也有滋味哩，哈哈哈哈哈」。

「他扯白！」（六）柝十就攔住他，「他挖苦人家的，沒有這回事！」

「他不該受這樣的罪麼？」

「盼望有用呢，自己不打主意」？杭六便來糾正他。一片亂嘈嘈，話頭又轉到打主意上面。迪三爺喝叱他們不脫孩子氣，幼宜却從這裏看到嚶希望之光。

屋裏的空氣這才熱鬧起來咧。——却就在這營口，門外突然走來他們的後娘。一切都突然；鬧聲突然停止，靜悄悄地彷彿一羣耗子看見貓。——迪三爺也在內，

他只不過像一匹耗子王罷了。

幼宜被吩咐着勉強給她行個禮。

做父親的從眼鏡裏收斂炯炯的光，儼然被那一隻貓一駭而現出原形，竟自寧肯放下自己的高傲，顫聲地向歸來的兒子道出心曲：

「你回來得正好！我老哩，不用咧，以後只好看你呢。家裏的光景，你大概已經曉得哩，你如今是大學畢業的人……」

在這裏，後娘發出一聲冷笑，迪三爺的話聲便斷咧。

幼宜也兩眼閃光地對照地冷笑着。——局面有點……

杭六悄悄嘆出口氣，一句話打開這僵着的局面：

「三哥，後天冬至，祠堂裏祭祀，明天三哥也去吧，在那裏就可以看出三畏堂弟兄叔姪們的境况咧」。

這倒是他十分願意的，十年的舊夢又重回到他的腦筋裏。

然而事實遠不如舊夢的輝煌，一切都變壞；只看當門的一對石獅子，斑斕黝黑，就變老變十年。走過祠堂一圈，四周的粉牆，倒咧；遍山的林木，砍咧；祭堂裏，燕泥鳥糞，塵絲蛛網，也還不會打掃乾淨。走過學堂舊址，一重重空疏的院落，門窗早被拆除掉；小花園成塊荒墟，新教室已然傾塌，蕪蕪蔓草叢生，作七公的墳正埋的中間！

「早就該有今朝」，並不惋惜，幼宜只感到忿然。

大門外環喇叭起唢，招來一羣衣服襤褸的小孩子，也是一窺蜂跑過，但幼宜已經不認識他們。雖然想到其中許就有小雲兒，看來看去，究竟也分別不出來。站在一邊，反而感到難堪的孤獨。

他不再聽那樣哭喪樣的喇叭聲，天空裏雖瀉出一派暖洋洋的陽光，却照不散他心底的淒涼。靠着石獅子站一會，走出石獅子，走上大路上。忽然望見，從山那邊轉過來一個人影，蠕蠕移動，飄飄搖搖，遠看像一個犯案的小偷兒。

「啊，學八公！」

如今的學八公：老瘦之外，青布馬褂藍布袍，頭上包塊白帕子，臉上瘦成皮包骨，眼眶都落淚坑；大張着嘴不住喘氣，肩背弓得像一隻老龍蝦；手拿葉子煙桿，好似拖着一根打狗棍。（七）

不止學八公，其他人等都一樣；大門外很少看見一乘轎子一匹馬，一個個都像鬼影一般地飄來。老模老樣，見面擠擠眼，說話也怕放大喉嚨，而聽到擺酒席，搶坐就像開燬火，狼吞虎嚥，先就祭饗自己的嘴巴。

夜晚上疏疏落落地點着幾盞燈，微弱的燈光加倍地襯出陰沉的氣氛。每間屋裏倒仍然擠着人，燒煙擲骰子，但是呼喝起來，已沒有當初熱鬧哪。

漸漸地幼宜就被人包圍着，一如十年前他父親所受到的一樣。大家跟他談着話。——起初是說一些公堂各家的境况，問一些夔門以外的世界；跟着便提出一些問題，由於生活歷練中所得來的問題，他們之間沒法解答，便一舉而問着小時了了如今又見多識廣的幼宜。

幼宜在人圈子裏一看，從眼鏡裏閃出炯炯眼光，他找到一些舊時同伴，居然看見椿大叔，不覺心喜；然而沒看見春十三，又是惘然。

「這些問題，不錯都是問題」，終於他不得不說咧，「却是我自己還有在十年以前就提出來過的問題哩！等我先說我的問題吧。也許我的問題說完，大家的問題都包括在裏面哪。我的問題有兩個：頭一個是機器推水本來是進步的辦法，但怎樣自從井上改用機器，沒飯吃的人反而越來越多呢？——解答這個又可以分做兩點；一方面是誤用機器，一方面是機器沒盡其利。關於前一點：我們曉得，自從井上與雙火龍車，井竈的出息就大大的比以前加倍又加倍咧。——頭一樁用人少。用牛推水，一個人管三條牛，如果牛有七八十條，算算看，該用多少人？如今與雙火龍車，連司機跟生火夫，一共不到十個人，化消就儉省很多。第二樁，推水多。這簡直不用提！牛推一筒水，火龍車就可以推上三四筒，因為牠轉得飛快嘛。除開這些，別的還有。像牛會害病呀，會死呀，每天要餵草餵料呀，夏天還要喂鷄蛋清呀……真是了不得。不然者火龍車怎麼興得那麼

快呢？但是火龍車「湊活」（八）饒東家，却害苦嚙窮人，場合不添多，却因為那火龍車就只見天天有人倒餛子，（九）窮的越多，窮的越窮，弄得走頭無路，打夥淨去幹棒客強盜，所以是世道一年不如一年咧！——」

到此有人咳嗽。幼宜因而停住嘴。只是咳嗽之外，沒有下文。本來嗎，他幼宜是堂堂大學生，所說的話決不會錯，誰要說聲錯，誰就是胆大狂妄。大家的眼睛一齊轉朝他，才看出他是叫鷄五，大家又該退一步：叫鷄五這兩年很撈得幾文，境况很不壞哩。讓他說兩句，似乎也應該。而不想叫鷄五反而閉口不言。大概是經不起大家的目光，自己先就軟嚙勁吧。

「五叔，有話請講」！幼宜也把眼光射向他。眼光在眼鏡裏炯炯一閃，更叫他容身無地。

「不，我沒想說啥；咳嗽」！他紅嚙臉，乾咳着。「你有道理，有道理；就是，就是好像跟我們一家人不相干」等，你莫聽我的胡說八道」！

「着哇」！冬瓜給叫鷄五助威，兩頭齊（十）的身子一下站起來，還怕站起來不夠高，又高高地舉起一隻手。

大家就無所適從咧：叫鷄五有錢，幼宜有勢，捧誰的好？

樁大叔還是捧幼宜！

「幼宜的話還沒說完呀，聽他說下去吧，人家是有學問的人哩！」

「學問我倒沒有，太叔！」幼宜說囉接下去：「真的，我的話還沒講完。五叔說，跟我們一家人不相干，這就相干咧！非上用嘍火龍車，受害的又豈只窮人？——東家也在內！莫光看東家又省化消又多推水，多熬鹽，鹽熬得滿多；但是銷場只有那麼大，多熬些鹽出來有啥用呢？鹽既然熬出來，就不能不賣，鹽一多，價錢就抬不高，——賠錢也得賣，不然就會堆起來。而且我們只會推水熬鹽，運走和出賣都全靠人家。『產』——『運』與『銷』三個字，我們佔到一個『產』字，『運』與『銷』都被人家壟斷，人家不要本錢就賺錢，我們的本錢却下得非常之大，還不敢保險不賠。豈不是權柄反而捏在人家掌握中！」

「該相干嘍吧！」樁大叔搶着叫起來。甚至於揚起藏在十年前新縫而今已穿成光板板的狐皮袍子下面的火籠子，對着叫鷄五。

然而在遠處的床鋪上，這時傳來一聲沙喉嚨：

「那裏和子呢？老五就是做的鹽幫生意呀，——所以他賺錢！」

「當真的嗎，履五爺？」幼宜便追問一聲。

「當真的是一串嚙嚙的吃煙聲和一片飄渺的白色煙影。

「當真的」，睡在履五爺煙盤對面的下堆肥肉，——大和尚插進來，她是在那裏學

備噴履五爺的發槍。「老五跟朱沛青雷正華他們在一起。喝，朱雷二位眼下已經是井上的大神囉哩！」

叫鷄五非常得意。錢自替他壯膽。「只有椿大叔征住咧，自己知趣地放下揚起的火籠子，依還藏進皮袍大襟下。癡癡望着幼宜。

幼宜從眼鏡裏更閃出嚶炯炯的光，輕輕拍下手，說：

「那就難怪咧！不過五叔，我問你，你曉得嗎，這就叫做商業資本勝於工業資本？辦井燒窰的人就是工業資本，就大大吃嚶你們商業資本的虧咧，外加水火，刀兵，土匪，捐稅等等，有井窰的人還不是跟有田地的人一樣，收進來的抵不上拿出去的。要不是鹽運使出來主持分配推煎，限制生產，恐怕井廠的市面早就沒法維持咧。」却又說，「生產而要限制，多笑話！」——這下從頭說起，這就是誤用嚶機器的原故呀！自然機器本身是沒罪的，爲禍爲福，專看怎樣去用牠。比方我們內能發展井窰，外能自主運銷，從而擴充銷場，機器的火龍車就大大地幫助我們。如果再進一步，複機器而盡其利，利用牠，除開推水之外，更從井裏取出石油，從熬鹽裏面，更提出鹼，和別的種種化學品，非火最可貴，我們不如用牠來鍊鋼，簡直把鹽當成附產品……那豈但窮人不會沒工做，東家們又何至於叫苦連天。自流井，早就翻個身咧！」

越說越起勁，到此一停忽而一冷：

可惜這也就是說說罷囉！像這樣的大計劃，私人來幹，兩個「才」，「人才」的才和錢財的財都担当不起。那除非靠國家，然而我們的國家……不說壞，說起來話又太長。這就是我的問題」。

「你的問題不是兩個嗎？還有一個呢？」一直在旁邊靜靜聽着的德四爺，立刻提醒他。德四爺如今已留上幾根鬍子，於是一面理着鬍子一面只點頭，彷彿聽得很有味。——一下停住，他頭一個不贊成。

「不然，你就講講——」，這又是椿大叔，十分熱心，「講講怎個取油，怎個提煉，怎個煉鋼。——賢姪台，你有學問」。

椿大叔總惹人厭，又引起大家的反對，最利害的其中又是壯膽的叫鷄五，椿大叔罵得而不叫自己再碰一鼻子灰？

叫鷄五連翻兩下白眼，話語裏面帶着不少威力：

「人家早就說過『說說罷哪』，再說又有啥意思？——幼宜三哥，還是請你說你的第二個問題」。

「不說囉吧」，幼宜伸一個懶腰。

「怎麼，你閒哪？」冬瓜拚命伸長短頸子。

「喂，吃一口煙提提精神好不好？」履五爺便在遠處招呼着。

不和尙知趣地一翻身坐起來：

「我讓你！」

「我還沒學會呢！」，幼宜笑咧，重新從眼鏡裏閃出炯炯的光輝。

「人家只會吃這個！」，叫鷄五忽然想起地從身上掏出一盒紙煙，抽出一支遞給幼宜，自己也放進一支到嘴上。

「兩支紙煙齧點着，多少人含着羨慕與嫉妬呢！」

「真的！」，幼宜仍然推脫，「我的第二個問題只是關於我們家道的事，這事，誰不是親身經過，還用我說嗎？」

「更好更好吧，」齊叫哪，「我們正要聽這個哩！」

還有一個他完全不認識的約莫十幾二十歲的年青小伙子拍鑼兩聲掌：

「我還沒親身經歷過，等我懂得事，家裏早就弄完哪。我們這一輩才真冤枉！我正要聽聽；我們都要聽聽；我去把他們喊來，三叔請先吃杯茶！」

「溜煙就跑出去咧。」

吃茶中間，樁大叔把那小伙子介紹給幼宜，那小伙子原來就是抵佃代表木腦壳漁老大約獨生子。漁老大賣家，却跟如四公一樣，不兩年也就弄得精光。可憐他兒子，倒反轉一天福沒享過。要上初中，沒錢交學費，弄得他只好自己提起鑊鏟上街去賣，賣得

錢，才把學費交上。——這娃娃兒很明理，大家擁開他老漢兒，都很喜歡他。

「曉得吧，他叫弘一，不像他老漢兒，聰明得很哩！」

弘一果然帶領一羣人來。而且還不止年青小伙子們，老的大的也有，大概是他們的癮已過足而骰子也懶得再擲咧，才想起來聽聽新鮮龍門陣。（十一）

一窩蜂湧進來，足音歷亂，氣喘吁吁。座位坐滿咧，只好站着。站着也站成曬雨層人圈子。

門外還有一個八字鬍的小腦壳像做賊般張望一下。幼宜看得清楚。那就是伯伯文二大人。炯炯的眼光將一閃，文二大人又像做賊般地縮轉去咧。

最後進來的是迪三爺，後面跟着學八公，却已沒人注意到，悄悄地擠坐在遠處的角落裏。

所有的眼光都望着幼宜。——幼宜低頭尋思着：千言萬語，從那裏說起呢？

「這樣吧，他想嘍，——我的話既然專說給年青一輩人聽。不如就等他們來問我。弘一，我聽說你很聰明，就由你來問。但是，只許你問三次。」

炯炯的光從眼鏡裏射向弘一，然而弘一並不畏縮。

「要得！」他就站出來。

將要開口，却又抓抓頭，轉身回去，朝他們一羣之間幾個人招招手，擠擠眼，咬咬

耳朶。又點頭，又才站出來。

「我就問吧」？望着幼宜，又回頭瞟瞟身後的幾位，——原來他們還在手挽着手。因此大家都笑咧。

趁着大家笑，他卸開懷腔：

「第一，我們問：三畏堂敗家的原因」。

「問得好」！椿大叔伸出個大指姆。

叫鷄五偏偏喝叱他：

「莫打岔——多嘴」！

椿大叔實在倒糶，其實德四爺也在稱贊哩，不過他稱贊的表示只是點點頭。

「你還不應該曉得」？幼宜裝出嚶作古正經。

一句話把弘一的臉羞得緋紅。——他心虛，以為這位是在指他父親。

幼宜也覺得，連忙收斂住眼光，改噉口：

「我將才說過哩——『產』——『運』——『銷』——三步裏只站住一步『產』，而『產』

又是受制於商業資本的工業資本——別的原因自然還有，——哎呀！可惜我說不出叫你們澈底明白的話語。姑且這麼說吧：中國的社會原來是封建社會，封建社會講家族，講血統，稱之為綱常名教。三畏堂，正是封建社會裏的一個封建家庭，所以當初能夠興家。

到近幾十年，中國不斷受外國侵略，外國的資本主義也傳流到中國，時勢造成，封建思想再不能維繫人心；儘管嘴裏還大聲維持舊道德，實際上卻只在實利上打轉身。日趨薄弱的家族觀念淨叫強有力的個人利害消毀得乾乾淨淨。誰都只顧自己，誰都不顧公家；兼之人才缺乏，不能適應潮流；安於逸樂，不肯吃苦，毫無一點計算；怎能拘限人家競爭？怎經得起債團代表的壓迫？失敗是一定的，焉得而不失敗呢！」

「那嗎，——」椿大叔又發急咧。

「那嗎」，弘一就搶着，「還有復興的希望嗎？又怎樣復興法呢？這是第二問，——三叔說的話我們全懂得」。

「時代不兩咧！沒有希望哪」，幼宜歎息着，收斂住炯炯的眼光，「失敗的原因便是不能復興的理由！個人間勉強成爲資本家倒還可以，恢復封建家庭，絕對作不到！這裏，我個人還有點意思；鹽是人人天天必用的食物，根本不該當成商品，叫一些人來賺錢！眼光再放遠；如果像我先前所說的取油提鹼與煉鋼，不使利棄於地，尤其應該收歸國有。我們爲啥還在專爲一家一族打算，還在那裏夢想恢復呀！」

這個，老一輩的人聽來，不願相信，他們還想享兩天福，恢復三畏堂是獨一無二的希望呀！——然而希望呢，渺茫，渺茫，渺茫……

這欄，小二輩的人聽來，打破壞幻想。幻想是如今日坐在角落裏的連三爺親手給他

們祖的樓：振興家業，建立事功，——跟若祖宗「長鬍子」一樣，現在這樓却叫幼宜一手給他們拔掉，連根拔掉咧，便只剩着；徬徨！徬徨！徬徨！……

漣漣！漣漣！渺茫！……

徬徨！徬徨！徬徨！……

從眼鏡裏閃着炯炯的光，幼宜看到這一切。臉上罩着嚴肅，嘴角却掛着笑容，不稍停一停，接着又出聲聲：

「這下子該問第三問咧！」

「我們要活！」弘一，那年青小伙子，彷彿在絕望中求掙扎。

「我早曉得你一定要這樣問的！」幼宜更和緩嘆口氣，借此安着他，——他們的心。——請你們把眼光放遠些：封建制度不好，資本主義也不好；同是吃人肉吃人血的魔鬼！封建制度的存在，使得我們大眾陷於壓榨，剝削之下，資本主義的發展，使得全國農村都破產，資本主義集中到都市，又逃亡到外國。中華民族，在處於水深火熱的內憂外患的夾攻中：四省土地已被斷送，全中國更成殘次殖民地。莫說自流井隔得遠，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力量依然可以達到。——好像井上用的機器五金，好多都是用的洋貨，其它穿的用的更有不少洋貨在內。所以，我再說一句：請你們把眼光放遠些！不要為一家，要為全民族，——全民族之中就包括有自己在。振作自己！訓練自己！組織自己！大

家聯合在一起，聯結一起更有力量，——不可輕視的力量，永遠挽着手，像你們這時候一樣。那嗎，那嗎……」

咕咕喔，——遠遠地第一聲鷄叫呀。

咕咕喔！——咕咕喔！——咕咕喔！

窗上變成魚肚白。——現出光明！

「我會加入你們的！——時光不早了，快去敬神吧——」說完就站起來，大踏步跨出八圍子。

一羣年青人跟着他。

樁大叔失望地跑去找着迪三爺！

「虧我枉自歡喜一場，我還望着他中興公堂，好叫我們沾他點光哩。那曉得……」

說不下去，直搖頭。

迪三爺也搖頭，老光眼鏡裏失掉曙光。

大家都搖頭，活像好夢方酣，斗然被人喚醒，心裏感到說不出的難過。

幼宜帶着一羣跨出來，一股冷氣撲向自己的臉，吹去困倦，困倦全消！

走上祭堂，蒲團上正歪倒着滿多更小而襁褓的孩子們，一個大人正在那裏連喝帶吐

地朝他們訓話：

「……不准！不准再去偷柑子！一定不准！我是軍隊出身，謹防犯在我手裏，我依軍法從事！不准，曉得嗎？」

「曉得嗎？」孩子們機械地一齊應，像一堆小學生在講堂上響應老師的問話。

「哈哈哈哈哈……」那個就仰頭大笑，一低頭，看見幼宜他們走進來，便招招手

：「洋學生，你還認得我吧？我是永八叔啊，現任的排長！」

他是永八，永八如今也……莫去偷柑子？……這……初很奇怪，既而一想，也就不奇怪咧。倒反而因此記起十年前的事：記起李老么，記起叫化老太爺。李老么怕是遇不見咧，叫化老太爺呢，未必死哪麼？

「沒死！也差不多咧！」永八告訴他，「在床上睡了一年多哪，動都動不得；說是這雨天下連水米都沒沾唇。眼睛也定哪，腫人也散哪，一息不停地，哼！哼！……」

幼宜歎息着，感到一切腐爛的都在朝着死亡路上奔去，以至於祭祀時候的聲聲，鼓聲，瓊喇聲，火炮聲，……不都像籠罩上噁死的陰影，充滿噁死的氣息的麼！

不忍看也不忍聽，索興遠遠躲開，直到行完噁禮才獨自背着手踱進祭堂，閃着炯炯的眼光，隔着眼鏡，眼光又落到那副長聯上。

「醜青湘世澤.....」

.....好綿丹請答宗親」！

恰恰唸完，外面忽然傳出一片鬧聲：

「快來！快來！叫化老太爺落嚙氣哪！」

雖是在意中，仍然不免一驚，跟着跑出去，一直跑出大門外。——大門外，又放起一串火炮。

衣服襤褸的孩子們一窠蜂跑過去，活潑勇敢，準備去撿火炮筒。

幼宜嚴肅的臉上不禁傳出異樣的光彩，兩眼更加炯炯地，而且堅決地點點頭：「舊的，死去咧！——新的，看看也就長成嚙呢！」

一九三六年十月寫完。

註：「

(一) 經事——結實。

(二) 扒耳朵——懷內者。

(三) 火房——廚子。

(四) 鼓子——一種盛湯的器皿。

(五) 歸右非——花樽右。

(六) 批白——禮謙。

(七) 披獨樞——時傅子才拿牠。

(八) 發漣——幫助。

(九) 倒甌子——砸飯碗。

(十) 兩頭齊——言其矮，又冬瓜的形像也是兩頭齊。

(十一) 龍門陣——故事。

(十二) 滅隔——斷氣。

校後記

一九三四年，我一返故鄉，再到北平，便開始撰寫這部「自流井」。隨寫隨發表，約寫經過一年，全書卒底於成，重加修改，並付抄寫，事畢，已在一九三七年的夏天。正欲出版，而宛平難作，繼之，平津撤守，全面抗戰發動。我則倉皇逃出天津，往來前線，足有半年。半年之後，轉回故鄉，找出原稿，一一整理。旋復離開，中又擱置。今年夏天，原稿從故鄉帶來，出版之願，到此始償。

當天津戰爭發生，居處淪入火線中，全家大小，光人逃走。身外之物本不足戀，但總念念不忘於若干文稿，這使得我的女人喘息未定，復行折返，冒險搶出。其後，更千辛萬苦地收拾起來，連同一雙兒女，逃向故鄉。文稿幸獲保全，只可憐愛兒却因此給拖死了！今當本書問世，使我悠悠念着死去的孩子，且深深謝着我辛勞的女人！

此外，不禁尚有所感——

第一，人都愛着他的故鄉，我自然是熱愛着自流井，每因爲愛之深，望之切，責備求全，在所不免，却自問無一而非出於善意。但願鄉人，諒我愚衷！

其次，本書成於抗戰之前，抗戰而後的自流井，突飛猛進，氣象萬千。卽就鹽井一項來說，機器鑿井，篠枝蒸發，平鍋熬鹽，都已盡情利用，惟待普及。行見生產手段獲

高，社會機構改進，腐爛的難得存留，新鮮的必將成長。本書還不會寫到這點，應該在此特為補充。

復次，文字招怨，自古而然，所以擱筆至今，忽已三載。但我並不是自甘沉默的，倘有機會，仍將提起筆來。至於目前，或者手頭的工作意義同於爲文，暫時埋首，固非逃避。追維前事，記之以詩：

一鮮血能將頂染紅，剝膚敲髓計何工？

鷲鷲能作藏秋水，虎豹皮蒙仰大風。

物我渾忘原未肯，死生不易總應同。

百零二自成虛話，且向人前一鞠躬！

一九四三天寒歲暮在成都。

自流井

長篇小說 曼·因著

成都東方書社版

定價 土一〇〇元
粉二〇〇元

本書是一部鄉土文庫作品，寫出了一家豪族由盛興而衰敗的故事。一般地說，生產手段提高，經濟條件改易，封建家庭沒落，自是必然之理，在自流井並不例外。本書便細寫出了那沒落的過程。文中並且穿插着鹽場辦井灶的各種情況，更足使讀者可獲得井鹽的知識不少。

海河汨汨流

長篇小說 王余杞著

重慶建中出版社版 定價 元

本書係以天津為背景，刻劃出了天津當地的風土人物，最多情趣。——國內文藝作品，以天津為背景的本來就少，而加以詳盡刻劃的尤不多見，這在本書，算是一個特色。至於書中故事，係取材於「雙十二」後到平津事變的近一年間，那一年的天津，情形已大不同，因為天津原是敵軍在華北的根據地呀！且看那一班牛鬼蛇神在這根據地上幹着些什麼吧！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初版〇〇〇一—五〇〇〇

自流井

定價

土報紙一百二十元
粉報紙二百元

著作人

曼

因

發行人

王

曉

鄰

發行所

成都祠堂街十七號
東方書社
重慶七星崗金湯街12號

代印處

葵新印刷合作社
成都外南國學巷

不 准 翻 印

70.5.2-

1040.60

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七八五號